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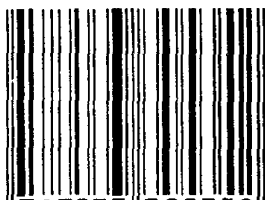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八冊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八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二)

〔明〕顧錫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

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

〔明〕程元初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五二八

皇王史訂四卷

〔清〕李學孔撰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順治思補堂刻本

..... 七四六

網鑑正史約三十六卷(二)

〔明〕顧錫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網鑑正史

約三十六卷》提要

網鑑正史約卷十五

史官顧錫疇纂編

新安



晉紀

世祖武皇帝名炎司馬昭子

乙酉晉泰始元年癸丑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

炎嗣○冬吳遷都武昌

十二月晉王奕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是年魏主奕至惠帝太安元年平卒

晉大封宗室

晉主懲曹氏孤位之敵故大封宗室授以要任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贊任

時晉主承繼刻薄奢侈之後故賜以仁食有司言

御牛青絲粉斷詔以青麻代之

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

頹敝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

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蕩盛

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

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愆不恪臣

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然亦不能革也

網鑑正史
卷十五
晉紀
晉初置諫官

太子出宮
洗馬洗馬
洗馬洗馬
洗馬洗馬

丙戌晉惠始二年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非流供給甚苦左丞相陸

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

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乃還都建業

丁亥晉惠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束為太子

有司奏東宮施教二傳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

傳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中拜禮

晉徵健為李密不至

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固辭許

綱鑑正史勅入卷十五晉書

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

立於世顧影無傍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

也

戊子晉惠始四年春正月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

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

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假魏氏考課即京房

之遺意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

晉若中唐竟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親

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

晉書
考課法
不果行

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猶嫌

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賔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

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問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

以德掩其言乎

已丑晉惠始五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緩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

皆聽之滅成漢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綱鑑正史勅入卷十五晉書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

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

人

庚寅晉惠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皆勝

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

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

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強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

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

婦人年
以解其
四方城
狀如平
利水片

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

而勿欺。

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壬辰。

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瑾女。充妻郭槐。賈氏種

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

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勗等皆稱充女

絕美。且有才德。晉王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

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是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續鑑正史約入卷十五 晉武帝

濟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馬。晉主

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請

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

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

鎖橫斷江路。

秋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

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

及。

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衛士尚廣筵取天

及。

及。

及。

對曰。吉。庚子歲。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

專為兼井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以懷吳人。每

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討計

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

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

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

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

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敵入羊叔子哉。抗告其邊

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綏。續鑑正史約入卷十五 晉武帝

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祜從甥王衍。諸祜論事。辭甚

清辨。祜不聽之。衍拂衣去。祜領南廣客曰。王與

方當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

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之從弟也。故皆憐之。

癸巳。

甲午。

壽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

山公啓事。

晉以嵇紹為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居私門。至是山濤薦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居私門。至是山濤薦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居私門。至是山濤薦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舄電逝非可恃據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陵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飭之子處膺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

史 18—4

虐已甚可不戰而克若臨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
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祐曰
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
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冬晉以衛瑾爲尚書令

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唯欲啓而不取
會侍從張雲臺璿陽醉跪晉主牀前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

眞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故事令

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五晉武帝

八

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

謂泓曰便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卽具草令

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璿璿大竄跡泉

人乃知璿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璿老

奴幾破汝家高二十丈登之可見孟津

冬十一月晉詔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

有是詔

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事鉅平侯羊祜卒
預在尚書七年累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

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疾篤舉預自代祜卒

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哭守邊

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

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淚因謂之墮淚碑

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

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辭常曰拜官公朝謝恩

私門吾所不取也峴山在襄陽城南

晉清涼侯傅玄卒

玄性峻急爲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登

簪帶蹙蹙不寐坐而待旦雖是貴游震懼不敢生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五晉武帝

九

風卒謚曰剛

己亥晉武帝五年春正月制機能陷晉涼州晉遣

軍馬隆討之

初鮮卑秃髮樹機能久爲邊患侯射李壽請發兵

討之朝議皆以爲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

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

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爲不

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帥之

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

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爲

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遂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謀食拒之。隆將戰而前，殺傷甚衆。自隆之西，晉人亦起。胡延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大笑。晉臣謂曰：若後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庫，見晉人，無不喜。晉主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綱鑑正史紀本卷十五 晉武帝

境內左賢王劉爲左部帥，部族最衆。劉之子也。幼而爲劉所習，劉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國無武，今劉之子，於是兼學武事。及長，復習善射，體力過人。爲侍子在洛陽，王渾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方。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代懷懼，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王使亦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始此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沉醉。宴後武刺人面或鑿人眼，繇是上下離心。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季，則難圖矣。晉主深納焉。杜預亦啓請伐吳。晉主報待明年大舉。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議於朝臣，而與陛下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時晉主方與張華圖燕，預表適至，華推杯歎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實綱鑑正史紀本卷十五 晉武帝

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有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弄乎。遂遣王渾杜預王濬等分道伐吳。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詔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併官省役，務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事不如清心。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

水濱有石曰
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
艦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
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
夷道諸城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騎夜渡江襲樂
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吉等
繡鑑正史約卷十五 晉書 十一

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
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磯要害處並以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
艦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
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
夷道諸城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騎夜渡江襲樂
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吉等
繡鑑正史約卷十五 晉書 十一
伏兵房之預遂進攻江陵克之州郡皆望風降
殺預遂分兵益濬等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
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
宜俟來冬重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
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應亦
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
吳主使丞相張悌督兵迎戰大敗悌爲晉兵所獲
初詔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
濬至西陵預與濬言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
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朝

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自武昌順流而
下吳主皓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
山渾遣人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
不得泊也鼓譟入於石頭皓面縛輿轎詣軍門降
荆門山在荊州府宜都縣西北去渾口一百三
山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石頭城在舊吳將治西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皓至帝臨軒引見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
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
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
臣有弑其君及姦臣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然
繡鑑正史約卷十五 晉書 十三
甚愧 皓至太康
四年卒

封拜平吳功臣
王渾以王濬先受皓降意甚愧急表請還節受
節度誣以罪狀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
詔書責之濬上書自理帝命廷尉劉頌核其事以
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
太守乃詔進渾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與杜
預等皆封縣侯濬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
遂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
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

夫者未盡善也。卿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已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渾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造諸胸中。是吾福也。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沔水。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南陽府魯山縣。漢至平縣。入沙河。清水。自河南府嵩縣流經南陽。與漢水合。南至襄陽。入漢江。

十月。詔罷州郡兵。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五 晉武帝 十四

時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廢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辛丑二年春三月。遷吳侯。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漸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冬十月。解車慕容涉歸。寇昌黎。縣名。屬平陽。

漢魏以來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壬寅三年春正月。帝親祠南郊。

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五 晉武帝 十五

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穆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枹。崇以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今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

者甚衆車騎司徒傳咸上書曰奢侈之弊甚於天災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純楊璉惡之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

臣言驗矣帝以爲然乃以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

諸軍事攸憤怨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

舉王舉劾本卷十五

晉武帝

十六

置中正皆取本上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

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過

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

或非其人奸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

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也重其任而輕

其人使取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

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無賞罰之防禁人訴訟使受

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五

也抑功賞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以品

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減取人則爲本品之所

限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懈德行而競人事八也錄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帝雖善之而不能改

西十年冬十一月封子孫六人爲王

立皇子又爲長沙王諡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

演代王孫通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

通官中宵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

裾入閣中曰暮夜舍梓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

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帝知太子不才然侍通

劉劭正史約本卷十五

晉武帝

十七

明慧故無廢立之心爲通高恩優佐以散騎常侍

到實志行清潔命爲之傳實以時俗喜趨少康

讓者者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

能一官闕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

孝惠皇帝名東武帝太子

在位十七年

庚永熙元年夏四月帝崩太子東即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立皇后賈氏

五月以楊駿爲太傅大司馬假黃鉞錄朝政

秋八月立廣陵王道爲太子

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

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彧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荀彧曰太子明識雅度
囑曰聖賢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荀彧從人朝
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
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

賈后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楊駿所抑
后使黃門董猛與中郎孟觀奉策誅駿廢太后
詔駿啓帝作詔誣駿謀反殺之宜嘉太后恩反廢
繼正史綱目卷十五晉書

為庶人尋弒之於金墉城

徵次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璜錄尚書事
賈后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亮
璋並頂政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
機機弟雲潘岳左思劉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語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
路左望塵而拜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璜及楚王瑋
亮璜以楚王瑋剛愎好殺謀遣之因瑋長史公孫
宏舍人岐盛勸璋自昵於賈后后留璋領太子

以盛素善於楊駿璜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
車李肇稱璜命諸亮囑於賈后云將謀廢止
素怨璜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使帝作手
賜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
官門免亮璜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璋璋亦欲因此
復私怨復矯詔遣兵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邈北

璜亮為璜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
世子矩俱死璜亦被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
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
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齊瑒虞幡
繼正史綱目卷十五晉書

曰楚王瑋詔勿聽也衆皆釋杖遂執瑋斬之
夷三族

以賈模張華奏願為侍中並管機要
華盡忠帝室肅縫遺嗣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
願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朝野安靜

秋八月秦雍氏起齊萬年反遣將軍周處等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肱嘗違法
處按劾之至是秦雍因怨悉反其帥齊萬年圍涇
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討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

之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
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朝廷不從齊
萬年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
擊之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故兵不至
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
力戰而死

丁七年秋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
畋性復貪吝國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賈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

網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惠帝

二十

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
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衍為尚書令
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
見之嘆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談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
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論人必先稱
其所長則短不言自見衍弟湛及阮咸咸從子修
胡毋輔之許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卓嘗
為吏部郎比合即醺然卓夜至寢間盜飲之為

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非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
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
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衍等愛重之
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若崇有論以釋
之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

胡寅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宗而遺
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

戊午八年秋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

網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惠帝

二十一

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朝朝長
服疆圉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
期今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
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胡河東
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
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夫關中土
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而士庶氾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
氣毒於骨髓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
并州之胡本匈奴禁惡之寇今為五部戶至數萬

驍勇便利倍於氏羌此等皆可申論發達通其本
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於前
為長朝廷不能用

丘濟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劉曜
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
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
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
年嗚呼可鑒也已

九年春正月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

王頌為鎮西將軍鎮關中王頌之孫從河間
秋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前
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
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
素隆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
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
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魁
聩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
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

均之集
內方外
之德
中謂各

西漢書

糜絲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為託

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晉興作錢神論以議之

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乾之如兄字曰孔兄無

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閣金門紫閣平不勝

幽帶非錢不挾怨幽帶非錢不挾怨解令聞非錢不流

中朱中朱當塗之當塗之愛我家兄執我之執我之抱我終

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願薦平陽章忠於張華華辟

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

裴逸民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太丈夫

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于浮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

而餘波及我死可塞矣而猶之哉而餘波及我死可塞矣而猶之哉國內侯景

天下將亂指洛陽官門銅駝數日會見汝在

中耶

冬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

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博戲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博戲名譽

浸減賈后謀害太子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觀既

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飲

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

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

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

刻期而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人以太子書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嫡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春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復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幽於許昌

庚申永康元年春三月賈后殺故太子通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衛督司馬雅言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琦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書

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其嬖人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官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納焉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實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璜和

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門西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為庶人初倫為征西大將軍信用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召倫還倫還用秀計深交郭賈賈后大信愛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書

固執不可倫秀怨之至是倫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華頠等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義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於是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票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誅之倫秀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

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及帳下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眾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請帝遣白虎幡以解圍乃使司馬督護伏壯騎四百持幡從官中出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坐與亂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亂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亂因殺之

趙王倫殺黃門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甥歐陽建素與倫

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惠帝

秀因誣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何者

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

倫嘗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干沒不已乎及

收岳謝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秀黨高貴即

西元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

倫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相奴

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生時人為之諺曰貂

不足狗尾續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閏月自正月至于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尹起莘曰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甚者既而諸

王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中原塗炭懷感蒙塵兵

禍不已皆五星縱橫之應也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

與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

河間王顒為太尉各還鎮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惠帝

時新野王詡說冏奪穎兵權常山王乂勸穎誅

鄒今盧志謂穎曰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舊義求

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是士

民之譽穎穎初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機

詔收欲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

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

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

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李特前將軍之弟

李雄為

不計玖弟起不受機節度敗沒玖疑機殺之請於
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率秀等素酒事玖相與謀
之穎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帽
與秀相見為廢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機司馬孫拯下獄玖
令殺雲夷三族微吏掠拯數百終言機冤更謂拯
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曰陸君
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
而誣之乎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率意詣獄囑拯
冤拯嘗道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
正史約人卷十五晉惠帝
三士
穎曰若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
功亦殺之華亭縣名
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調進兵還京
詔雍州刺史劉浚討穎
時公私窮蹙米石萬錢票騎主簿祖遜言於浚曰
劉浚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浚
發兵襲穎穎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
從之詔浚討穎戰敗死之
甲
承興元年晉惠帝元元春正月東海王
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

郭
時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
可克欲還長安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
將夜收火置金墉城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
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方方多殺
之穎入京師詔以穎為丞相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瑱
穎表請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秋七月東
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陽陰侍中
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嵇紹名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五晉惠帝
三士
穎僭修日甚大失衆望越奉帝北征穎遣石超拒
戰帝頗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車以
身蔽帝兵人引紹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
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穎
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廩公騰起兵討穎
八月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何如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
鄴淵于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穎以聰為積弩將軍

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
單于徒有虛號欲手受役亦過百年左賢王英武
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
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
之淵白願請歸會葬願弗許及幽州兵起淵請還
帥五部以赴國難願悅拜淵為北單于淵至左
城宜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
幽并兵至鄴親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國號成漢李雄字季子
淵正史卷八十五晉書
本傳試自立改國號漢傳于
淵自稱漢王國號漢李雄字季子
之石於計年淵自立改國號漢至
成帝咸和三年後趙主勸淵之
淵以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曜切曉慧有膽量昇孫
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
射而淵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
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乃逼帝還都長安
帝垂泣從之
十二月太宰願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孫

加
二年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越討之越
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越乃自領徐州
都督范陽王廆及王浚等兵推越為盟主越承
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越領豫州喬以
非天子命發兵拒之攻廆於許遺其子祐拒越於
靈壁太宰願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恭王勸都督
河北諸軍事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詔令劉
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使劉與石
淵正史卷八十五晉書
等據河橋為援弘遣喬及趙書使解怨釋兵同
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
王嗣其反而互為戎首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
猛虎交關自效於十莊者也謂宜建諸趙等率
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
之願特喬為助不納弘遂受越節度喬乘虛襲廆
破之廆遣司馬劉琨乞師於王浚遂擊斬超又擊
和敘之喬乘奔走劉琨乞師於王浚
成都故將公師潘冠掠趙郡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憤之其故將公師潘等

自稱將軍起兵追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求爲公廩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在平人師懼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潞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潞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越道其將荀晞擊走之在平縣名武鄉縣名屬東昌府山西潞州十二月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義陽蠻張昌反荊州都督劉弘遣陶侃討之昌正史劉人卷十五走衆奔別將石冰尚據臨淮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斬之朝廷以敏爲廣陵相敏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江東以諸將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衆傑名士咸加敬禮循佯狂得免弘遣侃討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衆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侃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屢破之敏將顧榮局死殺敏以歸義陽今作陽州屬漢

兩光熙元年歲次癸丑元年是歲李雄稱帝成都王穎奔長安春正月太宰穎殺張方

初越起兵使人說穎今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願秋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穎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願乃止至是孫資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候方送首於越請和越不許遣孫弘等帥師討之車駕來青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郭弘入長安奉帝東還正史劉人卷十五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旭爲司空鎮鄴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基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荀爽擊斬公卿薄冬十月范陽王旭卒長子劉與誅親

劉興以誦素為郡人所附。稱詔賜死。誦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帝食餅中毒崩。熾曰太傅越之甥。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時并州饑饉。為胡寇所掠。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關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春二月。群盜王彌寇青徐。後唐。彌盜正史約。卷十五。晉懷帝。三十七。

三月立清河王元帝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帝親聽大政。因心也。事越不悅。因未出。

以南陽王昶都督秦雍等州軍事。

秋七月以鄧邪王廙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廙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帝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說廙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廙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臺為從事。導說廙議以接士。份以足用。以適歸焉。

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帝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帝時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帝時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帝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困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帝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後唐。太尉。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後唐。敦所置。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後唐。慕容廆。元年是。春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元帝。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人衛擊破走之。軌所殺。

詔封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西平今陝西。寧縣。

三年。後唐。元年。春三月以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晉見胡燕
和相見昭
遠也昭昭
特出時
台諸路及
其見也

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父老莫不追思。劉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廙等十餘人。

時尚書何綏被殺。綏曾之孫也。初。曾侍武帝晏。退

謂諸子曰。王上開創大業。吾每冀見。未嘗聞經國

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

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為必及

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望子。即日食

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邵日食二萬。綏及弟機喪。

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四年。漢烈宗劉聰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懷帝王人

弟聰弒而代之。○時會稽洪自稱昌陽公。昌陽縣名

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時猗盧助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徵天下兵。使

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

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

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

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

心。王如後歸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

五年。漢惠平元年春正月。湘州流民作亂。推杜

為刺史。漢長史杜

三月。太傅越卒于項。以荀勗為大將軍。督六州。

荀勗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密賜

詔討之。勗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

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及卒。眾共推衍為

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項縣名屬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懷帝王人

時勗執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

繇。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

勗稱尊號。冀以自免。勗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

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勗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

存乎。其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勗曰。雖然

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軀。焚其

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

五月。漢人人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

寺洛陽饑困。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漢主聰使前軍

大將軍呼延晏將兵寇洛陽劉曜石勒皆引兵會之遂陷洛陽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司空荀藩奉秦主業趣許昌秦主業王統之子藩甥也藩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府為盟主秦主業奔密藩奉之以趣許昌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府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下臺陳頤庾亮甘卓周訪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藩檄承制署一置府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侃為武昌太守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懷帝 四十
 秋七月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主業入雍城今鳳翔
 琅邪王府以周顗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麋徽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陳頤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加有莊老之俗傾感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收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壬午六年春二月張軌遣兵詣長安主簿馬續說軌曰夏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主業入長安
 石勒引兵據襄國今河北新鄉
 綱鑑正史約 卷十五 晉懷帝 五
 琅邪王遣紀瞻討石勒於葛陂軌集將佐議之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據之以管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虞將軍之右者矣時劉琨以兄子琨鎮鄴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軌遂進據襄國號賓曰右侯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主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疋所為
 冬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玠瑯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造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弋仲南人

孝惠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

建興元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更弒王雋死之

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帝着青衣行酒虜瑒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殺瑒雋等十餘人帝亦遇害

夏四月太子業卽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

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五晉書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從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督陝東西諸軍事保模之子

左丞相睿以祖遜爲豫州刺史

遜范陽人少有大志初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

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

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遜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

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錄宗室集

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遣民既

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遜者

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

素無北伐之志以遜爲豫州刺史遂將其部曲百

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

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

餘人而後進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今河南府

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

冬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石勒遣舍人

王子春奉表於浚浚悅遣使報聘浚使者至襄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五晉書

勒匿其勁卒精甲應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

而受書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

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浚使

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

設備未幾勒發

甲二年春二月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甘肅平昌人

乙三年後趙元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爲丞相○進代

公猗盧爵爲王後爲長子所殺見子喬傳

猗盧王猗盧至什翼犍爲其所殺猗盧王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康加

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敦始自選置刺史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廣州府名今廣東省府

敦嬖人錢鳳疾侃功毀之乃左轉侃廣州刺史侃

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還於齋內人問

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

習勞耳

四年元帝春二月張實遣兵入援廣州刺史

趙封王茂

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聘死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晉惠帝

曜攻陷長安外城趙允素繼退守小城內外斷絕

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

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趙索二公

也使侍中宗欽送降牒於曜素繼趙允素使其子

曜曰若許繼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

曜斬而送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御史中丞吉聘

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此面

事賊虜乎乃自殺趙允隨帝至平陽帝指首於漢

主聰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

綱鑑正史約卷十五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史官顧錫嘯編纂 青溪徐

東晉紀

元皇帝名胤宣帝曾孫

丁建武元年春二月丞相庾亮即晉王位

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以王敦為大將軍王導

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為僕射

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

平初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

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晉元帝

冬十一月以劉琨為太尉

初琨西避段匹磾據薊劉琨長史以并州

石勒是奔匹磾乃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遣

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

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

之至是以為太尉

十二月漢王劉聰弑帝於平陽帝死之

漢主聰出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

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聰饗羣臣使帝行

酒洗爵已而又使更衣執蓋帝即卒賀抱帝大

突厥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

太興元年西曆三十八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緣仰照帝乃止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

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晉書

卷十六

晉元帝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綱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各嗟稱善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元帝

五月段匹毌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毌

導遣使齎書請琨為內應為匹毌還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毌匹毌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金

同盟庶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也匹毌雅重琨欲遣還屯其弟叔軍諫

之遂收琨殺之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乃加贈太尉諡曰忠愍嶠之請建康其母崔氏聞止之

嶠絕裾而去既王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

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侍喪因諫不拜苦

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

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

三州者嶠所領之

六月以刁協為尚書令

協性剛性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

各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

詔刻碑之攻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

見者側目

冬十一月以王敦為荊州刺史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元帝

二年後趙高祖夏四月將軍陳川以凌儀叛降石

勒

漢徒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

羊氏即惠帝后也昭帝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

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重

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子一婦及身三取豈不能庶

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中

憐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昭帝甚寵之頗豫國

加

祖迅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漢改號趙

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為後趙祖逖避居襄陽
三年涼王張茂春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
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擊獲之豹宵遁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
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募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
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塚二
家逖牙門童建歸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
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
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
邊境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
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王導出鎮名為討加實備王導又以致後趙事
乃有是命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輔收
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
敦與劉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發病
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敦繇是益無所懼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
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繇是獨不敢來勒
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遂召與飲引陽臂
曰孤往日朕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
帝始鎮江東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必
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
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
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
益懷不平遂舉兵武昌上疎罪狀隗協進軍致討
帝大怒曰王敦憑恃寵靈取肆狂逆朕今親帥六
軍以誅大逆乃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主與協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從導帥宗族每旦請臺待罪

二十一日
既之秋解

主事子及

子事時以

子事時以

七

周顒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而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世至既出導又呼之顒
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
繫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
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
今日近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
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教至石頭款
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命協隗等攻之俱敗
獲擁兵不朝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以太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元帝

還武昌
朱備曰導既富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
致與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
今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于賊自伯仁歸
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蓋世之功終不能無
罪也
夏四月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五月
敦殺甘卓諸今亮縣
王敦之初反也別將魏又寇長沙譙王承歎曰勢
孤援絕將何以濟時梁州刺史甘卓屯襄陽承遣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元帝
王薄邵審說卓曰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
臣義士竭節之時也敦恐卓於後為變遣參軍樂
道融邀卓俱下道融忿敦悖逆說卓低訴敦而馳
襲武昌卓遂露檄討敦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
奔散而承嬰城固守以禦魏又遣書甘卓曰足下
能卷甲屯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
之肆矣卓兄子琨為敦參軍敦遣琨歸說卓族軍
自離可一戰也卓不從徑還襄陽又竟陷長沙
承死之襄陽太守周旋承敦意襲敦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屯壽春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卽位

明皇帝名紹元帝長子

未太寧元年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

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曰

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

敦乃止姑孰令太平府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爲中書監亮后兄也

綱鑑正史勅入卷十六晉明帝

秋七月趙封姚弋仲爲平襄公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都鑒爲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

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方

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方輔道韻

平淡恐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

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迫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

敦惡其言不復見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敦

嘗飲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

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而封汚臥出敦果照視

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令其父舒拜廷尉允

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

之備敦欲弑其宗族故徙舍督江西以舒彬爲荆

江刺史

甲二年涼王張駿夏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

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

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移

綱鑑正史勅入卷十六晉明帝

爲勸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

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風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

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

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嶠恐

已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

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

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

敦別滄洲橫流出閣復入者三行後鳳謂敦曰嶠

於朝廷甚密而於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

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說嶠至建康盡以敦

逆謀告帝。帝與庾亮畫計討之。敦聞之。怒與

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

其舌帝加導大都督。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篤。帥

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

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怒。病轉篤。將舉兵。使

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又問。吉。璞曰。明公起

事。禍必不久。若佳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

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

錢鳳帥眾向京。顧含奄至江寧。帝率諸軍襲擊。破

之。敦尋卒。沈充舉兵與含合。臨淮太守蘇峻充州

刺史劉遐等率精卒萬人擊充。鳳大破之。充鳳皆

伏誅。乃發敦瘞出。屍跪而斬之。合奔荊州。王舒沈

之於江。江寧縣名

乙酉三年春二月。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性聰敏。恭勤。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懈。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諸泰佐以談戲。事者。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

投之江。當造船。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人感不

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脩丁裝船。其綜理

微密。皆此類也。

吳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勤

事如此。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

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稱制。

太子生五年矣。羣臣進。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

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窆。嗣皇未立。豈

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

網鑑正史約人卷十六 晉武帝

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

成皇帝名孫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戊戌和元年。夏六月。以都督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壺奏導。辭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懼之。壺儉

素廉潔。不肯苟同時好。月陽尹阮孚謂曰。卿常無

閑泰。如今无石不亦然。

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

弘。風流相尚。執節各志。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

慕王澄。謝鯉。為放達。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

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彼奏推之。導及庾亮

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

人心祖約陶侃自以不與顧命疑亮剛之歷陽內

史蘇峻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卒銳器械有輕朝廷

之志亮既公峻約又畏陶侃之得眾乃以溫嶠鎮

武昌王舒為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城以備之

歷陽今直隸和州

二年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成帝 十一

以為不可亮不聽下詔徵峻峻不應命峻知祖約

一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喜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

桓彝起兵赴難宣城縣名屬寧國府

初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

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裨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

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寧安遂進

屯蕪湖縣名屬太平府

三年後趙太春元年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

蘇峻

蘇峻兵犯關

峻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

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

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

復部分亮乃悔之詔以下臺督軍討峻峻攻背溪

柵臺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燬背

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

何恨乎亮奔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

覽無曰至尊當御正殿覽即入閣抱帝登太極殿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成帝 十三

導等登御床衛帝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

既入叱導令下契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

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府藏一空峻

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才官居已之右祖約為太

尉峻自為驍騎將軍錄尚書事府治南青溪橋在應天府治東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都鑒王

舒來赴難

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

為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

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不受以從
允言遣督護王愬期詣荊州邀佩與之同赴國難
佩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
局矯屢說之乃遣督護韓登帥兵詣嶠喻列上尚
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佩復追登還
嶠遺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
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起耳今
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謀將在於此公進
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
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違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
網羅正史紀本卷十六晉成帝

石投卯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遠還
仁公緩於討賊此舉難追願深察之魏郡亦謂
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佩深
感悟卽戎服登舟晝夜而進都鑒在廣陵得詔
卽流涕暫衆同建康峻聞之自姑孰還還帝於
石頭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
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時饑饉
問遣超一無所受臣節愈恭雖居陋厄之中猶啓
帝授孝經論語喻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
上岸者卽會峻送米饋約參軍毛寶爲嶠前鋒告

其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臣可視賊乎堅不
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辭是饑乏王舒朝望事
衆與佩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約兵
襲淞口毛寶中流矢貫髀被鞍寶使人踣鞍拔箭
血流滿襟還擊破走之

尹起莘曰蘇峻反逆宮闕爲墟乘輿播越宗廟
不守阿佩身爲督將手握銳兵同當灑泣誓衆
畢力討賊夫何坐視朝廷傾覆略無救援之意
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
向非諸人力挽佩必翩然西歸矣書之以見
網羅正史紀本卷十六晉成帝

佩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
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稱恩勸彝與峻
以紆交率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耻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弟
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
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

此今名
桓公城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後趙見為趙
上勅所殺

九月陶侃溫嶠討嶠於石頭斬之嶠弟逸代領其衆
時西軍與嶠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
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今之事勢
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還衆獨返人
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退指於公矣侃乃分米
餉嶠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兵從白石南上嶠逆
戰馬蹟斬之餘衆大潰嶠黨共立嶠弟逸為王閉
城自守白石山名在和
州含山縣南

四年是歲春二月諸軍討逸斬之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晉成帝十六

建威長史聯合攻破石頭獲逸斬之舍步將曹
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
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有愧色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嶠欲遷都漢
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嶠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
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
寇遼魏伺我之隙鎮之以靜羣情自安諒是不復
徙都以補製為丹陽尹劉收集散京邑遂安
二月以陶侃為大尉都督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

人之狀而
人之狀而

未加
未加

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庾亮泥首謝
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
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諡曰

五年是歲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勅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

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此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晉成帝十七

肩若過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文惠

行事宜確確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

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

皆頓首稱萬歲勅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

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

漢書問鄭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

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曰賴有此耳

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笑其然

尹起莘曰江左奄奄無振起之氣是舉義弘人

意

冬十月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遣張淳稱藩於魏以假道通長建康李雄偽

許之將使盜覆之東峽或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以

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今使盜殺之江中威

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驚曰安有此耶司隸

景壽言淳壯士請罪之雄曰壯士安肯爾且試以

卿意觀之壽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

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

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

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大山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晉武帝

十九

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厚為禮而遣之

東峽在城都府

甲午九年趙主石弘春二月以張駿為大將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

佐吏等苦雷之至是疾篤上表選位侃在軍四十

一年明殺善斷人不能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

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

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嵇康杜乂皆

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

所宗桓彝嘗謂袁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一賊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袁雖不言而四時之

氣已備矣

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乙咸康元年趙主石虎建武元年春三月幸司徒

府

時帝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修小

正史約卷十六晉武帝

十九

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嘗稱

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

時游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

終退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

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

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冬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

稱為賢君至是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勸

遠日忘乞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劉友益曰張氏四世忠管自駿而後鮮克繼

二年春二月立皇后杜氏

三年秋七月慕容皝自稱燕王

四年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夏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更以導為丞相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亮與璽陵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成帝 三

傅之學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衛託付大姦

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璽不

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

悠之談官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

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

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

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

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冬十月光祿勳顧合致仕

今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自際宜為

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合合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

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

五年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

將軍庾亮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導簡素寡慾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

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

薨徵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水參錄尚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成帝 三

書事水經給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

朝野翕然稱為賢相

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庾翼都督江荆等州

軍事

七年春二月封慕容皝為燕王傳偶載二主至帝

初就擊破趙兵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為求大將軍

勳王章璽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

朝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

遠不以為封邑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

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明之節夫也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第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發婦猶如恤宗周之阻今晉室危君位伴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未一良繇君輩議久不決會就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水書責其不能雪耻水懼乃與何充等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附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生民塗炭斯乃朝廷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君宴安山池奢靡傲誕謾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命與翔偕北公卿饒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繼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王八年夏六月帝崩那邪王即位

帝不豫二子不奕皆在襁褓庾水說帝以國有

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那邪王岳為嗣帝許之冬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牛洲城名在九江府城西

康皇帝名岳成帝弟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那邪內史桓溫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概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邵之任時紙版正史約入卷十六晉康帝

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屢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遣使約總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而庾水意與之同而溫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東北伐表桓宣督

一諸軍起丹水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宣及

兵戰于丹水敗績愍憤而卒丹水故城在河南

劉友益曰自經略之義既下荆內郡縣西南桓溫各一出

桓溫三出褚裒謝尚殷浩荀美各出各一出

謝尚桓溫一出其間有功無罪者桓溫之討姚

襄也襄也有功有罪者桓溫之伐漢伐秦也無以無

罪者桓溫更翼褚裒之伐趙荀美桓溫之伐燕

也有罪無功者謝尚之屯壽春殷浩之北伐諸

葛攸謝尚之伐燕也

二年漢主有勢秋九月帝崩太子聘卽位尊皇后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書 二十四

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帝年方二歲

穆皇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乙永和元年春正月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

尚書六條事

昱清虛寡慾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

客都起謝萬爲掾屬起擊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

情簡默冲退而尚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

起所取起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

秀邁亦有時名

冬十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

史記

裂病表子方之領荊州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

可以自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

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

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

勝之地勸昱自鎮上流昱不聽竟以溫代翼

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傳翼事繼靈祚玄觀天錫五

之主至武帝太元元年春王堅

丙二年漢嘉寧元年春王春三月以殷浩爲揚州刺

史張重華承繼元年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書 二十五

褚裒薦浩詔以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

遣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復深存挹退

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

溫拜表卽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

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

之溫善博者也未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事

制朝廷耳竟敗漢兵漢主勢降

丁三年是歲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持節監

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會稽王昱以溫浩有感名乃引為心膂泰綜朝權欲以抗溫縣是與溫浸用疑武浩以上義之為護軍將軍裁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巴五年趙人年元趙上石鑒青龍元年冬夏四月

蒲洪遣使來降

初趙主虎以蒲洪為雍州刺史都督秦雍及趙主登即位武興公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書

今西安府武興今漢中府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清輝西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裒率眾伐趙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司徒蔡謨獨曰未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被民以逞既而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裒果收還尋卒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庚六年魏主曹芳元年春開正月以武興督揚州

等州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符洪字為故趙將屬魏所殺洪子健收族散之

趙石祗稱帝於襄國次年為其將所滅

辛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春正月符健自稱天王

秋八月姚弋仲遣使來降弋仲卒于襄平東來歸部屯龍城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

溫吏部尚書王彪之謂浩曰卿當靜以待之今相

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王義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

晉書

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稱王司馬高湛言於

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論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

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書

書溫即上疏謝罪還鎮

壬八年魏主曹芳元年春正月脫浩使督統謝尚荀美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路千

浩上疏請北出許洛以尚美為督統進屯壽春初

魏豫州牧張遇以州來降至是尚等不能撫慰之

遇怒據許昌叛路千

遇怒據許昌叛路千

夏六月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脫

浩退屯壽春後趙王特使所殺

秋九月殷浩進屯泗口

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從

罷遣太學生徒浩以軍興罷遣學校此遂廢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穆帝 王太

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乃夾淮廣興屯田調屬將士襄襄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潛遣將軍魏懷襲襄襄斬懷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益臺表授襄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陰遣人誘襄襄安雷刺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王彪之上會稽王昱以爲客有詐僞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爲前驅襄度浩將至僞追而陰謀中以逆之浩敗走保譙城別謂彪之曰鄉

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襄濟淮屯盱眙

尹起莘曰去春方書姚襄卒來歸詔屯譙城

未聞有反側之意殷浩乃無故遣兵襲之既不

能克又復使之前驅是驅之使叛也浩之厥爲

乖謬若此乃欲經略中原其敗宜矣

甲十年和元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

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

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

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

大權一歸于溫矣浩既廢黜雖怨不形辭色常

振鑑正史約入卷十六晉穆帝 王太

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

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

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書

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怒遂絕卒于徙所信安今衢州

丁奉曰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屏

居墓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揚州抗桓溫毅然

以北伐爲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溫所

廢徙書空咄咄及溫殺書即欣然喜追答書處

有譏誤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注孫之
伐秦但欲
以功名
加其東井
有心于
復境主此
所以無
以也

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

秦主健遣太子苻萇等帥眾五萬拒溫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霸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周人關被褐請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書

三十一

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溺木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初，溫指秦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勸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

注孫之
伐秦但欲
以功名
加其東井
有心于
復境主此
所以無
以也

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戰敗，奔北山，溫屯金墉，諸將修築，壞置鎮戍而還。北山，在河南府城北。丁丑，平元年，秦主苻萇遣兵擊斬之，弟萇以衆降秦。

六月，秦苻萇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尚書呂姿樓薦王猛於堅，謂其謀略不世出。堅因姿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猛生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書

三十一

生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堅遂弒生，法讓堅嫡嗣且資，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立于秦。爲太子，以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李威爲左僕射，融明辨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威知王猛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吳春心曰：「孔明三代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秋八月，立皇后何氏。

庚午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為豫州刺史左僕射王

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

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

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

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遠才易

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

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議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

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冬荀美伐燕不克而還以都督徐充軍事

綱鑑正史約卷十六晉書

三

三年春二月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

冬十月謝萬都督復伐之雲病引還萬泉濟免為

人

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末嘗撫衆兄安謂

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

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

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

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

入渦潁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

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圖之

以安故止詔廢為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

相次皆沒於亂

庚申四年春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

朝政

恪虛心待士量才授任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

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

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時朝廷聞燕王儁卒甘以為

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

網鑑正史約卷十六晉書

三

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安未

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

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

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

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

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

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東山在會稽府上虞縣西南今紹興有謝公

路自雲明月二亭遺跡又謝靈運嘗於此讀書

石壁

精舍

秋九月立皇后王氏

哀皇帝漢成帝

隆和元年春二月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援之
秋七月燕師引還

元帝

北風

成帝

成帝

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

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

實賴萬里長江盡而守之耳今河洛丘墟國夏

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雖北風之思感慕

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臣愚以為宜遷將先

陽掃平梁許清一河南豺狼遠竄然後可徐議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書

徙耳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

不悅曰致意典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來國

事耶時朝廷憂懼欲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言

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

議多洛陽鐘虞王述曰永嘉不競晉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國陵不應

先事鐘虞溫乃止

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

溫以都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

之府中語曰

超與謝玄皆為溫掾溫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

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甲子二年張天錫春三月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

政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

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

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

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胡寅曰讓讓德也在此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

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豈獨

為哉仲尼以禮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

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乙丑三年德建元春三月帝崩瑯邪王夷甫

薨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

耻至是燕人逼洛陽勁自表求効力詔補長史屢

以少擊眾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洛陽守將

陳祐乃以救許昌為名畱勁以五百人守之爾太

宰愷及吳王垂共攻克之執勁勁神氣自若愷將

宥之將軍慕與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東陽今金華縣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后水之女也

帝奕名奕哀帝同姓弟在位六年太和元年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

加殊禮

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慕容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資管肅之亞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言終而卒

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

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桓溫率步騎五萬伐燕至枋頭燕王暉及太傅評

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

未晚也暉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飭封

雲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

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

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

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眾觀

兵峭福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

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燕使李

邦帥兵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燕

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陞道奔還燕將爭欲

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前鋒銳為後

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

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蹊其後溫果棄道而

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燕范陽王

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下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

首三萬級苟池遂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

于山陽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清縣西南虎牢今古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太傅

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傅恪子柳知之

以告且曰先發制人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為也

將逃之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遂逃

告狀燕王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乃奔

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暉與不敢發

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

成大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

福壽一曰
皆即成
生於
其國
之

之
官
之

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乎子孫言於堅曰慕容
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
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隴蜀以清四海
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州郡咸之生和
龍城後契丹
改名黃龍府

慕容王猛等伐魏十二月取洛陽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時征伐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
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屬子
曰妨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書
三八

行自是弱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之時盛年
老家若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晚諸
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不許諸子遂私毀之
庚午五年是歲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魏

魏王暉命左傅評將兵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
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畏史
中胤歎曰新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
禍今福德在魏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
耳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滋簡政寬
燕兵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李
李

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秦王堅
自帥精銳十萬赴鄴暉與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
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更有愠色高弼密言曰
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宜恢正
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
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堅使將軍郭慶追暉執之還
於長安封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燕故太史黃泓
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謀殺堅堅殺之
查開縣名屬鄴州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六晉書
三八

燕王暉命左傅評將兵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
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畏史
中胤歎曰新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
禍今福德在魏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
耳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滋簡政寬
燕兵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冲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

皇太后臨朝攝政

甲二年春二月詔謝安總中書

晉書
謝安
功也

晉書
謝安
功也

安好聲律其功之條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矣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孝武帝

致患耶治城本吳冶鑄之地在應天府治北朝天宮後

乙三年秋七月秦丞相滑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

晉爲圖鮮卑西送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八月立皇后王氏居康之

丙太元元年是歲春正月帝冠太后歸政

丁二年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

玄應詔都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遠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劉牢之等爲秦軍戰無其任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劉牢之等爲秦軍戰無

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臨海太守都超卒臨海今台州府

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等我死之後若以哀

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

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

已晚矣遂不復哭

丙四年夏四月秦相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先是秦寇梁益遂取成都梓潼太守周虓遣兵送

母還江陵爲秦兵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以虓爲

尚書郎虓曰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

以爲榮遂不仕每見秦王堅或箕踞而坐晉值宴

會堅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厲聲曰犬羊相聚

魏書卷之五
紀年
魏書

魏書卷之五
紀年
魏書

何敢比擬天朝。秦人屢請殺虢，堅待之彌厚。秦將

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固辭不受。

至是，秦將韋鍾拔魏興，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

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

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在廩陽府

內郭縣順陽堡魏興今與安州屬漢中府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時秦屢入寇，衆心危懼，謝安每鎮以和靜，其爲政

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尤

雅過之。三阿今高郵州城外北阿鎮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七 晉孝武帝

劉子驥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

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歷仕三朝，

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以折符秦之寇，二人

功業略相當也。然導簡素寡慾，而安於葦功之

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於海西之廢

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爲何如也。

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升諸沙門居之，左

七年冬十月，秦合羣臣於太極殿。

秦王堅謀大舉入寇，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

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

時處是在
吳公

肘臂節也
肘也腋在
肘之後

魏書卷之五
紀年
魏書

魏書卷之五
紀年
魏書

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

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

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攬輓於江足斷其

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陽平公融曰：伐晉有三難，天

道不順，晉國無衆，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

未可滅。昭然甚明，且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

我之深讐。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

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

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

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

歸江東，雖微弱僅存，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

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不達變通耳。

癸未八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

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堅發長安，戊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

前後千里，兵至須口，詔以謝石、謝玄督衆八萬拒

之。時部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收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視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

甚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

以瑯邪王道士錄尚書六條事道下簡文帝少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
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符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屯于洛

澗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威不敢

綱鑑正史新編卷十七 晉書武帝 七

七

進融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棄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憺然始有懼色秦兵退淝水而陳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

漢書
張敖
謀誅
唐李
張代
垂子
鄉近
所親
聖使
臨無
今叛
進而
出追
所
漢王
時之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卷之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創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棄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許陽堅中流矢單騎走是時惟慕容垂所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孝武帝



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
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顯祚。此時
不可失也。」垂曰：「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
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
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
若乃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
段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置
書牀上，戶無喜色。聞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
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嘿不覺屣齒之折。
墮收集，誰敢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

尊不逼人于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去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遜晚旬日之間然其難見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

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

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鷹則附人每聞風塵之起常有交

霄之志正宜謹其條明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

乘乎天命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孝武帝九

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洛

二水名入公山在壽州龍水北淮水南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入公山此山學仙故名龍水在廬州游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

里分爲二一流入巢湖一流入淮水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劉友益曰書不受嘉能讓也綱目書固讓止此以王國寶爲尚書郎

謝安婚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

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爲秦前將軍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

姚合翟斌後與長樂公不慕容垂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不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

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不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

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孝武帝十

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符飛龍帥氏騎一千爲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機

行矣勉之垂謂慕容農及楷紹於新行至安陽聞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

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遺秦

王堅言其故而慕容農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聊遣毛當討斌厥擊破斬之垂

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燒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起兵

列人

分陳以事
卷之北
公召公也
卷之北
公召公也
卷之北
公召公也
卷之北
公召公也

在廣平府
鄉縣東北

甲九年秦世祖惠帝元年春正月慕容垂自稱

燕王是為後燕都中山後燕慕容皝三子為高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滅之

長樂公丕使姜讓謂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

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

為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

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

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

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室寵踰動舊一旦因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孝武帝

王師小敗遠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扶

手輪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

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

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為

為其王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不歸

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中卒宣

中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朝議

欲以玄為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

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桓石虔為

豫州桓伊為江州

夏四月秦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秦追將廆擊之以姚萇為司

馬泓聞秦兵且至將奔關東廆欲馳兵邀之姚萇

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

關不可遏也夫執虓尾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

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廆弗從與戰果敗見

殺長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渭北

馬牧羌豪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胡

胡降者十餘萬是為後秦後取長安稱帝傳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十一

乙十年秦王苻丕大安元年西秦主慕公更

春正月慕容冲即位帝位干阿房是為西秦後燕人試

隨而立慕容冲又就忠而立慕容冲慕容冲十九年燕王慕容冲滅之

夏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西燕王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

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烟堅大懼以識書云帝出五將山久長得遂出

奔五將山後秦王萇執而弑之五將山在鳳翔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文靖

以琅邪王逸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

秦符丕稱帝于晉陽明年西晉王

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為西秦傳乾統建興八年

年夏王

丙十一年秦王符丕太初元年建興元年秦王符丕太初元年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珪自稱代王

冬十一月秦符丕稱帝於南安秦符丕稱帝於南安

至十九年秦王符丕稱帝於南安

丁十二年夏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孝武帝 十三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

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

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

身名並存請絕詔命帝許之

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戊十三年西晉王太初元年

已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光秦將也初舉

冬十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

時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瑯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

小兒

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近習弄權

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

陸納望宮闕歎曰奸邪成穢兒欲撞壞之邪侍中

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讒佞有寵于道子卿勸帝黜

之國寶遂與道子齟齬出為豫章太守甯性質直

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

弼曰王何後棄與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

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

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

吾以為一時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孝武帝 十四

之罪大也

庚十五年春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瑯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

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

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

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譽不

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

不從使恭鎮京口

秋九月以王國寶為中書令王恂為尚書僕射

壬十七年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為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公為九州伯見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桓氏累世世以稍擬仲堪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生為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何戈授人必及於君不早去悔無及矣義興今宜興縣屬常州府

立子德文為郗邪王從道子為會稽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孝武帝 十五

李遠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遠上表請勅兖州修孔子廟給戶遷播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縣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甲十九年晉主恭帝初元年是歲秦主姚興

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為河西都統烏孤本西呂氏後徙河

乙未二十年春三月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粦本倡優藝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

一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股仲堪王恂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驛矣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

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丙二十一年晉主恭帝初元年是歲秦主姚興

夏六月三河王光自稱天王傳紹泰始四年

秋九月貴人張氏弒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十六

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弒會稽王道子奔荒遂不復推問

安皇帝名德字德宗武帝

丁隆安元年晉主恭帝初元年是歲秦主姚興

烏孤自稱西平王攻郿取金城是為南涼烏孤本弟

三月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之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玄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玄之勳也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上表罪

狀國寶等舉兵討之國寶上疏解職待罪道子聞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仲堪兵亦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臨松郡名金山在廣西時蒙遜中山太守

慕容容詳稱帝於中山時慕容容中山太守慕容容詳自號皇帝於中山時慕容容中山太守

涼沮渠蒙遜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衆歸之涼沮渠蒙遜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衆歸之

戊戌二年涼沮渠蒙遜元年○是歲魏王由濟來

春正月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

二月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

有才畧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疆盛宰輔權輕

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

魏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羽健秀容川首長也○秀容山在山西遼州榆社縣

秋七月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桓玄舉兵反

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從之玄

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

王愉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

削方鎮宜早圖之恭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起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

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曷為將軍戮其所愛

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聽嘗以安危為已任

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琰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遂克江州倫奔臨川玄追獲之臨川今撫州府屬江西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路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勅殷仲堪使回軍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伏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郗超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網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十九

謂其子敬宣曰恭爲帝舅不以翼戴王室既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虐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泰軍何濟之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牢之遣敬宣襲恭執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

理王恭求誅牢之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言於道子曰今若以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苟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創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雖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勅使回軍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上疏中訴仲堪無罪朝廷憚之乃復以仲堪督荆益軍

冬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命朝野皆東吳加朔妖人孫泰謀亂伏誅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雅薦於武網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二十

帝云知養性之方稟官至新安太守泰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道子誘而斬之兄子恩逃入海聚合亡命以謀復讐

三年晉安帝元年初始元春二月阮業自稱皇帝業元年初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頃問博士李先日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會稽王道子有疾元顯如

八師通解
沙道陳之
所傳也

朝望去之諷刺廷解
道于揚州以授元顯

冬十月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
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爲會稽太守

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
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官屬請討之凝
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
遂陷會稽殺凝之於是八郡皆殺長吏應恩旬日
中衆數十萬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
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
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

王

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盜賊蓋起於是
內外戒嚴命謝琰及牢之討之琰與牢之轉關而
前所向輒克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以貢履爲業
好樗蒲爲鄉閭所賤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
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
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
大呼逐之殺傷其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
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其數息因進擊賊大破之
恩復逃入海島牢之縱兵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
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復恩復寇會稽城敗死○王郡
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
可張羅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飲
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
欲攻玄仲堪每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不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
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

王

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
襲取巴陵積穀食之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仲堪
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乏食可來相就共守
襄陽仲堪給之曰此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
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
茲敗矣不見仲堪遂擊玄大敗奔還仲堪亦奔鄒
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之走也文武
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
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
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

復何恨遂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至荆州人

士無不請玄者玄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

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玄生曰吾為殷荆州史

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

玄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玄生而赦

其弟鄧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巴陵縣名屬岳州府

其弟南○西○建○千○元○年○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

子禿髮西○年○西○涼○公○李○壽○庚子元年是歲南○涼○王○健

泰隆西

春三月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七晉安帝

冬十一月北涼敦煌太守李昌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立至宋高祖永初元年北涼王蒙遜滅之

辛五年北涼王蒙遜元始元年南○涼○王○呂隆神

夏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復

海南走裕又擊破之

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後稱王傳子牧健

冬十一月桓玄表桓偉鎮夏口乃暢鎮襄陽

桓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巴符瑞儀

以惑眾又致殷千會稽王道子曰昔國寶死後西

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

位之顯于

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

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

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

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

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

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

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王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保泰正月以尚書令元顯

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七晉安帝

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

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今牢之殺譙兄弟以示無

貳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

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

惠於荆土而譙其子也乃除譙荆州刺史以結西

人之心

梁竊據漢北自稱可汗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

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朽像給士卒玄謂劉

劉

始乃用也
國方所以
爲在國
之南故曰
南

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變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袁史卞絕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起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抗表尊微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二月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爲所容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扶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今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不若翻然改圖可以長保富貴牢之遂與玄通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玄至南桁說元顯軍潰被執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太尉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尚之使張法順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三五

十克州
王恭馬
即看元

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王亮州近日反司馬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安成郡今吉安府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爲永嘉太守臨海縣名屬台州府永嘉縣名屬温州府

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尚書令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俊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凌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帝幾不免饑寒衆怒是失望

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

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玄殺會稽王道子

癸卯二年是歲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連武義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弟

秋九月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咸謂宜有揖讓

中河南北也

野騷然思亂者衆

魏初制冠服

甲辰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

呂世王春
詩人子生
縣吏率以
小罪殺之
呂母傾家
資以報讐

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
爲失道雖彊易弱正忠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
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
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無忌夜草檄文其母
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占母明矣汝能如此吾
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裕托以遊
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
忌著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
狗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繇得之無忌曰
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

夫

之卽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玄使弟譙擊裕。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楠一樹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東莞今青州府沂水縣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
覆舟山在應天府城西北七里
 雷臺于石頭。
平康達鍾山北臨玄武湖

元魏將王
之輝補給
之輝補給
之輝補給
之輝補給

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
風縱火，謙等大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
雷臺，尚書王、殷帥百官奉迎，乘輿，玄司徒王謙與
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謙爲侍中，領司徒，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謙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
史，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瑯邪內史，孟昶爲
丹陽尹，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
允，慨裕遂托以腹心，勸止諂焉。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劉毅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三十九
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
落洲，大破之。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南○玄挾帝東下。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
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崢嶸洲在黃州府黃岡縣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
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
陷之，振見帝於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
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
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

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
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
還尋陽。馬頭山名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靈溪在荊州府樂昌縣東北源出靈溪山下
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番禺縣在廣州府始興縣今韶州府
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皆克之。
乙義熙元年，南齊主恭帝起太上元年西曆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
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詔大處分悉委冠
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
王室，特有其孫胤徙新安，謙等皆奔秦。後桓振復襲江陵將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三十九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秦王興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
經論，大骨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繇是州郡
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二月，益州秦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後
三月，帝至建康。
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廣州府名

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始
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積
命湯始興縣名

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始
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積
命湯始興縣名

丁三年劉裕高雲正始元年夏王統運勃夏六月
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初魏王均滅劉簡局其子勃
方至是叛秦後趙長安秦帝勃勃卒下昌立為魏
所執平原王定立宋文帝元嘉八年吐谷渾滅之

申四年南嘉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
州刺史武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

續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 三十一

道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語裕沈先見劉穆之具
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

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一時相
推非委體心腹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噉揚州根本

所繫不可假人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
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

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

己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夏四月劉裕
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自立

劉裕抗表伐南燕以孟昶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
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害昶喜論軍國大事至是
或薦於裕與語悅之謂昶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
然即以爲參軍裕過大岷無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
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入無置之憂
虜已入吾掌中矣南燕王超遣段暉等將步騎五
萬屯臨朐間裕縱兵奮擊大敗之乘勝逐北至
廣固築長圍守之超請救于秦秦王興遣使謂裕
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

續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 三十一

矣裕謂其使曰語汝姚興我克讎之後息兵三年
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尤裕曰此語

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先寇奄至不
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

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
是自張大之辭耳日師不出久矣彼見伐齊殆將

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大岷山名在青州

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融討紹殺之而

自立

戊六年是歲南燕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
謝安
謝安傳

建康斬之州府竟山少一

裕忿廣固久不下盡阮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

中原鼎沸士民無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

之盡力彼皆衣冠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

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循從之自始

與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

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引兵還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晉安帝

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廬循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

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

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

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廬循戰于桑落州敗績循

逼建康秋七月循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毅將自拒廬循裕與弟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

今修船垂畢當與弟舉又遣毅從弟淵論止之

毅怒謂淵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其不

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師與循戰于桑落州毅兵

大敗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

千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曰今重鎮外

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

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

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王

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辭來以身

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志請死裕怒曰卿

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

戒嚴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

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

孟昶望風而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不如案

兵待之道覆歎曰我終為廬公所誤裕登城見循

軍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案查

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廬循寇掠諸縣無

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

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遣兵追之後道覆走

秋七月誰遣使相議會參將何林入寇荊州刺史劉

毅毅將劉毅所殺循走交州為刺史杜慈與

秋七月誰遣使相議會參將何林入寇荊州刺史劉

道規大破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謙為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屯夜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賊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君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俾服莫有去者道規帥軍攻譙戰于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陣大破之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暇衆乃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三五

大安晉益州刺史朱齡石帥伐蜀譙縱走死○

府江津縣名屬重慶府

辛亥七年春正月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謙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壬子八年西秦王乞伏熾始元康夏四月以劉毅都督

荆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毅剛

如若草木
不與之

復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每乘而順之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既據上流除有圖裕之志毅表求至京口辭基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劭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相紳白面之士輒奏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七 晉安帝 三五

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毅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會疾篤南蠻校尉鄒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執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馳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僧施

癸卯九年夏風解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

長民初裕西征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穆之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亦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耶因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等於帳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昨自幔後出拉投之

甲子十年歲神瑞元年春三月太尉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糾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有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悅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乙卯十一年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

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款息司馬平西體問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燕王見勅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今耳而公以此遠典兵甲所謂欲如之罪其無辭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

今天長作亂九流渾濁當與燕王共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裕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登

劉裕曰天下可無賊不可無公將軍劉裕以刀頭
穿岸劣客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裕
一兵乘之休之兵潰遂克江陵休之奔秦秦以爲楊
州刺史

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春三月太尉裕自加中
外大都督戒嚴伐秦

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
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
事劉裕之領軍司總攝內外遂發建康遣將軍王

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沈田子傳弘

之趨武關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
無滯求訴訟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辭訟手答
牋書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曉事鎮

惡道濟入秦所向皆捷遂克洛陽獲秦人四千餘
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於是夷貊歸者日衆秦州今雲南府

丁十三年西涼公和嶺夏四月太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琨上書言劉裕在洛宜
其歸路可不虞而克據主嗣善之以問於

秦有國者
國數日而

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謂曰裕才何如慕容
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
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寇所向無前其
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
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
秦而歸必襲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
以荆揚之化施之兩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
虎雖雷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
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七晉安帝 罕

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

宗之曹操也嗣大悅
秋七月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
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裕至潼關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秦主泓使姚不
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

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
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既登密使人解放舟
艦渭水迅急條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

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應軍進大破丕軍沮遂出降送至建康斬之

冬十二月上討孫資孫資死於許都

裕以子人直爲安西北將軍開中上修爲長史王

鎮惡爲司馬沈田子傳弘之皆爲參軍從事田子

與鎮惡爭功不平言鎮惡多在關中不可保信

裕曰鍾會不得還其亂者以有衛雅故也卿等十

餘人何懼鎮惡耶二秦文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

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

裕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遣之

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戊十四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

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

傳弘之擊夏兵却之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劉義興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

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義真賜與無節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潛修欲反

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

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

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朱

齡石守關中義真將士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

赫連瓚帥衆追之至青泥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

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長安

百姓逐齡石齡石焚官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

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瑯邪王德文卽位

裕以識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與中書侍郎

王韶之謀弒帝而立德文

恭皇帝名德文安帝

未元熙元年夏興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

移鎮壽陽

南朝附北朝南朝宋齊梁陳北朝謂周齊於魏

周周附齊而傳之南齊

南朝陳陳後南齊

綱鑑正史約卷十七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史官顧錫嘒編纂 海陽黃 鏞

宋紀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 在位二年

庚申 永初元年○西秦文昭王乞伏熾建弘元

夏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別年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

言曰桓玄篡位非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

功成業者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其

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屏請見曰

臣皆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至建康徵裕

入輔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玄之

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書亦紙為詔遜於瑯邪第裕為

壇于南郊即位秘書監徐廣惡感流涕侍中謝晦

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不為宋朝佐命身是

晉室遺老悲歎之事固不可同

秋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

辛酉 二年冬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中其弟瞻為右衛將軍

時瞻權過已重自彭城還迎家賓客輻輳瞻驚

駭謂瞻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

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王即

位瞻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臨終遺

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願為

國為家

壬戌 三年春宋以徐美之為司空錄尚書事

美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

喜見色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瞻才學辯博美之

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說不

復以學問為長

夏五月宋王裕死太子義符立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略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美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美

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弒

魏立子彧為太子監國

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開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歿魏主謀取洛陽虎牢滑臺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斤等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崔廣等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魏主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爲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德祖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磧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寶見等拒之于栗磧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建南渡河宋兗州刺史徐瑛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建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共救之未幾魏取金墉道濟等畏魏兵不敢進

營陽王名義符武帝長子在位一年

癸亥景平元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爲吏部尚書廓謂中書監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

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冬十一月魏主嗣祖太子燕立

魏立天師道場道敬之造自此始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玄孫

綱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

甲

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于魏王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月設厨會數千人司馬光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僊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觀

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僊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元嘉元年○魏太

甲子

武帝泰始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

爲庶人

宋王義符居喪無禮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

綱鑑正史約

卷十八

南北朝

五

也性偏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恨延之舍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美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皆出爲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美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

夏五月徐美之傅亮謝晦廢其王義符爲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運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美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卽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其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送故太子宮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于吳使安泰就弒之傅亮帥行臺百官迎義隆于江陵美之等遣

綱鑑正史約

卷十八

南北朝

六

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以錄命除晦都督刺史行臺至江陵亮帥百僚詣門上璽綬義隆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願已就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王不綱人望未改美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

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
致此殺害不過欲握權自固耳義隆曰卿復欲為
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義
隆遂發江陵引見亮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
哭嗚咽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彥之等深自
結納

秋八月宋主義隆立

乙丑二年○夏主攝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丙寅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美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為司

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

七

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宋主欲誅徐美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擅
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
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侍中王華等皆以為不
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脇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
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
美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道濟以時收翦美之自
經死亮走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道濟對
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
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

臣悉晦智晦悉臣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
擒也晦聞徐傅等已誅奉表稱美之亮等忠貞橫
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譏構成禍
今當舉兵以誅君側之惡宋主自將討晦殺之

閏月宋子劭生始也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人以慧琳善談
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琳着高屐披貂裘
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頴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
屨失所矣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

八

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
刺史○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

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王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
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
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
前不妄語笑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
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
晉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惟
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

有文節。九年而公王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壅闢有加於舊。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及公王卒。公私咸謂貴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殷好撝撝。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貴。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丁卯年春正月。宋王謁京陵。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慙色。近侍咸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綱鑑正史新八卷十八 南北朝

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

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解歸。躬耕自資。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微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臣不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戊辰年。○魏神龜元年。○西秦王乞伏歸末。承弘已巳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舍之北伐。若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此主上。

綱鑑正史新八卷十八 南北朝

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關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可一舉而滅也。遂發平城。襲擊柔然。乾升菴可汗大檀。先不設備。遂燒廬舍西走。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果帥曰。此人庭纖懦弱。不能擊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庚午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

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

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

常惟飲戍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逆擊以挫其銳。

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入

夏水潦，地氣靜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

備，城守必固，固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十一

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到

彥之自淮入泗，汴河西上，魏主命悉衆北渡，彥之

西來，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墪，諸軍

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寇既平，

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諱北土情

低，必隨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內役有餘，今飲

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

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冬十月，宋到彥之保

東平，魏攻金墪虎牢，取之。○十一月，宋遣將軍竇建德、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不守乃引兵還

竇建德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

食，不能進。由是安頡等得專力攻滑臺，克之。道濟

等食盡引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

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

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辛未八年○魏王勰弘大興元年○是歲秦夏皆亡春二月，魏以王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十二

慧龍為榮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

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

宋人入寇。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

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

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

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

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

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

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

不去

壬申九年○劉

癸酉十年○此年王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

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頤表其有

異志靈運請歸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

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

逃遁追討擒之宋主愛其才徙廣州或告靈運令

人買兵器結徒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

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

乙亥太延元年

丙子是歲為仁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宋主久疾不愈領軍將

軍劉洪說司徒義康以為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

復可制義康請召道濟入朝至雷累月宋主稍聞

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下詔稱道濟因朕疾

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

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

里長城卿人間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

大七月宋壽輝侯

五星也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

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

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丙寅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

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

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

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

宗以巾幘侍講資給甚厚及除給事中不就久之

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百官皆久於

其職守宰以六共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四境

晏安戶口蕃息閭閻之內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

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

元嘉焉廬山在南康府城西北雞籠山

已卯十六年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

等州軍事衡陽今湖南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

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

冬十二月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王命崔浩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燾叅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議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

正史約八卷十八

十五

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至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始不以爲然。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濯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庚辰十七年○冬十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江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

義康專心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

以御公卿
之用錫同
書之命決
斷之不復
異聞也

無施猶言
無能爲之
人臺官謂
朝廷之官

傳聞

綱鑑正史約
卷十八

其

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餽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宋主浸不能平僕射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十一

壬午十九年春正月魏王詣道壇受符籙

甲申一十一年秋八月魏主叟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畱守悉以弱

馬給之。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

魏略曰宋
常以其無
知狀類動
故故其
就口等

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
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
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
君之憂也魏王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
衣一襲他日復收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魏王曰
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王常以掌目
之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所撰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十七

冬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
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
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
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解
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
同謀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
曄熙先家流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
諱是情好欬洽熙先從容說曄欲宋主立義康曄
愕然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不得連姻帝室人以

魏略曰

宋書

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
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
乃決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
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熙先
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宋主之
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
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
司收付廷尉曄等皆伏誅因廢義康為庶人徙安
成郡後因胡美世反江夏王義恭義康殺之

丙戌二十三年春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十八

魏王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
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盧水
胡蓋吳叛魏主討之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
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
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
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
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
有司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
無少長悉阮之太子見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縋
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

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子遺

庚寅

七年

夏六月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初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

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

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管分

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

竟刊石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

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等初遼東翟黑子奉使并

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

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不如諱之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

南史

七

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

王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

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

小心謹密且制繇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

皆浩所為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

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

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尋問皆

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

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留其生耳魏主顧謂

太子曰直哉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

遂赦之詔誅浩夷其族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

秋宋人大舉侵魏

初宋主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至是宋主欲伐魏玄謨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

南史

七

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使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等難之慶之

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宋主不從

遣玄謨帥慶之等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建武司馬

申元吉趣碯碯魏濟青刺史皆棄城走斌與慶之

蕭守碯碯使玄謨進圍滑臺玄謨引兵救之衆號

百萬輶轍之聲震動天地玄謀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斌乃使玄謀戍礪礪自將諸軍還歷城後唐晉何奴中山名礪礪今肥城縣屬濟南府冬十一月魏王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曰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各自逃散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王至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南北朝 王

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餉義恭貂裘餉駿素駝及驪且曰魏王致意安北可覽出見我駿使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王不圖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謡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嚮云然瓜步山名在魏真縣西

十二月魏王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初盱眙太守沈瑒到官江淮無警瑒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

魏王至
江夏王
義恭
張暢
阿父
魏王

穀儲石矢為城守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瑒還建康瑒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太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惟以抄掠為資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繇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宋王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南北朝 王

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于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辛卯二十年春正月魏師還便取礪礪攻盱眙不克二月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攻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自是邑里蕭條殆無之政矣

壬辰二十九年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翬而立南安王余

魏太子勉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

法見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是與愛不協
愛恐爲所糾遂構其罪魏王怒斬道盛於都街東
宮官屬多坐死是以憂卒魏主徐知其無罪追悼
不已宗愛懼誅遂弑之乃矯皇后令立南安王余
夏五月宋太子劼始興王濬坐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專總內政太子劼深惡濬
濬懼曲意事劼劼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
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
與劼濬信惑之劼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
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三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
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於是
昇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
癸巳年春二月宋太子劼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
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
宋主欲廢太子劼賜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
使尋漢魏典故南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
徐湛之之女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
之事仰緣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三

且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斌同載。呼淑甚急。淑徐至。劭使登車。不上。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張超之等馳入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宋王其夜一與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劭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江湛聞喧噪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遂卽位。以蕭斌爲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劭不知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尚書。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王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繫士並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

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駿以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慙。朱修之皆爲參佐。顏竣領錄事。荊州刺史南燕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同舉兵以應駿。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元景開壘鼓譟。乘之。劭衆大潰。駿遂卽位于新亭。亭斌自石頭戴白幡來降。斬之。軍門諸軍遂克臺。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王

城執劭及四子斬之。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勸與俱歸於道。斬之。

宋以柳元景爲護軍將軍。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在位十一年。

甲午孝建元年。春。正月宋立子業爲太子。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遣兵討質。殺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蘇

其此
同守軒
以不迎
以不迎
以不迎

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
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
望勸從其計義宣遂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
惡宋主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
洲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義宣
帥衆十萬發江津以子怡與超民留鎮江陵義宣
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玄謨
告急於元景元景悉遣精兵助之多張旗幟梁山
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至玄謨督諸軍大
戰質敗逃於南湖追斬之義宣走江陵宋主以修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王

之爲荊州刺史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及超民等
即天門山在太平府城西南二山夾大江東曰
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南湖在武昌縣東
乙未二年○魏
太安元年

丙申年冬十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虜游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
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
者皆可原有請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
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
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
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

承車竹與
也出行儀
節自海東

以質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
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兩簿即解在道側嘗
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
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
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爲
殺

丁酉大明
元年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王

戊戌年春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

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解人極論時有上
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
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
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
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
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
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
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
言規正惟伺朕喜悅所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

卷之八

無節忠詞

雖欲死管仲笑之泣下如雨

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遇為既死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福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識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移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二十九

非所謂風節者乎未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夏六月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南彭城民高關沙門曇標妖妄相高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關為帝事覺伏誅

秋八月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劾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請僧達升其榻僧

魏明帝時劉放孫安兄弟不與父子散

晉書卷八

達令昇棄之太后大怒因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關反宋主因誣僧達與關通謀賜死

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集尚之為中書舍人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一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謀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顧觀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觀之曰辛晁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觀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三十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庚子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

劉友益曰自漢文帝書詔具親耕桑禮儀於是始書親蠶嘉之也

壬寅策孝秀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蔡宗父即
并為陳章
太守
左傳子產
曰其父析
薪其子弗
負其父故
此之謂也
何
蔡宗父也
所以顯厥
宗十為之
宗子也
之與不榮
以妙而榮
以真而榮
以真而榮
以真而榮
以真而榮

癸卯年夏宋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宋王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惟
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侮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興
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六月宋大修宮室

宋王機警博洽而奢欲無度至是大修宮室土木
被錦繡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
臣觀之林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
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王曰田舍翁得此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 三十一
已為過矣

甲辰年夏閏五月宋王駿祖太子子業立

時太宰義恭加中書監護軍將軍柳元景領尚書
令與始興公沈慶之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政
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
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
引身避事繇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勅
皆出其手蔡興宗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

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興
宗每奏選事法興等輒點定回換興宗於朝堂謂
義恭曰王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
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
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尚書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子

乙巳明帝景初元年夏五月魏主濬祖太子弘立
時
年十二
太后稱制

秋八月宋王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 三十一
僕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猜暴及即位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
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
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廢天子法
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
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
足屏息世祖歟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
及法興死諸大臣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
廢子業立義恭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
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慎乃發

其事子業遂殺義恭元景師伯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

秋九月宋聽民私鑄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世祖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繇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細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 三

冬十一月宋王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蔡興宗往謁之曰王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懼惟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爾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

亦無成與宗曰當今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畱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至是子業使沈攸之殺之

宋王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舉兵尋陽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八南北朝

三

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亦第三故惡之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勔死子勔與籤謝道邇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勔教令所部戒嚴子勔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滿欣之宜肯綸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自請効死前驅衆皆奉命乃以亮爲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荊州刺史長史張悅至淞口琬稱子勔命釋其桎梏迎

以為司馬共掌內外眾事

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瑒

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瑒王衣阮佃夫及

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

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

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

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

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坐覲言竹

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子業與

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寢之等抽刀前弑之宜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三五

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王今已平

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座宣太皇

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休仁等

始得出居外舍

宋雍郢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鄧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雍州刺史袁

顗與泰軍劉胡起兵奉表勸子助即大位子助傳

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瑒矯

害明茂篡竊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

而當乏樂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

王子項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助
丙午二年○魏獻文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
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

時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

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宋主謀於羣臣

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叛者親戚布在

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

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勸

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

未許後不得已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

殷琰已復同逆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辯

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

羊公之言耳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

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

遣向虎檻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

大破之虎檻洲名在太平府繁昌縣

秋八月宋臺車克江州殺子助
沈攸之進兵克江州鄧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

平公秘也
相平兵之
後言

以陽王子
先為王子
其所無
力於其

鄧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諸休仁降。悅之斬子助。傳首建康。徐豫等州皆平。冬十月。宋王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宋王既誅子助。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瑱。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於魏。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三

安都初應子助。至是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運邊陲。地險兵強。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從。謂征北司馬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役得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降。魏請兵自救。魏遣將軍尉元等救彭城。元至。安都出迎。永等攻之不克。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

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攸之僅以身免。縣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宋立子昺為太子。
皇興元年。秋八月。魏主始親政事。
丁未。皇興元年。秋八月。魏主始親政事。

戊申。年。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已酉。年。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職百揆。親寄甚隆。縣是朝。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八 南北朝 三
野福奏。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僕射。揚州刺史。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帝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辛亥。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休。

休休。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休。

夏五月宋王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宋王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口我與建安年時相降少便欵狎艱難之中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

秋七月宋王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

江州刺史時宋王諸弟無能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用故置於外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 三十九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初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王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奉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問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至是又徵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曰王上自以太子推弱明諸弟何預他人今惟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神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風成剛毅有所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歲有至性前年魏主病難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冬十月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在外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慙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南北朝 四十

容

壬子秦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至是慮晏駕後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飲子納盒果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夏四月宋主或列太子豎立

宋主病篤桂陽王休範僕射褚淵尚書令袁粲等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

軍共掌機事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冬十月宋以劉秉為僕射

蒼梧王名昱明帝嫡子在位五年

癸丑元徽元年

甲寅三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

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

頗甚典籤許公與為之謀王令收養勇力繕治器

械朝廷陰為之備至是休範舉兵尋陽朝廷惶駭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

聖三

蕭道成出屯新亭休範攻之道成拒戰移時外勢

愈甚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

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

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

于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

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罷門房之誅

魏太上勅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食

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

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盡

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因罰為福堂朕特

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耳繇是因繫雖滯而所刑

多得其宜

制

丙辰西曆元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王弘復稱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

丁巳昇明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王

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宋王昱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

聖三

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欽板曰老臣無罪乃

更以飽箭射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

褚淵謀廢立粲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

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嘿然越郡

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

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

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飲

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門出

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

則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以太后令召

諸大臣入議道成鬚髮盡張目光如電敬則拔刀
 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
 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
 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
 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畧罪惡道
 廢為蒼梧王安成今河南信陽州蒼梧今廣西梧州
 冬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後以道成名位素
 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長史元琰曰吾
 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至是勒兵移檄道成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
 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
 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吾不知子孟孔明
 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損包
 胥之節朝廷懼後攸之軍潰走死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卜伯興等皆與
 通謀時領軍將軍劉劭入直門下省伯興為直閣
 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粲以謀告褚淵淵即告道
 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
 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

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又以王敬
 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劉
 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
 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恒機不知所為嗣後
 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
 成聞之使敬則殺劉劭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
 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梁下城謂
 其子景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
 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粲謂景曰我不
 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謠曰可憐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八南北朝
 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
 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道成尋殺之
 戊午秋九月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
 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
 言道成乃呼左右長史吏部郎王儉知其旨他日
 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
 位地欲終北而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
 儉因曰儉蒙公殊矜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深
 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

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八豈唯大業永淪七
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即倡議加道
成太傅假黃鉞

齊紀附錄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八

南北朝

聖主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史官顧錫嘒編纂

錢塘汪志

太祖高帝

姓諸葛道成
在位四年

乙未

建元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

蕭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
與論魏晉故事因曰在朝不早勸晉文是方勵哭
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
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
不悅以朓為侍中

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齊王道成稱皇帝廢

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齊王道成稱皇帝廢

滅其族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
迎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
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
復生天王家是日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賜為
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
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
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綬置於山就東郊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

卷十九 南史

初齊主以待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

甲子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竟陵今荆州府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惔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為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緇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續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

拂廉帳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

果何存子良無以難續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尚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

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耶而故乖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續曰使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哉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是罪誠不足有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

武陵王曄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詔抄肉拌曄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乙丑年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續正史約卷十九 南史

自宋世祖好文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緣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嘗朝理事斷決如流十日一還學監試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

冬十月魏詔均田

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魏主善之緣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

奴如依良下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
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

丁卯五春正月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文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謫為人
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
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卒

年九十八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

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
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

網鑑正史約卷十九南北朝 木

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巳巳七冬十二月齊以江敳為都官尚書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
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陸

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繇江敳謝渢可自諫之
僧真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左右曰移吾床還客僧

真褒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午八秋七月齊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
膽幹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

易器仗長史劉賓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賓等殺

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見過誤殺人何

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勅齊

主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昭中

書舍人茹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

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至江津築城

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問曰天下豈有兒

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

昭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

網鑑正史約卷十九南北朝 七

餉臺軍昭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法亮執其使子

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大敗昭死諧之逃

去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

乘舴舺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

早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縱殺

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欄悲鳴問左右

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

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巴東縣名屬荊州府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覲上言

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
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不能
禁者繇上惜銅愛工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
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
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
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紛不可復禁此惜
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愚以
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利食
良之民塞姦巧之路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
然之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言嚴道銅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九 南北朝 八

辛未九年夏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壬申十年春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冬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
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節實事齊主曰孝武
事迹不容煩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
於是多所刪除

癸酉十一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常有媿慙之色戒其子勿以
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麀尾蠅拂是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齊太子長懋卒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而莫敢以聞
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勅皆毀除太子素
惡西昌侯寶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緣
其福薄故也及寶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爲太孫

五月魏主親錄囚徒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九 南北朝 九

秋七月齊主廢祖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
傅蕭鸞爲尚書令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
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何樂人行逢朱雀桁
間噴漱不得進槌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駿何得稱
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及聞有魏
師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
傾意招納得江西僉楚數百人會齊主疾亟斃絕
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
融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

召太孫入以朝事委西昌侯覽而融以子良兵禁諸門覽聞之馳至雲龍閣不得進覽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太孫立十餘日收融賜死子良尋以憂卒

冬十月魏營洛都

初魏主以平城地寒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召任城王澄解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南北朝

十

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遂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大怒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南安王楨進曰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

出處之子
其家而
其家而

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任城故城在今州府濟寧州東

明帝

名寶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甲戌

興元年魏建武元年昭文更

秋七月蕭寶斌其君昭

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驍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齊主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作諸

鄙戲西昌侯覽數諫不從心忌覽欲除之以衛尉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南北朝

十一

蕭譚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譚

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已乃更勸齊廢立

陰爲耳目覽以廢立之謀告僕射王晏及丹陽尹

徐孝嗣皆從之譚引兵入閣弑齊主以太后令追

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

淪方與客基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卿

虞悺竊歎曰王倫遂縛齊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

耶

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宣城公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

齊主自山
陵之後
卽與左
右微服
遊走市
里作諸
鄙戲

脚心不願乃求山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遣其弟吏部淪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齊宣城王勰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之

十一月齊立子寶卷為太子

十二月魏禁胡服○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伐之至壽陽齊豫州刺史豐城

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

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

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

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惟其賢也魏

綱鑑正史紀卷十九 南北朝 十一

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

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

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飯永

服而遣之進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敦齊主之罪

而還鍾離今鳳陽府

乙亥年夏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

秋八月魏以薛聰為直閣將軍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好賢善情如饑渴所與

遊接常遇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門王肅之

一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儼然可親

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權

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

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欲手累還直閣將軍每

欲進以名位輒苦諫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

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丙子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

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

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魏主稱重門族嘗與

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嘗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

綱鑑正史紀卷十九 南北朝 十三

為治致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

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

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聞曰

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

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

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

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丁丑年春正月魏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廢養林王晏即欣然

推奉至是自謂佐命新朝事多事決齊主惡之始
安王遙光勸齊生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
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
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及
奸與賓客屏人語齊主疑晏欲反遂誅之薨林玉
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
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
自立若及此引突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收弼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廢冒之末
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遂應曰
綱鑑正史卷八十一
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旬日而敗
上南
戊寅齊主秋七月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
齊主鸞廬太子寶卷立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第三子
已卯齊主夏四月齊主宏廬太子愔立
秋八月齊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
平之始安今廣西桂林府
齊主自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
專親信宦官左右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
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

祀備尉劉曜更直內省。分日帖教。雍州刺史蕭汎謂參軍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將作矣。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至是。祀謀立遣光胤發其謀。齊王收祀殺之。遣光舉兵東城。趙乙率臺軍討之。至夜城潰。遂執遣光斬之。掘之。期恨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茹法珍等亦譖。卿有異志。皆殺之。孝嗣謀廢立。事覺。賜藥酒死。初高宗臨殯。以隆昌事戒齊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總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以業尋卒

秋八月齊後宮火

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屏堂壁刻畫粧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時懿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掌管齋齊主出入無

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廢昌故事齊主然之暢

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

肅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卿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於其第寧蠻長史細寂家謂曰朝廷遣卿見

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蕭衍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曹輩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蕭衍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蕭衍及其弟蕭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令臣乘驛止有兩空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蕭衍大懼夜呼衆軍席闢文柳恂定議闕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恂曰朝廷任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蕭達亦勸蕭衍從闕文等計詰旦蕭衍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言單車詣蕭衍伏兵斬之乃以寶融敘纂嚴以衍都督前鋒蕭衍都督行留諸軍事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

謂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望大事不捷故自爾文同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辱者耶

和皇帝名貴顯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

辛巳元春正月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浚陵王而自立即位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南北朝 十八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十二月齊人弑浚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僊理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僊理擁兵不附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

而已僊理聞臺城不守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崇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僊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僊理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梁紀附錄

高祖武帝姓蕭名衍在位四十八年

壬午元春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南北朝 九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約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爲無功然

大戊有年
承壽生於
朝太戊修
德而枯殷
運復興故
謂中宗武
丁終成湯
朝日有飛
雉登鼎耳
而哺武丁
祀而後復
殷道復興
商祚高宗

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
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
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願陛
下側躬降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
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時魏主好宴
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一月癸大有年

丁亥冬十月癸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可及公事

魏主正史約入卷十九南北朝 主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戊子七年○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

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魏主信之

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

元珍齎毒酒殺之向晨以屍歸第云王因醉而薨

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

枉殺賢王諒是中外怨之益甚

已丑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開居寺

延昌五年

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
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
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居寺極嚴整
土木之美諒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
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庚寅年春三月魏主之子詡生

允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謂母胡充華武

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

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

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

魏主正史約入卷十九南北朝 主

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火第

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自以去憂任快快形於言

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

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

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遠矣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詡是始不
癸巳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豈可常守邪

懷朔鎮各伯大
同府朔州城北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亮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
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琚
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
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庚子

晉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

秋七月魏侍中元叉殺太傅清河

王懌幽太后於北宮

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北朝

主

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叉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
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為郡懌抑
而不奏又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
定使毒魏主魏主信之又奉魏主御顯陽殿懌閉
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殺之詐為太后詔自稱
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
裁聽傳食而已

辛丑

春三月魏以宦者劉騰為司空

宦者為三公
始此未幾來

乙巳

六年○
魏元叉解領軍

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叉亦自

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
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開
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泣涕苦請
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
謀黜叉於是太后謂叉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
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懼乃求解領軍
許之

夏四月

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叉以元順為

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

又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因叉出宿解叉侍中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北朝

主

明日叉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以
叉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
叉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微還為侍中侍坐於太
后順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使
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叉謀誘
六鎮降戶反於定州乃賜叉死鄭儼為胡國珍參
軍私得幸於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為懌所厚
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皆拜中書舍人

丙午

七年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定州屬
真定府

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受侍中元順出為太

常觀順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語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數我尋倫。因振衣而起。太后嘿然。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

胡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九 南北朝

宋

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

丁未大通元年春正月。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

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

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

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

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

後聽之。卒以孝聞。貝丘今蒲川

戊申二年。武泰元年春正月。魏大赦。清苑生女

言皇帝大

魏太后胡氏遣毒。弑其主。謝而立。臨洮王世子釗。

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慈主浸長。太后自以

所為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盡

蔽。不使知外事。繇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時車騎

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屬高歡於

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既有悍馬。命歡剪之。歡

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留。起謂榮曰。御惡人亦

繇是矣。榮奇其言。坐之床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

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

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九 南北朝

齊六傳

霸業可舉。而威此賀六澤之意也。榮大悅。自是

每參軍謀。儼恐禍及已。陰與謀。詭主弑之。偽

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嶺所生。實皇女也。臨

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榮聞之大

怒。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吾欲赴哀山陵。剪姦佞。

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如此。則伊霍復見於今矣。

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姦毒致

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

使姦佞專朝。廢亂綱紀。願聽臣赴闕。恭預大議。聞

侍臣帝崩之繇。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假

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榮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若

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南北朝三
除姦逆大勳未立遂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禍

榮乃與魏主入城重謝河橋之事誓無二心魏主亦爲榮晉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燕寐魏主欲誘

之左右不可乃止榮夜半方寢自是不復宿禁中矣河橋在河東府五津縣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紇事齊○魏北海王顥奔梁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

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爾朱榮還晉陽

冬十月魏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已酉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王顥拔榮城稱皇帝○五月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

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爲天柱大將軍秋九月榮主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林瓦器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

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南北朝三
庚戌二年○魏主秋九月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

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恒快快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或勸魏主除榮魏主疑未定而謀

頗泄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強不以爲意九月至洛陽魏

主卽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及天穆至魏主乃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俱通本末魏主曰王允若燕京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

大破斬之
北德相與
普為兄弟
時賊帥葛
榮部眾流
入并肆者
二十餘萬
為契胡陵
暴大小二
十六反誅
夷不止北
忠之問計
於歡歡曰
六鎮反殘
不可盡殺
宜選腹心
使統之北
曰善誰可
者賀拔允
請使歡領
之歡段允
折齒曰天
下事取捨
在王何敢
妄言請殺
之北以歡
為誠遂以
其眾委焉
葛榮曰高
公雄才蓋
世復使握
大兵於外
譬如借蛟
龍以雲雨
將不可制
矣北曰有
香火重誓
何慮邪紹
宗曰親兄
弟時不可
信何論香
火時北左
右已受歡
金因稱紹
宗

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若殺榮與天機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伏兵明光東序斬之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縣名屬開封府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於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弑之長廣今山東登州府長子縣名屬鄒安府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眾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窮身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三

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兆遂輕兵涉河騎叩官門宿衛敗走親主步出雲龍門外兆執之遷於晉陽竟弑之

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秀容故城在太原府忻州

一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步蕃南下兵勢甚盛兆留世隆鎮洛陽世還晉陽以禦之步蕃大破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勸并力歡行往往逗留兆屢敗告急歡乃

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普為兄弟時賊帥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大小二十六反誅夷不止兆忠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段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北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葛榮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北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時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北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三

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所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變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機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

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後召歡，歡將詣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垣

縣名屬潞州。○并今太原府肆卽忻州。

尹起莘曰：歡不得六鎮，則爾朱未易亡也。兆使

歡統六鎮，天奪之魄矣。

辛亥

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即中興元年。

春二月，魏樂平王爾朱

世隆廢其主暉，而立廣陵王恭。

恭，封暉爲東海王。後魏主修試之。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冀州迎高歡。

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

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編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九

南北朝

三四

共討爾朱氏。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

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爾朱弑君虐民，

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

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

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偏殲之徒，不足爲明

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稅之稅，足濟

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至信都，乾納之。信都今有入冀州。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

統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

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戒創

過半，及惡疾，恐貽梁主憂，敕恭問，輒自力手書，及

卒，朝野惋愕。諡曰昭明。

梁主立子綱爲太子。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歡將起兵，討爾朱氏，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

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

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

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勸，歡乃

論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微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九

南北朝

三五

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

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

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

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額曰：死生

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自爲丞相，擊爾

朱兆等軍于廣阿。

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

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爾朱仲遠軍陽平，北軍廣阿，歡縱反。

四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
 等辭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
 賀拔勝往論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大魏
 為斛斯椿所○陽平今大名府廣阿
 殺仲遠奔梁○今真定府隆平縣
 壬子四年○魏武帝春三月魏主引入居於鄴
 夏四月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剛而立平陽王修
 自為大丞相魏主修尋
 秋七月魏大丞相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北走
 殺之
 癸丑五年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荊州刺史
 魏特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將軍王思政密勸
 魏主圖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
 結出其弟勝為荊州刺史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魏雍州今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中景詣晉陽高歡與景揮盟
 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歡詐不可信府司馬宇文
 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
 兒視瞻非帝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
 泰至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俾公兄弟耳侯莫
 陳悅之能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而

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以岳為雍州刺
 史岳遂引兵屯平涼表奏為夏州刺史夏州今寧
 西都
 甲寅六年○東魏孝靜帝善見春正月魏秦州刺史
 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
 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使右丞翟嵩如關
 中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悅乃誘岳斬之還屯水洛
 城岳眾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
 畧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
 一辨周請輕騎迎之泰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
 綱鑑正史卷十九南北朝 三七
 平涼將士悲喜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
 泰誅莫悅誅之遂定秦隴水洛城在平涼
 夏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
 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寶承制
 央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事進大
 魏大丞相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東魏
 於都
 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壽封其君修
 乙卯大周元年○魏文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立南

陽王寶炬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蘇綽為行臺郎中臺中皆稱為能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冬十一月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九

三十九

洋勸之子也歡謂長史薛琠曰此兒識慮過吾勿時欲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丙辰年春二月東魏大丞相歡遣其世子湏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弘景屢以手教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及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

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卷二

句容縣東南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

丁巳年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梁梁主與諧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街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宴日高澄常便左右視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九

三十九

戊午四年○東魏冬十二月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五年○東魏春正月梁以何敬容為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所不休為俗所嗤其為人質慙無文以綱維為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辛酉年秋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

壬戌八年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癸亥九年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突厥始見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其酋長土門始強大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

綱鑑正史綱目卷十九南北朝 四十

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冬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日牧守貪殘二曰風俗侈靡三曰

非節競進四曰省事息費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

於前口授敕書詰責琛謝過不敢復言梁主勤於

政務冬月視事執筆獨寒手為皸裂自天監中用

楊氏法長燈一食菜羹欄飯一冠三載一食二年

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木當褰袒對內豎

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

姓又好親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

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茲更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繇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丙寅中大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

丹陽尹湘東王綽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

作人主太子綽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

綱鑑正史綱目卷十九南北朝 四十一

南徐州刺史

劉友益曰梁主親在上而諸子已有爭心矣故

其刺州也悉書之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曆為雍州刺史

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如晉陽高歡病使太原公澄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誦人如嚴師每

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

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丁卯太清春正月梁以湘東王綽為荊州刺史

景帝
太子
之
弟

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

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齊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遂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

細鑑正史卷十九

南北朝

聖

卑小兒共事矣及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又遣郎中丁和來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群臣廷議射謝舉等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為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異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海之何及中領軍朱异揣知其意勸納之乃以

景為大將軍

景為大將軍

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

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高澄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署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諱之以慢藏使其勢得不容時堪乘便老賊奸謀將復作矣但恐楚國亡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相殘此史也人卷十九 南北朝 聖 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囊起腹心疆弩而城長戈指關徒探雀鼠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君刻之命外朋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斯言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

東魏大將軍澄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渤海王○東魏大將軍澄入魏幽其主於宮中

戊辰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舉侯景勸眾潰走

據壽春舉以為南豫州牧

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木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遠乃復逃死關西字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北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國如脫履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遣書求好於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南北朝

梁書

以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欲聞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墜其計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乃許之使還通書賜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賢在翟黑奴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侯景金三百兩异辭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溺溺又啓曰臣與高氏業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溫明易服梁主

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哭老公薄心腹於是始為反計

秋八月梁侯景反齊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

家有雙遣徐思玉致曉自效正德大喜景遂反於

壽陽以誅朱异等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賜食梁主

弄權為人所疾故景託以典兵梁主詔邵陵王綸

督衆軍以討景

按今湖南廣西實屬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宜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九 南北朝

梁書

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

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梁乃引兵臨江

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

詐稱載貨密以清景昆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

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

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時梁與四十七年境內

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揭一決於侃侃

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按今湖南廣西實屬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正德帥眾迎景景軍乘勝至闕下列兵繞臺城手侃隨機禦之景屢攻不克乃築長圍以絕内外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太子請梁主巡城眾心相安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十二月梁將軍羊侃卒

城中益糧

已巳年春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以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梁

軍

時援兵四集石頭常平諸倉既盡景軍乏食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乃拜表求和梁主乃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遣僕射王克與偉等盟既盟而景國不解專修鎧仗下無去志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

五
公
列
子

時援軍不相統壹景復攻臺城困之梁主安臥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人見梁主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曰吾嘗時鞍對陳矢石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援軍諸軍乃散更以正德為大司馬

之

夏五月梁主銜祖太子綱立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梁

梁主為侯景所制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太子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為太子

六月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

秋七月盜殺東魏大將軍渤海王高潛于鄴

潛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潛復衡州刺史蕭欽于京為膳奴京屢自訴潛檢之曰更訴當

殺汝京與其黨謀作亂進食實刀盤下殺之洋聞之神色不受入討群賊斬而商之秘不發喪賊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乃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懷袂叩拜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九月梁岳陽王督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督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時湘東王繹復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岳陽王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

南北朝

綱鑑正史約卷十九終

南北朝

四九

督遣兵襲襄陽督聞之遁還繹遂以僧辯代泉攻

湘州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殆鉤巨痛

深唯應剖心膏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寬

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

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

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

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

矣繹不從給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

一敗吾亡無日矣

隋書竟克
湘州殺登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督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

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史官顧錫峙編纂 錢塘徐 撰

太宗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

庚午大寶元年○齊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春正月東魏高

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廣陵人來疑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

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率義

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南北朝

禍禍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

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侯景

陶廣陵侯

夏四月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夷刻

桓爲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下令大舉討

一侯景移檄遠近

尹起莘曰自臺城之陷至是凡幾日又自梁祖

之殂至是凡幾日繹不能枕戈泣血致命效死

今乃始移檄遠近果何及哉綱目書此非予之

也。正所以著其無父無君之惡爾。

五月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後魏

魏立蕭督爲梁王

秋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

兵襲之綸遂奔齊昌以爲梁王

邵陵王綸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等

帥舟師襲之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

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索恐天下不許僧辯送

書於繹繹命進軍綸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

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

絕糧儲欲戰則取笑于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

流避之遂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綸奔齊昌遣

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爲梁王侯景將任引兵襲

齊州今武昌府齊昌今新州屬黃州府

侯景自稱漢王

冬十月魏初作府兵

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庸一切

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

府每府一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

軍每大將下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尹起辛曰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辛未年春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夏五月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

任約景遁還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綱尋

冬十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侯景所殺

綱繼主東魏

元帝在位三年

壬申承聖元年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

霸先討侯景侯景走吳興侯景之子侯瑒為都督殺之

侯景之子侯瑒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

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侯景

陷臺城紀遣世子圓照將兵赴援受湘東王繹節

度繹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後又誘江安侯圓正執

之圓正亦紀之子也荆益自此有隙會內寢殿柱

一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至是稱帝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冬十一月梁主綱立江陵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

長江為限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鎮南復為

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

萬

癸酉年春正月魏太師秦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

都紀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勃守成都梁主甚懼

與魏書曰子紀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

梁在此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秦之甥

也獨以為可克秦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

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

之無不克矣秦乃遣迥自散關伐蜀紀遣兵至西

陵與魏師相拒兵敗被殺成都降魏魏以迥為益

州刺史

秋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屯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朱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僧祐等議

甲戌三年。魏恭帝元年。春正月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欲依

三月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李熙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

魏收正史約人卷二十南北朝五

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升天按之則入地既成盧斐李熙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強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熙皆坐謗史繫獄死然時人終謂之穢史

秋八月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

二月魏主繹之

魏遣于謹帥師伐梁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復使王琛使魏謹至樊鄧梁主乃停講戒嚴梁馳報曰境上帖

初魏主下詔
于謹也
并見

然前言皆見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魏軍濟漢梁主出城行視謹令梁長圍中外遂絕梁主進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魏人百道攻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所向摧殄魏不敢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反者開門納魏師梁主出降

魏人殺之樊城

魏取襄陽從梁王督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初魏師未還齊將尹德毅說督曰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藏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

魏收正史約人卷二十南北朝木

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憚息未敢殺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臺極啓刺之問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聞城緊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梁主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敬帝名方智元帝弟

乙亥魏恭帝元年。○後梁宣帝。春正月梁王督始稱帝

後梁稱臣於魏傳梁主於魏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自尋陽人非康即梁王位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秋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

立方智稱藩於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霸先在

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

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

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

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南北朝七

何為乎乃殺殺僧辯淵明避位就邸方智即皇帝

位明卒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丙子太平元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

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

齊大治宮室

齊主初立留心政術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

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御承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

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

彌不及矣又令泚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

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

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人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覺尋自為昭公

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

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

陳紀附周齊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七在位三年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南北朝八

丁丑梁元帝元年○魏廢帝宇文覺元年春正月周公

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護尋殺宋

秋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弑其君覺立寧都公毓覺庶兄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

江陰王事狀

戊寅二年夏五月梁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已卯三年○周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

總之

夏六月周王賜處士韋寶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儻入見

魏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偁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誨子弟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而不肯已人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與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偉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南北朝 九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穀核充事而已及殂子昌瑱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皇后急召臨川王偉即位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冬十月周主涇州太子昺立

文帝 名肅武帝兄始興王

庚辰 元帝 年 周主 昺 立 夏四月周家宰護進

毒弑其君毓弟魯公邕立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

之

勤勵大華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期為未弘齊主

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疏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虓曰我知彼弱我

富彼貧然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強富也宜立

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南北朝 十

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

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

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齊以王暕為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暕曰是人應死不暕曰應死

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

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為侍郎苦

辭不受武勸之暕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

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

恩私何誦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辛巳二年○魏武帝魏元春二月以韋孝寬

爲勳州刺史○勳州即今陝西平陽府解州縣西南

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

書疏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

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

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

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

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

輒能正史約人卷二十南北朝十一

不到我之城墮斃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材縱火齊人以爲

軍營收兵自固而卒城而還

冬十一月齊主湣弟長廣王湛立

齊主湣出畋馬驚墜地絕肋乃徵湛立之又與書

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百餘年

爲湛所殺

壬午三年○齊明帝元年春三月懷安成王頊自蜀

歸於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頊在長安屢請之於周周先

遣昌頊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以昌爲衡陽

王使侯安都迎之頃之於江至是周遣杜杲送瑱

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

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

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

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

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

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

待杲有加

癸未西夏四月周主養老於太學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南北朝十二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

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跪答拜有司

設席於中櫺太師譚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馬豆盧寧正烏周主立於各晨之前西面有

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

以酌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

而陳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破之

甲申五秋九月齊人歸宇文護之母於周

初周太祖之從賓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於齊

陽護母閭氏及蜀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官及護用事道間使人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蜀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謝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遂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閭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

冬十月周太師胡會突厥侵齊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蜀與共擊齊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約

蜀主更約入秦二十

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迥趨洛陽楊景宣趣懸瓠楊綱出鞏關蜀遣段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以

擊之四師大敗在後廢府濟南縣西華之西師大敗在後廢府濟南縣西乙酉天統元年夏四月蜀主淵傳位於太子繼

自稱太上皇帝

冬十月蜀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中州今河南府新蔡縣

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淵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威

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兩舌出血以誡之

丙戌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以孔奭為太子詹事

陳主疾篤尚書孔奭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瑒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瑒

曰吾欲遵太伯之事瑒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奭等

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

意與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

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

直復見於卿乃以奭為太子詹事

蜀主更約入秦二十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聞

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

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警

覺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太子

戊子歲次冬十一月懷安成王瑒廢其主伯宗為廢

海王

齊主湛祖

宣帝名瑒高祖第三子

已丑大建春正月陳主項立

庚寅武平元年

辛卯三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齊主深委任之以為尚書令威權日盛諸幸臣皆依附之忌齊主弟琅邪王儼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緣士開間搆儼令子宜彈其罪請禁推侍中馮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執士開送臺儼斬之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南北朝 十五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因引儼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鏤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等支解之未幾仍殺儼壬辰 四年 春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護第兵衛盛於宮闈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周主深自晦匿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謀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

路於地直出斬之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弼知騎兵外兵事

初斛律金謂其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齊右僕射祖弼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弼覺之侍中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出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南北朝 十六乎繇是祖弼皆怨之斛律后無寵弼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行兵効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家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于弼弼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照震關西豈樂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勸齊主殺光及羨并其子癸巳 五年 秋八月周太子納妃楊氏

甲午六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周立通觀之族也

乙未七春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

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後盛修宮苑窮極壯麗好自

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

園立食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寵

任女侍中臣令萱侍中穆提婆等宰制朝政宦官

孫長頭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以財進欲以賄

成一歲之賞動貽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

官取直縣是守令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

伐之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其意齊軍高遷以情

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周主文錦於雲龍門

丙申八夏六月周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凡與曰江有濟

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自言於陳主陳

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玉微行遊

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冬十二月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

丁酉九春正月齊主緯傳位於

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

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齊主緯之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經問周主入鄴遠令

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

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

給安車駟馬以自隨

戊戌十夏六月周主邕殂太子寶立

秋七月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己亥十一春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

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先是王軌言於周武帝曰太子仁孝無間恐不了

陛下家事後因內宴將帝崩曰可愛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至是軌問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

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

矣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

緣烏丸軌周主遣使殺軌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意

事讓孝伯命將出賜死

周主寶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庚子十二夏五月周主寶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

假黃鉞居東宮

堅華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狐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章孝寬將兵討之

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乃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

綱鑑正史卷之二十一

九

作威福不臣之迹恭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討令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

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

郎公章孝寬爲行軍元帥以討迥迥兵敗自殺

被殺○郎章○時國名今郎陽府

冬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爲相國進爵王加九錫

辛丑十三年○隋高祖文帝攝政春二月隋王堅稱皇

帝周主遷居別宮廢

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

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中大天曆

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是來觀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胡廣情類楊彪實親之太閼周主顧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故舅氏之患親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縣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嗣之子也

隋立世子勇爲太子

三月隋以蘇威爲納言威綽之子也初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

煩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

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

綱鑑正史卷之二十一

十

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

夏四月隋築長城自長城至朔方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鑄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

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自是錢弊始一民

間便之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隋主命僕射高穎等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折衷

去臬輟輟法非謀反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

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徙刑五自一年至三年

秋九月，隨詔公私文冊，並宜實錄。

丙午
京廣
元年

丁未是歲隋亡

戊申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初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富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至是下詔伐陳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

師伐陳

隋命晉王廣為行軍元帥廬州總管韓擒虎吳州總管賀若弼皆受晉王廣節度以高穎為元帥長史穎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穎折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隋軍臨江陳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

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堽古以為限

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

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戰若弼自廣陵濟江擒

虎自橫江宵濟緣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言於陳

主曰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

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

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

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

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

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

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眾軍必沿流

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

範等以次而北若弼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即走諸

軍亂潰不可復止忠遂迎降引擒虎軍入朱雀門

陳主自投於井隋軍以繩引出之廣達亦就擒

晉王廣入建康

高穎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

穎曰晉太公蒙面以斬如已此豈可留也斬之廣

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報以報高公

矣。繇是恨繇。

隋紀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在位二十四年

已開皇元年夏四月詔除毀兵仗

冬十二月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州今為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

岷俗畏疫一人病閭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興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

身自當問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因留養之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

十餘日開決遣成盡還領新訟有須禁者公義即

清生不設
惟候而寧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高祖

宿廳事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

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

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戊十年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

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

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十民嗟怨民間復訛言

隋欲徙之人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惠蘇州

沈玄悅皆舉兵反攻隋州縣執縣令殺之曰更能

使儼誦五教邪楊素討之乃定越州今紹興府

世宗謂素
二

庚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荊州刺史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

去獄中草蒲庭可張羅高類薦之故有是命荊州

州府平鄉今邢州屬順德府

壬十二年秋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類專掌朝政

楊素才藝風調優於高類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

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類遠矣

癸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

詔楊素管仁壽宮於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高祖

彙為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

宛轉相屬役使嚴急死者以萬數

甲十四年秋七月關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

帝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帝流涕以示

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

就食於洛陽赦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叅厠於仗衛

之間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

擔者令左右扶助

乙卯十五年春二月收天下兵器

三月仁壽宮成

帝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財力為離宮為
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
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
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養甚
厚素薦德彝於帝擢為內史舍人

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
世康中書諫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官
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後春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
丙十六年秋八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

丁十七年春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
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有數人劫
執事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
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
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戊十八年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自京師至仁
己十九年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
成公主處之朔州特突利為突厥
庚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
自是辭入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庚二十年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勇率意任情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見而求之曰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
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
樂受賀帝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
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后直
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
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

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
有子皆不育后疑是懿稱廣實大臣用事者廣皆
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
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
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承以綆綵給
事左右屏帳改用雜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
塵埃帝見之喜繇是愛之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
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不知何罪失
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朕地代漸
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事

龍阿雲使有如許朕人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廣又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廢勇立廣矣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送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約以白素素遂贊帝廢勇立廣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

隋高祖

无

當宴羣臣左庶子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至是帝切責東官官屬皆惶懼無敢對者綱曰太子性本中人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聞之慘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

右丞也即用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嘗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即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

隋高祖

无

以王伽為雍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因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齊州令齊南府

雍令區陽府

王仁壽二年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瑯偉，有膽氣，好武藝，及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誅之。帝遂徵秀還京師，廢為庶人。

冬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朝廷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今楊素權勢日隆，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察鑒古今，量為處置。幸甚。」書奏，帝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隋高祖 主

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荆楊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寢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三年秋九月，龍門王通獻策，不報。龍門今河南縣，屬千陽府。

通詣關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素微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饗，常讀詩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

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或

諧通於素曰：「彼嘗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諒，通曰：「無

機，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謔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回去嫌，讒佞遠矣。大業

四年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

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 隋高祖 主

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問侍疾。召太子入居

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素。素條錄事

狀以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

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迫，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

有異，問故。夫人法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牾曰：畜

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述。」述曰：「召我兒述

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救書，素間以

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

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帝崩，故中外頗有異

論。輔後太子封小舍，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

鴆毒懼其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素而却坐不肯
 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燕馬明
 日發喪卽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繼殺
 之除述嚴名徙之嶺南高祖性嚴重勤於政事勸
 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非宴享不
 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無綾綺金
 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
 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
 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 隋高祖
 冬十一月帝如洛陽晉王昭
 楊皇帝名昺文報第二
 乙亥歲元年春正月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三月命楊素督東京宮室京後改爲東都
 又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
 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
 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
 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
 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
 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

殿羅絡山上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
 枝條色渝則易以新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芝
 荷菱芡乘輿臨幸則去冰而布之帝好以月夜從
 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帝如江都揚州府
 帝御龍舟挽上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舳艫相
 接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
 一州至百疊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
 棄埋之
 丙寅二年秋七月始建進士科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 隋高祖
 丁卯三年夏六月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及義成
 公主來朝榆林郡名
 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
 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
 鼓吹旛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殺太常卿高祖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
 若弼
 高祖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
 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稠曰天元
 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其可汗

應縣有虞
分秋節
賢曰居者

分非居
編所以制

太後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割廷皆殺之

八月帝至金河幸啓民可汗帳金河在大同府古雲內州東南

帝幸啓民盧帳啓民奉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

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

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遂還東都

冬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

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因盛言胡中多諸珍

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書 三十五

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

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

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倡之也張掖今陝西

五年夏四月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

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

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冬十一月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番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

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

王而居

地常大

諸蕃有
龜茲
疏勒
于闐
焉耆
高昌
等國
皆在
西域

久不決遣衡謂人曰向使高顯不死今決當久有

人奏之帝怒繼殺之廣州府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

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

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義絲

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

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書 三十六

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遷入

肆飽不取其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

繒帛懸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

物與之繒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豐都市東市

三月以王世充領江都官監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切從母嫁王氏因

冒其姓世充性諂詐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

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

雖是有寵

冬十二月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高麗國名本扶餘別種并一
未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
天下兵會涿郡

詔討高麗救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
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死者什三四又救河南淮
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
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
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千
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明年擊
高麗大敗而還大軍凡二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隋煬帝

七百八東萊今萊州府高陽縣名屬保定府黎陽
倉名在大名府府縣東洛口倉名在河南

十月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鄉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
多歸之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
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乃集無賴少年
得數百人使同縣孫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
盜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修條人高士達聚
衆於清河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

以討高麗
又改黎陽
爲高陽縣
西

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救都尉廣揚與郡縣追捕
然莫能禁解平縣名屬濟南府長白山在濟南府
夏津縣屬東昌府修古縣名屬順德府今
開府景州城內河曲縣名屬太原府

九年春正月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齊郡丞張須陁擊王薄等破之

夏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素之子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
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少有才
略爲左親侍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曠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隋煬帝

主人

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
人事專務讀書常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
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繇是玄感與爲深交及
素卒玄感以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命玄感於
黎陽督運遂勒兵部分問計於密密曰天子出征
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
驅入朝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蹙其後不過旬日
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
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
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

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
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恐攻之不克天下之兵四
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今百官家口並在東
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
引兵向洛陽帝聞玄感反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
通等擊玄感敗死玄感所善文士王冑坐徙邊亡
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
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冑死帝誦其佳句庭
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
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餘緒而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煬帝

美

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
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

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

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乙亥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
人帝今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

至補博鷹犬皆為新書無不精治共成三萬七千
餘卷

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時謝安校尉高瞻謝

夏四月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疏奏以為賢故負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門始
畢圍之九月乃解

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

攻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

在行陳勿憂富貴於是眾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煬帝

早

天下募兵宇令兢來赴難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

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圖天

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

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處必謂援兵大至望

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始畢解圍去

冬十月城父朱粲兵起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

為楚王後殺唐使者奔世充

丙子年夏五月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蘇威對曰但患漸

近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饈威獨獻尚

上子夏原
之二十本
之於也

老華猶言
老兵也

漢曰別異
唐曰不中
唐曰通字

書或譜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救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華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為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趙王侗留守

冬十月翟讓李密起兵攻榮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亡抵雍丘王秀才家復為人所告遣兵圍秀才宅值密出外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 隋書 帝 望
斬亡命於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徐世勳皆從之聚眾至萬餘人李密亦自雍丘亡命歸讓有李

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曰桃李

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子也勿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

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密說讓等先攻榮陽帝徒以

南捕討大使張須陁為榮陽通守擊之密畫策用

伏殺須陁河南郡縣為之喪氣年城故址在大名府滑縣東南

十二月鄆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後死其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實建德收其眾

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皆不以聞但云

鼠竊狗盜郡縣捕逐之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

縣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知楊義臣破

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

頗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

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

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縣是復盛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 隋書 帝 望

帝至江都

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起遷薄則

停解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

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

或搗蕡糞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

猶充勿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恭帝 名侑文帝孫 在位二年

丁丑十三年春正月實建德稱長樂王後改國號

擊秦王世民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宋師都各據郡起

兵收兵萬餘人

蜀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密說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

行掩襲彼未能救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

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興洛倉

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越王侗

遣郎將劉長恭討密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

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讓乃推密

爲主號魏公趙魏江淮羣盜莫不響應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煬帝恭帝聖主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官獲隋官人以賂突

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

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樓煩今岢嵐州屬太原府定襄縣名同上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

邊雕陰今綏德州屬延安府弘化今陝西慶陽府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帝舉卒子仁果立後薛唐斬之

李密攻東都入其郭

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落南山之作書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無窮決東海之流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

侗遣太常丞元善達問行詣江都奏源國逼東都

請帝速還虞世基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

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善達因使向東陽催運善

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封德彝託

附世基密爲指畫諂順帝意表疏忤旨者皆屏而

不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

初淵娶於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

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隋煬帝恭帝聖主

有安天下之志傾軋下士散財結客晉陽令劉文

靜見而異之深自結納謂晉陽官監裴寂曰此非

常人語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

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

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

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羣盜

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

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今數年知其

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且數

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著官密淵不之
知也淵與裴寂有舊文靜欲因寂間說乃引寂與
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
淵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拒之不利悉并獲罪世
民乘間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
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
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
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
曰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世民

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嘆曰吾
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緣汝化家
爲國亦緣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淵至
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
正爲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
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耳淵
乃使文靜詐爲收書發太原等郡民爲兵擊高麗
緣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
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
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

御批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
於河東柴紹於長安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
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
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
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
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
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世民

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
厥之言淵不可曰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
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
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
不得不爾乃許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

德儒

西河今山西汾州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執郡
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
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賊之若振。驚其耳。若海。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淵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脩鳳。縣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至長安。諸軍皆集。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遂進圍城。縣城。縣名。今省入汾州。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戰敗。世充走。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隋書卷二十

冬十月。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銑。羅川令也。梁王之後。已渡投尉繚。

蕭銑等謀據郡。以爲主。後稱帝。唐李密擊之。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

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淵立代王。府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

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十二月。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河池。今漢中府鳳縣。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復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走。通勢益蹙。武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隋書卷二十

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珍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珍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泣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將公。秦公長史。秦公。地名。在河南府靈寶縣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終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高 在位九年

戊寅 隋恭帝義寧二年恭帝崩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是歲隋恭帝崩唐高祖

布德

春三月隋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一楊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

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

歸郎將司馬德敷等共謀亡去以告將作少監宇

本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高祖

文智及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召驍果

論以所為於東城集兵自玄武門入校尉令狐行

達拔刀直進引帝縊殺之化及殺虞世基等自稱

大丞相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

之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心獨

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

不食而卒

夏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贈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

色尚黃 尋廢仰為郡 西公未幾卒

隋越王侗稱皇帝

唐置學校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

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

人皆憚之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

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鶴雛者此乃少

年之事豈聖主所宜聞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

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襦裙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

玄武門遊宴此亦所以為子孫法也唐主大悅

擢為治書侍御史 唐高祖時

秋七月唐以王世充為僕射

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撫入居禁中子弟咸典

兵馬隋主拱手而已

八月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高祖時

魏公密與隋主大歡遂以其眾降唐

隋字文化及弒秦王世，自稱許帝。後夏主建德破化及於聊城誅之。

冬十月，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李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此於寶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遣

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

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

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藉郡縣戶口

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

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密叛行軍總管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李素立諫曰：「法

者，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

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已卯。隋恭帝初，早秦二年，唐武德二年。是歲隋亡。春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尋稱帝，奉隋主為路國公，未幾弒之。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

副各一人，皆以耕戰之務。繇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八月，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

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

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秦王世民

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及克京城，

任遇懸隔。今文靜欲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

靜才略過人，性復籠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

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法興太子也。初據江東，至是稱梁王。後子通襲梁，出典走死。唐杜伏威擊執子通，送長安，以叛伏誅。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主

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氏以主驕臣誦亡天下朕即位以來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豈朕所望哉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涪州唐遣秦王世民擊之涪州今屬

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

初唐主遣夏侯端安撫淮左行至譙州王世充遣

使召端解衣遣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高祖五

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

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

於竿自山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

從者墜巖溺水為虎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關見唐

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報唐主復以為秘書監

庚辰三年春二月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

及金剛皆走死

金剛將尉遲敬德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便將其舊

衆八千與諸營相參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

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有兩峯對峙今更名龍角山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秦王世民屯於北邙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

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相侵王忽舉兵東來何

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王風唯公獨阻聲教

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

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時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高祖六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

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

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

相之後耶遂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富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

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

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獵地獵充帥騎萬餘

猝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

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館

突通引兵至世充兵敗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

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辛巳四春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

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王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救之，郭

孝恪謂秦王世民曰：「充窮蹙，建德遠來助之，此

天意欲兩亡之也。」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守

東都，自將驍勇東趣武牢。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

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

遂踰太行，徇汾晉，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不

從，已而世民破建德軍，擒之。世充乃素服帥其太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唐高祖七

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至長安，獻俘太

充為獨稱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

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

「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笑曰：

「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

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

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

所為耳。」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繁，

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輕重

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世民自備漢東王，秦王

張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

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唐高祖八

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

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恭、于志寧、蘇世

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輒至館，

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

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

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亦出為陝州長

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

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

幄，軍中多務，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

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每令入奏事
唐主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丘濬曰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高
祖乃命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
文學之士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
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
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推刃同
氣蹀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以此哉

唐遣郡王若恭奉李靖伐梁梁主統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統

新唐書史略卷二十一 唐高祖 九

乘勝直抵江陵大獲舟艦哨使散之江中曰吾
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今
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
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
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孝恭送銑長安斬於
都市

壬午年秋八月突厥寇并州

劉黑闥引突厥頡利入并州唐主謂羣臣曰突厥
入寇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
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

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
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唐主從之并州大總管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顯達
破突厥乃遣元璠詣頡利責以負約因說修好頡
利引還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
闥戰敗沒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
據洛州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

新唐書史略卷二十一 唐高祖 十

之初唐主起兵晉陽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
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
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
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
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幽意事諸
妃嬪以私媚於帝諂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
短世民唐主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
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
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若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尹起莘曰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今建成已正
儲極胡爲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謀蓋
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
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
否正使殄平墨闡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二」
此則胥失者也

新鑑正史卷二十一 唐高祖 十一

甲申七年是歲諸國皆滅惟梁春二月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公子等各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
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
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大將府次左右衛
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官置二師三少詹事及
兩坊三寺十率府並置府佐國官公士置邑司
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

坊東香坊
三寺常令
野平更寺
觀寺

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夏四月初定於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
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布歲役二旬不役則
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
制民之產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實之者乎
一日天發
或謂其益
或布各三
尺以衣屬
也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
手刃之世民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
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
驍勇二十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
諸坊又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帝幸
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
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

帝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解從者詣帝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官見帝叩頭謝罪帝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帝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惡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脫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於外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金流雋州文幹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高祖十三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邠州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關獨出與我關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

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史欲與王申固約耳乃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履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帝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流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舒州今安徽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高祖十四
丙戌九年二月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

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王庸臣侯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

得民以地
以地爲
人三途
人之爲
惡者必
受此天
地之罰
地獄爲

四子曰伊
尹在空

齊王名威
以功賜
姓張氏
出於天

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爽言
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突非之非聖人者無法
當治其罪突曰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
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
之設正爲是人帝從爽言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
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
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帝謂世民曰首建大
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高祖 十五

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
容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
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
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長
安則取之易矣乃密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帝乃止元
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
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莫若勸
王行周公之事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
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

房玄齡杜如晦皆諧而逐之無忌敬德等日夜
勸世民決計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
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曰大

之使爲已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
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
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請敬德於帝將殺之世民固
請得免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懼者獨
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諧而逐之無忌敬德等日夜
勸世民決計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
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曰大
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野不能留居大
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
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爲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高祖 十六

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
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
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
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於
是太白再經天傳爽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富有
天下帝以其狀授世民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
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
兄建德報仇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於地
下帝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祭明日世民帥無
忌等人伏兵於玄武門元吉建成入朝至臨朝殿

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帝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繇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尹起莘曰。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射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

定勳臣爵邑。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九

帝面定勳臣爵邑。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帝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嚙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玄齡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帝曰。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富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武請追秦府舊

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舉。臣將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置弘文館。

帝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帝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十

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贖譏於後。帝謂裴寂曰。此多上書言事者。朕皆於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侯臣者。帝問侯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朕方以至誠待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主者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

經史子集
四庫全書
乙酉丁酉
次明之四
殿書亦曰
四庫書

帝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帝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帝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

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繇不敢忘也封德

舜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朕
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

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法者國家所以布
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

編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

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將軍長孫順德受人讒
絹事覺帝於殿廷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以為不
可帝曰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
地置州縣以寵祿之帝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
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
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三月皇后姊內外命婦親屬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
雖勁而發矢不正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
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內省敕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胡寅曰工人之意借弓為喻猶曰君心不正則
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
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
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編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

夏六月以蕭瑀為左僕射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
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
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
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
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早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帝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帝欲相
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

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帝不聽卒用之未幾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太宗

主五

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每失舉措帝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

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本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戊子二年是歲梁師都亡春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關內旱饑赦天下

帝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唐太宗

主五

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帝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歸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倡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可謂治不在樂乎帝曰悲喜在人心非絲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樂俱存為公奏之公

豈悲乎。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帝入苑中見蝗，擲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帝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履鼓，左右稱賀。帝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冬十月，殺濠州刺史盧祖尚。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二十七

帝以祖尚廉平，公直欲進，鎮撫交趾，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帝怒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帝曰：然暴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魏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愷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諫，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搖，帝亦爲

之聲相傳
秋九月
賀帝曰
冬十月
之聲相傳

之聲威，帝嘗得佳鵲，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鵲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帝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帝笑曰：初寢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帝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比來或護己短，或避私怨，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黨同也。帝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蘇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官仲以其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帝悅，卽出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二十八

詔舉堪稱令者。帝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

帝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己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

相者。推房杜焉。○武告魏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帝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帝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俱存形迹。則國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而折延平。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帝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

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帝曰善。

夏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帝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帝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在平縣名。屬東昌府。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帝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突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故命李靖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遁走。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帝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突厥。

今單于稽顙。朕幾可雪前恥。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

庚寅四年春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擒頡利。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吾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部落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中書令溫彥

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人面獸心。若留之中國數年。蕃滋倍多。必爲心腹之疾。宜縱之使還故土。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於幽靈諸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之地爲六州。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酋長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范祖禹曰。先王之制。夷不亂華。太宗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夏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卽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秋七月。勅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帝命房玄齡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

帝曰。文帝喜祭。不任羣臣。朕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天下之事。關聯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帝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大有年。

帝初卽位。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彝曰。三代以

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維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帝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酋長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德威

唐太宗 三主

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此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帝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五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寔被疾不當坐治書御史權衡紀劾奏蘊

水原生曰
深於水曰

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何意縱之帝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相州今彰德府

冬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撤樂減膳

康國求內附康國一曰薩末健在斯密水南為突厥所破前而依蔥嶺其君姓溫名屈木支

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而康

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僅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勞

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帝謂侍臣曰治

國如治病病愈尤宜將護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

然朕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主

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辰六年春正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羣臣請封禪不已帝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曰

今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

洛以求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

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會河南北數州大

水事遂寢

范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

而後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

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

而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
世俗之惑可勝歎哉

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
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帝入
告皇后后歎曰妾竊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
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臣
也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
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諫陛下之明故
也妾敢不賀帝悅

魏徵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十五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世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
此宴帝曰徵盡心所事故我用之徵每諫我不
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
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
應帝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成羣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
豈復勢事舜之意耶帝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

九功善官
功善九功
也之義

戎視之更覺嫺嫺正為此耳帝謂王珪曰卿談
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目自謂
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
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
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眾務畢舉臣
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
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
長帝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帝曰人主惟有
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
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
難也

魏徵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三十六

九月如慶善宮在西安府武功縣南

慶善宮帝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
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
破陣舞偕奏於庭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歐任城
王道宗目幾眈帝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
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醜非
高祖之罪也敬德繇是始懼而自戢
癸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魏徵欲帝假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帝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官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主

哉。帝辭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帝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繇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能達忠諫而及朕。每痛之。楊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楊帝之亡。朕當為公輩念。能達之。何患君臣不相保乎。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遺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豐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八人。

趙州刺史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帝曰。吾為官擇人。唯才是與。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悅。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主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謬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直諫。帝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帝命李靖等十二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長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視。

神宗弄請
贊皇之名
心實德
居準曰
謂大天門
有故家
是日贊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
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疆勝兵
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隣畏之詔遣使
者往慰撫之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飲俗好
高髻皆官中所化帝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
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
欲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自古上書不激切不

綱鑑正史綱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王充

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帝乃賜
絹二十四疋他日徵奏曰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
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帝乃拜監察御史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冬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
兄弟所容寔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十年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全以民先
士民為
法履歷
也然誠臣
則不以此
板蕩而易
其介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帝從容商略古事因

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帝訣時房玄齡以譴
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
可棄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解讒慝
省徭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
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官司奏之帝覽之悲
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
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官不復聞規諫之言
故不能忘於懷耳乃召玄齡復其位帝念后不已
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

綱鑑正史綱本卷二十一 唐太宗 王充

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
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興
歌昭陵皇后陵在西安府醴泉縣
秋禁上書告訐者

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此來上
封事者多計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
人罪之

冬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
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唐書 卷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 聖 網鑑正史約 卷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 聖

耳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之宣今軍國府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宿衛及東官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石介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

網鑑正史約 卷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 聖 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義惟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惜其子孫不能守耳
丁酉十一年春正月定律令
自張猛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人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

帝悅從之辭是斷獄平允

二月幸洛陽宮

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餅而食餅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辭宇文述廣

網鑑正史約 卷一百一十一 唐太宗 聖

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乃以珪為泰師帝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寅曰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

主德不以
聲譽顯
修之德
實者德
也雖死
德食外
結也

隋書
卷一百一
唐太宗

隋書
卷一百一
唐太宗

珪曰主上勤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須行監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時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官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

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營繕不休民安得息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至令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又陛下龍遇諸王過原不可不深思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

西門豹性
能飲水
以清德
安王姓
故錄以
目念

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歸於此

疏奏帝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以爲人

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典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

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惜

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帝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

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尹起莘曰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爲

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

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

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誰實尸之乎

冬十月以武氏爲才人唐則州都督武 係甲申生

戊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初，隋河東守堯君素堅守其城。上皇遣屈突通至城下，詔諭之。君素曰：「公為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及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至是，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帝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陛下自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永興今紹興府蕭山縣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

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擢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恐驕逸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鄜州屬延安府

帝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瘕帝流涕而撫之帝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停襲封刺史

帝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上疏爭之馬周亦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僅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民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

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鑿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訕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乃詔停之

胡一桂曰太宗嘗讀周官書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然欲行封建自井田始

夏五月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

凡十條初清淨寡欲今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管為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棄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辭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携貳今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漸也疏奏帝深獎歎乃以所上疏列為屏轉兼錄付史官

太史令傅奕卒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一

唐太宗

哭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下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十四年春二月諸國子監

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

生帛有差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廣生員
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
師說多門命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令學者習之百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初以百濟
人開百濟其一也新羅東夷國名在高句麗東南
高昌西域國名去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西羌之
屬居析支木西
北姓勃率野
冬十一月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未幾有星孛于
太微詔罷封禪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元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帝以近世陰陽雜書詭偽尤多命呂才刊定上之
才皆為之序其序危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
或同出一姓分屬官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
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長平坑卒
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
年同祿而貴賤殊共命共胎而夭壽異此皆祿命
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
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
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

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
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
擇日也鄭葬簡公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
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
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
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地擇地避時以希富貴
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
忌於臨墳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識者以為確論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聖元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
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
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
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壬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
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
劉友益曰李泰之志此其漸矣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劉友益曰乾承不亡太宗有以言之矣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帝手詔問之徵宅無堂帝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仍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帝手詔曰處卿至此益為朕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故遂良對及之帝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房玄齡高士慶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管繕德素奏之帝怒議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唐太宗 五十一

冬十月鄧公宇文士及卒

帝嘗止樹下愛之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癸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帝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妻其子叔玉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臣亡一鑑矣

圖功臣於凌烟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二十四人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唐太宗 五十一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初承乾喜聲色耽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乾于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機圖之因勸之反太子然之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恭鞠之反形已具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

落其度內也。詔廢承乾為庶人。右集等伏誅。承乾既獲罪。泰日入侍奉。帝面許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其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帝流涕曰。吾不能也。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瘡。帝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泣謝。帝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世勣嘗侍宴。帝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詔指出血。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問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

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恐不能守。無忌曰。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帝曰。公以恪非已之甥。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乃止。

六月。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胡寅曰。太子奉寵嗣之榮。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馴至禍亂。承乾謀逆。其事未遠。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其未之思歟。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初。太子承乾失德。帝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帝語告之。承乾表聞。帝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交州今屬安南國。

陪魏徵碑。

初。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諫前。

後諫駁以示起居郎遂良帝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路所撰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帝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編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唐太宗

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六月四日事

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立王子藏為王帝不欲用兵遣使冊藏為遼東郡王至是新羅遣使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李世勣勸伐之帝遂欲自征高麗帝遣使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

卷八十八

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誠當誅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反掌耳陛下輕行遠舉臣所甚憂不聽

甲辰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

帝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計上書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駁况動神機縱天辯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帝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今聞謹編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唐太宗

言虛懷以改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帝嘗謂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憐之

范祖禹曰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帝問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帝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帝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

諡曰懿

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大亮為李密所獲賊帥張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

源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源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過諸途而識之持源而泣以家貲遺源不受言於帝乞遂以其官爵授之帝擢源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源之不伐也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遣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乙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帝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及

唐太宗在彰德府洛陽縣講武城外

胡寅曰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聖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等輔之

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帝攻安市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糧食將盡勅班師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

海不能成功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安市城高麗縣名故址在遼東蓋州南東北

冬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薛延陀本匈奴別種先與吐蕃有之故號薛延陀薛延陀居噴北後徙居

延陀薛延陀氏

殺侍中劉洎

初帝將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行誅帝怪之及帝還不豫洎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之曰洎謂家事不足憂也

廣官典錄
周行卿同
以六條同
事一彈宗
泰右田宅
蕭劉二二
十石不違
初劉雲
案數三二
十石不備
廣似劉數
案元四二
十石不違
不事處費
麗領五二
十石不違
侍勢請比
六二十石
附附事
通行廢

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帝以為然詔賜自盡

丙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

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帝

令褚遂良類狀以聞帝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

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十人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勸諸

部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為回紇所殺盡據其地餘衆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五十九

走共立吐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勸

勸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噴北之

患乃遣李世勣圖之帝詣靈州招撫世勣至鬱督

吐摩支降遣使招諭勸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

朝帝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帝喜納

之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遂勒石於靈

州詔以勸諸部為州縣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

陵水北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藥陵之逐自稱可汗

別為十五部總號勸勒又號鐵勒靈州故城在陝

西寧夏衛城南浮陽漢縣名故城在河間府滄州

冬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

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

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

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丁二十一年春正月以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

麗

夏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統瀚海等六府卑蘭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一

唐太宗 六十

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帝謂

侍臣曰朕之所以平定中夏而服夷狄者止薛五

事耳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賢

者敬之不肖者憐之正直之七未嘗黜責中華夷

狄愛之如一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如翠微宮

在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上

初帝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

為翠微宮至是幸之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

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

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李昌齡官
以昌齡事
各人與昌
李師旦官
李師旦事

子路當食
負米親泣
之懷南游
子路從平
百乘積粟
萬鍾欲食
後李素立
不可得

唐史
卷一百一
本傳公議

春秋
卷一百一
本傳公議

春秋
卷一百一
本傳公議

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奉第帝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秋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梁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帝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星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帝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六十一

官納諫夫議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如玉華宮

帝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兒容徐惠妃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還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上疏諫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累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訓後帝善其言

夏五月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畫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帝嘗

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帝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太宗 六十一

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乃

止華州屬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慰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史 18-166

無此三條而生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臣死且不板帝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配

二十三年夏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

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疊州故城在陝西洮州南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罷遣東兵

六月太子即位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一

唐太宗

本三

帝初即位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帝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李世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三品

尋為左僕射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史官顧錫嘯編纂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第九子
在位二十四年

庚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同州人

冬十月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常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辛二年秋八月以于志寧為僕射同三品

壬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王忠后無子以忠母劉氏微廢立之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高宗

本一

癸四年春二月改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

運伺官省機祥遺愛亦與附馬都尉薛萬徹柴令

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顯遺

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帝令長孫無忌

鞠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

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

相惡無忌故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反冀得

免死于是遺愛萬微令武皆斬元景恪公主並賜
自盡恪且死賜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
宗祧有靈當滅族不久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時年三十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帝之為太子也入侍太
宗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帝
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
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人官屈體事
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
皆衰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高宗 二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有大水

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
急敢畏死乎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
輿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劉友益曰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寢
殿漂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憂為今
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
誅之帝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帝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
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帝悅為之罷獵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會昭儀生女
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
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
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
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
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
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綰錦十車以
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
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高宗 三

乙卯六年秋七月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
馬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帝欲立
武昭儀恐宰臣異議若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
矣義府然之叩闕表請帝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

雍州府 帝府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勸稱

昭儀為后何如
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
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擇令族何武氏武氏經事先帝所共知萬
代之後謂陛下何如臣今作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殿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
獍老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
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泣涕極諫中書令來濟亦

綱鑑正史對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四

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
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衛尉
卿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
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須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
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言勣
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
博矣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昭儀為后何如
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
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擇令族何武氏武氏經事先帝所共知萬
代之後謂陛下何如臣今作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昭儀在殿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
獍老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
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泣涕極諫中書令來濟亦

綱鑑正史對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五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帝嘗念之間行
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
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
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
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
長安遂以洛陽宮為東都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役險忌
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
李貓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
皇太子
二月贈武士護密司徒賜爵周國公
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
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繁大
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
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侍御史王義方奏
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
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
讀彈文帝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丁巳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

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皆坐貶瑗

振州齊台州遂良愛州振州今廣東崖州台州今為府屬浙江愛州屬安南

三年冬十一月以許敬宗為中書令

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

置黔州今重慶府黔江縣

武后以無忌受重賞而不助已深怨之會人告太

子洗馬常季方罪勅許敬宗鞠之敬宗因誣奏季

網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二 唐高宗 六

欲與無忌謀反帝不忿加刑乃削其官封黔州

安置敬宗又奏于志寧亦無忌之黨免志寧官未

庚申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帝初苦風敗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繇是委以政事權

與人主倖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六月徙潞王賢為沛王

沛王賢開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關雉勃

戲為檄周王雞文帝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

勃出沛府

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鄭仁泰至天山鐵勒九姓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

驍勇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

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

漢關天山即祁連山漢關即玉門關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各流寓

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讒盈路帝從容戒之

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帝不悅義

網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二 唐高宗 七

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

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各流寓州朝野稱慶

甲子麟德元年冬十二月殷同三品上官儀梁王忠賜

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帝意故帝排羣議而立之

及得志專作威福帝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

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

帝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帝即

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帝自訴帝羞縮不

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

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自是帝每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

時年四十一

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至泰山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善之賜以緡帛

壽張縣名屬兗州府

胡寅曰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二

唐高宗

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錄家長事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矣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帝初獻皇后亞戲社首禮俗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以少牢祭

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亳州屬鳳陽府老子所生之地

劉友益曰孔子贈太師而尊老君為皇帝亦太不倫矣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時改中書令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與李義府有隙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

史袁異式往鞠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帝命除名以白衣從軍遂平百濟及仁軌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戊辰總章元年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勣拔高麗十七城武衛將軍薛仁貴復破之于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二

唐高宗

九

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拔扶餘城餘皆望風請服勣進圍平壤拔之高麗王藏出降

平壤高麗所都

己丑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時改尚書為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承慶重其

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一月李勣卒

諡貞武

李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

立門戶遺不肖子蕩腹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
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者皆先擢
然後以聞勛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
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
克捷其姊嘗病勛親為作粥風回襲其鬚髮姊曰
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勛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願
姊老勛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勛嘗謂
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
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
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 四十一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同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
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
州縣升降官資高下遂為永制大畧唐之選法取
人以身言書判計查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
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
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
門下給事中讀侍郎自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
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日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

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
謂之拔萃人等者得不限而授其縣中嶺南閩中
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出人補授凡居官
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
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
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
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
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
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一
甲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時帝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
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
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
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帝乃止天后多引文
學之士元萬頃劉蕡之等使撰列女傳等書時密
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九月大隤

帝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維梨讓來相親如一今分
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帝置
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帝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勳郝處俊諫曰二五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維梨讓來相親如一今分
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帝置
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夏四月太子弘薨立雍王賢為太子
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醜之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唐高宗

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詢之至德
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疑縣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二

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
之柄人臣安得盜取帝聞而深重之

丙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
名帝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帝怒

仁傑曰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
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

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
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怒解遂貸之仍擢

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
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
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謁仁基請代行人基
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
愧乎遂相與輯睦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頹與吐蕃
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
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三
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帝從之乃命
行儉冊立波斯王過西州揚言須稍京西上都支

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
州縱獵其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
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收獵校勒部伍數日遂

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
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都支以

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安西唐平高昌以其地置
西州建安西都護府統龜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附本件勿
單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衆數十萬遣長
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爲虜所敗突厥寇定州判
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假旗虜疑有伏懼而遁
唐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
突厥平之

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責誠制敵尙能乃
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
羸兵棄車散走虜驛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
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高宗 十四

秋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
太子賢聞官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
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
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
類太宗會崇儼爲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爲太
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
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日帝素愛太子欲
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伏誅

尹起莘曰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
黜殘忍一至於此

王承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

夏四月聞喜公裴行儉卒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
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
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
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
而勃墮水溺終於盈川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
反誅行儉爲將帥破阿史那都支得馬駟盤廣二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高宗 十五

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
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乎不復有追
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
偏裨數日而盡

盈川縣名省入西安縣
故址在衢州府城南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
受進止平章事

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
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
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
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

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未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壘間阿私之弊乎疏奏不納

秋七月作奉天宮

帝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管官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不納自褚遂良韓

網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高宗 十六

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嵩山在河南府界封縣北

冬十月突厥骨篤祿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胄示之而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象州今屬廣西柳州

未弘道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即位尊天后爲

皇太后 時年六十

帝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裴炎爲中書令

中宗皇帝名哲諡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爲庶人

甲嗣聖元年二月唐高宗崩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爲庶人九月太后薨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

爲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廬陵今吉安府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

網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十七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鼎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

坊曲坊巷也

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胡寅曰中宗之廢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

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

罪不止廢君而已也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房州今湖北均州

房州今屬湖北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陽府

秋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改元虎宅旗幟皆從金色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分爲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中宗 十八

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祖考爲王妣皆爲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

仁魏思溫皆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廣陵王爲辭遂起兵揚州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

武氏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承人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

太子人皆
而悅之
聖德雖
去后祭
北苑曰
共注也
共注也
杯土指
果也未
壽矣

暈覆陷吾君於聚庭殺姊屠兄八君爲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覓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和乾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豕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武對曰略賓王太子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討之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置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暹言突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壽味道鞠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中宗 十九

鳳閣舍人李景讓證突必反遂斬炎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御史薛仲璋以不

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面以圖中原思

溫曰山東衆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

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

以正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

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

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

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

來辟常令常州府○下阿溪在
國今鎮江府
高郵州

此一舉破業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乎。

乙酉二年太后垂簾元年春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魯族直必書帝所在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二

馬朝貴皆循禮謁武承嗣與從弟三思皆執僮

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表寢不出

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甌受齋奏

太后自李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

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

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慮保家者請鑄銅爲厭

以受天下審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

東門通玄
卷之

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四年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二
唐中宗

之太后不悅或誣稭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

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唐宗爲之上疏申理親

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戊子五年夏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南伍真祠在蘇州府城西四里

秋八月，魏王冲、越王貞、齊王厚、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貞、厚、厚、厚

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自當當坐者六七百家，嘗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奉陛下仁恤之旨，太后持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仁傑初為寧州刺史，有德政。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西陽府。○豐州一名五原，巴六年，太后永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二十三

劉友益曰：周太后父士毅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

太后自名聖，詔曰：制。○除唐宗室屬籍。

庚七年，授元年春正月，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武

俊寧為納言。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自武

秋七月，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

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

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

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

列上，日知果直。

太后殺南安王瓌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南天

州府。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

姓武氏。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二十三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

氏。太后可之。立武氏七廟，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

皇后。武承嗣三思等皆為王，以遊藝為鸞臺侍郎。

平章事。遊藝期年之中，歷承青綠朱紫，時人謂之

四時仙宦。後遊藝夢登瀛臺，殿

八年春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

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

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

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崔宣禮盧獻

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

太子承嗣之變。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
 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
 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
 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自
 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
 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
 亦以為然。至是昭德又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
 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
 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弑父。况姪乎。太后默然。遂
 網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二十六
 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
 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屬安南
 時告密者衆。太后亦厭其煩。命御史嚴善思按問。
 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善思。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屬安西都護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
 癸丑。十年春正月。周以貴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

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
 慨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笑。當笑而受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
 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
 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
 剖其胸。太后令羣入官。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
 網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二十七
 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唐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屬延義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景儉獨
 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乙未。十二年。屬天冊萬歲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華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慾。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優
 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
 與民無異。

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藩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酷吏恣虐。而守死善道。幾陷囹圄。豈不難哉。宗城今廣平府

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宗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讐讐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戊戌十五年閏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性熱肩有
血有水及
生痔瘻事
等

自秋晉就
其子祐午
以自代

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干號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不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於廟者也。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

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九月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

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嘗問仁傑朕欲

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

屢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

不復至城下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南今置衛東北境固置軍

於此故名白亭軍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不知鍾鳴鼎沸大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三

嶺南高要縣屬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以昌期年少不開吏事乃止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

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請元忠去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

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明日太

后召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

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

古人以火
出取青易
言成節為
高要尉

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

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現當叩關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

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

未對昌宗從旁迫趣從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

猶逼臣如是死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

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

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

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

之道伊周為臣至忠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三

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

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為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

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

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朝寅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

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說非守義不問者特

以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耳君子所以貴三益之

友也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

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

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

天官侍郎鄭某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環曰：以

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

坐慄惕。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

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

之兄，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忻然，即剪紙帖巾，又被紫袍，爲高麗舞

畢，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

網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四

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爾。

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

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

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

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冬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旣而赦之。

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

側，有人爲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

告昌宗，嘗召衛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

子相，太后命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

神慶奏言：昌宗欵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環

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

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環聲色愈厲，曰：臣知言

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

昌宗詣臺，環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勅赦之。

環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

詣環謝，環拒不見。許州屬開封府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

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網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五

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張柬之與天官侍

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

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

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

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

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

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

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

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皆爲羽林將軍。

委以禁兵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譚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等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聞稱兵官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于太子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六

胡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為唐室討罪武氏以才人廢太子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位三罪也殺君之子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廢德彰顯八罪也專用酷吏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即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

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尊稱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忌意可以為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帝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為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七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耳朝臣尉劉幽求亦謂

東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

儻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史事太后愛之及帝即位使掌制命拜為婕妤三思通厚

又薦三思與韋后帝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

點筆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

數勸帝誅諸武不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知復奈何縣名屬西安府安樂今扶道縣屬臨洮府

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胡寅曰武攸緒之志不縑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八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實為耳目湜見帝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

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

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

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

人與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譟暉等侍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帝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

三思令百官修復則返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

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史復貶遠州司馬殺之扶陽縣名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舊陵今定州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 唐中宗 三十九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諫棄官為僧帝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何此乃由

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秋九月以魏元忠為中書令

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年八十二

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寔封百戶元忠

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元忠自端州還不

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元忠得書愧謝而已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

夏四月殺處士韋月將以宋璟為貝州刺史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

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

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

帝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

敢奉詔帝怒少解乃命杖而流之嶺南廣州都督

周仁軌斬之三思惡璟出為貝州刺史貝州屬冀平府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

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

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丁原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

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

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

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

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

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帝乃與

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官

關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帝俯謂

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

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

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為左右所殺帝以其頭獻太

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

近永和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安樂公

主及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

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帝使御史中丞蕭至忠

鞠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

織害之乎帝素友愛事遂寢永和縣屬平陽府

網鑑正史紀人卷二十二 唐中宗 四十一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

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

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

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

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

陵而卒務川今貴州思南府涪陵今四川涪州

戊申二年春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

騎施仁愿請東虛奪取漠南患於河北築三受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

度山敗牧減鎮兵數萬人三受降城中或西或東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以學士名

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爲之陪侍遊

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

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諫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勅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

賕雖屠沽穢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斜

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中宗四十三

冬十一月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武延秀之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勅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

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

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

寒溫之外不交一言

己三年春正月辛亥武門觀宮女拔河

時帝每與近臣宴集令各務效伎藝以爲樂國子

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勅嘉美

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離有諫議大夫李景

伯曰迴波主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禁規侍宴既過

三爵諠譁竊恐非儀帝不悅同三品蕭至忠曰此

真諫官也帝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

日知詩曰所願覽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三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

時監察御史崔琬封仗彈宗楚客潛通戎狄受其

賂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于朝

爲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四年唐中宗春正月帝親燈於市里帝與皇后微

千人出遊

多不歸者

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

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

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執帝于神龍殿立溫王重茂中宗

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政宗楚客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唐中宗四十三

爲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四年唐中宗春正月帝親燈於市里帝與皇后微

千人出遊

多不歸者

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

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

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執帝于神龍殿立溫王重茂中宗

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政宗楚客

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橫殺之帝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仇休吐進壽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太子卽位時年十六楚客勸后遊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北軍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 唐中宗 四十四

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禍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果殺葛福順並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

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決心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鄰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爲平王

相王旦卽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胡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旣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唐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于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二 唐中宗 四十五

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諸德最賢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璟與元之協心韋中宗弊政綱紀修舉復有貞觀

永徽之風

唐宗皇帝 名世宗弟 在位二年

辛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李
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真結黨

欲危太子帝嘗密召侍中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

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

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然曰朕知之矣公

主又嘗乘輦還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

綱鑑 史約 卷二十一 唐高宗 四十六

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

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

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

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

于東都安置帝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頃之

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

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

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

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為二州刺史公

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

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

太子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

京師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按察使之

冬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

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

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因循身也

綱鑑 史約 卷二十一 唐高宗 四十七

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

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因請還山許之尚書左丞

蘇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天有佳處何必天

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蘇用嘗隱終南則天

時發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終南山在陝西武功縣東

王太極元年 高宗免 秋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

位尊帝為太上皇 三品以上除授及大用政決於上皇

立妃王氏為皇后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二終



綱鑑正史約

史官顧錫

錢塘徐

玄宗明皇帝

名範，字明皇，生於先天十四年。

癸卯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

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暹等謀廢立，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究得

志，悔之何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

曰：「天子之孝，在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

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

皇矣。」帝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

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

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

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

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賜死，崔暹與右丞盧懷慎俱坐私侍公

主，流嶺南。尋以暹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

暹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

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象先曰：「既以

功立，當以罪廢。今竇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曰：「公

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

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

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

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

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

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增至三千餘人。

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史

范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為奸

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

宦者，增其多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唐室之禍

基於開元矣。

以張說為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冬十月，講武于驪山。

帝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

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廬下，將斬之。劉幽求

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

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帝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勣遽宣勅斬之帝尋罷邈官今唐州今新興縣屬肇慶府

以姚元之同三品

帝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帝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請行在帝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事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一願政先仁恕二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三

三

願不幸過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鑒祿莽圖彘之亂為萬代法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觀殿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其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帝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大禮

冬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姚崇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欵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密乘車入王室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為刺史

甲寅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三

四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疆下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伊起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多人使壞正法帝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得營此道也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復徙青○睦州故城在州

尹起莘曰帝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遊

又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即遭貶黜

無少恕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

自取幽求既不論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

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畧不

念其有功耳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帷

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為煮藥回廳吹火誤焚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

使玉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過

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

州守禮領虢州絕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

綱州務皆委七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今鳳

州今任城縣屬兗州府同州屬西安府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

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

以下皆毋得服後帝使御史楊範因入海南求珠

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
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

器等宅環于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

輝南曰勤政務本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

同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興為邵王嗣謙為皇太子上與

與明口劉軍地代通有寵故立之○鄭今兗州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

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謂告

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

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崇既出

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崇微舍人齊澣曰

余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猶能沒身公所

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

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

乎懷慎自以才不及澣承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

宰相

唐朱均建
武中為九
經多時
其飛至九
其界有碑
其界有碑

丙辰四年春正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汴州令

帝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太

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

過大梁若水饒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

此行何異登仙大梁今許

山東大蝗

山東蝗大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

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蝗之為害

益甚壯不從命崇勝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

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七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者動情

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折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帝曰今歲選叙太監縣令非才帝悉召至

殿庭試理人策惟鄆城令章濟詞理第一擢為醴

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

歸學問醴泉縣名

夏六月太上皇崩

冬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遷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帝將幸東都

姚崇為相
子若人之
美稱符并
官攝也

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

璟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于帝帝益重璟

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突厥默

自則反世為中國患主是然噉擊拔曳固為拔曳

固所斬時子將郝靈休使突厥得其首自謂不世

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微倖痛抑

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休慟哭而死○姚宋相繼

為相崇善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

輔佐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八

焉一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

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禮遇殊卑薄矣紫微

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靜練習時務姚宋每坐

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

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太廟四室壞時帝將幸東都以問宋璟對曰災異

為戒願且停車駕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

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帝喜遂

幸東都命崇五日一朝有大政輒訪焉

東北見有
獸名曰
一角牛
見人則
觸不山者
觸人論則
昨不正者
其後當作
冠二曰柱
或云

應身則也
狀形狀也
神異神南
方有人長
三丈四
目在面
走如
不日如
之國
地不
一曰
一曰

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微羣臣對使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又御史彈百

官服身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

事多俟仗下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

不復預聞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多

以險詖相傾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

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六年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此禮者開元而巳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申八年春正月宋璟罷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還官璫奏

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疾負罪妄訴者悉付御史

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魘狀戲於

帝前問題何為山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

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

耳帝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勅使監察御史

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

之官罷璫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亥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

嚴急煩擾

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璫

心寔厭之倭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

憾而基使為之乎姚崇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

宋璟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史論賢相姚宋並

稱姚非宋公比也必張九齡乎乃可與璫同日

而誅知

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

請加檢括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

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塞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唐玄宗

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夏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道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

何憂不治

秋七月梁文獻公姚崇卒○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奭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冬十一月罷諸上郡督刺史召還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初著作郎也號明允天寶中言宋璟激張說使證

徒費欲奏罷之。諷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今歸德府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詠曰。懷州刺史王丘。僕幸

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

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

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願謂刺史寇。此曰。比亦屢有

以酒。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

舉酒賜之。使州今懷慶府

十二月。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三

帝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

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掌之。試判將畢。遽召

入禁中。決定左庶子。必就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

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

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萬眾之君。豈

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帝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丙十四年夏四月。張詠罷。罷中書

卿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

破之。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詠言曰。

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郡不勝

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帝曰。俟

與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當

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

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蹙其後。及

於青海之西。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

益事邊功。甘州今分左右中前後五節。隸陝西行

州今西寧衛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涼州見前。河州屬陝西。

戊十六年春二月。以張詠兼集賢院學士。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四

詠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嘗遣中

使訪之。

改騎騎為羽林飛騎

已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

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

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

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抵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

今並帖平文。帝其然之。

夏五月

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秋八月

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帝八月

五日生日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

為千秋節

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

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

何憂寒餒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

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吾不取也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

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及

網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五

在相位

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事

坐事貶死

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十八年

春三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

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帝或御花萼樓

邀其歸騎

飲送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

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

老於下位

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

用循資格

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皆有升

隆其庸愚

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

不怨歎

冬十月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

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

直安得一一辨白

無乃臧刑措之名有當死而

幸免者乎

辛十九年

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

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輒奏毛仲探

女帝問何須

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帝曰

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崇也朕為汝

網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六

召客明且

詔宰相與達官詣之日中獨乃至先執

酒西向拜

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

操老而彌篤

如此毛仲驕恣日甚時帝罷任官官

往往為三品將軍

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

之若無人

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

且授兒五品官

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

三品邪

力士歸奏之帝怒貶遠州賜死

帝躬耕于典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

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

以備十哲以二八月致祭如孔子禮

尹起莘曰玄宗嘉事邊功置太公廟兵戈之兆自此始矣

癸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帝宵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前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加手既退吾寢乃安吾朋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七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劉友益曰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諸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六條一條
京畿都畿
關內河南
河東河北
隴右山南
東西劍南
淮南江南
東西黔中
嶺南

慎矜出納稱職帝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甲二十二年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侯帝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帝安於苑中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三 唐玄宗 十八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之艱難耳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輪場初帝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滯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

河口水險
地勢之口

助止承通肺下。或開山路車過而過肺無便留。省費鉅萬矣。帝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屋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難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做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吏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做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 宗 十九
三門山名。即砥柱山。禹鑿以通河南。曰見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名。今屬陝州。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帝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帝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因追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

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勸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將軍兼御史大夫。

置病坊。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康之。

乙二十三年春正月。帝耕籍田。御樓醺宴。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三 唐 宗 二十
帝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帝御五鳳樓。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葦。帝曰。懷州之人。其望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繫質樸。士大夫服其高。晉山縣名。

三月。張璪張璠殺殿中侍御史楊沔。以復父讎。故殺之。

初。沔既殺張審素。二子璪璠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沔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

國正史
卷之八
孝烈
張九齡
李林甫
以爲壞法
不可帝然之
乃下敕曰
國家設法
期於
止殺
各伸爲子之志
誰非徇孝之人
展轉相賊
何
有限極
宜付河南府杖殺
士民憐之
爲作哀誄
飲
錢葬之

續通志
卷之八
孝烈
張九齡
李林甫
以爲壞法
不可帝然之
乃下敕曰
國家設法
期於
止殺
各伸爲子之志
誰非徇孝之人
展轉相賊
何
有限極
宜付河南府杖殺
士民憐之
爲作哀誄
飲
錢葬之

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釋年
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
以爲壞法不可帝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
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賊何
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飲
錢葬之

子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
契丹敗績奚契丹其先東胡宇文別種蓋庫莫奚後
爲契丹所併以奚王庫帳所居建威號中

京故名
奚契丹

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一

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

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虜直誅趙
賈孫武斬官嬖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

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失律
喪師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必爲後患帝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
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桀山母再適安氏冒其

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投點善
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宰連于春與

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

軍後入奏帝與語說之賜名思明平盧今永平
府營州今昌黎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丑
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朔方
今廣西

西寧夏衛隴西
縣名屬鞏昌府

仙客初爲河西判官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
器械精利帝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二

納言惟舊相及敝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

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帝曰但加宣
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

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
可也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乃賜

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河州屬隴西府
今西寧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
牛仙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爲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
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不從

以人馬和
官門外就
附對立依
海

時帝在位歲久漸恣奢怒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
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帝寢疏之林甫引蕭見為
戶部侍郎見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
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臘侍郎乃出
吳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帝積前事以耀卿九齡
阿黨並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仙客同三品
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帝即位以來所
用之相姚崇尚通宋崇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
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
也九齡既得罪朝士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權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三
謂諸諫官曰今明生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
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出為下邽令自
是諫諍路絕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奸以
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凡為帝所厚者始親結之
及勢位稍逼輒以計誅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
術者世謂林甫曰有蜜腹有劍洛州今屬平府下
邽今漢中府南縣
丁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明經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勅曰進士以聲望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

太子
廢名

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
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帝怒杖殺之李林甫言
子諒九齡所薦乃貶九齡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而殺之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
瑒劉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
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瑒瑁以母失職有怨望語
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王甲
麗妃惠妃泣訴于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
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
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
帝不悅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
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
之動色故九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洄謂太
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瑒
瑒為庶人尋賜死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

得未廢繫于張九齡之未能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依則天性誠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鵠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錄來殺氣太盛鳥鵠不棲今有鵠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表賀帝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理滅矣

行和釋法停江淮運

綱鑑正史劄記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五

赦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十二三和雅東西畿粟各穀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庚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帝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帝曰然力士曰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意遂定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林甫傳

遇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親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謀也使明皇之意已移雙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秋九月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家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是求合六詔為

綱鑑正史劄記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六

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卒為邊患
太和城在大聖府城南

庚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面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張九齡卒

帝雖以九齡竹書達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辛巳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帝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帝遣使求得之於盤屋盤屋在縣名迎置興慶宮盤屋在縣名

秋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帝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帝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克平盧軍使

壬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督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唐玄宗二十七

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堅太子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

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

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堅督江淮租運歲增

巨萬帝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

戶部員外郎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

萬計通寶劍以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帝擢其

子與為首祿山言於帝帝悉召入等人面試之與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今順天府

乙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帝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

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

成藥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唐玄宗二十八

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劉友益曰宋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

為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羅是而有妙

實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

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

以邀功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

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

雲中邊陲數千里，勢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賣之後，將帥皆不及。

秋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美，帝賜而悅之，乃令妃日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即將軍昭訓女爲妃，許以太眞宮中，不葬歲，寵遇如惠妃，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玄奘兵部尚書，以從兄錡爲殿中少監，錡以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劍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室所鄙，從軍於蜀，貧不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二十九

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爲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劍本末，劍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卽辟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贍蜀貨，直萬緡，劍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營私，且言劍善樗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新政在保，李府

九月，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以王鉞爲京畿采訪使。

初，鉞爲戶口色役使，務在聚斂，帝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鉞知帝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帝以鉞爲能，富國益厚，遇之至是以爲卿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

州太守，縉雲今爲縣屬處州府屬州今爲宜縣同屬四川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爲已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帝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當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未幾堅與惟明皆賜死

夏四月，李適之罷，未幾

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與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帝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

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中外爭獻珍玩尤章翼所獻精美尤高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

楊貴妃字
幼生女而
寵冠六宮

妬悍不遜送歸鉅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帝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帝遂召還寵待益深

丁未歲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魯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爲信然益愛之帝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鈺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兄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

冬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

陽太守

初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帝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三

杜其讓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殺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帝聞翰召見悅之以為龍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見居深宮安得與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

忠中實強
雖居此朝
而不通
言處之

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盡多路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帝感焉乃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錫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隨使之奏劾付羅希與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帝前故林甫終不能問也冬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四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

臣為將性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草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故天子終親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五

任之帝謂之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帝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以貴妃從兄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寵秦國夫人與鉅錢五家凡

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已者

輒毀而改為號國尤為豪蕩

正八載春二月帝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羅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帝藏充初古今罕儻故帝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假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六

人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廣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損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尹起莘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

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
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况曠騎之法
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
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庚九載春三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帝命宦官姚思藝為檢
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
產

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一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
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

安祿山人頌

南詔反陷雲南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南詔發兵
反仲通將兵八萬討之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
人仲通僅以身免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功

辛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命有司為祿山起第敕令但窮壯麗
不限財力既成具帳帝器賜克初其中建禁中服

韓昌黎

韓昌黎

韓昌黎

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
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人禁中貴妃以錦繡
為大襦祿山使官人以綵輿昇之帝聞後官
喧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
貴妃洗兒金銀錢蓋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通霄不出頗有寵聲帝亦不疑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會祿山領
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李林甫與祿山語每
端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一

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
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
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噫
嘻我死矣及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
太子見帝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
國之心

壬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卒楊國忠遂以兼

帝晚年自侍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
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

右迎合帝意以因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帝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為人寵辭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幾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陝郡今陝州已十二載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三十九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已故畏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帝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其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廙遺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

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康觀其利口則不若晁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即至見帝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益親信祿山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畱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

夏六月劔南瀘後李宓擊南詔敗沒時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制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

漢將同平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人見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帝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帝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事召諸將以賈濟呂知微楊光嗣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帝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二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統鞍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帝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瑒琳受賂事泄帝托以它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瑒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祿山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

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帝祿山由是決意遂反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帝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帝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兼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二

留守李憺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常清乃西走李憺謂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憺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懷憤之子也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寔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

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河津縣名
屬平陽府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時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

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悟其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三

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

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

杲卿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

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

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

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鄆六郡而已

屬順天府今彰德府
屬順天府今彰德府

玄宗明皇帝下

申十五載肅宗至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稱大皇帝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睢陽今歸德府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

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

履謙等送洛陽安祿山數之曰汝在范陽尸曹我

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

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

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

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履謙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罵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四

二月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為

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

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雍丘令令

狐潮先已降賊引精兵攻之巡帥千人開門突出

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巡

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能上積六十餘日大小

二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開封府杞縣
屬今亳州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于真卿
真卿欲與之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乃
辭之萼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果臝
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
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
無悔乎真卿大驚遽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
已行矣子欲何爲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
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
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五

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南臨孟津分
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
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與

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兵會于堂邑祿山所

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

振清河縣名屬唐平府崞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
幽陵今順天府孟津縣名屬河南府堂邑縣名

昌府

夏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

復河北十餘郡嘉山在真定府定州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

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

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帝趣翰進兵復

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

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

據險利在堅守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

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

軍愾應固守國忠疑翰謀已言於帝謂翰逗留將

失機會帝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

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戰敗軍潰輸入關乾祐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六

攻潼關克之執翰送洛陽祿山以翰爲司空在唐

安府華陰縣東靈寶縣名陝西
陝州洛陽縣屬河南府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

幸蜀帝然之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

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

之而去帝過左藏國忠請焚之帝曰賊來無所得

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至咸陽日

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謙進言曰祿山

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

大子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馬嵬在西平縣西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

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合吐蕃使者二千餘

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

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帝杖屣出驛門慰勞軍士

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

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七

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

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

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

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

伍爲行計

發馬嵬畱太子東討賊

帝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

老曰至尊既不肯畱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

賊取長安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

李輔國執驄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

帝至扶風

縣名屬鳳翔府

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兵召郭李於河北

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非奉之大

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畱父老共擁太子馬不

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

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

貢春絲十餘萬匹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

曰朕昏耄託任失人致違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

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爰涉至此勞苦至

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蕭小人馬衆多或不

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

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

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

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

敢有貳帝良久曰去畱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長安既陷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

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

秋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
同平章事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

太子至靈武朔方節度使鴻漸河西司馬裴冕等
請遣馬鬼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
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
功願殿下兔狗衆心爲社稷計賤五上太子乃許
之是日卽位於靈武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
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
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帝
特原之數日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四十九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
衣交後隱居潁陽帝自馬鬼北行遣使召之謁見
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
咨之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
則貴於宰相矣乃止潁陽漢縣名今省入登封縣屬河南府

上皇至成都

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
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

平生以忠義自詡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
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
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
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
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
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
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所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
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
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日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
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乃夜遁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
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
人有興復之望矣其後帝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
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
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

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帝遽從之。建寧王
倓泣於廊下。帝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
陛下從諫如流。不日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
悲耳。帝欲以良娣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
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
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泌。及倓。倓謂泌曰。先
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
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
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五十三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
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
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
而更。慈林甫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作權鹽法用以悅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
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因言於帝。
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
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皆浮華之黨。其

上衍之比也。帝由是疎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
京。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揆。劉秩。二人皆書生。不
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陳濤斜。琯效古法用
牛車戰。賊順風鼓譟。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
傷四萬餘人。帝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乃宥之。待琯
如初。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
殺之。

帝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
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
其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勸
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三 唐玄宗 五十四

其後也近
其後也近
其後也近
其後也近
其後也近

其鋒去則我其弊不攻城不遇路來春復命建寧
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
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
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

正史約卷二十一

唐玄宗 五十五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史官顧錫嘯編纂

新安徐

肅宗皇帝 名李亨 在位七年

丁酉至德二載春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嬖妾
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與嚴莊謀遣閹豎
李猪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遂死慶緒襲偽號
然後發喪

殺建寧王倓

帝謂李泌曰今欲立廣平王為太子何如對曰戎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肅宗

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
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
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
帝賞慰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陰附張良娣
建寧王倓數于帝前訾訐二人罪惡二人潛俟謀
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倓懼謀去二人泌曰王不
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
之亦何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

為州有銅
台鑄錢故
有錢工時
得其三人

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破重至而與役是
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
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
輒補思明乃還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
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
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
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
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又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
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
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四 唐肅宗 二
者千餘人賊衆驚亂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
陽與遠兵合賊悉衆逼城巡督將士苦戰遠謂巡
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
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戰鬪籌畫一出於
巡賊遂遠遁
二月帝至鳳翔
昨儼右河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主李泌
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除

德宗時中常
侍楊果切
諫不聽見
賊陷幸到
廣以中平
宣帝時謀
害安祿山
不克後竟
殺安祿山
首安祿山
逆使李蔡
武

其巢穴則根本永絕帝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
待此決矣安慶緒尋使史思明守范陽
三月上皇道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皇恩加
先見遣
使至肅州
江祭之○肅州府
劉友益曰樊豐敗而後嗣楊震宦者敗而後祭
陳寶遠水敗而後祀魏徵綠山反而後祭九齡
皆事後之思也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
于清溝敗績清溝堡名在
靈昌府城東
賊將安守忠遊兵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帝以子儀
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
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
殺傷略盡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官軍大潰子
儀退保武功請自貶以為左僕射時府庫無蓄積
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
臨事注名及清溝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
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太和關
未詳武
功縣名屬
西安府
房琯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得史
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鑄同平章事帝嘗使僧數
百人為道場於內鑄諒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
聞飯僧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先是子奇攻睢陽為巡所敗南霽雲射之中其左
目幾獲之乃走至是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
盡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
救城中日蹙張巡乃令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
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四

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重兵曾無
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
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
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初房瑄為相惡進
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
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
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九月廣平王叙郭子儀收復西京

帝勞賽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
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

上紀傳
太子曰

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
王叙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
翔見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
北澧水之東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嗣業身先士
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
者知之僕國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
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其將安守
忠等夜遁大軍入西京初帝欲速召京師與回紇
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至是葉護欲如約叙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五

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國守不可復取
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
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因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
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叙拜者皆
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帝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叙整衆入城百姓老幼歡呼悲泣叙留長安鎮撫
三日引大軍東出灤水出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澧水在府城東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旋書至鳳翔帝遣中使啖庭瑋奏上皇召李泌曰
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

泌曰上皇不來矣帝驚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謁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慈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帝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迷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四 宋高宗 宋

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醢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發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時廣平王儼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善戰背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其餘纔三四并南

齊雲雷萬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變態不常，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兵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惟減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肅宗

八

食人易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是始息。」

尹起莘曰：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于睢陽，未幾亦死于僞師，均為死節

之臣耳。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官軍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博，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安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等而去。許遠死於僞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字微之，衡山在衡州衡山縣西五嶽之一也。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太廟為賊所焚，帝素服向廟哭三日。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肅宗

九

安慶緒走保鄴郡。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

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貧病白祿

山，乃免。會官軍平東京，濟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

師。帝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

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

祿山官，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青巖山在衡

山。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即日幸慶慶宮，帝果未歸，還而不許。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史思明以所部來降安祿山思明之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安祿山之故降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今一樂

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

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帝從峴

議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大杖一百次三等流

貶帝欲免張均張洎死上皇不可帝叩頭流涕曰

臣非張誠父子無有今日得流嶺南

成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加太僕

編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

輔國侯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肅宗王俶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

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帝帝為之言於上皇杖

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杲明為史思明所虜得

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哀履諫尸棺飲以

歸杲卿姊妹女及杲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杲明號

泣求訪杲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

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

之歸袁履謙妻疑履謙衣余儉薄發棺視之與杲

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殺

信陰使圖之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帝從

之會謀泄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秋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八月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侍中○命郭子

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編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

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

名自此始

冬十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帝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

就察軍中所欲立者受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

裨將推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為節度副使節度

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鄆城。慶緒遣使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兵欲救鄆。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涇陽。遙爲慶緒聲援。慶緒堅守以待思明。而諸軍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引兵趣鄆。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道兵潰歸。諸將各上表請罪。帝皆不問。唐縣名屬西安府河陽縣在懷慶府孟津縣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慶緒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爲兄弟。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四

唐肅宗

十二

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殺之。

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制停口敕處分。

李輔國自帝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

師。專掌禁兵。宰相百司皆由輔國關白。口爲制敕。

付外施行。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

爲相。於帝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

權亂政之狀。帝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輔國由是忌

峴。未幾峴出京。峴爲朔州刺史。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

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之。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望風。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手。用濟乃止。光弼尋殺之。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四

唐肅宗

十三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

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城十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

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攻鄭州。光弼至洛陽。

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

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

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崤騁龍門皆應置兵于能守之乎遂勝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遁去封府澤州潞州皆屬山西平陽府

錢鹽鐵等使安撫治財用故用之未幾可農卿嚴秋七月李輔國還太上皇於西內開封府崤騁未詳龍門山在平陽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肅宗 十四
上皇居興慶宮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贈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帝不聽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帝請罪帝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力士流巫州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既而帝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後帝稍寤欲誅輔國畏其

握兵竟不能決蓬州屬順慶府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制下旬日爲制

胡寅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是以此策可施今乃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懷州在河南府城北山連偃師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肅宗 十五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帝赦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朝義子無庸愛少子立朝義至是使朝義殺朝恩朝義改號新之故朝義殺朝恩使人至范陽殺朝恩與輔國驍銳殺之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嘗聞卿名不可得帝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以歲所也

建子月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

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蔡民有粟帛者登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十六

徒園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

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群盜州縣

不能制

帝朝太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

卿勿惟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

念公主也帝法然泣下然張后不敢詣西內至

是始往朝

子廣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

行營汾陽縣名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邵景山諸將請以兵馬

使辛雲京為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

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

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

朝廷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乃以子儀為

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等軍副元帥發

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帝不豫召入卧內謂

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

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吾為宰相豈受一卒

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雲京陽之

網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十七

亦案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事皆奉

法絳州屬一興平縣名

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太上皇崩年七十八帝廢疾聞之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

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帝疾篤召太子謂曰輔

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

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

李以天
下為家
親近侍從
賜大宋

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官授甲以誅輔國元
振知其謀密告輔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
帝崩輔國等殺后并保太子豫即位

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
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
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李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 十八

太尉必救我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

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

朝廷何望徑趨徐州使充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

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果

務悉委判官張修儉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

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先是神功見官屬平

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儉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

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

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尚書侍郎

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請帝稍加裁制詔罷中書
令而進其餘

劉友益曰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
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議之宦者
封王終綱目一而已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貶諸之子儀不
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唐肅宗 十九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

元帥討史朝義大破之取果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

忠志以州降

帝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

義回紇起兵至三城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志乃

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先是肅宗以

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帝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

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

義制以雍王適為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

陝州進討朝義帝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劾

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
行營以副適迨至陝州與僚屬往見回紇可汗責
迨不拜舞兵馬使樂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
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
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諸君向外國
可汗拜舞且兩官在爾不應舞爾力爭久之車
鼻遂引子昂等各輓一百遣迨歸營諸軍發陝州
數道並進至洛陽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遣曉
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
朝義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回紇入東京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四 唐肅宗

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烟火累旬不滅賊將薛勣以
相衛洛邢四州降於李抱玉張忠志以恒趙深定
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朝義奔其州相州今彰德府
衛州今衛輝府
洛州今廣平府邢州今順德府恒趙深定易
皆與定府莫州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

盜殺李輔國

帝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
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道中使
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

丁奉曰郭公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偏裨乃
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幾乎同升
諸公之義惜乎懷恩之叛多負其盛德也

代宗皇帝名豫肅宗太子
在位十七年

故
肅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
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四 唐代宗

節度使時河北諸州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寇
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重援朝廷亦厭苦兵

革因而授之貝州屬廣平府磁州屬彰德府魏今
大名府博陵今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

滄州瀛州
今河間府

范相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

將也

回紇歸風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
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
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

四神圖
水調子
花子像
非

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路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屬平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時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請歸州賜死，衆推兵馬使梁崇義為節度使，不

夏四月，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棣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一

軍管相貝那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

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幽今屬天府，莫今屬前，今

延慶府領今雲縣，今永平府，鈞州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且州今屬平府，清河縣隸省人，滄州冀州屬

肅定府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寔，自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

員外郎劉思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又令

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

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

三試皆通
為第
明經新帖
楷書者
題之義以
楷書而
之
玄宗重
進教員
登榜士每
殿試明經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收士之法，不本於鄉里

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

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

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懷恩構隙，中使駱奉仙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一

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

奏請誅雲京。帝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與兵以來

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

論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

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帝遣使喻旨，諷以入

朝，懷恩以畏死為辭，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

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

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追

大將軍
九部校
尉一人
有由
有由
有由

子儀
中書
侍郎
公

為關內元帥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
儀開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
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
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
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
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
長安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
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連
往收之比至商州收兵合四千人泣論將士共雪
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帝恐吐蕃出潼關徵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四
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
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子儀使羽林大將軍
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盡則擊
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
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
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京畿遂安奉天今乾州武
縣名商州藍田俱屬西安府宿
州在西安府城西南名華嚴州
胡寅曰郭公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
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自李光弼以下恃
功負氣夫豈堪此子儀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

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
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帝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
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
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
以謝陛下帝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
田里後流
秦州

十二月帝還長安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五

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
及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總禁兵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屬西
安府

甲辰二年春正月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帝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
命真卿論之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
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
不成動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若以
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李抱玉從弟抱

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謂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帝然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冠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

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

不為變乃以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

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而目見汾陽王子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六

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食卒暴為一

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淮抵梁洋迂

險勞費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晏疏浚汴水每

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

晏為首汴水原出開封府蔡陽縣梁今漢中府洋縣名即屬漢中府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

自河中人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

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

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

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綱鑑正史約入

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七

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不許

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

而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陣於乾

陵之南未明虜眾大至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

見大軍驚惶遂不戰而退乾陵高宗陵在西安府乾川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暉將兵救之暉縱

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既秀實自請補都

虞候暉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

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瞻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臨門。甲者出。秀實笑。山人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瞻山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動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志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瞻再拜曰。公幸赦瞻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河內中

承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路節度副使。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八

抱真以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上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上黨今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裴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杆軸而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人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邪

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財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履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帝不能用。

夏四月以裴諤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諤入奏事帝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諤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不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私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二十九

郎中。

平盧將李懷玉遂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

德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

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成德鎮名領州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山北仁王經名齊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吐蕃十萬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勝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吐蕃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網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

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吾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笏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吾今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彼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監神策軍。及帝幸陝。朝恩舉在陳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

帝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勤而耕野無曠土而有餘糧
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
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爲朝恩帥六軍
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
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遂自謂才兼文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三

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爲峽州別駕峽州今夷陵州屬荆州府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請百官論事皆先
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
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
林甫爲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
凡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今
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
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
於今日也陛下漸成孤立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
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
罪殺人恐涉非道自是事皆咨之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朝恩執易升高座講典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
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帝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曉尚昇平
公主嘗與爭言曉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三

天子不爲公主志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

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
歸子儀聞之因曉人作罪帝曰鄧諤有云不知不
歸不爲家猶兒如子卿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

杖曉數十後帝發子儀父冢人以爲魚朝恩使之
子儀見帝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
禁暴軍士多殺人塚今及此及此及此非人事也

戊申三年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

泌至復賜金紫爲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時過之
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

天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四

初僕固懷恩死帝憐其有功置其女官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曰不敢有意大國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為期元載奏朝恩專恣不軌帝令元載謀殺之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秋七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帝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帝稍惡之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置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常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五

尹起莘曰李泌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歸隱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

辛六年秋八月以韓滉判度支

滉休之子也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欲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克

七年秋七月肅宗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爲節度使

八年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草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裏屍貯筐中繫於野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圖者諸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六

甲九年秋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請罷下

後許

乙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請

丙十一年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燭卒

燭疾急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燭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囂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燭治喪事於內令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卒哭於營百姓各守其家有醜立偶

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議我從行者無得遠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延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人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至明年以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丁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括州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帝欲誅之會有告載縉夜隱圖不軌者帝命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拘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法有首從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四 唐代宗 三十七

更稟進止涵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未幾帝召李涵入見語以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

夏四月以楊綽常衮同平章事

綽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誠坐中得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開元以來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

養賢不能當辭位不可辭職未幾病以疾卒

戊午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

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

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

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巳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澧州屬岳州府

常袞言於帝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

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四唐代宗 三十人

二月田承嗣卒以出姪悅為繼博留後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

為留後西命為節度使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遺詔以郭子儀攝家事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袞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袞哭委

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

扶禮手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祐甫與袞力爭聲

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為湖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元元王元
子紹也

時郭子儀未出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

表其非罪帝問卿等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

帝以袞為欺罔貶為湖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初

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

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帝謂祐甫曰

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諸其才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四唐代宗 三十九

行而用之帝以為然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帝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

裴諱奏之或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諱曰此乃所

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帝新即位以為羣臣

附之者衆君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

尊天子下安人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母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外

澤州刺史李錫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

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帝曰象費餼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

澤州屬山西利山在陝西富平縣西有潘令潘府潘青今潘州府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帝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帝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四十

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帝素聞滉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權鹽以佐軍用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一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駕鶴曲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遊使以白志貞代之惡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

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遣使慰勞潘青蕭上

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詔道知朝廷不重貨財帝悅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十事八月以楊炎同平章事

帝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黑業帝亦素聞其名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四十一

故自道州司馬用之道州屬湖南永州府沈既濟上選舉議

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令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左傳卷四

則曰量書判查考而授之不深其往也實於今矣
則曰於出籍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
用則換一制吏則革矣

冬十二月宣王誦為皇太子

詔財賦者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
廩使宦官掌之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宦官益食
其中牢不可動楊炎言於帝曰財賦國之大本生
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今獨使中人掌之出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 唐代宗 四十二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四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

史官顧錫嘯編纂

海陽黃

錢

德宗皇帝 名適代宗長子 在位二十六年

唐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玄宗末版籍浸壞及至
德興起賦歛迫趣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楊炎
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
而賦於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
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帝用其言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 唐代宗 四十三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楊炎與劉晏不協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
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帝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
全部倉部罷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
職久廢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舊制忠州屬西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元載請城原州尋以得罪事寢至是楊炎奏用
元載遺策城原州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為邊備
尚虛未宜興事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卿使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
以未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詔下涇州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
始居邠州甫管耕桑有地著之安徙也涇州被荆
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
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
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
泚代之文喜尋據涇州作亂泚與懷光討之涇州諸將殺文喜以泚

夏六月築奉天城奉天今乾州屬西安府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

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從之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澄希楊炎旨奏劉晏與朱泚書辭
多怨望炎誣成之帝密使中使殺之天下驚之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
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氣
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規報四
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
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
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

如于常

通鑑正史卷二十五

三

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
清修吏雖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上類吏
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
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惟實歸以親故安亦
應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觀
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賦
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兩等
款之狀以告豐則實報歉則賦輕或以穀易雜貨
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給之端先
申至某月須如千緡免某月須如十緡及期
不俟州縣申議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
賑之也雖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晏專用權鹽
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
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
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
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
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入斗晏以為江汴可
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放漕卒緣水置倉
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

沉覆者船十艘爲十綱使軍用領之十運無失授
優勞賜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糧或請損之
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
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
堅完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
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
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美餘
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是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計利者皆莫能及揚子今
鎮江

冬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
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
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實臣卒子惟岳自稱
留後

初實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
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實臣力爲悅請繼襲至是悅
屢爲惟岳請帝不許悅乃與正己各遣使詣惟岳
謀勒兵拒命

以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帝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
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或問其
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
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
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洛

六月以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
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崇義拒命
傳自京師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爲上將擁彗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

罷正史約人朱二十五唐德宗

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辭是讒謗不行校中

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

子七皆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

盡辨領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

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

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秋七月以張鑑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

兵救田悅馬燧等大破田悅等
於泗水博州縣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時詔未許

州清遠使說孝忠舉易州歸朝廷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司馬遣中使護送歸州

子三年春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

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發

兵圍東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王武俊為

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念

惟岳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

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

綱鑑正史約入朱二十五唐德宗

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敵乎惟岳以為

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

武俊既出衛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中

丞為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

俊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遂執惟岳殺之傳

首京師東鹿縣名屬保定府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

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幽州

時朱滔固請深州不許縣是怨望留也深州武俊

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以有詔令武

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未

肯奉詔因悅遣判官王侑說滔曰今帝欲清河朔

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

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

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郢說武俊曰

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

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慨今又聞詔支

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

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

郢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殺田悅而深州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

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剋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

光討之

朱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

士卒忽大亂誼謀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

勅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

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

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

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

高祖弟
已高祖

高祖弟
已高祖

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酒即引軍還深州
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
舉兵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
遂與酒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
五千人東討酒拒酒等戰於恆山敗績軍皆元氏皆縣
各屬鎮定府亦出討
大略府大名盡止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自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
博士韋都賀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
其餘以供軍帝從之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
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兼鳳翔節度使
朱泚遣人以蠟書遺其兄澤原節度使泚與同
反馬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謝
罪帝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因留之長安賜資甚
厚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
鑑忠直爲帝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
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帝悅首未言杞遽
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

算帝乃顧鑑曰無以易卿然知爲杞所排而無辭
以免因再拜受命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
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帝性多忌
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
望

冬十月以曹王皐爲江西節度使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滔稱冀王
悅稱齊王
武俊稱趙王
李納稱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密與朱
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是東南
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
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事
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
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遂是自稱天下都
元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

初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
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
其人也帝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宜少留須後命真卿
曰君命也將焉避之與其子善但勅以奉家廟撫
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
繞慢罵拔刀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
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
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
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所謂四王相公不
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僖宗

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
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
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
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愛
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
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並以一劍相與豈
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夏四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軍興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
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

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除陌錢者公
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買
易者約錢爲率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帝在東宮開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卽位召爲輪
林學士贄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滋贄以
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曰王者蓄威以昭德
偏廢則危居重以取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
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
則居重取輕之意明矣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僖宗

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
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
烈竊發知幾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
追還神策六軍及節將子弟明救涇隴邪寧更不
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
能用

涇州屬平涼府隴州屬鳳翔府邠州屬西平
州屬慶陽府四州俱陝西○漢城縣名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
安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

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淮水詔京兆尹王翊捕賊惟糧食菜餚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振甲張旗鼓還趣京城百姓駭走成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銀寶矣不知汝聞衆陷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各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僖宗

十二

王貴妃幸淑妃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曰無及矣賊登舍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帝至咸陽思希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鴟鳴不豐伯司之遇

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泚不悅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使岐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灑地泚黨殺之帝聞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僖宗

十一

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朱泚僭號自稱大秦皇帝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潭城拒之

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刀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迷獨不得聞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

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聞理武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

將軍高重捷及此兵戰死

高重捷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肅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十一月以韋臯爲奉義軍節度使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五

唐德宗

十四

李晟將兵入援渾城擊未此破走之奉天圍解

此開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絕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此百道攻城賊撫諭士卒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乃引退懷光亦敗此於醴泉此遂通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懷光素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此當誅之杞聞而懼言於帝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若使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帝然

之詔懷光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快快曰吾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生民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五

唐德宗

十五

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垂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攻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俗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養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帝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皆其失反在推誠諫官論事例自矜衛隔過於朕以自取名

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實以人君臨下常以誠信
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取之以
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肅於已而望
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言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難不以無過爲貴諫
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紀宗 十六

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若納諫不
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
一槩輕侮莫之省察又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
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
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
給炫聰明厲威嚴恣驕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頌聲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
盛德帝頗采川其言

曹王臯遣使貢獻

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臯數遣使問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
誼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

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紀宗 十七

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天
所下詔書雖繫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又以
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
又不以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滿
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湮使人人
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帝然之乃大赦下詔
罪已四方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
謝罪詔皆復其官爵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山東
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

李希烈僭號大皇帝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傍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掩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能近想重淵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今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帝即命去其榜

二月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僖宗 十九

李懷光有異志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越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

左右嘗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今漢中府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行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緒承嗣之子凶險多過失悅仗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朱滔遣人說之許以本道節度使其毒僂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不若歸命朝廷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帝以緒為魏博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始懷光方遷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走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車駕至梁州

帝在道民有獻瓜瓜者帝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帝居艱難中。大小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數直諫。忤上意。屬把難。貶帝心。庇之。贊極言。把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夏四月。加李晟諸道節度使。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書宗 二十

敢為賊間立斬之。姜公輔罷為左庶子。帝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帝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引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以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

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制。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屬真時朱滔攻貝魏。久不下。參謀賈林為抱真說武俊。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勸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書宗 二十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恥。取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遁歸幽州。縣名今省。人唐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鎮海軍節度使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若能相為行。請今日

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克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自弩已發矣比達涇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引兵歸國帝謂陸贄曰賊晨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封曰兵勢無常通為規畫未必合宜未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德宗 主

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以上有掣肘之議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入惟陛下圖之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虡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帝發梁州○秋七月車駕還長安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泌為杭州刺史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冬十月以寶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寶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稱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丁奉曰德宗即位以來愛護奸臣姑息藩鎮至是又寵任宦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十一月加韓混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 唐德宗 主

議者或言混聚兵修葺陰蓄異志帝疑之以同李泌對曰混公忠清餘言獻不絕所以修葺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為罪乎退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他日又言於帝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混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早蝗關中未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論韓平使之歸觀令混速還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即下泌章令早歸觀早至混

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貽之舉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時陳少游卒大將王叔文

唐制中書令六員
九卿主事
校書郎
命書起
應書下
則書行
手書而
正牙正
也

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詔懼而止帝聞之言謂李泌曰泌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西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諸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不絕始深矣

丑乙

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澧州府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毓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變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

續錄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肅宗 三十四

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帝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接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僅加巨泰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帝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帝謂李泌曰朕已

唐肅宗
也本其初
也本其初
也本其初

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克舜之不逮也帝悅杞竟卒於澧州夏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勣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陝州名號今盧氏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帝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轉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

續錄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肅宗 三十五

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綏入朝願教總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帝曰雖然朕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猶豫遲延必不能入帝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詔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官佐有請

解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態
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諒是反仄者皆自安泌
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
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
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為我肅服幣祭前使慎無入
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
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帝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
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

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

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驚曰

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

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盡

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
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得
之及懷光死璿亦自殺

罷討淮西兵

帝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宜贄處者贊以河
中既平慮帝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負罪

帝自是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
降號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九
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
而化洽則聖王之教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
明矣李希烈縱未順命斯為獨夫陛下但勅諸鎮
各守封疆彼既氣奪奔竊是乃犂牛之類不有人
禍則當鬼誅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歟詔諸鎮
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將
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廣成成都其營建以還西川節度使蜀通

實怒追而返之屢遂與延賞有隙至是命召延賞

入相廣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
射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怱卒以其子漸知節度事

丙二年夏四月淮西將陳慆奇殺李希烈以慆
奇為節度使

秋七月陳慆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日城...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汧城今隴州... 李晟遣其將王泌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 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 贊敗走而獲免謂其人口唐之良將李晟馬延渾城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冬十一月韓泚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十二月李晟入朝

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難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厲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泚素與晟善帝命泚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為相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丁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難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泚卒
泚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入皆有故人子謁

之泚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夏閏五月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協盟平涼府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帝計遂定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加晟太尉罷鎮以渾瑊為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戎所侮爾帝始命駱元光韓遊瓌等屯洛口以為瑊援與瑊連營相次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瑊西瑊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殺社之禍燧曰然韓泚曰戎狄豺狼非盟所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

爲此言。張延實頓首謝。是夕遊環表言虜劫盟。帝大驚。謂卿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由是惡延。張延實慙懼謝病。初尚結贊。惡延。延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展因延以求和。執延以賣延。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城而止。六月。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漏。泌當爲卿。野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自能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唐德宗 三十

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慨反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臣功大而忌之。一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帝以爲然。周燧皆起泣謝。帝因謂泌曰。自今生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實。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之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爲詹事。

初。張延實與李叔明有隙。帝人略谷。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與相與。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實知昇私出。帝國太長公主第。密以白帝。帝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動。提東官者。其延實乎。帝曰。何以知之。泌具爲帝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延實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連嫌從之。

網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唐德宗 三十一

停西域使者。唐給分隸神策軍。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募戍卒屯田西京。

帝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未暇議復府兵也帝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帝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吐蕃久居原關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器料染為絲線因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獲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德宗 三十二

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帝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今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遺之不過數指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

名天宗知通

回紇與共圖吐蕃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原蘭二州皆河湟地

八月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李昇等出入公主第或獻公主浮亂帝怒幽之禁中流昇等敬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畏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姁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姁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五 唐德宗 三十三

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加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竟殺臣子使臣以姁為嗣臣未知得飲其祀乎因鳴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陛下不見建寧之事乎帝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寬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彼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

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

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鼎使
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卿何力爭如此對曰天
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
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
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
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等之
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
間一日帝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
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肅宗 三十四

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見
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帝未之許會邊將
告之馬李泌言於帝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賊十倍
帝問之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
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帝曰三
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今日之計回
紇爲先三國差緩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
毗邪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豈能

向之泌曰害少華等乃平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
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
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帝終不許泌乃乞骸骨
帝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
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曰何故對
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
其管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
得不遇爲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感以萬
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
肆其策驚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昔葉護欲掠長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肅宗 三十五

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
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
必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
之時臣不敢言其德若留陛下於營中款款半日
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
乎不屈已爲是乎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怒回紇
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
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
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
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三事考
一使以望
二使以望
三使以望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怨耳帝曰朕與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尊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帝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帝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納鑾正史約卷二十五唐僖宗 三六

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遠與天竺皆蕃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明年回紇來迎公主請改號回鶻冊爲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帝謂李泌曰諸道貢賦官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賦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勅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帝從之及勾勘使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詔韋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武上言見白起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鄴有舊祠請詔韋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帝從之

夏六月徵陽城爲諫議大夫

納鑾正史約卷二十五唐僖宗 三七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夏縣

五年春二月以重寶寶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帝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獨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

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晉恭，董晉可用，帝遂相之。恭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黨置要地，晉克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贄為

州別駕。州別駕，州副也。

贄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顰。帝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帝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贄請今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

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寔才。帝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諂多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贄請今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

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寔才。帝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諂多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贄請今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異日考其殿最，并

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

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

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

此。帝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帝欲用延齡判度支，贊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

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

帝不從。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陸贄請遣使賑撫。帝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

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

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

陟等宣撫諸道。

西九年春正月，初稅茶。鹽鐵使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帝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

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

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輟輟之類受亦無傷贊上疏曰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乘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臨臨受貶豈尺有刑輟輟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終絕其意乎至是懷反疑贊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綱鑑正史卷二十五 唐德宗 四十

甲戌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齋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佐時大宣詔書雲南王異牟尋恐懼受詔俟時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遣使獻捷尋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謀責虧廉

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議失於過制帝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四論稅限迫促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六論兼井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及裴延齡恣為詭譎贄日陳其不可用帝不悅待延齡益厚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帝趨懷密以贊所議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遂罷贄為太子賓客

綱鑑正史卷二十五 唐德宗 四十一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贄為忠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

臣等伏
聞下詔

臣等伏
聞下詔

臣等伏
聞下詔

奸邪等無非欲害太子為管叔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開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慈使繁繕寫窮恨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帝以為妄不之省乃貶城為國子司業

秋八月司徒侍中平莊武王馬燧卒

十二年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右右推其子李安為繼復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四十二

六月以寶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初帝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以龍文場邪遂為著令也帝乃謂文場曰武備觀時中人不遇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廢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會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時寶衛中丞潘帥多出神策軍焉者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等伏
聞下詔

臣等伏
聞下詔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官以來專意聚斂諸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艱餘其重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或刻減吏祿或販鬻鹽果往往自入所進幾什一二李繁在江西有月進章阜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勣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官敕判官嚴綬奉自嚴始

九月以李最署為豐州都防禦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四十三

初最署為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最於庭咸名問塞外及為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詭忌之回鶻極錄人貢過太原詭與之宴極錄爭坐次詭不能過最畧叱之極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詭益不平乃厚賂賣文楊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最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畧畧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官為宮市使

口字者言
使人下市
中左右置
白取其物
不還本四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今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絹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戊十四年秋九月。吳少誠叛。詔削奪其官爵。令諸道編錄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僖宗。聖四。

州議政書監軍。東。洗乃教之。復其官。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廣永州府。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樞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館。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按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連州屬廣。十五年春。以李錡為浙西觀察。諸道隨鐵轉運使。禮部尚書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故

用之。鉞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鉞又以餽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還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強。胡吳雜類。謂之落。給賜十倍他卒。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帝前。帝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恒私喜曰。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十六年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編錄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僖宗。聖五。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帝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帝問曰。盈珍擾卿飛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不罪盈珍。

秋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

節度使盧祥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帝以為然。故有是命。辛十七年夏五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其

癸未十九年十二月貶韓愈為陽山令陽山縣名屬廣州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愈時為監察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聖武

朝士有名而求連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愈陳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日與遊處賈賈說秘莫有知其端者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 自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人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五方小兒
五方小兒
五方小兒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承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惘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事以王伾為翰林學士叔文以母喪去位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方小兒張橫為雀於間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橫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五唐德宗 聖武

索其直多被毆辱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帝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初名漼更名純

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贄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

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

懼而出

夏六月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侯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

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簡素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

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河東表繼至邪黨震懼

秋七月太子監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 唐德宗 四十一
以杜黃裳同平章事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

伾尋病死明開州今重慶府永川縣是俱隸四川

太子即位

貶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史

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

鉞帝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帝以

初嗣位未能討闢因而授之以鄭絪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五終

唐德宗 四十一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六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市鎮

憲宗皇帝名純廟帝太子在位十五年

丙戌元初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關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關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帝不許關遂發

兵圍梓州帝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

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慝書生取之如拾

芥爾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專以軍事委

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帝從之崇文時屯長武城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憲宗

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糧糧一無所

關初帝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務為姑息

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

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

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以為然始用兵

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帝嘗與宰相

論自古帝王武勳勞庶政武端拱無為何為而可

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

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

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所宜親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石晉二十

昔秦始皇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

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

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之梓州人

夏四月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為第一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

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

八十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儉為拾遺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憲宗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

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二

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

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

舉職者獨語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誠

論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

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

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又勸帝早擇修正

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耗暗

瘠疾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皆紳皆耻

卷二十六

卷二十六

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帝頗嘉納其言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以日弟師

九月高崇文至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化斬闢

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

從容指擢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

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

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乃以配將吏之無

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應合事宜及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憲宗

蜀平宰相入賀帝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

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渤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在東宮以

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

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有進賢而朝廷

後進

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時蜀既平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帝許

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下詔徵之錡遂謀反遣

諸道兵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斬之有

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垕李紳言錡削

剝六州以富其家今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

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帝從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憲宗

盧從史擢出兵屯邢洛從史昭義

帝召李紳詔之曰朕與鄭綱議勅從史歸上黨

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之糧就食山

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晉紳之論以綱為

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龍忌前願

陛下熟察之帝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帝又

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以

徵其餘何如對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

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思朝朝暮暮比得

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

之乎。帝善其言。謂宰相曰。自今事有違官。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查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考官楊

綽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五

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帝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帝。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垪。策而不自言。帝罷垪。貶於陵。貫之。涯。僧孺等入不調。唐末黨禍起於此。

秋七月。以裴垪同平章事。

帝雖以李吉甫故罷垪。學士然寵信彌厚。復擢為相。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請之。垪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獨賞之。

五年春二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鄒敬等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刪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垪薦藩有宰相器。帝以絪。藩。默。擢藩為相。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自為節度使。

詔贈裴微故第賜其家。

裴微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六

裴微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時制絕進奉。均有中人之助。首進銀器。李絳白。居易等請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奉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中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賀縣。今平樂府。

時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辭多貶臨賀。

尉親友無敢送者。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機

德與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

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適。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護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

乎。德與嗟嘆稱之。後數日。吏簡奏為監察御史。謂

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機陽尉在西安府臨潼縣北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

使。機陽尉在西安府臨潼縣北帝欲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

廷除人。不從。則典師討之。裴垕曰。陛下前許師進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六唐憲宗

今奪承宗。沮勸遠理。彼必不服。議久不決。李絳曰。

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已總軍務。一旦

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彼聞成

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

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

議征討。臣願捨恒莫難致之策。就申勸易成之誠。

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帝遣裴武

宣慰。承宗請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軍節

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

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

承宗襲執昌朝。帝遣使諭承宗遣昌朝還鎮。承宗

不奉詔。以許孟容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帝。帝

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

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

償。李昱不可得。帝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六唐憲宗

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帥。自古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

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廷臣亦

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改處置為宣慰。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從弟少陽自為副使

為少陽以

五年春。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江陵縣名屬荊州府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

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

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帝復引稹前過貶之。自居
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
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
舉奏。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
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帝不聽。教本驛在西
安府華州。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吐突承璀與承宗戰。屢敗。軍中奔氣。承宗遣使乞
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朝廷以師久無功。制雪
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瀛州刺史劉總弑其父濟及其兄緄。緄領軍務。○瀛
州今河間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九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裴珣李絳奏罷之。未
是出為淮南監軍。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帝問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素以修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

冬十二月。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帝嘗論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
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
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帝遂召對。帝嘗欲
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
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

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
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
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
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帝聚財。帝曰。今攻
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
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
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春二月。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帝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

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
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
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嘉其直。益重之。

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宦中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勅復讐
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
省集議。開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
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
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

吏一闢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富平縣名屬西安府循州今惠州府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帝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近接源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一

太平遽為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又嘗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今惠澤已深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帝曰然

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權之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故出臣鄜坊帝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

情於何有宰相職自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

是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鄜坊今延安府鄜州洛川縣是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因命速蠲租賦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一

御服宰相求退帝畱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召田興為都知兵馬使帝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懷諫乳臭子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賜名

懷諫幼穉軍政皆決於家僮將士則衆憤怒推兵馬使田典爲貳後典謂衆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中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典乃殺將士則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帝亟召繡曰卿揣魏時老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繇曰今日田典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帝從之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王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乃遣裴度至魏博宣慰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郛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虜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八年春二月，權德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德輿居中解所可否。

帝鄂之或龍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

帝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

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

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與者此東漢之所以三

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

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故罷。

以吐突承瓘爲神策中尉

御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一 唐憲宗
十四

秋閏七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

未十年春正月癸亥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月以梅宗元爲柳州刺史密西錫爲連州刺史

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帝亦惡之、

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

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慶亦以禹錫母老爲

帝言帝曰爲人子不自謹胎親憂此則重可責也

楚曰陛下力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帝曰朕助

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終切出錫得改連州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帝遣裴度請行營宣慰

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難敗賊軍

帝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以淮西殘弊困劇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

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吳元濟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

元濟不許帝悉以用兵事委元衡師道客曰天子

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

死則他相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

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

裴度傷其首度袍厚得不死於是詔宰相出入

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以裴度同平章事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

二

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

止帝以爲然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未幾唐鄆

節度使高霞寓爲淮西所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

將勸罷兵帝曰勝負兵家之常今當論用兵方

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

得以一將失利遠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計

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

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客色絕世遣使遺之

顏乃大驚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

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

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

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

無二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鎰判度支鎰始以累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羅馬潛其前公綽駐
馬杖殺之明日人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
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
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
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
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十二月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愬本

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七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
安之愬不事威嚴戒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賊聞
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不肅彼必懈怠然後可圖
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繇是賊中陰易逃
近虛實盡知之元濟將李祐有勇略愬訪而擒之
釋縛待以客禮時屏人語或至夜分諸軍日謀愬
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誘先達於上已
不及故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
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
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

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
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帝語連賜有稱聽
者但聞祐感泣聲

丁酉十二年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
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
西侯淮西平恒冀如拾芥耳帝從之罷河北行營
秋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
者帝亦病之李逢吉等覲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綱鑑正史約本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八

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諸
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
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
功必爭進破賊矣帝悅從之先是諸道皆有中使
監餽進退不繇王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
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蔡州今
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洹曲守城者皆羸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李源傳
石勒傳
石勒傳
石勒傳

魏大德也
謝其城為
太以休也

韓康傳
之庭
之庭
之庭

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元濟裴度。度曰。兵非出產。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終子。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復夜引兵出。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率。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破其城。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十九

戰。愬攻之。燒其南門。城壞。遂執元濟。檻送京師。諸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既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州城。愬具素饌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情。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間之。感泣。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斬吳元濟。用兵四年。然後克之。

韓康傳
之庭
之庭
之庭

賜李愬爵京國公。以本和為神武將軍。戊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三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明殿。裴度諫不聽。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栝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師道表言軍情不睦。八月。以皇甫鐸程昇同平章事。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二十

淮西既平。帝寢驕侈。判度支皇甫鐸。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美辭。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帝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鐸昇皆錢穀俗吏。技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既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

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廢為廢
不之省帝嘗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躬立
朋黨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為徒謂之同
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
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帝好神仙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謐薦山人柳泌
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
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

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
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繇是羣臣莫
敢言其縣有天台山屬台州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王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諫李解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

潮州刺史潮州府名屬廣東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迎之帝從其言至

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
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

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

考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
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
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來
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收瘞水瘞
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知答如臣身

帝大怒貶為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愬執李師道斬之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壘役及婦人
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愬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憲宗 王

移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愬專收眾
心恐為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史張

通令斬愬通素與愬善懷帖示之愬召諸將謂曰
愬與公等不顧死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

司空信讓來取愬首愬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
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

族滅欲與諸君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
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眾懼皆曰

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下謀譁
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

自准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貢

臣獨以爲開元二十五年春正月

甫此理能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飛
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鍾深恨之既潛
於帝遂罷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八月太子即位
帝服金丹多躁怒人人自危至是帝暴崩時人皆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
莫能明也

貶皇甫鏐為崖州司戶宣尉貶鏐市并皆相賀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二月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憲宗 三

帝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
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

筆諫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

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承宗卒其下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

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請盡節天子以還忠

烈王之志衆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詔以田

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諱不受命

承元出家財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

達天子之議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
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
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
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滑州今大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太

辛丑長慶元年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

汝士為開江令開江今省入彭州府新寧縣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

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

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上禮部侍郎錢徽掌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穆宗 三

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一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

朗裴度子譔宗閔婿蘇巢汝士弟殷士及弟文昌

言於帝曰今歲禮部所取皆以關節得之帝問諸

學士德裕樞紳皆以為然帝乃命復試黜朗等十

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帝必寤徽曰苟

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

邪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垂四十年

范祖禹曰晉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

成於太學諸生相齊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
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謂主德不明君
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諫以難勝之
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
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
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
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
後

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數見父兄為祟又見河南
鄭元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僖宗 三十七

北皆從化請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舉河東節度
使張弘靖自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
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振時帝方酣宴克融輩久為
京師王假旬衣食日請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勅歸
本軍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
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制軍士
提賜數以反虜詬之縣是軍中人人怒怒至是軍
士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為留後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
魏博節度使討之

王庭湊殺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勣
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也聖化安寧
富樂者出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收害之是輕
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
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勣使以寶劍
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
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王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
軍報曰願盡死會勣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
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
鄭元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唐僖宗 三十八

冬十月以義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
與弘簡從中沮之稹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闢姦臣必亂
天下是河朔患小禁闢患大臣蒙陛下委付之意
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姦臣盡去則河朔
不討自平表三上帝詔弘簡樞密解柳翰林而
遇如故

十二月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故以政以王庭湊殺田

弘正而克融因張弘靖罪有重請赦克融專討

庭湊帝從之克融既得并節乃出張弘靖等

二年春正月魏博將史憲誠以其節度使田布詔

以憲誠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

慰其軍

庭湊屬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以公之糧不能進朝廷

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穆宗 主元

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乃館甲士羅於庭庭

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

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

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

走朱滔血衣猶在此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

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

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

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

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

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庭湊恐眾心動

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

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圍

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出與愈宴禮而歸之未

幾元翼突圍出

尹起莘曰韓愈宣慰之行知與真卿無異而詰

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令庭湊猶有生氣其

忠使大節如此而世或以人主視之則非矣

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

以度為東都留守諫官爭言度有將相全才不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唐穆宗 三十

置之散地帝乃命度入朝詔出輔政

夏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有言

客刺度皆罷之

同州屬西安府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人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

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

是牛李之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冀城人鄭注以醫遊四方李烈創其藥頗驗署牙推授預軍政監軍王守澄請去之烈曰汴口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荷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薦之於帝帝亦厚遇之工部尚書鄭樸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領南陽府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郿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在竟誅舞文者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僖宗 主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然一山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醇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幾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加倍之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藝傳曰唐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稀章繪句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嘯嘯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唐之文定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秋八月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德裕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餽金石之藥既而疾作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僖宗 主
太后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無事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朕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劍亦密上殿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是夕帝崩

三月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時栖楚為左拾遺帝視朝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殿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趣布臣

恐福祚之不长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帝遂吉宣曰劉栢楚休叩頭俟進止帝命中使宣諭令歸尋擢起居舍人栢楚辭疾不拜

夏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動高中夏聲播外夷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盡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乃加度同平章事

新舊正史約卷二十六 唐敬宗 三

夏後節度使李愬進馬百五十疋却之侍御史溫造彈愬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愬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磨落於溫御史矣夏今寧夏衛鎮今扶德州屬陝西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

已寶曆元年春正月敕

先是郭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帝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詎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將令中

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教衛中人所犯在教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則害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肅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帝皆不聽令逢吉從容言於帝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帝乃怒然曰此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令中使釋其罪郭發名屬西安府

新舊正史約卷二十六 唐敬宗 三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僧孺以帝荒淫嬖倖用事畏罪不敢言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藥健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夏今荆江之中興河口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晨六箴一曰宣衣以諷視朝稀晚進見德裕獻丹晨六箴一曰宣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冬十二月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婢直諫李逢吉惡之御史中丞王播侍
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
帝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帝數遣使勞
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
耕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
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繼與土
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
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關
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誤
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罷修東都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諫言五日辨邪以誨信臣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帝優詔答之
冬十二月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婢直諫李逢吉惡之御史中丞王播侍
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
帝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帝數遣使勞
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云
耕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
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繼與土
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帝
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關
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度亦不應或問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誤
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罷修東都
帝欲幸東都諫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
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
闕荒蕪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

可往帝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
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勅罷之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
執雷勅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
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帝患之以
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
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使
慰亦勿索勅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關中官至
彼稍失去就候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六
裴度
議朕其欲知之已令匿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
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
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
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帝悅從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
月都將李載義殺之遂以載義為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於室內立絳王惲王守
澄等討克明殺惲立江王涵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山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宜索

帝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六終

事紀正史約入卷二十六 唐僖宗

手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史官顧錫嘯編纂 海陽黃

文宗皇帝 名瀼 諡宗 第三子 在位十三年

太和元年夏四月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

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鎮則重

欲以償所負至是裴度章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

賀曰自今儻帥解矣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文宗

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諸平劉蕡對策極

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愛君宮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集獄之漸

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賢

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

大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宵節

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害開寺特

廢立之機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

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發狎之臣制侵

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李德裕傳

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得臣，權以歸。臣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遂，行無不孚矣。考官鴻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鄴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翕然稱之。李鄴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臣所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黃於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自平州名
三年夏，大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進酒知開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酒爲魏博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通書出之滑州。
戊辰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帝患宦官張盛，元和寶曆進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宗閔惡裴度，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連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保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薛平在武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奏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李宗閔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元王守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帝命捕所告品官，晏等皆於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奉相命，申錫意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出恐覆按詐，貴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貶所。

秋八月以崔國為鄂岳觀察使鄂今武昌府岳今岳州府

初鄆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鄆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標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議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爲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難不

制唐文宗

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帝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德裕怒是怨僧孺益深

今成都府咸州

尹起莘曰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祗此因子孫之耻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率衆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卻而絕之故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

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爲皇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人知樞密數爲帝言縛送悉怛謀絕後來降者非計帝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帝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退謂同列曰皇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制唐文宗

癸丑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帝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帝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帝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李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自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謂官告
使之多也
通判者
使之
止者名曰
非占領不
宜位而重
實自舉也
原者推舉

志誠怒不得僕射謂官告
使之多也
通判者
使之
止者名曰
非占領不
宜位而重
實自舉也
原者推舉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謂官告
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
憤河朔三鎮桀驁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
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
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諸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散兵居內
其居內也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散
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疆暴交梓豈暇異圖至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文宗

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
內割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歎然
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疲居內則繁使外不
內不募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
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
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
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
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
良工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
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不蒐練之過百人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德裕見李德裕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罪後

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小勝則張皇邀
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多良兵
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大
將兵柄不得自尊恩臣勅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
之過今誠欲調持干戈麗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
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

甲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據史元
忠王雷後志誠伏誅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文宗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仲言與鄭注善注
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帝仲言儀狀秀偉頗
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帝見之大悅欲以為輔
實之翰林德裕曰不可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
亦不可帝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帝回
顧適見不憚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乃引宗閔
以敵之帝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以仲言為
翰林侍讀仲言尋改名調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德裕見李德裕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罪後

以元遠為成德節度使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

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帝患

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李德裕為相時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賈餗同平章事餗與德裕有隙而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帝內不能堪李訓鄭注

揣知帝意數以微言勸帝帝意其可與謀大事密

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帝之立也仇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文宗

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緣是有隙訓注為帝謀進

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鄭注毀宗閔貶之

秋七月宦官陳弘志伏誅

憲宗之崩人皆言弘志所為時弘志為興元監軍

李訓為帝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清泥驛在

陽縣西北

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

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討宦

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

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

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

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縣是得

為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帝傾意任之天下

事皆決於訓

冬十月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

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使而疾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文宗

訓注之陰校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器

以順人心如裴度今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

散地訓皆引居崇秩辭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

致太平者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

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為親兵奏請入護

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

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
餘鎮邪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
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
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與其
謀他人莫知也是日帝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
聽事後石橋夜有甘露帝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
非真帝顧仇士良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風
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請帝告變訓呼金
吾衛士上殿衛乘輿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
梁恩疾趨北出羅立言李孝本各帥卒登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唐文宗

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
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
酷販在中者皆死因誣王涯賈餗舒元與等謀反
皆收繫斬之乃以鄭元石同平章事訓走爲人
所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豫知
也注將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斬之
滅其家僚屬皆死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
行文書而已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蹇
相鄭元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
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精神賴之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
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
等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
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
元石在中書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
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若宰相亦走則中外
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耳然之石坐視文案
沛然自若至哺乃定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唐文宗

十一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之
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
誼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
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
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招之元賞曰
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
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
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
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
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通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寔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寔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自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孽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義因是搆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

劉從諫正史約卷二十七唐文宗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帝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感文今人以文害事帝與宰相論詩顧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

秋七月以魏奉為補闕

李華本為仇士良所殺二女配沒右軍帝取之入宮拾遺觀書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

唐文宗
百數壯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華本女不避宗姓
大興物論臣竊惜之帝即出之權臣為補闕謂曰
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
宮中基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吝厥
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後為起居舍人帝
就取記注觀之舉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
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帝曰朕曷嘗觀史對
曰此非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
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相獻其
祖文貞公劄鄭覃曰在人不在彼帝曰亦甘棠之
比也

百數壯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華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帝即出之權臣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基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後為起居舍人帝就取記注觀之舉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帝曰朕曷嘗觀史對曰此非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帝乃止又嘗命相獻其祖文貞公劄鄭覃曰在人不在彼帝曰亦甘棠之比也

竊案正史約卷二十七唐文宗

此也

丁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帝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帝之儉德公權獨無言帝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富達賢退不肖納諫諫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漸濯之衣乃未節耳帝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

為判南節度使

帝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嘗謂宰相曰朕每讀
書耻爲凡王然與卿等論天下事退但飲醇酒求
醉耳時宦官恣橫李石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
士良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從之

冬十月太子承幸

初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潛而死
太子頗好遊宴耽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帝召宰
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客有
改選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
至於游放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帝意
稍解至是暴薨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唐文宗

十四

四年春二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師不
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帝怪度無遺表問其家
得半葉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
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
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宗少子

帝嘗坐思政殿問學士周鼎曰朕可方前代何王
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

問卿者何如周鼎漢獻耳堯舜曰彼亡國之主其
可比漢獻帝曰非也堯舜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
家奴以此言之朕不如也因泣下露襟墀伏地流
涕自是不復視朝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瀼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

陳王

時帝疾甚他士更爲謬誤以人
子立不由已矯詔廢之而立瀼

帝崩太弟瀼殺陳王成美遂卽位

秋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帝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
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辨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唐文宗

十五

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蓬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
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
良緣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
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國者立黜去之天下何
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
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願陛下以爲戒臣等
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
之誅誼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帝嘉納之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期後

十一月以學士教爲終州刺史

終州金華州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昭府陸且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陪談宜監子謁者監何和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

名昀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辛酉會昌元年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母得乞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母得乞

雷中以杜讒邪其後帝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武宗

十六

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秋九月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雷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雷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讀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

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願朝廷還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雷後仲武尋克幽州遂以爲盧龍節度使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同平章事崔瑒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武宗

十七

秋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帝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議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癸亥三年春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

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胡寅曰。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轉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武宗 十九

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諱卒。其子僕自爲。而後諸道發兵討之。初。從諱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僕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僕秘不發喪。遣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諱疾病。請命其子僕爲。而後帝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有亂。已入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

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諱。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思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勳所恃者。河朔三鎮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勳必威擒矣。帝喜。決意討勳。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又賜盧龍節度使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武宗 十九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帝外尊寵士良。內寔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澤潞。則

弘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秦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范祖禹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絲德裕所以告之都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繇一相者哉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磁州屬彰德府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

元達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德武累戰有功

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武宗

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

宰將忠武全軍徑視傳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

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遂出師拔肥鄉

平恩肥鄉縣名屬廣平府平恩縣即廣平府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時李石爲河陽節度使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

楊弁將之赴榆社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石

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纔得一匹弁遂據軍府

作亂石奔汾州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違事

止是貧虛實猶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縱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擒楊弁送京師并其黨斬之榆社縣名今屬遼州

三月以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帝曰事故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

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賊

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遣兵請從劉沔河陽

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武宗

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遲若宰進軍河以重兵在

南聲勢亦壯帝從之

以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

帝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邪

人不宜親近帝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勝煩

耳至於政事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

惑也

秋七月以杜棕同平章事

帝聞楊州娼女善爲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節度

使杜棕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選娼女入宮豈聖

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執勿選召
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
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積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縣是人心離怨
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
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
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帝曰
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路人聞

郭誼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武宗 王三

三州降大懼郭誼謀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
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
相入賀帝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阻
兵拒命皆誼為之謀王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
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帝以為然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初德裕以此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勢有日二者詔
令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谷
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
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

陳戰關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
先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制監
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帥有功隨
例賞實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書省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
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師
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須藉朝廷官
威命以安軍情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官職
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縣是三鎮不
敢有異志

郭誼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武宗 王三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梧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對州
李德裕言於帝曰劉從諱據上黨十年為賊中人
朝僧孺宗閔執政不問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
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諱得二人書
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邁與德裕書言僧孺
稱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帝大怒貶僧孺等

五年秋七月詔毀天竺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帝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普等復勸
之乃先毀山野招提關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各
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

分三等僧僧有義僧僧及尼并勒歸修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象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闍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冬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其官史失之也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詔是衆怒愈甚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 唐武宗

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忱怡怡幼時嘗中皆以為不慧太后以後慈自詔匿及帝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忱為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有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德焉帝崩以李德裕攝掌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注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懼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每下第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王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薦節乎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 唐武宗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人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再貶崖州司馬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帝嘗以太宗所選人劉鏐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無正色然

手而讀之。

夏五月以周鼎同平章事。

初鼎爲義成節度使。薛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鼎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鼎深然之。

已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

帝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鼎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嫗歌思如丹尚有。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秋七月克復河湟。

原靈武等軍三節度使取之

冬閏十一月李德裕卒。

范祖禹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德裕功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

辛未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更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寢

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帝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爲節度使。

時党項擾邊。帝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帝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招諭党項降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 唐宣宗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戊甲八年秋九月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

有勅使過硤石。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帝責勅使。謫配恭陵。其後帝召翰林學士韋澳。解左右語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嚴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紉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及無事。故

初帝官
止司官
知水大官
共相制

奏曰他布罪勿恤在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說矣
宦官竊見其奏辭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
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海州屬淮安府

先是帝獵於死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今為
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
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帝歸帖其各於寢殿之柱
及除刺史入謝帝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帝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帝問之對
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
府乞雨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帝

府分民
制分民

手筆除君奭帝聽察彈記嘗密令章測纂次州縣
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
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測曰上處分本州事驚
人測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薛弘宗名

子十年夏六月裴伷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帝命伷極言時事伷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
子則朕遂為閑人伷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顯嘗求作相甚切其父祖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
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作相是吾必死
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

丁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帝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
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王上不與宰相
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玭吾嘗食名位所致耳遂
出鎮河陽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魏謩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宣宗 王元

帝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為
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帝每歎曰魏謩有祖風我
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孤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詭冠諸優一日抵掌談
諧頗及外事帝正色謂曰我育養爾曹止供戲笑
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
死然臣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帝曰汝曹所

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
帝好神僊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
曰王者無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
長生番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十二年冬十月以干延陵為建州刺史建州今福建

延陵入辭帝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帝

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

則萬里也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而察其

其能否則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為鄆州刺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宣宗 三

史便道之官帝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

帝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

以行黜陟而詔令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

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威嚴

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因問國園細事或談宮

中遊宴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嘗恐卿

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綯謂人曰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露
衣也

已十三年秋八月帝崩耶王灌即位

初帝長子耶王溫無寵愛第三子楚王瀛欲以為

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疾密以楚王屬于

歸長等三人使立之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

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復入見至

寢殿帝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乃迎耶王

立為太子更名灌取歸長等殺之宣宗明察沉斷

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懿宗皇帝 名漒宣宗太子 在位十四年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懿宗

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

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

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火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

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

兵遇敵且不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
曰非所及也

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帝不能從

四年秋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帝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唐懿宗 三十一

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五年冬十一月以路巖同平章事

七年冬十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承渰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

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

發諸道兵討之承訓使朱和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

州刺史徐州遂平勛亦死

十年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

李名國昌

流陳蟠斐於愛州屬安南

帝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

德令陳蟠斐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贖軍二年

帝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帝怒流之自是無敢

言者至德今池州府建德縣

十一年秋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

韋保衡與路巖共譖劉瞻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

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所四方

之路惟畏人知鄭畋謂畋曰侍郎乃裴處道相也坐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唐懿宗 三十一

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瞻不快因

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梧州府名

冬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

於帝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

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最來宰

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怒能宗正卿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遣勅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

日錄
綱鑑
綱鑑

言意宗迎佛尋晏駕者帝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帝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

秋七月帝崩晉王儼卽位

中興劉行深諱文約立之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甲午乾符元年冬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濮州屬東昌府

自懿宗以來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寔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王

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長垣縣名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僖者田令孜爲中尉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

唐僖宗

三

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

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

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

官不復關白

夏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與仙

芝共服私讎至是聚衆應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

東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曹州屬兗州府兗州府兗州屬兗州府兗州府

戊午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

用爲首後大同府名

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時河

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謀曰今天下

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

秋也李振武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

平矣衆以爲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閻

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乃殺文楚而

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

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

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

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愾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

唐僖宗

三

府同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

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

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盧龍節度李可舉蔚朔節度李珣討之國昌克用

亡走韃靼

寧武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岢嵐軍今爲州屬太原府

六月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乃徙駢鎮之

己巳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嶺南大破之

廣南○冬十月黃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

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攻陷

之桂州今廣西桂林府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屯兵荆門以拒之俘斬什七

入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

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

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美陽府名荆門州名一

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僖宗 主七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務遊戲田令夜專權社

稷將危上疏極諫帝怒賜死帝善騎射劍槊法算

至於音律博博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

野堵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

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敬瑄田令夜兄也令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

蜀之計奏以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思鐸言於

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挫

險擊之必為大患駢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上表

告急詔書責駢駢稱風痺不復出戰采石磯在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中府

帝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

帝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卿可糾合隣道

勦建大勦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

事許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僖宗 主七

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隣道兵討賊

鄭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

俟兵集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賜絕仆地不能

言會與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

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諤曰以相公風痺不能

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

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執指為表遣使

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密約賊道

皆許諾發兵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帝從之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先是克用亡走鞏時與其豪帥飲酒酣克用曰
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
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
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
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羅程謂曰賊勢方
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僖宗 壬午

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

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

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

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

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鞏鞏諸部萬人赴之

北伏國各小縣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為契

丹所攻諸縣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鞏鞏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

得啖機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京西

夏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節

度使鄭從譴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

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

州忻代二州皆屬太原府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則昉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

昌言因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

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

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昉為太子少

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與平縣名屬西安府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七唐僖宗 壬午

壬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倡發憤請行

款流涕至於再三帝許之以鐸充都統高駢但領

鹽鐵轉運使

二月朱溫據同州屬西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官軍四集輿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華州屬

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謀於行營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號勇有疆兵素有狗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論鄭從讓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鴈門今大同府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克用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人京師巢焚宮室通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僖宗 四十一

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

時人謂之獨龍眼屬西安府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犇果移兵

擊陳犇擒斬之巢怒與秦宗權合兵攻之陳人

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入食陳祿皆與此州存亡且犇陣而死不愈

於臣賊而生乎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甲辰四年夏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

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巢奔兗州今山東兗州府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汴州今河南開封府

克用至汴州全忠館於上源驛置酒甚恭克用乘

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

全忠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不之聞左右以水沃

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

天地晦冥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得出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僖宗 四十一

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為全忠所圖乞遣使按

問發兵誅之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表大

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

朝廷不為之辨曲直辭是互相吞噬無所稟受矣

范祖禹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

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猶

有尊王室之心也僖宗頑無子奪何以儆全忠

而服克用耶

秋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龍西郡王

光啓元年春正月車駕發成都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帝凄然不樂時朝廷統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

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

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

已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

京城功為令孜所損不肯之兗州累表教令孜十

罪令孜結鄆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僖宗 聖二

以抗之安邑解縣兩池屬平陽府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

十二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

忠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

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

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

於全忠克用乃上言攻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

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

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慮滅全忠

以雪警耻帝遣使者論釋冠蓋相望令孜遣攻昌

符屯沙苑以攻重榮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攻昌符詔

和解之克用不聽合戰攻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

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

無子遺矣沙苑地名在兩安府朝邑縣南

丙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寶雞縣名在兩安府朝邑縣南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

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劫帝如寶雞時令孜弄權再

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為之用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七唐僖宗 聖三

且憚蒲晉之疆更與之合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關在寶雞南大散關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煊權監軍國事還京師煊字重榮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關平

章事肅遠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

饋餉戰士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

勤王之功為執使之榮豈以大權使隨綱紀與

勳臣召亂生禍攻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

反建聖政言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雖多生

獨其租稅惟發人者死餘皆杖而已縣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半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盤麥善牧者或親至其家悉呼田主切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圃則笑耳有日荒蕪者則集衆林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縣是歲

續正史卷二十七

里有無相賊此戶實四年不饑遂成富庶

秋八月李茂貞平賊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夏翔節度使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戊戌文德元年春二月帝至長安

三月立壽王儲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昭宗皇帝名晔更名昶諡宗

己龍紀元年春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冬十一月帝祀圓丘

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特授立功所

為多不法帝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今大同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將兵

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夏四月詔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

使會諸道兵討之

初濬因楊復恭以遷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

再用事深恨之濬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

度克用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

實用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衡之至是

續正史卷二十七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

為國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帝命三省御史

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

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

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

月可平同平章事孔緯曰帝言是也帝曰克用有

典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

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為世之利也帝

以宰相言濬僥倖從之曰此事付卿一人

養稔奉詔事申牛徽為行營判官。蜀口國家以我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竄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平陽府。二年春正月，貶孔緯，張潞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潞總州司戶。

范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無張潞為此役也。唐之將亡，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早八

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邪？

秋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餒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千六百人，皆為監軍，帝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柏津，覆諸江中。帝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帝，帝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

初永平節度使王建表求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

攻成都克之，自稱西川留後，乃以為節度使。邈遣人告敬瑄作亂，令及通風翔書，皆殺之。北直隸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順節特恩賜

王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

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客匿叛

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

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

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遣杜讓

能西門君遂書陵後朝廷，帝意不能容。召宰相諫

官議之。時諫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聽

言。給事中牛勣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鼻衛之功

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

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倘不以招

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帝乃

從之。靜難今靜寧州屬平涼府鎮國今華州秦州屬鞏昌府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
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
叛不若悉我所有而贖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
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
從之田頌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今四川
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
不奉詔茂貞欲兼得

以柳公綽為廣州刺史廣州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唐昭宗

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
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垂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
則為人所嫉玘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
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
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橫帝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
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
國門不宜播怨萬一不允悔之無及帝曰王弟日

出號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

陵夷卿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事敗不以

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

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

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未

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見錯之誅不能弭七國

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

畫調度月餘不歸命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

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唐昭宗

州司戶雷州府名

以韋昭度為樞密同平章事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山

南西道節度使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此王

宣統元年春二月以鄭元同平章事

紫好詠諧多為歌後詩譏嘲時事帝以為有野蘊

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紫笑曰諸君大

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紫果如是奈人笑何既

而賀客至紫搔首言曰歌後鄭元作宰相時事可

知夫繫謀不獲乃視事和致中

夏六月以李穀同平章事

八月陽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開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于
闕下斬之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辭云
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累訓兵勿貢獻晉
於荆榛中立壽王從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
負心門下天子

乙卯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殺韋
昭度李穀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王珂王瑒爭河中行
瑜與韓建李茂貞皆為瑒請不能得耻之行瑜使
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建各將
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帝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
陳甲兵拜伏舞蹈帝詰之曰卿輩不奏請候報輒
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
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建相連入朝之縣
帝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累紊朝政
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穀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
帝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關即

遣使發北都兵期以來月渡河入潞始三帥謀
廢帝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
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
亂帝如石門鎮府在安南州南有石門山入平涼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
韓建稱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
其罪行瑜等大懼至河中行瑜弟行約茂貞假子
繼鵬劫遷乘輿帝幸石門克用遣判官王瓌表問
起居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茂貞懼斬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

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帝論克用且赦茂貞併
力討行瑜既而克鄂州行瑜伏誅

甲駕還京師李克用表

冬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

克用性嚴急無取違忤惟甚寡敏慧能揣其意克
用或以非罪怒將吏高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
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蘇是克用愛信之

李克用還晉陽

克用請乘勝伐賊帝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據
河沙陀六監朝廷危矣帝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

且言不臣之罪行。韓建自知其罪。雖
貢相繼。且欲休兵息民。不用奉詔而止。又詔韓建
用入朝。克用猶豫未決。韓建曰。天子還未安席。人
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
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願熟圖之。克用笑曰。韓建
尚不欲吾入朝。此天下之人乎。乃表還鎮。表至京
師。上下始安。

丙辰三年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關。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
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帝自石門還。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

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

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

罪。帝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戒丕曰。今

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

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帝復憚遠

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今

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無

復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

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帝乃從之。至華州。茂貞

遂入長安。燔燒俱盡。鄜州屬延安府。平縣名。屬西安府。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輪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
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與降將孫兵
入援。

九月。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冬十月。以孫儒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
竟不出師。復以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丁巳四年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睦濟韶通彰韓僭。陳人王謀殺臣。劫車駕。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

幸河中。帝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表請勅

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帝不

得已。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

殿後四軍。頗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

是天子之親軍盡矣。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
於未亂。帝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
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也。役

光武元年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三年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祹

時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陰謀廢立乃召百官陳兵殿庭作亂等狀請太子監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乃扶帝適少陽院以銀槓畫地數帝罪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鑄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祹以帝為太上皇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反正季述遣其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十六

養子希範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宜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因希範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胤謀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帝復子位黜太子祹為德王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曰今反者獨季述仙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

遂擒述等斬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周承誨姓名李繼諤王彥範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時人謂之三使相

以韓全暉張彥弘為中尉

夏六月解崔胤鹽鐵使時帝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富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五十七

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誼譏訴胤威損冬末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所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全忠盡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十一月韓全暉等劫帝如鳳翔帝如鳳翔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帝如鳳翔帝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帝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遂入鳳翔

王 屢詔全忠還鎮全忠至鳳翔城東還

二年春三月汴兵圍首陽

李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

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藉衆寡前因無

倉主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

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

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繇我則下無威福之弊

近審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

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以封疆日感憂形於

色存最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殆將彫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天

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暇以待其衰

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帝今討朱全忠

進錢鏐爵爲越王後更封爲吳王

朱全忠聞鳳翔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

之寡胤親執板輿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

中進軍鳳翔城下制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

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癸 二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

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

還京帝許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

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駕至

興平崔胤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與其根

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省寺諸

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

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天

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雷黃示勿弱者

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

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

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然未

有劫脇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

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

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

墟矣

二月朱全忠進爵梁王辭諱

二月朱全忠進爵梁王辭諱

貶韓偓為濮州司馬

濮州屬東昌府

帝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御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帝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帝不得已，貶偓。帝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辰。

秋八月，進王建勳為蜀王。

及梁滅唐，建勳歸帝，帝命其弟承休二主，至後唐降光祿。

威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誅李茂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本

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至是全忠欲遷天子於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帝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戢長安宮室。

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帝謂侍臣曰：鄙語云：

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牛處樂，朕今漂泊，不

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

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畱止。全忠來朝，帝延入寢室。

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乾于山即

乾真山也，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春夏積雪。

三月，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言急於王建勳行，李克用等令其

率蕃鎮以應。

夏四月，帝至洛陽。○秋八月，梁王全忠弑帝于椒殿。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七 唐昭宗 本

太子祝即位。○冬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乙未，二年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朱勰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惟呂后立帝

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

於已也。

夏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等三十餘人。

樞等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因疏

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昆吾怨望，臣宜以

之誅之。全忠判官李振亦言此曹難制，不若盡去之。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本圖詣闕尋放還山

還山虞鄉今爲解州平陽府

綱鑑正史約
卷二十七
唐昭宣帝
奎

胡寅曰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

在韓偓之右乎

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三年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全忠圍滄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悞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爲然。乃許仁恭。和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

共攻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孫全忠將攻潞州
潞州不守引兵還

正史約卷二十七終

北史約本 卷二十七 唐昭宣帝 六

後梁紀

太祖皇帝姓朱名溫賜名全忠

四年開平夏四月梁王全忠更名見稱皇帝奉唐

帝為濟陰王明年○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

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為楚王據潭州並有湖南地傳季襲利範

淮南西川移後梁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

皆梁梁正朔蜀王建興楊瑒移檄諸道云徵梁

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

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

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云晉於此生知知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據杭州傳元璠弘佐弘傑弘敏

梁以清海節度使劉勣為南海王據廣州並

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六月梁停百兩路州據大案守之

二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

元思王王建稱帝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晉王與諸將謀曰宋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晉新

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隨精兵

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

舉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主聞之驚栗因

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

耳

己巳春正月梁遷都洛陽○夏四月梁以王審知

為閩王據福州並有閩州五州地于延翰廷範嗣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統化元年稱帝三年

庚午春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副吳

王統化元年稱帝三年

辛未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柏鄉大破

之

柏鄉大破

之

周德威諫晉王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
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糧糈亦不暇
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
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至脯梁軍未
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
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
吾人也父兄子弟餽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
投兵而棄之累聲動天地

冬十一月幽州參軍趙道奔晉

壬申年夏六月鄆郢王友珪弑其主見而自立

新唐書史約卷二十八後梁太祖三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

癸酉三年春二月鄆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

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

夏六月鄆高季昌爵渤海王

唐高祖更名季昌

冬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乙亥元年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主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
傑等參預謀議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丁丑年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晉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
讓之曰卿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
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
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之

王樞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
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

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
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

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
驚引却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

陽遂與金全等共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
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

丁丑三年春三月魏丹圍幽州

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晉新州神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奔魏

丹教之攻城既陷新州遂乘勝進圍幽州周德威

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
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固執勸

王與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勝胡利今吾有法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實以爲勝無賴重義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實以鎮定之兵繼之八月幽州副解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巖德弟華受國號後傳於巖銀三主至朱嗣賢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

業勸課農桑育積金穀征租行法不寬貴戚課是

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武時須錢備博及給賜伶

人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楚爲承業

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

不敢以爲私禮士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奴

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

不憚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王怒索劍承業起挽

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

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

八開之遽令召王入宮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

特遣使告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弟嗣源元平○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初洪州進士朱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誥奇之至是以爲謀主常引齊丘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箸書灰爲字誥以起滅之故所謀人莫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已卯五年○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中門副使

崇韜偶僮有智略臨事敢決寵待日隆事與樞密

秋七月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

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

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平河

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何必以

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降威聲也乃止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德勝寨名在名府開州

晉王日與梁人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橋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

辛巳唐僖宗元年春正月晉得傳國寶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臣當時感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

續錄正史約卷二十八 後梁末帝 七

議非所敢聞也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至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掃拾財賦召補兵馬皆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願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以掃宇內食爲一家當是之時雖建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議之愈久則得之愈速老奴之志無他但願先王之恩報之耳王曰卿知言之矣

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年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劉友益曰唐亡十六載矣曷爲冠之以唐者承業之乃心唐室也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性未狎少陀人先世唐昭宗賜姓李氏在位三年

癸未同光四年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閏月唐遣李嗣源襲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

秋八月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

州○冬十月唐主救鄆州遣師敗梁王彥章等之師

主人大梁梁主與自後唐遂滅梁

唐主聞梁人殺道入寇召諸將會議皆以爲鄆州難守唐主不悅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

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

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來食盡衆散雖盡

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梁今以精兵投段凝夾河

自固恃此不復爲備疑非將材不足畏陛下若留

兵守魏則梁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

下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僞主授首則諸將自

降矣唐主曰世正合朕志吾行決矣遂以人甲濟河至鄆州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擒王彥章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於是諸將相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梁將將康延孝請亟取大梁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賜羅縵衣遂發中都以彥章終不為用斬之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謂指揮使皇甫綰正史約卷二十八後唐莊宗九

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拭梁主因自殺遂降唐賜姓名李紹欽張漢傑等伏誅楊名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唐加李嗣源中書令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官掖故有是命唐主切善音樂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勸新磨遠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嘗敗中牟

民得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其所食使轉死漸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劉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官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間閭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由是進得施其譏議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中牟縣名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未幾封季

高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

吾於十指上得天下。今役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吾無愛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首兵。為戰守之備。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阿南戶張全襲之請也。

甲申二年。○是歲春正月。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唐主以為秦王尋卒。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後唐莊宗 十一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郭崇韜頗受側遺。所親譏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克經費。方鎮供獻者入內府。克宴賜。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之勞軍錢。崇韜言於帝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然之。曰。昔陽自有儲積。可

令用。甫第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難心矣。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又引拔浮華。鄙棄勳舊。由是廢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夏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後唐莊宗 十二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圍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職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乙酉三年○蜀成康元年○夏六月唐主作消暑樓

唐主苦海暑宦者因言長安盛時宮中樓觀以

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

別建一樓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

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甲濕被甲乘馬親當矢

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

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營職雖有盛暑

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閣館

猶覺鬱蒸也陛下尚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

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

知至尊之熱也唐主本令允平督樓日役萬人所

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克顧且息

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九月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

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知知其

不為吾福

冬十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唐主苦海暑宦者因言長安盛時宮中樓觀以

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

丙戌四年○蜀成康元年○春正月唐主繼岌

崇韜

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為郭

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

牙門索然從襲等耻之及破蜀而之貴臣大將爭

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不遇匹馬

束帛唾壺塵柄而已時蜀中盜賊群起崇韜恐大

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國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

留未還唐主遣宦者何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倍延

嗣怒從襲曰郭公專權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

于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

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嗣后后泣訴于唐主

早救繼岌唐主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觀

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及令殺崇韜彥珪

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異端安可為此且

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

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

提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命任國代總軍

二月唐都亂遣李紹榮招諭之

唐都亂奉劾節指揮使趙在禮為帥唐主遣

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都招諭不從乃命成德節

度使李嗣源討之。嗣源至鄆，是夜從馬直軍上
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
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戚，云
克城之後，當阮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
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爲軍民之主。」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劫嗣源入城。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
不惟命是聽。」嗣源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
嗣源出，遂奔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八後唐明宗十五

能成軍。紹榮奏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
自理。一日數輩皆爲紹榮所遇，嗣源由是疑懼。石
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
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嗣源乃引兵向
大梁，令中門使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
請唐主李嗣東招撫。唐主從之。鄆都相州今彰德府名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大汜水時，嗣源至滑州，知汴州孔
道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石敬瑭以兵入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至大梁。

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歎曰：「吾不
濟矣。」即命旋師。元水縣名屬開封府

尹起莘曰：「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
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
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
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策，僅數
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遁腹心之使，陳忠赤
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
心哉？况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
將至，不行避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厥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八後唐明宗十六

陽氏五代史以及書之未嘗過哉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主復如汜水，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作亂。
唐主爲流矢所中，遂殂。是日，嗣源至，墨子谷聞之，
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羣小蔽惑，至
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百官三上
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尹起莘曰：「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
罷任伶優者之效也。」

唐監國嗣源及諸王

唐監國嗣源諒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

罪而斬之凡謙所立丁歛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

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

使以莊宗出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

唐主嗣源立李瑛言宜用嗣子繼岌即位之

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

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慮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八後唐明宗十七

對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

丁亥乾貞九年春正月唐以馮道趙鳳同平章事

時議置相樞密使孔循已為鄭珣又為崔德裕相

任國欲用李琪琪素惡珣故循力沮之他日議於

朝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為書記多才

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

稱疾不朝者數日安重誨謂國曰今方乏人協且

備員可乎國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

合之九取蛤蜊之轉也循與重誨日短珣而譽協

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二月唐主以循不敏增為六軍諸衛副使

戊子四年秋七月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殺屢登四方無事道曰

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

曼馬驅執轡其難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

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

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

死于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

為然臣記進士孫夷中詩云二月貢新絲五月糶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八後唐明宗十八

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農

家之情狀唐主命左右錄其詩常誦誦之

庚寅元興秋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怨之重誨懼表解機務

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

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

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

誨如故未幾致

辛卯冬十一月以其中書令徐知誼鎮金陵

壬辰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秋九月唐大理少卿唐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
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
懼山崩川涸不足懼盜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
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
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
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
而勿失唐主優詔答之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癸巳四年○開王五延鈞春二月唐以孟知祥為

劍南東川節度使卷二十八 唐高祖 十九

冬十一月唐主立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

冬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

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

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廢帝名從厚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

甲午○開王五延鈞唐主從厚立

春正月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

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此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
拒之

從珂至陝義誠請降唐主憂駭不知所為遂出奔

從珂引兵將至道訓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

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

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

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

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權髮不足數矣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

自立卷二十八 唐高祖 二十

從珂至蔣橋馬道等皆上殿勸進太后下令廢閣

帝而立潞王乃即位千衛州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

悅唐主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時敬瑭久病羸瘠

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唐主見其骨立不以為虞

乃遣之河中敬瑭既還陰為自全之計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

唐主欲更命相問諸親臣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

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投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二人，遂以為相。

乙未二年，○吳天祐元年冬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丙申三年，○晉顯德元年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

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有國長公上上壽畢，辭歸晉

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欲害唐主之意，進表自陳羸疾乞解

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樞密

使房昫、學士李崧、御史中丞呂琦等皆力諫，以為

不可。事遂寢。文通曰：「河東移亦反，不務亦反，在旦

暮耳，不如先事圖之。」唐主即命學士院使草制，徙

敬瑭鎮天平，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

主上面許我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

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

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得

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

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韋

記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主上以及迎見待此非

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王明宗

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
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於
王。唐主怒，裂其表抵地，遣張敬達等討之。天平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屬門關以北諸州與

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

帛幣之，不必請以土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

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饋

國赴援。

丁未二年，○契丹天祚帝丁未，父事契丹，而獻幽劄十六州陷于腥羶

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敬瑭之罪，實桑維翰之

創謀也。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

唐主自將次懷州。

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痛飲悲歌，群臣或

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皇帝，號遼，割幽劄等

十六州以獻之。

契丹主謂敬瑭曰：「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

晉主嘗訪以軍謀道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

辛丑六年○是歲夏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

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耶○臣契丹執契丹使拽刺上表稱吐谷渾等

願與晉共擊契丹又為書移胡貴及移藩鎮云已

勅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泰寧節度使桑維

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

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

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調晨習戰養兵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 二十五

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變而動動必

有成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慮不決見卿

奏如醉醒矣○重榮等反杜重威等之重

壬寅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夏六月晉主敬瑄兄

子齊王重貴立

晉主有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福出拜

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及晉主殂

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

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以為

已功始用事

癸卯○是歲元宗景福元年

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改國號

運二年

秋九月晉執契丹回國使喬榮既而歸之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

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

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

晉契丹主頗然之初河陽牙將喬榮從延壽入契

丹契丹以為回國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後晉高祖 二十六

是延廣說晉主囚契丹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

皆殺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契丹慰賜而歸

之契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

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主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

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耳為鄰稱孫足矣

翁怒則來戰孫有上齒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

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契丹為異時據險乃曰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

其語以授之契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之

志始矣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

以謝契丹毋為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也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辰開元元年春三月契丹寇晉州不克引還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晉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冬閏十二月契丹復入寇乙巳二月是歲春正月契丹至朔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晉主至蒲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契丹主史約不奉二十人契丹自守恐不足乃橫挑難胡之禍有後患死

不勝乎契丹還軍南下晉兵擊之契丹敗走晉主還大梁名唐開州

夏六月晉遣使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屢勸晉主講和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僕與

契丹契丹主史約不奉二十人契丹自來仍割鎮定兩道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為無和意乃止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將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米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怙懼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王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辟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

契丹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

綱鑑正史約不奉二十人後晉書二十八

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鎔之延廣自殺封丘縣名

胡寅曰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修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後漢紀

高祖皇帝名劉名知遠更丁未仍稱唐正月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從之黃龍府即唐容氏和龍城在契丹界契丹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縱胡騎四出分番剽掠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於是內外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初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避入援之志及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使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契丹主服

通鑑正史紀人卷二十八 後漢高祖王九

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河東將佐勒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從之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三月契丹德光發大梁至殺胡林而卒國人謂之胡虜夏五月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時唐許王從益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

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遣使奉表稱臣迎劉知遠仍出居私第知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劉徽義先入大梁清官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家婦且死曰吾兒何非而死何不留之使無虞義食以

一盂麥飯視明宗降平

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始改國號曰漢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十一月杜重威出奔漢以重威為大將每出入路人多驚走

隱皇帝名祁祁高祖太子在位三年

戊申統元元年二月春正月漢以馮道為太師

通鑑正史紀人卷二十八 後漢高祖王九

漢主劉昫周王承祐立

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動威是日昫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訪議搖衆皆斬之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秋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平權有隙及威執政崇遂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皆以備契丹為名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承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

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之

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

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

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已酉夏六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威因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欲奏之

鄭王溥諫曰噫嗟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天威從之

新舊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庚戌年春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

得奉事其丘墓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

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贈人非能

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

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

故汝人愛之如此

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鄆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恐遂吉異議既而朝

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

同異遂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

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鑰大劍安用毛

銀王章曰無毛銀則此賊何從可此自是將相始

有隙

冬十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

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還就

其主承祐

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漢主左右

嬖倖浸用事邠等屢被抑之漢主厭爲大臣所制

新舊正史約人卷二十八

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

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於是遂謀殺弘肇邠

又遣使詣郭威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鄆都自將

大軍至封丘漢主命慕容超等將兵拒戰賊

是日漢主出勞軍爲亂兵所弑威自迎春門入歸

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

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封丘縣名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乃議立

還太師馮道等詣徐州奉迎

漢太后臨朝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使二人出契丹入寇漢遣郭威將兵擊之○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剗質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得中自為之武裂黃旗以蔽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以郭威正東約人卷二十八後周太祖三十三

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宋用今郭威府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在位三年

辛亥廣順元年○是歲北漢稱帝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更名昀郭威弟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開迎立相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穀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不如疾引兵逾太行

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責崇怒曰爾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及威就簪於宋州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郭威正東約人卷二十八後周太祖三十四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一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榮姓郭氏太祖之子太祖無子養之

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滿寧德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備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夏四月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

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溫記謹守法度李
穀沈毅有器略論議慨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冬十月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周道王懷振前
州第月北漢兵

夜遣

壬子年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拜

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

為曲阜令及主簿

癸丑年春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新舊正史約入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三十五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翻板印賣至是

板成獻之由是九經傳布甚廣

88世宗皇帝名榮太祖季子即位六年

甲寅顯德元年正月周宗廟武平文春正月周主廟

祖晉王榮立

二月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三月周主自將與

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與北漢主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

通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周主見軍勢

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

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殲犯

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

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

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

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高平縣名屬
山西澤州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

離宰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

滑稽多智湊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

新舊正史約入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三十六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時天下大亂生民
之命急於國難

通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政事四姓及
其所以為國者皆自謂孝於家忠於國

有子有孫時開一老時飲一杯老而自
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敘大畧如此

胡友益曰馮道歷事四姓十君無耻甚矣

冬十月周簡開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務為姑息廉老居多驕蹇不用

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

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

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

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

所向克捷

乙卯年春正月周制舉令錄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夏四月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使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日以輕兵擾之南人懼怯固小有警必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三十七

悉師以救之師救則民疲而前竭下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北江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後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幾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周主欣然納之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吏無不親察獄訟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三十八

丙辰年春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壽州克之周主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門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趙人大恐其將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擁馬突陣而入擊暉擒之并擒屬遂克滁州周主遣翰林學士

寶儀籍潯州節藏。匡胤遣親吏取。中。初克城時。雖傾。取之無傷也。今既。官。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潯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使盜百餘人皆應。請先訊。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綬飾馬。鎗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潯州直隸清遠縣在

三月。周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潯州直隸清遠縣在

新舊唐史約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十九

唐主以兵屢敗。遣學士李德明。司空孫晟來言。謂劉壽濤。潤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周主命弟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以拒周。越國胤奮擊大破之。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復斫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潯州直隸清遠縣在秋八月。周仲欽天。王。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普為節度使

十一月。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請謁。尋遣還山。周主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北漢天會元年春三月。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秋九月。周以寶儀為中書舍人。

新舊唐史約卷二十八 後周世宗 二十

魏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遷。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真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周主善之。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

戊午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劉大寶元年。春三月周主臨江遣水軍

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夏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秋八月周遣開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餽遺。吳

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

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卿之奉使者

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卿能如是其善。然彼以

遠。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議家無留

者。補錄正史約八卷二十八人。後周世宗四十二

者。

冬十月周遣使定境內田租。

周主留心農事。嘗勅本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

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

騎常侍艾誦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己未六年。六月。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周主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

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

之。朴上疏曰。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

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二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

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傷

盡無遺。蓋樂之廢。跌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相

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

十二律。以爲衆管互推。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

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三

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

宮也。徵商角羽。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

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

補錄正史約八卷二十八人。後周世宗四十二

法。外絕出臣獨見。諸從之。

二月周淮南饑。

周主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周主曰。民

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

必償也。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

遂趣幽州。有疾乃還。瀛莫易三州名。雄霸今爲縣。屬保定府。霸州屬順天府。

六月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

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曷時

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諒諸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結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諷歸以告。趙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尋節度使。

周主策祖。梁王宗訓立。

世宗在藩。多務騎。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外。又勳於為治。發奸擿伏。察如神。聞戰則召儒者。觀前

經。正史。卷二十九。宋太祖。宋太祖。

太祖雅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朕終不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煥王。朕之惡。致君臣之外。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悉用。各盡其能。無不具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責之極。雖素有才幹。皆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恭帝。在位。年。周太祖。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八終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

宋紀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胤。德。皇帝。春。正月。周殿

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王宗訓。為鄭

王。周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周王。至開寶六

初。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王遣趙匡

胤。帥兵禦之。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毋點檢為

天子。惟內庭晏然不知。大軍繼發。軍校蔣訓。善觀

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

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都指

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王上幼弱。我輩出死力

破敵。誰能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

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

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黎明

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王。願策太尉為天子。

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

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義進曰。去清天下。當

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

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戰捷奔。臣曰：甚善。乃攬轡督諸將曰：汝等自食
 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
 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臣曰：太后至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
 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
 諾。遂肅隊而行。至汴，臣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
 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
 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
 校王彥昇逐焉，適馳入其第，未及閤門，為彥昇所
 害。彥昇子俱死。臣時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
 至。臣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
 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
 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王，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
 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臣
 入宮，行禪代禮。召百官至，哺時班定，猶未有禪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臣拜受，乃
 即皇帝位，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以火德
 王，色尚赤，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
 西宮。論異戴功，加守衛等官。關華山隱士陶樸，周
 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兵引

還封府城北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力其制
 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廟
 座端，令大臣分撰餘贊，展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以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
 文學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綱鑑正史約不卷之二十九 宋太祖 三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先遣趙普入汴，告
 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
 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
 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
 后曰：天子置身先帝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
 守，苟或失取，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
 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同平章事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面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
 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猶

存形跡。且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各處其事，同列書字以誡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圖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先是宋主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澤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遣詔慰撫，北漢王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王帥兵赴之，筠見北漢王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王與周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九 宋太祖

四

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質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質又來監，心甚悔。漢王聞質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人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帝怒，以鐵槊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澤州，守節以城降。帝

釋其罪，以爲軍州團練使。軍州今宛州府軍縣秋七月，宋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

以趙普爲樞密副使。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繇是懷悍之士皆隸禁旅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綱鑑正史約不卷二十九 宋太祖

五

冬十二月，宋以賈餗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賈餗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卽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衆僚聞而一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主欽行

宋主欲察羣臣向背頗爲微行武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典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辛酉夏六月宋太后杜氏薨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周世宗使幼兄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

六

後當傳位先義先義傳先美先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歲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張時泰曰后但知周亡於幼主欲如此相傳假如太祖在位二十年先義如之先美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焉有暮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造此厲階之說耳

秋七月宋主遣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人謂是微行以察羣臣

曰此日影正當等元

三員皆與此石守信等元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主一日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

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

請其故宋主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曰今天命

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

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

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

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

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

七

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

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

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

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

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

疾乞罷典兵

宋主以其弟先義爲開封尹先美爲興元尹

八月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收號靺

靺唐號渤海國在南者籍靺靺契丹號熟女真在北

者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

壬戌三年○唐後春正月宋遷東京城

宋主廣汴城且命有司講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 宋太祖

宋主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夏四月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隙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癸亥四年○是歲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嘗謂趙普曰自唐

季以來戰鬪不息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

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此無他藩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於是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又設通判於九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體

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夏四月宋印應天歷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 宋太祖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賜名應天頒行之

甲子二年春正月以趙普同平章事

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嘗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王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

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褥地坐煖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

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墨子之地將安逃乎

宋主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

抄本

官宋王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王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稱級舊牘復奏如初宋王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王素惡其人與普堅以為請宋王怒其起普隨之宋王入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王曰若庶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夏六月宋王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以德昭未冠特假其禮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祖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使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宋王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勿擾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等乘勝而前蜀兵大潰

乙丑三年春正月宋王全斌進次魏城蜀王昶初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宋王設犢犗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

帽遣中使賜全斌仍謂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三月宋兩川軍亂成都府日東川

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都監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王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詔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以文州刺史全師雄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宋王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彬等擊破師雄師雄走死其黨據銅山德裕分道招斬蜀人始定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祖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兩使雷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餼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王業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食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秋八月朱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南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宋主嘗論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路契丹使一加獨處外境朕甚悶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

當散帑助募勇以圖攻取也

丙寅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宋主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國人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

續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宋太祖冬十二月魏祖入貢于宋

魏祖本東北赫爾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丁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愆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宋主聞王全斌等不法事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貶之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王仁贍等

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

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

下秋毫無犯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

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

獨居蔬食及歸篋中唯書數卷宋主嘗問彬以官

吏善否彬薦義倫可任宋主亦聞其清節過人

爲樞密副使

三月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奎主文戊辰開寶元年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爲后

三月宋初國以貢士

樞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嗣名

在第六帝謂左右曰陶穀不能調子嗣安得登第

建中中書覆試而爾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

歷糾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聞黨與頗容

次文衡公器宜斯器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

悉委中書覆試

己巳冬十月宋王彥超等節度使

時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於

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朝

卿主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論意即

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

歸丘園臣之願也諸節度使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宋主既以從容孟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死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

宿衛漸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庚午三春正月宋徽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宋主問

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

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祖十五

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

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

辛未四年春二月宋潘美克廣州南漢

主銀隆封恩

銀隆在國時多置醖以毒臣下一日宋主幸講武

池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

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

不死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宋主笑

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酒酒自飲之

別酌賜銀大懇謝

冬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

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

從善來朝常賜之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

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壬申五秋九月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

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祖十五

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

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癸酉六春三月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朋情

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

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

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

遂為永制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使

九州府名東台侯在太

乙酉賈八年是歲江南亡惟上漢至冬十一月曹彬

克金陵江南王煜降

彬進圍金陵江南王使徐鉉來乞緩師鉉見宋主

反覆辨論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

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彬遣人謂

江南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

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為之所江南王不聽

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

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殺

宋主約不卷二十九宋太祖

殺一人則自食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解

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振旅而還詔賜煜爵進令

侯

丙九年太宗太平春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

相都監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

威運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就使相極品乎美

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

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

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

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

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十惟瑋孫承祐來朝

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資甚厚置兩日遣還賜以

祇封識其歸戒曰途中宜審觀及啓之則皆棄

乞置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從坐

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雖咫

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

之未幾俶以地來歸封准海國王

宋太祖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秋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

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光

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帝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

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

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官家無憂也○帝性仁

此等達質任自然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
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
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筆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
幹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帖繡鋪翠襦帝曰汝服
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勅帝以黃金飾肩與帝
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
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
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
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
實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貸死惟賦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九卷大綱 主

孝節達質任自然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
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
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筆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
幹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帖繡鋪翠襦帝曰汝服
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勅帝以黃金飾肩與帝
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
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
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
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
實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貸死惟賦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九卷大綱 主

丘藩曰按宋史各傳並無所謂燭影斧聲之事
胡一桂史纂通要陳經通鑑續編二書所載其
源出於李燾之長編燾明言此據吳僧文墨所
謂湘山野錄者正史實錄並無之歐陽玄等修
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則凡所疑王
子之事皆不待辨矣

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
德芳爲興元尹以弟廷美子女爲太子妃和妃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九卷大綱 主

以處多遜同平章事

十二月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太宗皇帝太祖初名國英改賜名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
第

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
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及親試進士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絳袍繡笏賜
宴自爲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旉賢以布衣
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十九卷大綱 主
太祖怒令搜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廡僅得一
張齊賢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
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拾擇真下第帝不悅故
一榜盡賜及第

冬十月初權酒醢

三年是歲吳春二月立崇文院

四年是歲吳春二月帝自將伐漢

潘美等屢敗漢兵漢求救于遼遼遣兵赴之潘美
等大敗遼師築長連城以圍太原城中大懼帝至
太原督戰益急漢主繼元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夏五月帝發太原遂伐契丹圍幽州與契丹耶律休

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高粱河在順天府昌平縣

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德昭從帝攻幽州軍中宵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謠

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

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

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

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

劉定之曰德昭之言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

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謀立之語遂深忌之是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德昭自殺乃太宗嫌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

德芳安可保其令終哉

九月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

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劉善戰號

楊無敵契丹寇鴈門業擊敗之自是契丹畏業

見旌旗輒引去王將多嫌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

問封其書付業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論平康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

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九山關在保定府雄縣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平幽州幽州一名府名

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繇戎狄亦多邊吏機而致之若

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安壘深溝蓄力養銳以

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

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計尺寸之土角戎狄

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

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

戎狄歛衽而至矣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六年春三月皇子與元尹德芳卒太宗潛殺之也

秋九月罷左拾遺田錫

時肅多選專政羣臣章疏必先白多選然後敢通

又必於閑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

貽書多選乞免署狀多選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

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唯恐不

竭引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以錫為司徒兼侍中

晉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郎舊際，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開，昭意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舊書，及覽普前表，因召拜是職，封梁國公。

壬午 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改而殺之。

時德昭德芳死，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播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論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五

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獄上，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誠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乞徙遠郡，以別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竟以憂卒。房州屬房州府，今歸德府。

夏五月，定難雷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有四州繼捧弟繼遷，欲走地斤澤，帝以繼遷為彰德節度使，未

夏五月

周德恭曰：觀此足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入朝，獻地繼遷，叛尾逃匿，窮荒厥後，侵強而不可制，遂為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

八年春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謙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五

帝語之曰：卿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

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儲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樂皆褒美，坦獨俛首。王驟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淋漓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敬王，稱疾帝憂之，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一、增檢東，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正輔王為卿，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乳母于後園召地慰諭之。

趙普罷

普能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來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翼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與導意，參知政事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永續。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世得效大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武勝軍今南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呂蒙正參知政事。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潛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疑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服其雅量。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君為侍書。

帝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二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每歲一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者以筆法。

甲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賜錢。爾後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歸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冬十月，幸山隱士陳搏入朝。

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玄默修真之道。搏曰：攝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白之事，此猶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

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德，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

乙 二年夏四月，宴羣臣于後苑。

帝召羣臣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

丁奉曰帝好文守成必非濫為此樂也遂帝九年以內德昭然德芳天廷美死矣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踰年物議稍定此樂不自禁矣若曰四方無事以天下之樂爲樂則江南饑饉西夏用兵而特幸此樂自快哉且帝豈但忘其京師喜少年天子帝聞之謂置我何地子且以此而況於此帝姪之必有是死而帝之必有是樂也

綱鑑正史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丙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兼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端州今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宜幸用事請乘機以取燕薊帝信之遣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將兵分道伐之彬取涿州美取懷州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先是諸將睦睦帝曰潘美但先趣雲州卿等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大涿契丹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晝

綱鑑正史卷二十九 宋太宗

无

則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耶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潘美盡略山後地一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將聞美重進果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乃奏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以輕兵來薄伺磨食則擊離伍單出者軍士自救不暇凡四日始至涿糧及將盡會契丹主自將大兵趨涿彬信復引退休哥蹶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帝聞召彬信還令重進屯定州美還代州契丹耶律斜軻復陷蔚州美與斜軻戰于飛狐又敗斜軻乘勝入寰州兵勢甚盛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今諸軍責業避敵敢尚自愛耶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相援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而無遺類矣美遂與侁陣于谷口業與斜軻戰大敗侁望西方烟塵蔽天謂業得勝欲分其功遂引兵而前美不能制及聞業敗即揮兵却走業敗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

無人捐膂大勳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被擒業因太息曰帝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於是契丹復陷雲應翔三城三交城在太原府城止雄州即雄縣今馬邑縣朔寧州名雲即雲中俱大同府白溝河在真定有高邑縣南故府縣在涿州西南漢

府廣昌縣周德恭曰楊業之死所恨者以寡敵衆而爲姦臣所陷耳夫以潘美爲主將不能制一王侁去畱任意無知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潘美亦不能定其責矣

秋七月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右其遠謂失律罪也有差田重進全軍不敗謂爲馬步軍都虞候

以張齊賢知代州齊賢以言事忤旨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冬十二月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相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鏑告掩擊大破之

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二月李昉罷

昉和厚多恕在位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帝以蒙正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蒙正以正道自持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夏五月作秘閣

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處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矣

以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從之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易州屬保定府

秋八月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
大敗之徐河在保定府清苑縣境

時馬軍節度使李繼隆知定州朝廷聞契丹復至

遣繼隆發兵護送糧餽趨威遠休哥帥精騎數萬

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微巡襲擊

休哥于徐河休哥敗走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

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

云定州縣志

庚子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免以疾力未致仕

夏四月詔貸江州錢門陳兢粟江州今九江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三

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

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廳堂未成人者別為一處

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

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孫

益衆嘗苦乏食知州唐觀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

粟二千石

卯二年夏四月以寇準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

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

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早寢帝召羣臣問以得

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犬

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

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

皆侮法受賕甘賊少乃伏誅淮以叅政河之衆盜

至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

以問河兩頓首謝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

吉

繼遷攻夏州趙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

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宋太宗 三

九月呂蒙正罷

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

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

書

以李沆參知政事

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三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後又置于諸州

秋七月趙普卒

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心國家真社稷臣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閤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尹起莘曰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易為削之陳橋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為政而有應得患失之心其罪之也秦王處多運之獄實戶之其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罪天也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歟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終南山名在西安府城南

放洛陽人沉默好學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四年春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憲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憲為判官發河北諸州

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士之學古入官紆朱拖紫足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為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六月寇準免準與樞密張洎奏請出知青州

甲午五年春正月蜀盜李順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之報其資資位賄之助也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先是蜀人王小波作亂未幾死至是其黨李順陷成都以繼恩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官官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繼恩為宣政使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靈州有寧夏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帝釋之持

夏四月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昞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

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帝

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

忠帝召見慰諭之

八月以張詠知益州時降成都府爲益州

時李順餘黨寇掠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曰前日李順勝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

亦可乎先是城中屯兵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貽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廣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爵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

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

尹封壽王以準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以陳恕爲鹽鐵使

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柱曰眞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改未察至形誚謫恕踉蹌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慙執前論帝多從之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呂蒙正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臣不敢用端道矣隨人

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

綱鑑正史約人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能相判河漢唐方今陝西寧夏衛以呂端同平章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

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崩羣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語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

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愾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情書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德昭太子○閬州今四川保寧府

秋七月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卽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掄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三年春正月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

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

月帝崩太子恒卽位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繼勳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閉之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 宋太宗 三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立郭氏爲皇后

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昌言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至此益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職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

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老米以中書舍人王旦對
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九終
綱鑑正史約入卷二十九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史官顧錫疇編纂 海陽黃

真宗皇帝 名恒人宗太 在位二十五年

戊戌年元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

欠一十餘萬釋除三千餘人

冬十月呂端罷

端器量寬恕知人體帝深重之每見其人對肅然

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庭陛峻特令

梓人爲納陛焉至是以疾罷 卒諡

以李沆同平章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弄

輩是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

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

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人臣有密啟者

非譏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二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諡武

彬疾帝臨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瑋

瑋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瑋不如瑒及卒帝哭之賜

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辛四年春三月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以王旦參知政事

夏四月以王欽若參知政事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涇原今陝西平涼府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

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

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舍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

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

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二

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

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

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

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

也寢其奏

靈武即靈州在寧夏府南永興今西安府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

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

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少而精也真宗不從

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呂居仁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

沆楊億之言為非緩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

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蓋緩州不可城靈州

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

亮之言為然

壬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

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素衣積兵

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

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三

秋九月召神拔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神拔固讓不許明年請管還山許之後數舉京師

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異服置田長安

市爭訟時議薄之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謔立山移

文以譏之旋不之愧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

帝以諷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

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感惠並行政纖悉著下詔

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

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又
一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
實忍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
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
薦準焉恕精于吏理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
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以疾力辭封萊國公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四

普耳。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鯁介寡合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署盡言不
諱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
藏副以貪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
奪之速耶

趙保吉陷西涼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于

德明嗣 契丹封為西平王

甲辰 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李沆卒 潘文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盥食王曰歡

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

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

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

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

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

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曰顧其為人可使

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

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權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五

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朝廷防

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

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退終日

危坐未嘗跛倚泊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言其太監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

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

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

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

也而宋之日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

請獨頁釋繁因謂請罷兵撫慰寇與君子之德
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
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
已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初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
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臣所不如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
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
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六

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
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中辯帝始不
疑

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冬十一月契丹進寇瀋州帝自將禦之瀋州今大
將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
之問準準曰陛下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瀋
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
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人事大矣請毋還畢士
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

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聞州人請幸成都
帝以問準準曰謹為陛下畫此策聖可執也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烈祖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掩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勢必之勢我待勝算奈
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
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

十二月帝渡河次瀋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
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變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軍敗步則萬眾瓦解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七

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帝乃晨發至瀋州
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
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即麾衛士進發帝遂
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氣奪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北城
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飲語
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先是遣使來議和
遣閤門祇候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還言契丹欲

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我且生心矣。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斷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關門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八

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磨磨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乙巳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縣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

妄之謀也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三科等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計，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開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冬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九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開博者輪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在成敗間，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

足耳。及準知院，請起自成都還，準大爲具以待，詔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論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王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天雄軍今大名府

以王旦同平章事。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

封爲夏國王。

丁酉年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十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者會計錄以獻，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又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周禮曰：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君心之騷實基於此。自是東封西祀，浸不能已，謂啓之也。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

改元。

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十

爲旦言，旦屢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趙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鵲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一丈許，紙物如書卷，綴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

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道場。授陳規史啓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丁謂等。益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祥瑞。獨龍圖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嘿然。三月。詔議封禪。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王旦等凡五上表請封禪。帝意未決。詔丁謂。綱鑑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真宗 十一

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丁謂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稱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人。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

一人而已

夏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日崇文廣武。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

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齊南。府奉安州。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玄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己酉二年夏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祥瑞。獻贊頌。崔鉉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

網鑑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真宗 十三

以戒駭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徐今徐州。兗今兗州府。無爲州名屬廬州府。

庚戌三年冬十二月。夏州饑。

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巳四年春二月。帝祀后土于汾陰。大赦。汾陰今平陽府。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車謹之意。今國宗土木之瑞。累年不息。

武成帝

武成帝

武成帝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時羣臣爭奏祥瑞輒復上言方今野鹿山雞形
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夫國將興雖千民將
昭神聖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五年夏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性恬淡不趨榮利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
賜以粟帛逋後為墓于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

日求遺稿猶高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秋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十四

時天下乂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
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竟講堅典大脩宮宇
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

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
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
人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後征太原道卒后在襁

祿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鼓蜀人龔美携至京師年

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后宮

郭氏崩帝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

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

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要不富貴億

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性警

敏讀書史問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問天下

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闕事有問輒援引故

實以對帝深重之是漸于外政

甲寅七年夏六月以寇準為樞密使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十五

初準數短王旦于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必

政事欲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帝繇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

達詔格準以上問旦被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

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

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懇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

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

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

具道旦所以薦舉者。華愧歎以爲不可及。未幾與二司

使林特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昇爲樞密副使。

先是昇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校兵。懼謀欲爲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昇與則自今師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罷昇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秋九月以陳彭年參知政事。

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謂王旦曰。辭不見。具臣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十六

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覓曰。是不過典章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以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性奸諂。號九尾狐。

諸管建

時連歲旱蝗。李遵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遂罷諸管建。得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宣和元年

丁未宣和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允。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曾有諫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太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無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尋罷。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動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帝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惜。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賦詠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十七

秋七月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許之。帝問旦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于明選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
居家賓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
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
其所長審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
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
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
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
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
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庸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十八

而人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
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違其言不求美利薛奎登
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還
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
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
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旦任
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
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
親調藥并嘗藥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
卒帝痛悼不已旦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

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
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戊午二年秋八月立子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

初司寢李氏有娠從帝臨砌臺王欽陞帝私卜叙
完當生男叙殊不疑帝喜已而果生子皇后懷爲

已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至是立爲皇太子

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
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還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
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咸議其詐帝獨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真宗

十九

信之準雖是得召用遂代王欽若爲相準之始召
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
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爲大也
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懼

張時泰曰寇準號爲剛直而亦藉天書以復進

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是知寇公特申

張之剛耳

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

庚申四年夏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密令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曰即日土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太子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諧準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尋以未能妖妄事發貶知相州又貶道州司馬準自罷相三拙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八月以王曾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日謂復甞視事

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宋真宗

二十

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翁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官制也迪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謂同上弄權臣願與證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迪知祁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議乃迪置臣爾願復甞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

野州今兗州府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百委皇太子太子歸資

善堂

善堂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樞密副使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遣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禪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幾致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朝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十

宋真宗

二十

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雷州府隸廣東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惡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譏寬遂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曾嘗以第舍假與曾遂不復爭謂必欲令二人

刑道中使齋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掛于馬前示衆
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
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
莫乃罷竟卒雷州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

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
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木與
石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
允恭方貴橫人莫敢違即改穿上穴乃白太后太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主

后命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而
已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從之既穿上穴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
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使
藏禍心故令允恭極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
甚欲并誅謂同平章馮拯曰帝新卽位誅諫大臣
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爲宗道參知政事
爲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言事當理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
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介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祠汾兩過洛陽皆

幸蒙正策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縣是進
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
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
政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
殿壁曰魯直及入中書太后問曰武后何如王宗
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真宗

主

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
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歸君何乃止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謂以交通女
后妖誕生貶

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下欲
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不牛歲謂亦貶人皆以爲
報復之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
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
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俟謂行遠乃罷謂居
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
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

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言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甯州亦出於揣摩也

冬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爲昏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將慮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

竊聽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真宗

三

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亟去

仁宗皇帝 名祫 真宗第六子 在位四十二年

癸亥聖元年秋九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未幾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殊異彭年劉承珪同奏時人目爲三鬼姦邪儉懦誠如聖論

二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五年春正月晏殊出知宣州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

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簡

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彈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夏六月王洙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兖州曾執法不阿見仲太后命

竊聽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三五

昭應宮災

秋八月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法後世也疏入不報屢疏初屬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遽得免

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遂引帝起有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壬午

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金臣不敢言尚念劉氏昨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殯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癸酉二年春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

帝始親政裁抑僥倖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備中外毋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罷

帝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竦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壬午

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今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訶之乃知事緣郭后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冬十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閹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先武漢之明王郭后止以怨怒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帝使內侍諭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三人

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何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手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道輔等皆知遠州簽書河陽判官官屬言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甲辰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乙卯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公之

孫興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發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質于宮中

宗質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以王曾同平章事

后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懼后復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光

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飲葬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丙子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仲淹又為四論以獻大抵議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

黨仲淹對益切諫是落職知饒州余靖言仲淹以
議刺大臣重加譴諫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
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斥監鄧
州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
事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貶夷陵
令時朝廷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
學士李絳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請觀
簡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七宗 三

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殊修而譏若訥人士
傳寫弼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絳希夷簡書讀
以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府名錄江西筠州今江西瑞州府郡公
承天府夷陵州名屬荆州府俱隸荆廣
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
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議論間有異同
曾遂力求罷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
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
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

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恐將誰歸
仲淹服其言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
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曾曰曾平生
志不在溫飽

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
慶安撫使遷略夏州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七宗 三

竦條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編廢屬羌
以為藩籬三詔諭所羅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
險易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
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
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
罪以贖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餽運朝廷
多未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
二年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
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將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勲使勸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渭州今隴州府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年貶范雍知安州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鈴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三守忠爲鈴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其若過下懷帝嘉納之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友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城州今紹興府夏五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夏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俱還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人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辛巳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三果行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關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通靈夏西羌必繇之地乞置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琦亦奏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

朝廷終難之。

周德恭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淪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

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副總管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仲淹知耀州。好水川在平涼府鎮原縣。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為書諭元昊，令去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主帥

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講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琦至高平，元昊遣衆寇渭州。琦命任福將兵，遣之將行。琦令出敵之後，諸將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與敵遇，戰于張家堡南，敵俘北，福等頗易之。進屯好水川，陷其伏中，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藥諸密中，有動躍聲，福發之，乃懸哨家，餉百餘，自合中起，懸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

賊縱鐵騎突之，福力戰而死。官軍大潰，奏至帝，

悼為之肝食。屬竊使人收散兵，得瑣檄於福衣囊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元昊答

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

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奏下兩府共議。參知

政事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樞密副使杜衍曰：「仲淹

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貶

州。高平川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南，屬州屬西安府。

冬十月，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洙、范仲淹、龐籍

經略安撫招討使。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 宋仁宗

主帥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洙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問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深獲聽得。其材否，疑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開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南院宣徽使蕭特不
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關南故地帝許增歲
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令夷節報聘者夷節素
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
辱臣不敢受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
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
秋七月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
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屬門增塘
治城墮籍民兵將以何為弼臣請舉兵而南吾
無難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仁宗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
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
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
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富之歟抑人
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
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屬門備元
吳也塘水如干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墮皆修

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
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略契丹周世宗復
關南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
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
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也
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
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
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
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復置六
弼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仁宗

符曰吾主聞公蒙辱之言甚感憾今惟有結
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
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書
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
及書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大樂奏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辭
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馳還都人見
曰執政為此欲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
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

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稱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遣我，是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素愛南北，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爲太宗所檢，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三

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樞密使吳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和好復定。平府樂壽今屬平

周德恭曰：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爲之太息。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議，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夷簡于盧杞之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膽破。」天下稱爲韓范。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卯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自稱別上書，更名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 宋仁宗

三

三月，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夷簡以

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以歐陽修爲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逐羣邪因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校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綱鑑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仁宗

早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許封册元昊為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元昊倚契丹遠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韓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時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邪傾險乃罷竦而用衍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竦等並為諫官竦既拜復奪之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仲淹亦謂琦曰為此鬼怕筆裏事也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快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綱鑑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仁宗

早

秋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二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歷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琦條所宜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權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議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冬十月以張瑄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品之等首被茲選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聖二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通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

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磨勘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官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餘是奏薦之恩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聖三

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之

甲申四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從趙之議也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試十道及詩論賦遂罷之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齊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

取其法著為今式蘇轍今揚州府志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蘇軾州府志

時韓琦又以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六月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眾同力輔政然更張無漸規模漸大論者多難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眾心不悅任子之思遠磨劄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聖五

之法密使侍者不便尋是誘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端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怒介竊已欲因以傾竦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又偽作介為竦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竦與仲淹懼通問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秋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范仲淹請也

許公呂夷簡卒諡文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

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黜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眾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難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德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慮之意雖未必盡出於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聖五

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去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遠矣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冬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王傳九主至理宗寶慶三年為元所滅

帝遣尚書員外郎張子興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王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

一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衍獨左右之羣小咸怨衍婚蘇舜欽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制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劾元稹壻劾其事遂黜益柔而除舜欽名被黜者十餘人皆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 宋仁宗

聖

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壻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罷磨勘陰子新法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疏辨析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

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忌方可傾之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

夏五月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 宋仁宗

聖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讒也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以閭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

丁未七年春三月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

在開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此事
故改之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

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

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

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

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

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七宗

聖人

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

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

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

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

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

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

事者哉願陛下通上下之情惟審于聽受而已

嘉納之

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

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

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
乃出知河南

丑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
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山粟

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

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民

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奉

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七宗

聖人

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

餘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

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者爲

救之而實殺之自竊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

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

受賞乎

秋九月廣源州蠻僭智高反

辛卯三年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

臣爲實草木之異曷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
勿復獻
無爲軍今歲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
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
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
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得
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
疏畢曰臣忠憤所激則錢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五十一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姦媚
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
自省卽有之不可得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
起居注蔡襄趙鼎救之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羅
卿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各命使護
之繇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者必曰
唐子方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英州今屬

四年夏五月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
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

將不知古今匹夫耳青繇是折節讀書悉通

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

資政殿大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秋九月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
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
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
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

宋仁宗

五十二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
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即古
邕州大理廣南府俱隸雲南
青至賓州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言
軍未卽進青卽整兵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
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
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大敗智
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
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亭失智高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儂智高死于大
理由首至京師
○賓州屬
至和元年春三月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秋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願為衍聖公

一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稱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是而

綱鑑事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宋仁宗 聖三

絕之君子不幸誅謫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

吳充蔡襄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

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衆上疏是悉得召還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官官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

弼同召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

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

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

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開封府城南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便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

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

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

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冬十二月修大塔河

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湖海

綱鑑事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宋仁宗 聖三

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

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

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

聽

丙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

月帝疾瘳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殿而罷翼日又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

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相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

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黜于太慶殿。因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彥博等還私第。時京師業業。類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聖四

閏三月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周德恭曰：「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則二公識見亦於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初帝暴疾。文彥博請帝建儲。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卽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文彥博富弼等相繼勸帝早定太計。皆不見聽。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 宋仁宗

聖五

秋八月。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墮馬。足不得行。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判陳州。青慎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書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道之。」

尊奉 武襄

冬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閭閻包老。

丁二年春二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噪于馬首。然文體自是少變。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諫。謂勿

繡鐵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仁宗

手本

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戊三年夏六月文彥博罷

彥博以老求罷封潞國公

以韓琦同平章事

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璩機乘間

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廟龍之起。皆

繇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

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

璩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

中材之玉。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

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

拯言。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己四年冬十一月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

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

繡鐵正史約不卷三十 宋仁宗

手本

放受之陳摠。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養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

曰。好學篤志。果何以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

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

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

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

象雍繇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遂衍伏羲先天之

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

中雅敬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畱守王拱辰

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

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五年春正月祭二股河從都轉運使韓維之言也

又併五股河浚之

夏四月置寬恤民加司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舉擢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

編年正史卷三十

宋仁宗

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覆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先是館閣老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問者莫不喜悅焉

呂祖謙曰王安石變法之禍略見於此蓋特其

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

下茲判矣

六年夏四月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其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其三論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寇謹徵務實帝深納之

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風東

編年正史卷三十

宋仁宗

至九

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入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甫在內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同曾公亮文學之事則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宗實王

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

懼陳述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

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制可勝言哉帝大感發曰遂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朝以死諫乙疏遂成琦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千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時宗實

綱鑑正史卷八 宋三十 宋仁宗 李

居父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同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器議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因起之帝曰然

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

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請帝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過則吾歸矣因肩輿起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陰知其有聖德云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驛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

綱鑑正史卷八 宋三十 宋仁宗 李

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宴私常服浣濯惟帶食調多用綈絺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宜索曰恐膳夫自此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害人以死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機同聽政

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奏章日數十上一一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視曹氏及左右臣

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
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嫌隙知諫院呂頤上
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猶未釋然一日頤
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頤曰
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
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
之裕如今母子之開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頤又
細錄正史約卷三十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史官顧錫嘯編纂

新安徐錫嘯

英宗皇帝

名宗實更名瞻諱安懿
王九歲于在位四年

甲辰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

僕射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
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
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官耳太后遽起琦即展
聲命營儀司撤簾慶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亦
也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新州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
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
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
乞斬于都市呂頤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
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
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頤不敢違既而琦生政事堂
召守忠至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新州安置取空
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
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己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燕事言濮宜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爾太子也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言禮不忘本濮王所當尊禮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光獨正史勸人卷三十一宋英宗

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秦漢以來旁支承統或推尊父母為帝后皆取議後世況前代人繼者當尊其母為後援立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子繼體承祧負宸端見子孫萬世皆先帝德也臣竊以為濮王宜尊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為案上奏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本

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殺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秋七月富弼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議之自弼傳樞密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答弼弼王史勸人卷三十一宋英宗

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至是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鄴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以文彥博為樞密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有加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為樞密使

三年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

詔稱漢王爲親立園廟請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漢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

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章士上

而不報遂劾歐陽修首開邪議韓琦等附會不正

乞皆貶黜亦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

皇伯無稱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

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

能不衡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太后手詔中書

尊漢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

綱鑑正史卷三十一 宋英宗

受尊號但稱親卽國止廟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

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奏

論不見聽用皆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於是議

等皆罷漢議亦寢

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

禮使漢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漢國大

王則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戚之嫌

矣

冬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珣爲皇太子

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

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卽召翰林承旨張方平

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

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賴王也適長而

賢方平讀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丁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向氏

三月歐陽修罷

修以議漢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

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

綱鑑正史卷三十一 宋英宗

騁偶修于是獨爲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

隨州得唐韓愈遺墓于廢書廡中讀而心慕之苦

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英宗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

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

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還庶子又薦安

石自代帝絲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

市謂輔臣曰安石果病耶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

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參知政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殊及詔至，即起視事。

秋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親以間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英宗

六

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以趙抃參知政事。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及入謝，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

青澗守將神諤，襲虜夏監軍鬼名山，遂復綏州。

蓋州○青澗縣名，屬延安府。按此州今延安府綏德州。

冬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肅種諤于隨州。保安軍今延安府保安縣。

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趙鼎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神諤乃貶之。

周德恭曰：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英宗

七

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繇可決矣。

神宗皇帝上名趙顥，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宋天下亡於此子。

戊申熙寧元年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帝曰：卿可謂青難于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

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

秋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安定縣屬冬十一月郊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兩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

續通正史綱目卷三十一 宋神宗

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而在官使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奏知政事初弼自汝州入覲帝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然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照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

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方辭赴郡至是召拜

是職時帝以災變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

姦人欲進邪說以搖帝心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諫之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

更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過濶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問侍讀張璪對曰安石

文行甚高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韓絳其人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知卿謂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

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相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恐帝不決意任之復

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若有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會布檢正中書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

五房公事凡有奏議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服衆俾毋敢言縣是安石信任極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增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皆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真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公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私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卅曰君言失矣堯舜變秘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宋神宗
今揚州儀儀縣

夏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時建人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誦程顥與焉

初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誦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誦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誦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取上疏言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誦天下蒼生必斯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一

人也疏奏罷誦知鄆州誦既黜安石益橫光錄是服誦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秋七月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糶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常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然均輸法

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知諫院奏言王安石招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至是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帝心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邵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才乞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三

留章不下純仁求去不許改判國子監純仁求去愈確安石使論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

相恤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

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

改著作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數召見一日

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廷中人曰御史不知帝

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

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

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晉城山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三

轍以書抵王安石加陳其不便安石怒出為河南

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

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

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

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今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輪納願輸錢者從其

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詔曰可初王安石

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

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繇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法與青苗法合。安石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召訪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網羅。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四

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勸石曰：誦諫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責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死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有孫叔敖所譚爾之有是，衆之

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

冬十月，雷弼罷。

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處不能爭，多稱求退。章疏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五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引之爲助，升之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絳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

頒農田水利約束。凡得廢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判諸路凡四十一人。

十二月，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文，故可樂何事？兵，因放之。讀

中庶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耆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居南山下。雲巖縣今省入延安府宜川縣

戊辰三年春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奉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井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遠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

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決趙卞請俟安石出。安石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中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官者乎。先是安石陰結人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七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棄。帝欲大用光。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允光辭。收還詔敕。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帝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安石

安石數請絀之

夏四月趙鼎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上疏言安石強辨自用羈縻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諫官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何如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止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

臨言定不繇銓考察察法制封還制書執奏不已金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秀州今嘉興府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以言不行乞罷許之

秋七月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十九

銳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登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九月曾公亮罷

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

亮曰帝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詔詣閣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神宗

恩信招撫公邊諸種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

以為奇請以詔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詔請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

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師事徙知舒州初師

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

其先識鄆縣名屬寧波府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極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

願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兵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一 宋神宗

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

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

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

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

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謀

屬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

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縣長吏爭衡而諸州舊有

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

皆知其非平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保長
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
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
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
弩教之戰陣每十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
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
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

以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

其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

編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二十三

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

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值多少隨戶等均取

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

錢用其錢募人代役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

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

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

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求力者民之所生而有

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

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

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

何以爲生此法卒行富屋差得自寬貧者困窮
日甚矣帝不聽

四年春二月更定科舉法

帝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王安石曰士少壯時

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入官世

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改

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

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

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

編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二十三

明經墨義應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

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

舉究出身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開臺

先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開臺不報又上疏

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誥公直

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

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鎮同即

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寬或誅所不敢逃

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繇是安石力薦于帝，遂擢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綰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二十五

故有是命。寧州屬陝西慶陽府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誥卒。

先是，誥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憂，益以身疾喻朝政也。誥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多，願君寬免之。」遂卒。

罷知開封府韓維

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獨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繇此益惡維，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乃出知襄州。今襄陽府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綰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二十五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穢，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餽求益切，參知政事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

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誥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

明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輒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卽陳率錢助役十害繪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摺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摺欺誕懷向背安石欲貶璪璪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

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秋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綱鑑正史卷三十一 宋神宗 王六

雱安石子也爲人傑悍陰刻無所顧忌性甚敏冠舉進士辟院一書不能傲小官乃與父謀曰我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愚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錄板置手裏遂傳達于帝郵傳曾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聞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獍琦當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

侁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立太學生三舍法

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

壬午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訪時政者

三月行市易法

綱鑑正史卷三十一 宋神宗 王七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典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輪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

夏五月行保馬法

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

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共。直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備償。

秋八月。貶唐垌為潮州別駕。

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遂召升殿。垌至。御座前。指券展。垌自安石曰。王安石

宋神宗

宋

近御。垌曰。陛下前御。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疎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和衷擅權。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議且目。珪慙懣。俯首先降。至詆安石為李林甫。垌把帝屢止之。垌憤慨。自若。畧不退。讀已下殿。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開門糾其責亂朝儀。

貶潮州別駕

領方田均稅法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

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處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

至六年夏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南康府名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仕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歷知南康。

宋神宗

宋

宋

軍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通書四十篇。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道州屬

州府營道縣名。今省。分寧。今南昌府武寧縣。南安。府名。與南昌俱隸江西。蓮花峰在清江縣藍山下。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置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春三月遣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德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

綱鑑正史劄記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一

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福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條代北事宜以關琦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郵彼見形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遂為釁端為今計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盟之常體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嚙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撫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縉所見為圖發馬廄之且云旱絲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歎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異日令

綱鑑正史劄記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一

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譁呼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沾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外間始知所行之絲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廄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匱罷京上門計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悉知政事太皇太后嘗燕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沒官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

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覓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幾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因爲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秋七月立手實法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一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非用器食粟而糶墾墾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

乙卯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叅知政事馮京校

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英州人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瑋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國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

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俠于汀州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瑄亦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違章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與安國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內典于禮義幾置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最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安國曰猛教苻堅以峻法養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曰恨知人不明衆欲太急爾帝不悅錄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書校理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汀州府人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出安石私書

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終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尋罷

三月遼人復來議領事道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肅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上隴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處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肅來致圖書以忱等遲延爲言乃命韓綱代忱等與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五

遼使議續與惠卿爭辯或至夜分聽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番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道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乃黃兒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禮禮讓始屈括至遼遣相楊益成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遣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屬人情向背

使契丹國上之遼使畢議不決帝問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周德恭曰仁宗之朝契丹求地當時富弼諸賢僅克增其歲幣不勞寸兵卒成和好此固豺狼無厭之求宜過而不宜縱也迨咸安石姑以與之之言棄東西七百餘里於乎幽薊之地未復尚爲中華之恥矧以中華之地復割以賂夷狄乎損今日之疆界爲異日之爭端然則小人之禍不獨貽於一時而且貽於後世豈不深可惜哉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五

哉

夏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遂頒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焉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日大星殞州治樞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帝以災異數見詔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聊安石不悅鄧綽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絲拘錄其勢安得不犯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設罷手實法

續鑑正史約不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

丙辰九年秋八月罷醫祠廟

司農醫祠廟于民應天府宋開伯敬子廟皆在醫中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開伯遷商丘王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忠廟乃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心棄濟慢何所不為歲收徵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

宋史

罷醫祠廟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丁巳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

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

張澤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

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

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

埽曰靈平

續鑑正史約不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七

九月河南郡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

新法行吏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遺

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財

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

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及卒年六十七

謚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

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冬十一月恩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者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顥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已元豐二年夏五月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九

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改知諫院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微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子備平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國已新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皇太后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詔定等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帝曰謹受教軾遂得輕貶第鞫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神宗 三十九

光而下凡二十二人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

京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夏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東五路之師討之

時五路諸將高遵裕等皆至靈州衆潰引還獨趙不至貶遵裕等官樞密副使孫固言兵法後期有忤帝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

安撫制置使

壬戌五年夏四月以蒲宗孟為尚書左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為容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聖

職事遷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初議伐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乃決意西伐至是諤等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諤遂上其策于朝帝追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誥後無西顧之憂矣

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灑掃豈可當將帥之任乎聞者代珪發憤禮至鄜延以為永樂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從之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咎悔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葭蘆今葭州吳保在按德州東浮圖在綏德州西塞門今塞縣俱屬延安府米脂皆縣名義合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聖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初憲使蘭州城之至是夏人入寇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貶之

夏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邊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

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
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秋兼舉故事
與焉

甲子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
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
僧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絹帛及

續鑑正史約八卷三十一 宋神宗 元祐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
恕范祖禹及子廟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
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
西京番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
書局自隨尤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扶摘幽隱
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
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
書詳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歷十九年而成至
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

元祐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儲為皇

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崩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皇太后臨朝聽政戒中外無苛飲寬民間保戶
馬事辭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參知政事蔡確思
求媚于太后以高遵裕太后從父坐西征失律抵
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
百萬先帝因之驚悸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
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太
后尋罷京城通卒及免行錢保甲保馬方田市易
法

續鑑正史約八卷三十一 宋神宗 元祐

司馬光自洛入臨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及入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
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
百姓光懼丞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
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于是上封事者千
數

元祐五月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至是卒。願自十五六時與弟願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既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監于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願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以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尤上言新法之弊。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尤毅然爭之曰。先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聖四

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變。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晚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死太后以學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甥環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環遺以食。亦不受。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豈可也。鄉人

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學講學。任賢諫諍。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京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一 宋神宗

聖五

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史官顧錫嘯編纂

武林汪槐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
在位十五年

昏君小字子

丙元祐元年春閏二月恭補有罪免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也

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

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

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許乘肩輿三日一人省

光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敗其邊吏曰中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哲宗

國相司馬矣好輕生事開邊隙

章惇有罪免

罷青苗法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皆如舊制詔詳定役法

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

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

吏胥緣以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

何如軾曰三代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

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

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

法可顧不可差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

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同知樞密院事

范純仁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

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

得乘間迎合矣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

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令安石以速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哲宗

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

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願役無

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之有

夏四月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

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

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崇政

殿說書願上劄子言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見士大夫之時多親幸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請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王安石卒

安石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強忮執意不回然議者謂

綱鑑正史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三

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聽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於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開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變朱熹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行事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安石始學蓋欲陵躐楊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流入于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

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門也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文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隆時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輩若所舉人違犯明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矣

綱鑑正史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四

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

六月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王觀劉摯歷數其奸故改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爲政得人則治然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情識凡十科舉士仍其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哲宗

五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廩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爲之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光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

民害者剗革略盡武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嘗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六

冬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兼學士

丁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猶然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中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取王氏說又禁毋得引

秋八月罷崇政司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每講色甚莊繼以風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軾執試館職策問訪軾執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羣臣不出願請宰相問知否曰不知曰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真日呂公著等以願

續錄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七

言問疾辭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公著獨當國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光庭等爲輔蜀黨以軾爲首而觀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關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管讒惟呂大防秦人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歸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

指君子爲姦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劉定之曰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爲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爲魁元祐拊擊新法司馬光爲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黨又自分爲三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遑有在矣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曰

續錄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八

公著言易言頤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服言者呂大防劉摯私顧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美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希亮

武協心同力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慶
室及武三思得志至於竄移淪沒此皆前世已然
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
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

大防朴厚慈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鎮字正史蜀人卷三十二宋哲宗 九

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
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
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
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量宏而學粹見士
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奉互
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
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辯駢辭人莫敢
與亢公著獨以精義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

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
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
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
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
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
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
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今天下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能知
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
非所以育人才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
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

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
譏訕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又彥博欲貶
確嶺嶠范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
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人言於太
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曉昧

今廣東以地有五嶺故名

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觀

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
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
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
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六年春二月以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爲樞樞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士

時遇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
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太后疑
不決蘇轍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
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
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前者用
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
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必將
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所不足
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

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

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惟此人當之耳

宋哲宗

十

八年秋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文。

冬十月帝始親政

如此皇帝上負祖宗下害子孫使天下論議變為夷狄吾恨不以身死之

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乃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也草疏入不報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十三

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

初侍御史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審約畏助已超遷畏為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行表各加品題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

紹聖元年春三月呂大防罷

大防未去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發策其意欲紉元祐之政蘇轍上章辨論帝大怒范純仁從容解之帝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夏四月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十四

乞郡乃知陝州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問瓘名進

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何先惇

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

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

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

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

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聞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

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

日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
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希赴成都過關陝欲使典書詰廷毒於元祐諸臣
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元祐名
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
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創罷擢蔡
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宋神宗 十五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
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錄
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
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六月以會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

等官

時臺諫趙鼎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

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劄相暴屍
帝問尚書左右丞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
乃止

復免行錢

冬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道州

詔降官

乙亥二年春三月復保甲法

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張茂成安民論京姦足以惑衆

辨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宋神宗 十六

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
始萌人多未測而安民首發之復論章惇頗國權
黨乞抑其權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章聞
奈何以言語自任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
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耶惇益怒安民遂貶

丙三年秋九月廢皇后孟氏時劉皇后恃寵與后有不睦事聞章惇陰附孟氏

丁四年春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流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

等三十人官大貶呂公著

時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者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來在道覆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閏月以許將爲中書侍郎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夏五月謫公文彥博卒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哲宗 十七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孫雍程顯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立交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諡忠烈
復立市易法

冬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前籍貶涪州
屬四川重慶府
戊元祐元年春三月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帝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崇爲助媒蔡宜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人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崇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職管新州初陽翟田

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盡迎諸途浩出涕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泄五日死矣豈獨極南之外能死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治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有曾譏者嘗三以書勸治論孟后事治不報及治廢詔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議治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侯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子茂卒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佑卽位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第十子太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徽宗 十九

二月立皇后王氏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如后純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夏四月復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於內郡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協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帝嘗覽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特達易明卞心難

見至是侍御史龔夫等論卞罪浮于倬免之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平

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事放

冬十月蔡京有罪免

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

始與惇異及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

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璽官

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以杜惇下復起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二 宋徽宗 二十

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

日事惇下者一旦勢異惇下縱未至蔡京足以

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徽宗皇帝名佖神宗第十一子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高平公范純仁卒

遣表勸帝絕朋黨察邪正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

辨明宣仁詆譏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

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一生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

入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

已。怨已之心。怨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睦州今浙江嚴州府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

綱鑑正史紀人卷三十二 宋徽宗

主

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勸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

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未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布憚之。罷知穎昌府。今開封府許州

冬十月。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嘗以將卽真。瓘語子正蒙曰。吾與丞相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

綱鑑正史紀人卷三十二 宋徽宗

二十二

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遞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宿出瓘知秦州。屬揚州府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京始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順旨得幸。請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歸意用京。會韓忠彥

與曾布交惡。有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三吳今屬州。湖廣常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讀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宋徽宗

二十三

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通之。屬籍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帝決意相京矣。
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役數千。

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諫。陳瓘。鄒浩。常安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左司諫吳林。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故也。

貶之

詔籍元祐元祐黨人。

蘇轍。范純仁。劉奉世等五十人。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司馬光等

二十一人。子京無得官京師。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宋徽宗

二十四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會布擬婿父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怒。爭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遂出知湖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焚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明宗

京自為提舉講議。恩禮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千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

尹牧無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
法制屢變無當矣

八月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待制以
上官蘇軾等餘官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內臣張
士良等凡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
端禮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陳瓊
等于遠州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二宋徽宗二十

時宦者郝隨誣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會
昌州判官馮淵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詔罷元祐
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并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
韓忠彥等貶之昌州今重慶府榮昌縣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癸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以
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
后劉氏為皇太后

夏四月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文辭素行譎誕專以詭

異聲替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范致虛又言頤
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縉為之羽翼乞
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
秋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
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回
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二宋徽宗二十六

曰被後不敢跪乞免錦安民二字于未恐得罪後
世聞者愧之

甲三年夏六月國燬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置書畫算學○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乙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冬十一月以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勗俱給事蔡京所
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

息花石京諷勅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舳舨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副總其事。於是搜巖剔竅，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受夷之不速。又篙工舵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二十七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瑋請帝碎元祐黨人碑。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托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因覲帑藏盈溢，倡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及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爲太一宮使。

丁亥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用之。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卽免試補太學上舍。

秋九月，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學本于誠，諱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成德尤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二十八

著程門號四先生。

戊辰二年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信州今

特童買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禾上疏劾之，論

奏未終，帝拂衣起，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

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

首以報陛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

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

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翼日，買等

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詔遂謫。

夏六月蔡京有罪免

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帝曰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帝始疑京故罷

庚四年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辛卯政和元年秋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使遼使遼

時童貫復洮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有是命

冬十月童貫以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宋徽宗 二十九

燕人馬植仕遼行汚不齒於人童貫使至盧溝植謁見自言有誠燕之策願與俱歸易姓名曰趙

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神

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

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國燕之議始此盧溝河名在順天府西南

登萊二州俱府名屬山東

二年夏五月詔蔡京三日至都堂議事

三年春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於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

遷節策身自縊死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行昔號通妙先生

冬十一月祀天于圓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

執綬官王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王津園東若有樓

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

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帝又曰見人物否

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

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

編錄正史第八卷三十二 宋徽宗 三十

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

神仙之事矣

甲四年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宮在大內北

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等五人議以

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

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其間殿閣

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會奇

獸諸欄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

巖壑幽勝宛若天成其後又有村居野店酒肆青

帝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旋

金之七白
定國七白
白以贈就
金取其不
聖宗也

不禁夜徙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

冬十月次與阿骨打叛遼遼遣將伐之遼軍大敗

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以即領六路遼事

乙未五年春正月次與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

秋九月金取遼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

導前乘緒白馬徑渡日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

之以濟遂克黃龍府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一

丙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帝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

召見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

神霄玉青王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號稱長生大

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

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燕京即左

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已

即仙卿稍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

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

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初帝未得嗣子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西北隅建

暢壇興尚加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

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益信道教及聞林靈

素之言復于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由

一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

事

夏四月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丁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自是每設大醮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

綱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一

夏四月道錄院上章肅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先是帝詔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

獨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懸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

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肅朕為教主道君皇帝

於是群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十二月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親徧天下又造青華帝

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托天神

臨降造帝詔天書雲篆務以感世欺眾尋加靈素

臨降造帝詔天書雲篆務以感世欺眾尋加靈素

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觀
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子爭道都人稱曰道家
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貲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
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
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群闈為伍
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人則為近侍執使令之
役古所未有也

戊辰和元年春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三
夾攻遼通鑑好

宣和元年秋九月幸蔡京第

帝時乘輕車小轎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
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
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與少宰王黼得預官中秘戲攸嘗言
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
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
微浙江為白屋不施瓦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

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
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
之兆焉

冬十一月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頤兄弟講孔孟
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于潁昌相得
甚歡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頤卒又師
事頤于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
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
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號曰龜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四

山先生蔡京客張覺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
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
齊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
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南初今福建延
州府縣名屬長沙府餘杭縣屬杭州府
蕭山縣屬紹興府龜山在蕭山縣北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相軋毒殺允誠益肆橫恣道
遇皇太子弗欽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還故里
尋死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議改以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詰京京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眡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罪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五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先是金主以手札付趙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醵毋當如來約歲幣之數同于鐵

冬十月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此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睦歙杭衢等州詔以童貫爲浙江宣撫使帥師討之童貫

承詔罷花石綱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州府名 睦州

辛三年春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由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秋七月黑青見於禁中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十六

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一氣之所及腥血四灑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

壬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

三月金克遼西京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少師鄭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少傅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次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決意治兵乃以貫為樞軍使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

總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焉也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七

今射一時之利素百年之好結仇讎之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人通義惟大國之貴不能對都統制神師道諒許之和不納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

九月除朝散郎朱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降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冬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

東管平瀋三州官今昌黎縣平州即永平府與瀋州俱屬永平府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路趙母故地而不思管

一平瀋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

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

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

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

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

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借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

良嗣送之且求管平瀋三州今順天府薊州府檀州

金克遼燕京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此功遣使如金約夾攻遼金兵至聞金人不戰而奔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一 宋徽宗 三八

癸丑五年金太宗完顏亮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

必欲平瀋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

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

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

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

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

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

稅非約也帝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仍命

良嗣與諸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燕山令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命帥臣守之詔藥師入朝召

對于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望

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

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

三月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濫

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濫欲作邊鎮不可得

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良

嗣鑒正史約入卷三十一宋徽宗三十九

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

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

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來

以燕京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

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詔童貫蔡

攸班師

夏五月以楊時爲通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

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

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棄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

凡元祐之政事者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

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

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

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

已帝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

六月金張毅以平州來歸

初遼興軍節度副使張毅以平州歸金金命毅仍

知平州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

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通平州言于毅曰左

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如是公今臨鉅鎮握強兵

嗣鑒正史約入卷三十一宋徽宗四十

盡忠下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

召集諸將領議殺企弓等諭燕人復業請使來請

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

此必失其懷後不可悔不聽詔建平州爲秦寧軍

以毅爲節度使金聞毅叛遣幹離不襲平州毅奔

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遂欲以

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繼殺之而莫肯併殺

二子送于金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則與若奉藥師

亦將與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屠此

興師矣平州令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甲辰六年春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請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

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乙巳七年春正月金延禧如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妻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四十一

室獲之以歸

金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夏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

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

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

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諫或

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

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

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唱以即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錢漢

秋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離不分道入寇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判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四十二

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南下驚遽不知所爲欲

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太

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

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

留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

必欲番買置帥臣何爲遂去粘沒喝遂陷朔代二

州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離不入檀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屠

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專制一路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

賈至藥師迎拜帳下賈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
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
焉知其他賈釋然遂邀賈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
迹藥師下馬當賈前棹旗一揮俄傾四山鐵騎輝
日莫測其數賈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
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至
是金兵南下藥師帥所部兵以路幹離不復得藥
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
遷避兵東幸故有是命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四三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
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策之
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番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
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翼日敏入
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管血上疏
請假皇太子位號使守宗廟收將士心以死捍敵
天下可保帝意遂決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天

寸與人帝嘉納之

立皇后朱氏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攸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
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
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糾怨于西北朱
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此
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
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一 宋徽宗 四四

二十一終



宋史正史約卷三十三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增徐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在位二年

靖康元年春正月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幹離不陷相濟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

河北金將趙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榆者望

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通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

敵金人取小舟以渡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

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

宋史正史約人卷三十三 宋欽宗

遂陷滑州相今彰德府滑州縣名俱屬大名府

王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勗歸田里

歸至雍丘盜殺之永州府名隸湖廣維丘今開封府杞縣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問幹離不濟河下詔親征遣蔡攸宇文粹中奉

上皇東行以避敵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

戒嚴

宰執議請帝幸襄鄆以避敵鋒行營謀李綱

以為不可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

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

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官

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

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

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

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

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

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

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還以捷馬來追何以

綱正史約人卷三十三 宋欽宗

禦之帝感憤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

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

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

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幹離不軍圍汴城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

有備乃退遣使來議和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主

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求大

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

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命悅使

金軍幹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綴百萬匹。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洵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悅至。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姻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聞已空。言金人所索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固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將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不能奪。及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神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係非所敢知也。遂拜曰。知樞密院事。充京東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金使王洵在廷。謁見。師道拜。禮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疎。請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大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壓敵營。堅壁不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功名獨歸神氏。請速戰。綱主其議。平仲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金使覺之。韓繼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救。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

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內來致

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洎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

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

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

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

邦彥等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恐其成功因緣阻敗

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

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

用綱而斥李邦彥等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五

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使告辭北去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五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

許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人得志益輕

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

宰樞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

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

辱于楚漢宣帝不老趙充國而卒成金城之功自

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多矣師道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威勝軍今山西沁州陷隆德府

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

大夫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六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藥方平伏誅

金粘沒喝還雲中雷軍圍太原

三月張邦昌李稅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

遂免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

威勝軍師中追幹離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
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

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占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种師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种師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今南京

太上皇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恩慕請陛下早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七

還京師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

立子淵爲皇太子

召河南尹种師中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种師中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懇舉發策語不善种師中對而出告頤曰种師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种師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乎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种師行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道還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八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者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楊鼎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六月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

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

綱正史約人卷三十二 宋欽宗 九

侍郎耿南仲等所出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棄三

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綱入對帝曰卿爲

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以愚直不容于朝既行

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爲感

動

秋七月竄秦京于脩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府州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皆市達宣撫司以爲不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諸軍潰于太原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召綱還

八月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

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蔡攸朱勔伏誅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

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

心爲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方問于

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

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

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

綱正史約人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

及李綱罷知揚州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

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

詞頭且論解越職言事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

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

罷西南勤王兵

○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益各

統兵赴闕耿南仲專主和議兩檄止諸軍勿前

冬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請解金人佯許而

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奸問乃請

孟集滄滑邢相之成以遇奔衝而列勳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人不肖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
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
屬効大臣畏懦誤國坐貶帝問其處下遷吏部侍郎

十一月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
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淵使金軍請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
雲構還次相州

王雲國詩康王往使詔使雲副王至磁州守臣宗
綱錄正史約不卷三十三 宋徽宗 十一

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
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

祠民遮道諫王勿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執雲
殺之會金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

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王至勞伯彥曰他日
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諒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

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初相州湯陰人岳飛
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

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十石剡輪宜撫真定募敢
戰死地度三堡擒利賊至是見王王以為承信郎

卷六甲

京師成忠肅遣大甲兵以禦金
遣耿南仲而自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終人所
殺南仲奔相州

金幹離不粘沒喝圍京城帝出迎

時援兵皆為少宰唐恪及耿南仲遣還城中唯衛

士弓箭手七萬人而已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

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置太子居守而幸

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

之開封尹何栗果人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

綱錄正史約不卷三十三 宋徽宗 十二

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

當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為士民

所阻乃天意也乞拜為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從之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京城已陷何栗欲帥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

師乃止帝命栗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栗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金師請降留二宿乃還朱熹曰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始終以和字自愚惜哉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州名屬兗州府

副元帥宗澤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

近甸無動澤曰金人狡諂是欲欺我師耳若父之

重人援何首儀澤宜急引軍直趨洹淵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內汪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三

行王乃命澤趨洹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謂兩河民不從丁二年高宗皇帝春正月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

軍

時金人復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

色何鼎及吏部侍郎李若水勸帝行帝乃命太子

監國與鼎若水等復至金營

河東割地使劉給自經于金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河南

澤以孤軍進至衛月前夜皆敗退澤下令曰今日

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奮而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遇大河襲擊敗之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入于京城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以廢居私第被殺

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四

水寧有二王哉罵不絕口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

金人語曰遷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丘游曰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藏也

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

全之計莫切於權衡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

壁清野可用周亞夫罷吳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藉藉終日徒以講和為言遂使九族六宮

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哉

康土構大子濟州今濟寧州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卿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金人遣翰林承旨吳玠奉吏部尚書莫憐入京議

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

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

叔夜及孫卿置軍中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

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瑗論衆以立邦昌

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紳吳玠

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且論邦昌當上

皇時臺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遂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五

立邦昌爲楚帝邦昌即位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

官慘沮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宗澤在衛問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據金人歸

路邀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

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

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矣與既去能

保如今日子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大

意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

獲保全會馬紳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

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

后入御延福宮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

邦昌遣人至濟州奉迎康王王不許以書諭宗澤

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

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

雖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

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不可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六

不斷邦昌又遣人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

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

復辟以馮淵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

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皇后降手書告中

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

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虞而敷天同左袒

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先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

未豈人謀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

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

應天府既至，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通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七

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羣臣在國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難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竇李邦彥、吳敏、李悅、耿南仲等于遼州。諸將廢土和誤國罪也。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蠲書，中國募河北兵，應募者十七萬人。舉振河北帝即位，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不可割以界金。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好問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議遊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庶未可居，則爲遊幸之計。三議赦令，謂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八

家更大變。鮮於侁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大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大議職。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七議守。謂敘情敘勢。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禦禦。八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叙廷等九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獲者。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資成功。十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真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雷中不行。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十九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雷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江伯彥乃曰。今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貶邦昌。併受僞命臣僚主時雍。吳玠莫儆。李觀等。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給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精竭而遠甚。然而可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冀。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問罪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今河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二 宋欽宗 二十

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不因此時置司道。使以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令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傳亮薦焉。

宣義郎傅秀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秀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付秀以往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臣朝進一言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三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建王室今

即位四十日未聞有大號令臣雖驽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

之是時開封尹關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雷屯河上金鼓

之聲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

軍法縣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而帝川潛善決意幸

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

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歷飛為統制謂之曰

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繇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

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

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又皆成精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三 宋欽宗 三

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東京西路募兵

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

助國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穴未固親

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起應言事

本官歸諸所所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恃用兵在先定謀發機曳柴以收勝莫款未機以

致敵皆謀定也所問然曰君殆非行仇中人補飛

武經郎

等不以爲然。而石亮起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行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侍御史張浚又劾綱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在相位七十七日而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而中原盜賊竊起矣。

胡一桂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爲汪黃所議。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七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罷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

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刺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匿處家事。字畫如平時。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逼。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張邦昌伏誅。○金盡陷河北州郡。

冬十月。帝如揚州。

綱雖正史約人卷三十三 宋欽宗 主六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帝竟決意幸揚州。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庇。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程 湘同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第九子 在位三十六年

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係屬

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

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

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

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

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義心當協謀勸敵明還二聖以正大功言訖泣下

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感其日暮

敵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魯翁

以劉豫知濟南府

劉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

州張翥為之起知濟南時孟起山東豫不願行請

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景州屬河間府 與州今饒興縣

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

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祠

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康節范仲

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疾澤翼然曰吾以二帝

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破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泣

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此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而卒澤子綱居戎幕素得上心都人請以綱繼

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棄城下悉復去

掠矣

冬十二月劉豫降金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

時金兵橫行盜賊熾起二人皆不以上聞禮部侍

郎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

計而笑之

已三年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

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天長縣屬 屬揚州府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淨屠說法堂吏大呼曰獨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鍰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徽

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怒乞加罪

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綱鑑正史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州今南

三月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

駐平江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

切帝傳位于魏國公與諸將迎太后臨御

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于王室以王淵驛還顯職心

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賊盜功大賞薄怨帝二

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監珪恃恩用事傅等伏兵

殺淵及履等切帝傳位皇太子諸隆祐太后同聽

政太后見傅等論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

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今天下敵國聞之豈

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

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

語可爲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麾其軍退於是

皇子塽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

帝以顯靈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勝非奏母

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

奏者乞許臣僚極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彈

其類太后語帝曰願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復

寢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論之以禍福乃止

綱鑑正史卷三十四 宋高宗 四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時敗元赦書至平江張浚謀起兵討之呂頤浩亦

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成望能斷大事乃答

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

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

衆士皆感厲會韓世忠自鹽城蘇海道將赴行在

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既

而頤浩元世兵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上疏

乞遣使至帝還卽尊位傅等憂恐不知所爲朱勝

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諭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生江今蘇州府屬城縣名屬淮安府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度河南州郡夏四月帝復位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傳劉正彥夜遁頤浩入杭州臨平湖州府在杭府府

頤浩論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

臨平苗翊負山阻水為陣韓世忠舍舟力戰翊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擁精兵二千夜走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

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冊魏國公東為皇太子宋廢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故有是命遣激猷關待制洪皓使金命人拘之

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道至雲中粘沒喝追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保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遼冷山

韓世忠獲苗傳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六月大霖雨詔郡官以上言關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金元水大舉入寇

秋七月廣州教授林勣上本政書

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農貧兵驕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復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得租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耕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桑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後朱熹其受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仆射並同平章事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

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面迎請而乃

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親言職展省陵寢偷

安歲月略無托禦及虜騎未虛匹馬南渡一向畏

縮惟務遠逃軍民怨恚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

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

都剽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

綱維正宋高宗入卷三十四七

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

直罷之于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如臨安時升杭州

九月金人臨南京爲臨安府

冬十月帝至臨安今杭州留七日復如越州今紹興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脉右出秦隴之驛

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遊幸於

是倖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

使專總四川財賦時浚倚重寄旬請月貲期得士

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

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子羽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浚皆用之玠原今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時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趙歇

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後未有如是之盛

戰者

以趙歇爲御史中丞

綱維正宋高宗入卷三十四宋高宗

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

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

而下瞰京洛二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

重兵于襄陽連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

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

時江浙倚重于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

方兀朮乘充無備進兵渡江使人說之曰若歸當

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金粘潤

唱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

時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江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十二月金兀朮陷安通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州名南直隸

飛自建康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轄兵相謂曰此岳將軍也爭辟附之

綱鑑正統紀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九

庚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遷金帝于海帝走溫州

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金人陷東京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帝還越州

夏四月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

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還越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緣秀趨平江世忠乃移師鎮江以待之兀朮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

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衆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勝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奔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

綱鑑正統紀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

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撓懶自滁州遣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縶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所爲兩道出其背每縶一縶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兀朮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如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枋鋸之穴船板以權葉俟

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著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在鎮江府城西西北老鴨河在鎮安府西新城今淮安府安東縣

六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宋高宗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費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叩關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雷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爲未可。浚積前疑，遂羸之。宋高宗

金徙二帝十五國城。宋高宗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

里。從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棗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各府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師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泰州。富平縣名屬西安府泰州屬揚州府

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偃、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國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邀五路。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擊錫等，與之力戰，鏖身帥將士萬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

哲軍，哲軍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哲斬之，安置錫于台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熙河今屬蘭州府秦鳳今屬鞏昌府涇原今屬慶陽府

府興州今屬中府魯縣屬洋州今屬彰德府亦屬漢中府合州屬四川重慶府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兀朮賜檜及南侵，以馬

恭謀軍事，捷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

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
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
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
善力薦其忠檜人對首奏所草與捷檄求和書帝
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
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
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
警息兵則自檜始楚州今淮安府

周德恭曰檜執于虜守衛甚嚴況自燕至楚二
千餘里跨河越隘關津既多檜之夫妻寧能高

綱鑑正史紀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三

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此縣賊檜陰王和議見
悅女真而伴縱之還取故綱目直書金人縱秦
檜還其言嚴矣

十一月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和原在

實錄

紹興元年秋八月張浚殺殿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將復
用之利變制置使王庶與端有隙從而間之吳玠
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浚又言端
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

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下端獄殺之陝西士大夫
以端罪重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悵
有叛去者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檜欲得相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
是命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瑋大敗之
兀朮遁

綱鑑正史紀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四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
為死守計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
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
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狙于
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瑋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
空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襲大敗之
兀朮中二流矢亟斃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

嘗有此敗。鯁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瑋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歛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前等第在後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壬二年春正月。帝如臨安。○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五

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

劉豫從居汴。

五月。育太祖後子。僖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太子勇卒。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謂太祖後季落可憫。詔選其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黃亮上書請之。於是選秦王

三德芳五世孫子僖之子伯琮。命張焄好鞠之生六年矣。紹興府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頒黃廷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瑤等二十人。

帝初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改給事中。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六

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虜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及正位冢司。而劉肆逆。食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舉仙都觀。是夕。尋出胃。秦檜三上書。雷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焄程瑤等

十餘人皆坐檣下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豈無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上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啜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言為相數月必聲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如婺州及胡安國罷檜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七

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版北人將如歸檜語乃案至是帝召直學士基宿禮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雷久之粘沒囑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粘沒囑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人倚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禁久之乃以滿

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趙鼎為轉運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方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冬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初綱至潭州流民潰卒羣聚為盜綱悉平之因上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八

言制荆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取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湖相援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夔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熙河蘭廓經略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三年春正月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因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脫仙人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

古撤離喝自商於直搗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

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撤離喝遂乘勝而進仙人關在

漢中府鳳縣河池即鳳縣金州屬臨洮府石泉縣名屬漢中府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

玠還擊破之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

時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

吳玠玠自河西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

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

以杖擗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關玠軍弓

射盡王彥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十九

等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

更募死士繇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

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

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

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

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

乃問道會子羽子羽謂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

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

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

亦引去撤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

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

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復從梁

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養

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受擊之死傷十五六

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因此

師掩其後金人墜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

而走餘兵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

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

不償得三泉縣名今在入籍州屬嘉山在保寧府廣元縣北東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

夏四月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

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虔今屬江西

秋九月呂頤浩罷特御史中丞綱常同論劾浩過惡遂罷

冬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

介報時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盡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屢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四年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三

金兀朮撤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玠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還處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計自是不妄動矣

玠今平地名武階今隴昌府階州

夏五月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

時湘湖賊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

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下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提開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全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騎憤劉豫僭爲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趨中原恢復旌

三

史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秋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帛入寇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會朝廷使魏良弼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百詔移

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
令軍中日抵吾報所謂於是移兵勒五陣設伏二
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
聶兒李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即
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
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奮擊人馬俱
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相蹈籍溺
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
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
帝親往帝從之喻樑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
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
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樑曰然則當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
州俾以諸道軍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
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

帝自將禦金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避之張浚曰避則
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
知政事沈與求復力贊之帝遂發臨安韓世忠遣
人奏捷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
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備遣其子豈可
煩至尊耶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
然後知鼎先見也

周德恭曰高宗此舉差強人意參與臨江士氣
百倍蓋緣趙鼎之爲相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
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
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
曰喻子材之功也詔拜浚樞密浚受命即日赴江
上視師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渡

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桶茗報之且言張
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
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遂有歸志會
兩雪餽遺不通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乃夜引師
還兀术等既去劉麟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
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鼎奏金人
雖逃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
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
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
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
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
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哉又謂敵人既退當
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
坐視淪陷不務恢復惟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
之後卽議攻討斯爲得計其守備之宜當于淮之
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
進守支郡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
和乘便收復京畿若未萬乘所居莫如權于建康
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壘使粗成規模

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其
心未嘗忘宋特制于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
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知依怙此緩懷之
所當先也又曰臣觀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
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
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且退避之策可暫
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
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
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
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
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勿復遷和
議之使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數事
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
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帝賜詔褒
之而不能行
五年春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是時鼎浚相得甚懽人知其將並相喻獨曰二
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勸勉。其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夏四月上皇。召于金。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字文舉

自帝南幸。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南劄羅從彥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十七

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室中。亦靜坐。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南劄今福建延平府博羅縣名屬廣東惠州府嘉善縣名屬浙江紹興府嘉善縣今江西

五月遣忠訓郎何薊使金。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太。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軍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佑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若殺之。飛表遷武功大夫。時張浚視師至潭州。會有旨召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會佑招楊欽來降。飛表授欽武義大夫。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金瑯劉詵來降。飛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十八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爛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迎。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止。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餘酋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冬十一月。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之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哥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鯨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丙辰六年春二月。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

夏四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廣州。岳飛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綱鑑正史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九

公輔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緣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

諫

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奏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請臨幸之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檜自破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唐州今南陽府唐縣。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玘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

綱鑑正史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敗玘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及劉麟進逼合肥。帝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

張浚。令俊先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賊得淮南

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人事去矣。且岳飛一

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

以及此。諫是異議。乃息。劉玘至藕塘。沂中擊破之。

猊與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金人聞猊敗，始有廢豫之意。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參議政事呂頤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頤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頤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浚議事，復異。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傳之伊川，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十七年春正月，何鼎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

帝成服。

二月，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爲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趙鼎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飛見帝艱難，恢復之略，帝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議，忌之，請召飛詣都。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頤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鄭瑗素不相下，一旦擬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即日上章乞終喪。服訖，歸廬山。浚怒，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

秋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鄭瑄赴行在。瑄以疾辭。帝執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令鄭瑄副之。瑄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詔密奏乞罷瑄兵柄。書吏漏語于瑄。瑄怒遂叛。執祖殺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悔不用岳飛言。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是憾。浚遂奉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十三

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警鼎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

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制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蕪湖。人欲廢之岳飛遣間齎書與豫。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十四

約同誅兀朮。人得書襲豫廢之立行臺尚書省於汴。飛遂奏乘廢豫之際搆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一餞入駐言金人許還。

河東地遂復遣之。

戊午八年。金天眷二年。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傳心要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

不得相傳習。亂倫。亂理。用夷變夏。殆繇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老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皚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帝定都臨安。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張時泰曰。高宗至是。誠無意于中原矣。苟有志于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臨安。僻在海隅。初非用武之地。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

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人相矣。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請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踰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

秋七月。王倫復如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檜為侍郎。檜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檜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諤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並逐同。鼎奏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諤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敏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緣是不樂鼎秦檜既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鼎乃引疾求罷出知紹興府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又三日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

綱鑑正史綱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七
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使張通古來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

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監廣州都倉
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義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和好得失於是從官是致復尹焞朱松等皆極言不可和胡銓抗疏言曰
綱鑑正史綱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八
王倫狎邪小人欺罔天聽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且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泯矣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袒朝廷宰執盡為虜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臣竊謂不韜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義遂得來政臣竊謂檜近亦所

也臣備員樞要義不與掄等共謀天討既三人之
頭竿之藁街然後稽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虜界
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信不然而有起東
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之

未九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
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雲煙將
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禮
一疏入秦檜怒遂成營隙和議成例加爵賞我加
一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網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三十九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
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乃受
命

二月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
河南陝西之地

夏四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排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
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
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
不能屈罷知湖州

秋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殺之

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蘆虎主割河南與宋
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偷聞之即遣介
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鎗將使指赴金
國議事會撻懶蒲蘆虎等反金人執之

庚申

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謚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
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
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
網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四十一
人所畏服如此

夏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遣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
郡

六月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初劉錡赴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
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
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
乃與知府陳規議欲兵入城為守禦計乃真家寺
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和即焚吾家於是
軍士皆奮時守備無一可恃錡督取車輪較埋城

上又撤民戶屏周匝蔽之凡六日相果而金兵遂圍城。鎬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鎬四起見鎬髮者。鎬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隨十萬衆來援。鎬道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鎬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辭之以濟。鎬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鎬士氣聞之。皆奮。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戰。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聖一

舉實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秦檜司農少師李若虛諸飛軍諭旨班師。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秋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屬開封府。飛留大軍于潁昌。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飛戒士卒以麻扎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十二萬攻潁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聖一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遣牛皋李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

岳飛奉詔班師還郾。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時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會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岳將王鎮撫等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與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

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死立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郢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術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曰何謂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欲成功乎兀術悟遂爾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復爲金有

張時泰曰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聖三

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或
以飛雖被詔還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
亦可乎曰達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
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若
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
察檜尤惡之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還鎮

冬十二月金始歸屯中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春正月金兀術罷秦入廬州詔
張俊等將兵救之

兀術自敗後留屯京毫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
軍還乃攻陷壽春遂入廬州詔張俊等收兵救之
劉錡自太平渡江諸軍俱至錡乃分軍渡河擊之
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錡等乘勝逐北
遂復廬州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兀術渡淮北
去○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

秦檜欲收諸將
兵柄故有是命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聖四

秋七月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驍勇張俊楊沂中嘆之至是二人

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

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

荆南府

張時泰曰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秦人得計也

自此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

八月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
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極時
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知其端子成事

忠臣正氣歌
卷三
忠臣正氣歌

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
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事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兀術遺檄書曰汝
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
檄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
遂諷中丞何鑄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督至舒
斬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
乃罷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
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
遂賜兒以好食屢爲副都統制張俊所抑使人諭
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俊王俊皆飛部將使
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
鎮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謀裏陽還飛兵極
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訴謂得飛王
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
手自具獄成檜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

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何鑄鞠之
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
畫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檜檜曰
上意也鑄曰錦堂區區爲岳飛者敢未滅無故
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議
議大夫岳飛等與張俊有怨遂傳會其
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不聽韓世忠心
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岳雲與張俊書雖不明其
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韓世忠罷

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詆言官論之世
忠連疏乞罷檜罷爲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
客絕口不言其時踰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
湖以自樂然若未嘗有權位者
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
帝遣親良臣使金兀術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
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鄆二州及陝
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
帝悉從其請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界金

宋雖有兩州兩淮江
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侯岳飛

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惟飛至以父呼

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

以必取中原滅管虜為念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

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王上宵旰豈大將

安樂時邪却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

滅何以家為武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宋高宗 四十一

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

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飛好賢禮士寬經史雅歌投壺

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戊午十二年春二月何鑄還自金

初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

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

首以太后為請金主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

喪及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使人以表見米冊帝○秋八月金人歸徽

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皇

太后韋氏至自金

冬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

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

論之遂罷為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詔秘書少監秦檜修日曆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宋高宗 四十八

癸亥十三年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后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物

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

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還入對內殿求郡養

母帝曰卿忠貞日月志不忘君雖歸武不能過豈

可舍朕去邪皓兄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

不得用錢塘督府而景靈宮人廟皆極上木之華

豈非示無中原思乎檜不憚除皓徽猷閣直學士

復以論事忤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
璣使用之。璣見璣長揖而已。又呼璣為殿院，責以
君臣大義。詞氣俱厲。璣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
拘之燕山僧寺。及還，除秘書修撰，升副王倫使金。
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
還欲升與倫探策決去。璣曰：「吾來固自必死，
豈應今日觀幸先歸？」願正使受書報天子。威兩
國之好。吾雖暴骨外，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升謂
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願留之，使
升得抱以死，死不朽矣。」倫解以授升，升臥起與俱。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甲午

人迫升仕，不從，絕其餼遺以困之。升固拒學
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
復欲易其官，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
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
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
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
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隙通問，副使朱公之墓。」
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升談笑自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還，入見便殿，升謝，且曰：「
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義。」

知幾之明，然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
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既知于始，願
圖厥終。帝曰：「善。」檜惡其言，補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甲十四年夏四月，初禁野史。從奉檜請也。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吉陽今瓊州。

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
而已。先是，鼎請建國公，皇太子之號。檜言：「鼎欲立
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至是中丞詹大方希
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以微無妄之禍。」

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有
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
昔。」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四 宋高宗 甲午

乙十五年夏六月，帝幸泰桮第。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屬廣州府。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
被禍。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
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
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
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

獲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

兩十六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知十七年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時有旨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

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

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

河壯本朝遂不食死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

為本固而後敢可圖管可復惜其見忌于檜壽志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宋高宗 手

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庚午二十年金廢元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

不克擒殺之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遣余堯弼使金實印位也

及還金人以上皇王帶附還於帝其秘書郎張仲

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王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

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疑是知金王有南侵之

意每事先意逢之

兩二十三年金貞元春三月金人都于燕

庚午二十四年秋七月以敷文閣待制秦埴修撰寶錄

院

時檜之子姪相繼皆擢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填

修撰寶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乙亥二十五年冬十月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

熈少師並令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燾奏

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

命沈虛中草檜及燾制並令致仕檜居相位十九

年倡和誤國初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帝前

者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宋高宗 手

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

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

斂與大獄及死帝謂楊存忠曰朕今始免防檜逆

謀矣

兩二十六年金正隆夏六月靖康帝卒于金

秋八月以張綱參知政事

庚午二十八年冬十月金營汴宮

國子司業黃中使金還上言金人治汴宮必欲徙

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

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僕射湯思退大怒左遷中

已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夏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恩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途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急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

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三人學有淵源吾所畏敬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及舉

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下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帝聞其賢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羅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

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學者非克已工夫

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

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稱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

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

勉之隨其才品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

號曰白水先生子輩太師忠顯公幹之仲子以父

死國難痛憤致疾棄世元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與

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

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

童遊下邳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

稱為屏山先生泉州府名諱福建武夷山在建寧府崇安縣南涪陵今四川重慶府

屏山在崇安縣東南

三十一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更名瑋

三十一年金世宗薨春三月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僕射陳康伯以金人必欲照請早為之備及

聞金人決欲南侵乃召楊存中等於都堂議舉兵

又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侍御史言曰今日不更治

和與守而戰當如何時帝意推欲視師中外
傳幸蜀焉康伯奏曰金人敗盟大人共憤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上之意自倍願分三
衛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
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
喪以吳拱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
西制置使屯揚州

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

時金主南侵之意既決乃密遣工於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

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
入寇眾號百萬瑣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

震

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徒單合喜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
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

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
璘大驚調兵分道而進大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

州金兵既退剛中還謂其屬李彥曰將帥之功吾
何有焉彥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金主亮入廬州帝召楊存中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人解衣置酒

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
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韓公待之一日帝忽降

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
官散王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

從之

周德恭曰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
忘仇事歲安為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嶺中華

帝能喚起神師率將親征可謂稍振萎靡之義
矣蓋蘇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

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
之力者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德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召

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母輕進，浚曰：「吾赴君命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于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餉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絕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十七

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餉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鰐船衝敵，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夜，有清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退。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

明日敵果至，復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龍鳳舟，軍趨揚州。昭關在和州先州屬汝寧府

劉錡罷。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先是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途陽，遂共謀殺之。金師渡淮北還。

十二月，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十八

金主亮入燕。

壬三十二年春正月，金主亮遣使來聘。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玠經略中原。

帝還臨安。

帝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德順軍及環州又遣姚仲等復蘭會鞏等州及永安軍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李王

時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闌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克賀登極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屬禍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至燕金關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網鑑正史約八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五九

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其尚書令張浩不可乃遣還

夏五月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昀

初金主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爲前驅直

講史浩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

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

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

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

六月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卽位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

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

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衆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

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

網鑑正史約八卷三十四 宋高宗 本

今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

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

廷所恃惟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

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

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

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

示敵削弱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

之竟無所成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史官顧錫嘒編纂

錢塘徐

孝宗皇帝

名在大祖六世孫秀王
謂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春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

馬開府建康

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對言今日有八可戰

且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西和成二

縣名隋州名
俱屬華昌府

冬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痛
先補人卷三十四
宋王明宗

六五

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奪新復十三州三軍奔馳德順以備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退師璘知朝廷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還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周德恭曰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

綱目
利卷三十四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史官顧錫時編纂

錢塘徐

孝宗皇帝

名在大祖六世孫秀王
謂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元年春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

馬開府建康

凌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凌動靜飲

食顏貌曰展倚彌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橫奪

三月，命人以書來求海酒。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聚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

恐張漢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盛備之至是乾石

朝生王史府人卷三十一

宋孝宗

烈志寧乃以書抵汝欲死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

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

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

府 關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

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毋以名實爲言多

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鴻恩遇

之朋比葉義問之姦陷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

下邳之故渡江以復直臣稱次庸爲首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取快一時舍克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因內引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擒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

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諱三省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浚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浚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歸是二將不

城

李顯忠復宿州

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金索徽復率步騎十萬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耻前功不自已出因排兵不動且顯

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法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以顯忠宏

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

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師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備我兵不

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汝機如此遂復引還至符離師太濶

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劉定之曰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露而三致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

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張浚奉命出兵道歸同州鄭延以檄虜虛復拒吳玠之議必與

虜戰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

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鄧瓊與王德素不相下，金
飛言其必爭，而浚親然不聽。此所以有鄧瓊之
叛也。孝宗卽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
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
不能禁，士卒憤起，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
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闇，不
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輕略中原，豈止如是而
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已之而不能，則
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毋喪，而不
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
不能棄以自帥，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
大事，夫安得不敗？浚之爲將，其視趙奢之下
許，願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皆議浚之非，章
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
終之。浚乃修飭各處守備。主是帝以符離師潰，乃
議請和，召湯思退爲醴泉，既使奉朝請而下詔罪
已，於是右正言尹穉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

權將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資授果州，顯忠
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定康都統制。果州今
秋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浚
命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處
仲賢報之。」

乾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
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何處往？」
戰帝以付張浚，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
與不和。陳廣伯等皆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應得以
休息自給，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王都侍奏：「敵意欲和，我軍應得以休息自給，以待
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聽其
之。乃遣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縣，
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
固非所較。第兩淮州縣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
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湯思退等命許之。仲賢至宿
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富稟命
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
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
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遂下大理問其

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廣

冬十一月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克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

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

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登

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

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

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帝乃手詔王之望

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

劉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

使人罷和議矣

甲申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人以失信執之帝問昉被執胡昉曰

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金僕散忠義以

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

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時金人方屯重兵虎聲協和及聞浚復視師遂撤

兵歸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諫尹樞論浚跋扈浚乃請解督府罷判福

州遂撤兩淮邊備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

議浚上疏言尹樞姦邪必誤國事或勸浚勿復以

時事為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

國惟日望上心感愜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饒

平得疾手書付二子拭物曰吾嘗相國不能歡復

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足矣數日卒諡忠獻浚初有大志及為熱河

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

劉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

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攝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未

在京城時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

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

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蜀延楊儀終其身不為

異同浚以吳故設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

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西使

秋八月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恭

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鈐言萬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解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輿輿輿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冬十月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綱鑑正史勅人卷三十五

孝宗

湯思退以帝悔悟忍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機糧自清河出詐稱運糧往泗州實欲侵楚州勝知其謀帥諸軍拒於淮陽力戰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姦邪誤國乞斬

之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乙乾道元年春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兩國禮

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賜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堵拱拱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

周德恭曰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喻三紀其屈辱亦甚矣孝宗以復讐正名為已責爰革君臣之禮聊為叔姪之稱庶幾差

綱鑑正史勅人卷三十五

孝宗

九

強人意耳然三四年間惟以正敵國禮為講和之美圖恢復雪耻付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

丁三年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與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略詩經代兄玠子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弱者繼之上皇曰此孫吳之驅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

中興以後
下如既
三
不
乃

五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誦旗之患要使犬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與各守其城以壯聲勢帝詔行之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六年夏五月陳俊卿罷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太事須萬全俟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卿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國新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使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以爲請成大至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

分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山之金主

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未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愚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七年春正月帝作敬天閣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

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回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惲爲皇太子

三月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樞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謂朝堂責虞允文曰宜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孝宗 十一

未幾宰相欲伸前命出栻知袁州

壬辰八年春二月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御史李衡等四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職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詔給事中黃淵封還錄黃四人皆罷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秋七月罷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綱三人對皆黷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武泰節度使曾觀所薦者允文爭之不從遂力陳去罷之

諡忠肅

甲淳熙元年秋八月張說免帝知其狀因也

乙未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

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

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

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相爲清議此語一出

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狠俗以矯激

沽譽者爲清高駭駭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孝宗 十一

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之

丙申三年夏六月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參知政事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讒

之遂改主管武夷山中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

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問諸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

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府廬山

山古名峯下唐李渤創此院

戊戌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

王安石之說取士

子七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偶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盡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者網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五 孝宗 十四

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觀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意極觀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栻問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辛酉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其學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易胡憲游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爲宗少時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泯然冰釋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八月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網鑑正史綱目卷三十五 孝宗 十五

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時浙東大饑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饑餓者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萬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數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

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
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飲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
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
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餒者並不得入甲其
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
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
以貸之其以濕惡不足還者有罰詔下熹社倉法
於諸路

壬戌九年秋九月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孝宗 十六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
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
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
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
遂乞奉祠

癸卯十年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大府丞陳賈
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首論近世士大夫有所謂
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
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

而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於假
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
習蓋指熹也帝然之諫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
直學士院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
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
訾士君子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
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美之
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耳

丁未十四年秋九月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有臣屢請
令不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孝宗 十七

冬十一月詔皇太子恭決庶務
戊申十五年夏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丞相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
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帝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
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
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
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
劾熹竊張載程頤餘緒妄自推尊輒携門生數十
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履聘之風繼以

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乃命竊依舊江西提刑
侍御史胡晉臣劾與喜同惡異乃出眾知泉州而
熹亦除直實文閣奉祠

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
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
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
不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
補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孝宗 大

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已十六年春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
壽皇聖帝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適之女也通帥湖北聞道
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
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
妃生嘉王擴妣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
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
誤壽皇亦屢訓勅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

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南彰德府慶遠
府名隸廣西

光宗皇帝 名熹 孝宗第三子 在位五年 紹興四十四年

庚紹熙元年 明昌元年 春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

乞禁議論道學者

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咸平景德之
間至於慶曆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
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
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
已成忠諫獲罪伏乞聖恩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
補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光宗 九

是非繇此而定邪說繇此而別道學之議繇此而
消朋黨之迹繇此而泯和平之福繇此而集朋生
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是
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
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
故設此為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
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為第三繇是道學
之議少沮

辛 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

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
官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
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厭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擁爲太子壽皇不許后
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
不朝壽皇后又以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於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
黃壇燭滅不能成祭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
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
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一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光宗 幸

子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
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
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
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
人始以爲憂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
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
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

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十言立就
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
康嘗閱視錢塘冒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
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請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
錢塘非駐蹕之所曾親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
而逃說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
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
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光宗 王

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
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
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
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
下之於壽皇蒞政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
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
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

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小泉縣名屬金華府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惟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輒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光宗

三

入日。大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屏後。后叱之退。傅良痛哭於庭。竟傳旨罷還內。及十月。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華還。金人問熹。熹曰。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皆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諫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光宗

三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慟哭而出。起居舍人彭龜年侍講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

南內請對不獲報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
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
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
服然喪不可以無上祝文惟孝子嗣皇帝宰臣不
敢代行太后請皇之舅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逝

先是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不執
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奉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風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光宗 十五

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
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
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
得之大懼因朝伴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初
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建國若未
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趙汝愚請
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
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禪

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
意於太皇太后適與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
因所善內侍張宗尹奏太后者再不獲命退遇內
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入見太后泣請乃許時嘉王
謁告不入臨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
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
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
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
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
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光宗 十五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
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
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
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
旨諭太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
萬一變生置太上皇於何地衆扶皇子詣几延殿
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韓侂胄
宗后韓氏
李女

韓公之
母文恭
公夫人也
與秦良
相公為
所殺文
公不與
之

加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垂問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趙適亦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趙嘆曰禍自此始矣

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論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光宗 十六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

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

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

龜年對曰朱熹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龜說如

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

非知閣由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撥官不合侂胄因問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

建康府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遂以內批拜謝深甫為

中丞劉德秀為御史繇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

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

奏曰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功勿使預政汝愚

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度將上疏論侂胄

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

擅權天下所辭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侂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光宗 十七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講畢有可以開

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加納焉至是以黃

度之去奏疏極言陛下即位不能旬月而進退宰

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中外皆謂

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疏入韓

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義冠關袖象大儒戲於帝

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

手批除熹官觀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既去佞曹益無所忌

十二月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延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

繇是帝益疑汝愚矣

宋寧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即位三十年

慶元元年春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謀於叅知政事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綱打盡矣侂胄然之以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寧宗 三

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便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安

天位乃出知福州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

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

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隕身滅族

之禍奉太皇太后命劾陛下以登九五助勞著於

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左天下後世

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誥博士楊簡亦抗疏留汝愚

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夏四月游大學士楊宏甲等六人

宋中興周鼎朝張循林仲麟傳余能六人伏閣上書言趙汝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李沐之回邪乞寬沐以謝天下還祠等以收士心韓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

業汪達等

自程頤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

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而侗致知力行其學大

振流俗觀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德之名陰以攻訐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寧宗 三

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

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

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

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

耳繇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德秀上言邪

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說而

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

核真偽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繇是博士孫元卿袁

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達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適

為狂言亦被斥

冬十一月竄於相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繇是監察

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

授鼎假夢爲符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

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益其驗也譴者遂

以爲罪云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行

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登承侂胄密諭窮辱百端汝

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

丙辰二年金承安春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宋寧宗三十一

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

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舍人江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

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

太后問而弗之以詔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

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

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瑛姚愈

等上疏力爭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

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

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

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

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僞學之書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

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

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殛命羣邪屏跡自御

筆存校編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

爲調停之說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宋寧宗三十二

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

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

僞學之黨革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詔監司

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

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

論壯之

冬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處士蔡元定於道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五十五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五十五

時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賀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趙退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因更號避翁時臺諫皆侂冑所引洵洵爭欲以藁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學藁為任經年職章奏乃成命改官以疏章授御史沈繼祖論劾十罪且言熹劾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紀五十五

因謂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邕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西山在建寧府建陽縣崇安里後春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已三年冬十二月籍偽學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違黨得罪者籍者五十九人成都府戊午四年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紀五十五

及之為吏部尚書諸事侂冑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意哀遲之態不覺屈膝侂冑憐之故有是命侂冑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後至闌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開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繇竇尚書屈膝執頭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願於宮中賜名職以趙師魯為工部侍郎師魯諱事韓侂冑侂冑失時百官爭自珍異

獨獻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侂冑愛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冑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冑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冑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鳴叢薄視之乃師冑也侂冑大笑問者鄙之

巳五年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於壽康宮

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

申庚六年春閏二月以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時政偽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淵察沉樞廣仲之言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韓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韓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熹而始著果以爲知言韓初見熹夜不設榻直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

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韓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燾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

之語燾因以弘名其齋熹語人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燾嘗曰凡人不得

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存以及物卽功業也浴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浴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熹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歸是所聞皆切要語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爲人自是寡過但覺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孝友稱廣淳謹勤恪沉元定子也

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觀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沉元定子也

秋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詔配祖泰於欽

州牢城

先是祖泰兄祖儻爲太府寺丞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

儻卒祖泰乃擊登聞鼓止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乃杖祖泰一百貳拾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思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手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耶

嘉泰元年癸未秋八月以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程松諱附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妻於侂胄名之曰

松松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名常

達鈞聽耳遂同知樞密府

壬二年春二月弛僞學禁復諸貶謫者官

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鎔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鎔死三

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

之禍侂胄然之遂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而僞黨之禁寢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甲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爲北鄙阻韓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時有勸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乙開禧元年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論者謂侂胄繫銜北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此彥博省重等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

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九月以王師爲江淮宣撫使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宦宦曰中原淪陷且百

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皆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宣撫江淮宣

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
宜申警軍實使吾有常勝之勢若蒙自彼作我有
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悅

丙寅二年 元祐法天曆 夏五月下詔伐金 諸軍皆數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

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學士
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觀
之因極言師旦怙勢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遂罷師旦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知入寇 遼東遼西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至大

十一月以丘岳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十二月丘岳遣使和 金僕散揆 遣師下蔡

金僕散揆欲通和龍岳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觀遣

之渡江丘岳獲之請所以來之故元觀言兩國交

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

保故來依太師耳岳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岳

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和其實既而元觀回得金行

省文字岳以聞於朝韓侂冑力以師出屢敗悔其

前謀論岳募人持書幣赴敵當議和岳乃遣劉祐

持書於揆願請好息兵揆許之退屯下蔡和州圍

解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嘗引金人與戰
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
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餓皆
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
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一夕拔營去留
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
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
已遠矣

綱鑑正史約 卷三十五 宋寧宗 三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 姓奇渥溫氏名

太

丁卯三年春二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柵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金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

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

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曰若不

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和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

外矣及還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

初韓后
韓后
韓后

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醵軍銀五不敢言。佖胄固問之信。信曰。欲得大帥。頭取佖胄。怒奪信。獨三官信。獨三使。命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栴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佖胄于玉津園。認暴佖胄罪。惡於中外。

自與兵以來。公私力屈。佖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佖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佖胄。亦使皇子榮王。囑真疏言。佖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佖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仍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佖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殺之。乃下詔。暴佖胄罪惡于中外。遣使即詔州誅蘇師旦。

立榮王。囑爲皇太子。更名懋。事更。

嘉定元年春正月。王栴還自汴。三月。以韓佖胄蘇師旦首罪。命。

栴持金書求函。佖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吏部

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尤已斃之首。

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仍諭諸路以

函首界金之事。遂以佖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栴送

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栴至金。金人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遂罷兵。

秋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已二年。金主承安。

綱鑑正史。初。人卷三十五。宋事。金。

庚三年冬十二月。蒙古侵金。

辛未四年秋八月。蒙古攻金西京。留守乾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壬申五年。金主承安。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

志。自非其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

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

通下情。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癸酉六年。金主承安。元九月。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

承濟而立昇王珣。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琪於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

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甲七年春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遷都於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罷歲幣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孝宗

聖主

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金屢遣使來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越疆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越疆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越汴使越疆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使為隣國固非我之和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始為自安之計也帝納之遂罷歲幣

八年春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冬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殲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孝宗

聖主

輕言變觀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

忽昭昭之微戒乎。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為人。公論壅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丁酉十年金定興元年夏四月。命人分道入寇。

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韓綱集正史卷八卷三十五宋寧宗 聖五

趙聞之。亦將款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帥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弼。汝弼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至是。宋虎高琪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乃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

六月。詔伐金。

戊寅十一年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

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辛巳十四年夏六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

初。史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訥與芮也。曰。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至是立貴和為太子。以貴誠為秉義郎。

史臣曰。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訥為秉義

郎。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

綱鑑正史卷八卷三十五宋寧宗 聖五

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秋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二月。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

誠為邵州防禦使。

時揚皇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

心不能平。嘗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

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大

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

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

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

遠為其父沿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
慧日閣解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
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
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
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
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每謁彌遠
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察之不容以彌遠問清之
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然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
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
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孽竊之失言於帝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東昌府恩縣縣志
寺在湖州西湖上

甲十七年秋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
更名昀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
王出居湖州

九月以真德秀直學士院賜了翁為起居郎

德秀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
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
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
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

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繇是蜀人
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關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
敦頤程頤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
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收起居郎定州平縣西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恭王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藩王起兵謀立濟王竑竑

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岳州府

初王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

甫密告保寧節度使李全謀立濟王全欲坐致成

敗陽與之期日起兵王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及期全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結

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濟

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

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國

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王等偽為金榜揭

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兵二十萬水陸

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

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

兵討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王至楚將渡

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

始與公之
王叔曰
年延其
封王
日以其
十德
隆其
起金其
四部其

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視之天錫至論旨
逼竑鑑于州治以疾亮聞詔起為巴陵郡公起
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谷鑾和繼言竑之冤
真德秀入對因曰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計情狀今未灼然可考願詔
有司討論竊觀進封泰邸舍罪極孤故將斷行
之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舉處
置甚善臣未敢以為然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
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
善

善言水在湖州治南
故湖州號善州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聖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秋七月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真德秀金
部員外郎洪谷鑾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
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听一日言真德秀當
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
因與真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
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
主濟王贈典真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隆宮劄
劾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續二秩縣是名

人醫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四

冬十一月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錄

梁成大胎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

偽君子此語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

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修讀

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我

此以往

丙二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

陸九淵後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聖九

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

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肅

衣冠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授卒九齡家

累世義居閭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閭門之內肅

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至是贈直秘閣謚

文達弟九淵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

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涕

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

心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
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嘗

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來往論辨不置焉知荆
門軍卒謚文安次兄九韶亦學問淵粹人稱為校
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
辨燮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每言人心
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就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簡為學力行為政設施
皆可為後世法煥定海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宋理宗 五十一

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
學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燮奉化人刻苦磨勵
改過遷善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徙步往謁之
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破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
為美境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謚文靖
屬撫州府南康山名在廣信府鉛山縣荆門軍今承
天府荆門州鄧典定海奉化皆縣名今屬寧波府
宜州今袁州府分宜縣

三年夏六月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睨歸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已紹定二年蒙古太宗皇帝秋八月蒙古高湖台立

太廟第三子
廟號太宗

庚三年春三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冬十二月立皇后謝氏

辛卯四年夏五月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
至汴州統制張宣殺之

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婚今日之
事曲直有歸矣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
棗陽

蒙古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
援汴及蒙古兵圍汴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宋理宗 五十二

於三峯
山大敗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
退軍河洛○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和議絕

冬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蒙古許俟成功
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六年春正月金汴京西面元帥指立作亂以城降

蒙古○夏四月金崔立執其主之妃及梁王從後
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後等以并妃北還

六月金主守緒走蔡州
秋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
節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
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
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等受財是
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
人悉以資糧遺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鄆
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
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
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觀其
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至

冬十月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中外初欲反韓侂胄
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
死論者紛起遂專用儉王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
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故恩寵終其身
以陳德剛爲福建制置使

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
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
甚至因問來攻蔡州以復舊如何德剛曰此在國
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

取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
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
然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
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
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

似道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卽燕遊湖上
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
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至

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
也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監察御史洪咨夔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
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輒聲色相賀哉然解體以重方
來之憂帝嘉納之

六月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
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
議朝廷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

刻日進兵范滂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泡不聽知樞密院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夫規恢進取必須擇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聽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立謀備禦之策遂刺殺之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八月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九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於帝曰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遷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

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二月蒙古使王樞來

蒙古使王樞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二年春正月詔孟珙屯黃州

珙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賊不當言和珙至黃增陴浚隄墾荒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

尋卒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歸是中外交頌史彌遠忌之輒損不用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夏六月蒙古主使其子滿端等分道入寇

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八切長庚

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日，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其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三年春三月，襄陽將王晏等作亂，以城降。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昶、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無上下之分。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昶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五 宋理宗 王六
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丁嘉熙元年春三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戊戌二年秋九月，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鄂州荆門軍。
己卯三年春三月，孟珙復襄陽。
襄陽既復，張泰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

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軍。
冬十二月，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以陳垾為國子司業。
垾，史彌遠之甥，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壘，媚以正主德，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垾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垾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庚子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
癸亥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子乃馬真氏稱制。
己卯二年春正月，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山名在蘭

蜀無家室
不能推求
為洛陽
蜀無家室
不能推求
為洛陽

欄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
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其間，以道學自任。

癸卯三年春正月，蒙張柔分兵屯於襄城。二月，
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走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
舟師，派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江東制置副使，入
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羶人，斥為噍伍，願陛下
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敗。
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
網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宋理宗 壬午

大更弊政，遷還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為必守
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
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
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初，播州冉璉及弟璣俱有文，武林間玠賢，自詣府
上謁，玠待以上客，璉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
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
不言，惟對路以堊，書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
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
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
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
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
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也。遂密以其謀
聞於朝廷，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璉繼進
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山在

重慶府

丙午六年，貴州定宗秋七月，蒙古主貴顯立。
網鑑正史約人卷三十五 宋理宗 壬午

宗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臨機更
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
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菴居士。

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顯卒，后幹兀立海迷失稱
制。

九年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辛巳十一年，蒙古主貴顯立。

秋七月，宋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甯。

北齊神元年春正月，詔以興芮子禰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夏五月，召余玠還。

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變事所部，迎調，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存，變還，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乃夜召夔計事，斬之，以親將楊成代領其衆。會戎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理宗 本

州帥欲舉親制姚世安為代，夔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而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參知政事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

卯乙三年夏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婿，黃緣間知及內侍盧允升，並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

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丙辰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語若龜鑑，忠用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實太學生陳宜中等於遠州。

時帝年寢高，聞貴妃專寵，頗預國政。丁大全誚事內嬖，竊弄威福，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理宗 本

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擅調兵露刃圍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鑑、林則祖、曾唯、劉敬、陳宗六人上書極言大全之姦，大全大怒，使御史吳玠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妄議國政。餘是士論翕然稱宜中等為六君子。

丁巳五年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遣人詔以其少弟阿

里不哥守和林

六年冬十一月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未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

衆解圍北還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進圍鄂州

鄂冬十月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

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計聞而阿里

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五 宋理宗 本主

似道亦再遣京往乃許之遂拔砦而去

庚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春三月賈似道奏諸

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級其

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實萬世無

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大造功召入朝賞賚甚厚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憲宗同母弟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

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試焉於是一代之

制始備

六月立忠王福壽為皇太子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

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

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

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

恐經至謀泄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狀兵誤

綱鑑正史約本卷三十五 宋理宗 本主

國又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人

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防守嚴逾獄行介佐或不

能堪經語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

其在我但察之天時人事和祐殆不遠矣帝聞有

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

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人

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

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

州不報

四年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

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賁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與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賁提領通判陳嘗副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理宗

李

事歸家

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在襄陽府

先是瀘州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外通互市內築堡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縣是敵有所

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瀘州在四川

周德恭曰嗚呼自置榷場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文德不察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甲子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

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有星孛於東方長數千丈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

宋理宗

李

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公田之說公私兼濟今業已成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卿宜安心毋孤朕倚

昆之意是公論頗沮

八月蒙古入都於燕

冬十月帝崩太子趙卽位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五終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

史官顧錫嘒編纂

錢塘汪

度宗皇帝名禔王與芮

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各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

越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

帝手詔起之似道乃至下沱市名在湖州府枝江縣

丙寅二年春正月參知政事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去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宋度宗

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

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萬里四上疏求退

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丁卯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特授

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

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少似道於是五日

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

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

司薦辟及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

殆盡吏爭納賄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肆兵費於外

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莫敢言者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朮劉整謀

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王曰襄陽吾故物蘇棄弗成使宋

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

蒙古王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宋度宗

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

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

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

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

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

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虎頭山在襄陽府南白河口在府東北

辰四年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

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

而習之得練卒七萬築圍城以逼襄陽

六年春正月以李鳳翔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

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雙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職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 宋度宗 三

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誣別院改作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泔汭留之不從詔尋自一

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胡退帝起

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陽

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開堂日肆

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顧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重

國重事耶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

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

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

事賜死諫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辛未七年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嘉定州

六年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請徵弟子下梓桃遂等十二人為齊長其為後

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敵諫誦少暇即習禮或習

書寡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戲

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過久之人人自得等師敬業

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 宋度宗 四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馬死之

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呂文煥植木江中鐵

鉏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

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鉏橋其橋裏兵不能援乃

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范天順仰天

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繼死牛馬事

死士百人巷戰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

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

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文煥每一

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

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閉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

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

運天下帝從之至是元阿里海涯至城下宜恩臣

所降招諭文煥詔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

文煥乃出降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

綱鑑正史紀入卷三十六宋度宗

甲戌十年秋七月帝崩于嘉國公嗣即位太后臨御機

詔理宗后謝氏也事

八月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

元主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

澤伯顏帥師南侵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

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至郢病篤召

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冬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

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

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間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

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

察其事皆治庭之益器之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

木襲青山磯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木

鄂州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

引兵東下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

總統諸軍

綱鑑正史紀入卷三十六宋度宗

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

恭宗皇帝名昀度宗次子在位九年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

貴引兵會之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於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

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酣歌深宮嘯

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有

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為府有總督無事則泛舟長淮往

來游微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註
輪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陲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衝
一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
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
爲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海與似道遇於蕪湖似
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
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其去尋一片趙
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
面皆元兵立信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但徒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 宋恭宗 十一
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東
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賈似道復遣宋京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
約伯顏不許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
渡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
答

元陷池州權守趙昂發死之

時昂發壽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
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

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
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
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
起書几上曰國不可留城不可路夫婦同死節義
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林開門降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
加潤州軍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兵入饒境震發州民城守元遣使來取降款通
判萬道同微服震路震叱之曰我忍偷生召國耶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 宋恭宗 八

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
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

屈遂死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偏其
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

偉器手歎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
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

如壘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欲葬之饒州府名
山在饒州

府城北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勸王

初勸王詔至讀天祥林之涕泣發部中豪傑并結

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遣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賈似道有罪免

樞密使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僉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 宋 九

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端明殿學士江准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半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後元兵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告伯顏伯顏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

也

三月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統制徐旺榮開城納款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言曰百年通敵已抵叩少爾進四和撒海島將遣後悔矣元主從之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禔孫高達以城降荆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 宋 十

南州軍皆陷

六月成都安撫使管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圖山

救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解去撤輪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輦夫唱杭州歌謠之窘辱備至及至漳州水綿庵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殺

之建寧漳州俱

八月以文天祥知平江府

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

綱鑑史要卷三十六宋孝宗十

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禍不報故有是命西昌府

冬十月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富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買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

綱鑑史要

與師錢氏純士李氏世隆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而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

令龔加友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無錫縣名

子二年宋孝宗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圍潭州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

傷相籍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天窘力不能支知衡

州尹毅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

武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

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

綱鑑史要卷三十六宋孝宗十

醉之因留宿佐會飲建且乃召帳下沈忠曰吾力

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

我忠辭以不能而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

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

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繼林木者

相望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是湖南諸郡皆降

于元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

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卿臣非所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較也遂遣出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昀為廣王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元伯顏軍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

陳宜中夜遁

伯顏進次阜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

而巴帥衆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自太后遣監察

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宜

中出議路事宜中遁歸于溫州之清澳世傑以不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宋宗十三

戰而路送去入海

吳堅文天祥如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丞

相與左丞相堅往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

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獨

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准

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

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願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

留之軍中而遣堅還伯顏遣鎮撫使都太常丞信

世昌館伴唆都說人祥曰大元將興學校正科舉

丞相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今金

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浙江潮三日不至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二王遂走溫州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

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宋宗十四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

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兵不克

時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溺泣誓將士出奉之

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

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

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於福州遣上帝尊號尊度宗淑

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支天祥至自溫州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尋奪爵皇太后全氏亦爲尼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南劍州今屬建延平府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

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亦死之淮東盡陷

時元阿朮圍揚州庭芝守禦益力及臨江既陷阿

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

曰奉詔守城和帥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者持

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

上會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宋理宗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卽

以城降阿朮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

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

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

執阿朮皆殺之

八月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皇太后以疾入宮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冬十一月元軍入建寧都

武軍建寧都武二府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壽庚以泉

州叛降元泉州府今屬福建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興化府名

初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

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

死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在位三年

丁丑景炎二年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宋理宗

武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投淚衣盡濕左右

無不悲動者

戊寅三年帝昀祥夏四月帝崩衛王卽位

帝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

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

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

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時張世傑秉政而

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

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遷新會之里山新會縣名屬廣州府

久聞十一月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

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因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

帝昀慶宗太子在位三年

已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崖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仙義不可移耳因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行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宋帝昀十七

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零丁洋在廣州府香

山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

宋亡海陵山在慶府鹽江縣

世傑與弘範戰于崖山兵潰陸秀夫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與無庸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

東坡風
其四方風

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為我取辦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崖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況

綱鑑正史約卷三十六宋帝昀十八

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夫者必非賣國者也于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三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

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舉盡吾心焉不可故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元紀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 宋帝昀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十六年

至元十七年春三月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通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離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崑崙崑崙南至瀚即及

潤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和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壬午十九年冬十二月殺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遣王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十六 元世祖 壬午
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閹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丞相帝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論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主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乃詔殺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請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

有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昇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始海運

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運糧絲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知其未利仍通舊運忙兀解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漕瑄二人掌之

丙戌二十三年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拜文海侍御史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丁亥二十四年冬十一月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既而聖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取呂飴甥程嬰杵臼斷養卒亦不可得卒不行

江南兵起

秋九月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錢穀

初桑哥擢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又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

六省耗失之數詔從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畱京師不遣十一月立桑哥輔政碑

卷之四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議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家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嬖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

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五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求必已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車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和而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什，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平生無書不讀，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派，學者尊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以罪免。

天下以桑哥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改鄯北徹里，乘謂入言之詞語，故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立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

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辭屈，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尋伏誅。

二月，罷徵理司。三月，踏桑哥輔政碑。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卽位。于上都。時太子真金先卒。

冬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三十萬衆伐宋，如將一

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忠武

成宗皇帝名鐵剌且世祖之孫在位十五年

乙未元貞元年夏閏四月蘭州河清蘭州屬原州府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丁酉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

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文言河自陳留抵睢

東西百有餘里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

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按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

性築長隄以禦汎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元成宗

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

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

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

河北桑田盡化魚鰲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

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

道竟如文言

壬午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了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

天下巨艘大船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

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

江南僧石祖進諷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

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

癸卯七年春三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蘭谿縣名屬金華府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

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

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

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

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未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

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十六元成宗

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

執阿難答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

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

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

八達為皇太子

武宗皇帝名海山武宗兄答剌麻八剌長子在位五年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

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麤糲是耽姬嬪

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西僧殿上都留守李德裕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鹽。鹽方詢其辭。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摔諸地。捶朴交下。搜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殿之語侵帝事。聞亦釋不。續通正史約入卷三十六元風宗 三十一

問時宜。政方奉旨。西僧者斷其手。晉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冬十月。以西僧教。無。翰林學士承旨。

丙二年秋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

翰林直學士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王上聞之。奈何。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

一遂止。太子襄論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言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辛四年春正月。帝崩。○三月。皇太子卽位。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在位十年。

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論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於是陞翰

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

癸二年夏六月。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

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甲寅。建祐元年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冬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齊積分之法。

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齊。踰再歲始與

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理平優者為半。分歲

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理平優者為半。分歲

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
帝從其議

乙卯二年夏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
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屋監察御史馬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縣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故致然爾

丙辰三年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典帝曰子昂世祖
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

續錄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元七宗 王元

嗷何也復厚賜之

冬十二月立子頤德八刺為皇太子

戊午五年春二月寫金字佛經共唐金三

七年春正月帝崩○三月太子即位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封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
卿為賢者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黃帝皇帝名頤德八刺

西百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時居先帝喪禁議中書省

事張養浩具疏因左丞相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
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
宮掖之嚴遠尤當戒慎帝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
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幣帛以旌其直

癸亥二年春正月起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
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相董士選延之家親執
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
道問學之功居幾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重問學

續錄 東坡全集卷三十六 元七宗 王元

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
為本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

二月勅寫金字藏經

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王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
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論蓋福田利益雖人所
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
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
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
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
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定無佛法矣若已

敘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輦手弑帝于臥所

者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晉王也鐵木兒于北

中 卷三十六 元英宗 三

通九月晉王卽位于龍居河

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秦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以支庶入繼帝統在位五年

甲子秦定元年春二月立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

戊戌致和元年 文宗皇帝圖帖睦爾天賜元年秋七月帝崩于上都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

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

江陵

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大傳於和世琜延祐三

年議建儲嗣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

立英宗爲太子封和世琜爲周王出鎮雲南行至

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衆來附因居北部建泰

定帝殂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平章

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時簽

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守守遂謀舉議大會羣臣

從兵皆露刃令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

所在當歸之敢有不從者死乃執烏伯都剌及御

史臺臣鐵木哥等皆下獄以和世琜遠在沙漠猝

未能至而和世琜弟懷王圖帖睦爾時徙江陵乃

迎入燕都

中 卷三十六 元秦定帝 三

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于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

塔失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拒之引退

九月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

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

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

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

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

冬十月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

脫死之 帝不知

十一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明宗皇帝名和世琜武宗長子

已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之北

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

夏四月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秋七月太白經天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

暴卒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

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

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喪聲即奔入帳中取寶

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

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殺于太子其

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帖睦爾復襲位于上都

冬十二月以西僧結真思為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

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字木魯剌舉觴立進

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

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立之且約後當傳子

燕帖古思

眾為之慄然

文宗皇帝名燕帖睦爾武宗長子

庚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郕王

辛未二年秋八月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更名燕帖古思

壬申三年秋八月帝崩于上都○冬十月郕王懿璘質

班即位

時燕帖木兒請皇后在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帝

立王年甫七歲

十一月郕王薨

順皇帝名燕帖睦爾武宗長子

至元元年夏六月受權帖睦爾即位于上都

尚幼受權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

子於理立乃命迎帝於靜江燕帖木兒既見並

馬徐行以迎立之帝初且畏之一無所答於

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遣太史亦言

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

燕帖木兒死太后乃與大臣立之且約後當傳子

燕帖古思

燕帖古思

燕帖古思

燕帖古思

燕帖古思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兼樞密使本傳左丞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臨斷必負惡名帝然之遂是時帝宮中每事決于宰相

春正月休養兩月

附毛

續而錄民謠云天雨無民起怨

勢反伏誅秋七月伯顏

主

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獨秉

上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

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魯答里謀誅諸

火帖木兒或奪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

突入宮伯顏率完木兒等擁捕獲唐其勢

及其弟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出新之血潑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

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尋

殺之於開平民舍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未幾復行

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

帳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言言首議罷科舉御史

忽誠等列其罪狀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

廣西食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望參政

士力爭之伯顏怒以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

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

有王豈有王權重於太師耶

科舉若罷天下人才朕望

主

有王曰科舉未行時臺中

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者

若張參臣伯庸輩可任大事

法有王曰今知印及白身補官受宣者

而科舉一歲僅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

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王已定不可中輟乃

溫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王為班首以折辱

之有王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請有王曰

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有王以為大耻移疾不出

丑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

之在和醴鹽既加則酸醎亦變子來見我已三日

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以感發於子耶謙聞

惕然數年盡得其子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

多所自得子有言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

同斷耳謙制行甚反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

卓犖而心存當世屏迹八華山

而來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

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歸分

完

人材分庸有所得達官

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

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都以遺逸

有司請立文衡皆大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

文誌

年春二月伯顏有一爲河南行省左丞相

平南恩州道元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用伯顏自恣漸有異謀

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

居懼其物議知帝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

旨沙刺與同代也屬意脫脫故脫脫改今日

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

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地而帝儀衛反落落

晨星天下之人知有伯顏加脫深憂之私

於父馬札兒台曰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吾族亦矣馬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

復質於師舅直方直傳有之大義滅親

知忠于國耳除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

家徇國之意帝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

之黨獨世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

遊日以忠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

遂聞於帝帝始之及伯顏擅貶宜讓

土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

泣下遂與世傑謀候伯顏入解擒之

士嚴宮門入物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夫

召脫脫責之對曰一所在防禦不得不爾然

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謂帝出獵脫脫

勸帝毋往伯顏固請子燕帖古思出次柳

林脫脫與世傑何曾合謀悉拘京城門鎗命所

親信列布城四是帝御玉德殿遣怯薛月

可察

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

范匯入草詔數人罪狀資赴柳林出爲河南行

省左丞相伯顏請乞許道出真定父老奉

酒以進伯顏曰伯顏對曰不曾

子殺父惟聞有臣伯顏伯顏首有慚色既而

伯顏罪重伯顏度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

江西隆興伯顏病卒伯顏江西南昌府

昭慶文宗廟王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東

放燕帖古恩于伯顏殺諸途

武宗升登伯顏伯皇考封雲

害我皇伯顏示之嫡逃居沙漠宗王

心翊戴于時以伯顏先迎文宗暫總機務

人理人倫所在伯顏假讓位之名以實璽來上皇

誠不疑即立爲皇伯顏子乃當躬迓之際與

月魯不花伯顏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

皇考餘恨上伯顏御極又私圖傳子嫁

于八不沙皇伯顏謂朕伯顏出居遐陬上

天不佑隨降伯顏叔伯顏失理怙其勢焰舍長

嫡而立次幼伯顏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

踐昨永惟鞠伯顏思忘不共戴天之義其

命太常撤去伯顏廟之玉不然失里削太

皇太后之號徙吏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

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伯顏其以明里董阿明正

刑時監察御伯顏崔伯顏廟王嫡母亦

鴻名盡孝正名伯顏矣伯念皇弟燕帖古思

衛遷天理伯顏所不忍伏望陛下迎歸太

子以盡骨肉之伯顏春伯顏未幾太后崩于

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伯顏不兒不花爲左丞相

脫脫爲右丞相伯顏平

正月開金伯顏言者於都城外伯顏置驛引金口渾河之

加達通州以通舟楫伯顏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

議不納伯顏左丞相伯顏可之木湍悍易決

以爲害伯顏力參而不可行伯顏泥西由水勢

金時任城伯顏野伯顏有衝決爲害亦輕

則在都城西伯顏若伯顏水性湍急宗

祖所生豈容僥倖伯顏設伯顏一財亦不能保其永

無衝決之患伯顏帝伯顏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

用不貲而卒以伯顏

宋三年春三月

三史

初立國史館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

命史臣通修三史延

未定竟不能至

張起鳳

欲如晉書

遼立

不可待制王理者補修端之說著三史正

以遼金為北史

南宋史

知宋為正統

年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顧錫疇撰錫疇字九疇號瑞屏崑山人萬曆已

未進士崇禎末官至南京禮部侍郎福王時進尚

書後為總兵官賀君堯所殺事蹟具明史本傳是

書編年紀載於歷代故實粗存梗概蓋鄉塾課蒙

之本至綱鑑之名於綱目通鑑各摘一字稱之又

顛倒二書之世次尤沿坊刻陋習也

原缺



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

〔明〕程元初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年二十

一傳殘本十二卷》提要

歷年二十一傳序

歷年二十一傳者新安程全之氏所著合二十一史而爲書者也曰傳者何每書必提其綱而後次其事如經之有傳然故稱傳也曰歷年者何其書一以編年爲次雖事有離合詞有錯綜然必表年以首事或因年而旁見故稱歷年也全之之意蓋曰史自司馬氏以來紀表志傳遂成不易之體名爲一代正史然紀表於事既有所不盡而志傳

僅屬一事一人之始終故以論
世粹不能得其條貫疑散又一
事而前後屢出疑複故自正史
外爲編年者終不可廢而荀悅
表宏二紀與馬班並行學者亦
多所去取折衷於其間靡得而
偏主也宋涑水氏通鑑亦頗沿
二氏舊而上遡丘明下迄五季
提撮機要俾上下千數百年之
故粲如指掌列眉偉矣而紫陽
氏綱目復因之綱者大書以舉
要目者分註以備言一開卷則

其大義炳日星而其微詞析秋
毫蓋自有編年以來至是而始
無遺法焉獨兩先生之旨謨國
者志主獻替立教者義宗筆削
主獻替者非大事不書宗筆削
者遇繁稱必詘凡歷代之奇聞
異見瑰詞瑋辨間有所不得而
盡攝者亦其體然也余爲是傳
蓋謬通正史編年爲一體正史
之散者合複者刪而編年之遺
者收畧者備焉以代則始季周
盡宋元以法則自左氏荀袁而

衷於涑水紫陽二氏以事實文則子長孟堅而下史官文人之籍具在焉余非敢繫籍聖賢而妄擬作述也要以撮事詞之勝而統策牘之全儻亦論世者之所不棄乎陳子曰此全之之自

序

四

敘云爾說者謂仲尼沒而諸子興各倣論語以空言著書於歷代實跡罔所紀繫紹名世者實在馬遷今操觚家滿海內徃徃採春華而忘秋實千古一轍爲可慨也蓋余嘗讀吾鄉鄧先生

函史慨然廢書而嘆嘉其有經世之志後官白下得謝少連氏季漢書今又得全之是傳此三家者無論之才之美足追古良史卽生平矻矻盡窮古今之變而考諸行事之實非徒以藻績

序

五

自見此其志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萬曆甲辰季夏吉

賜進士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高安陳邦瞻

書



歷年二十一傳序

粵自書契之作以代結繩自是風會日開人文日盛豈以誇多鬬靡寔經濟實用攸關蓋文因政興政以文載以言乎政道文之至大者存焉今之尚友往哲者唯是典故與文辭兩端核撫故實詳於事而畧於文則籌度規畫之詳未盡得其要領採綴筆菁詳於文而畧於事則因時斟酌之用無以識其機宜譬之方書病症則有案治療則有方紀事案也

歷年二十一傳序

紀文方也比類纂集一開卷而朗然於心目間矣管子麟經成而左氏傳之比事屬辭故實與辭令具備紀載詳析鉅典與細故俱收文詞則敷演條達事跡則始終備見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有依經以辨理者有錯經以合異者雖不見於經而補見於傳雖奇袤怪誕時或間有譬讎客者常品備矣乃珍奇海錯間還而出期於客之屬厭而已蓋翼經廣義所以引掖誘進者其用心

良苦傳經注書箋釋本文以已意推測卑卑

無甚高論類多為並厭棄惟推廣敘述與本文互相發明互相証驗令讀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彼識此乃可貴耳古今箋注者數百家惟三國志注水經注並說注補本文故實李善文選注証本文根原至今讀者不厭今之小說演義諸家創為非有之事飾為委巷之辭至譚陋不足觀每剗剗成則為之紙貴至綱鑑史籀反東架高閣此何以故彼書

歷年二十一傳序

二

每先為綱領於中敷演條暢有始有末易以入目故耳迅觀往管纂述二十一史具在表疏有歷代奏議朱夫子有綱目司馬公有通鑑有紀有記通典會通諸書類皆大纂述大筆力宜童而習之至老不忍釋手庶於經綸康濟有所資藉乃書盈於充棟學嘆於望洋有志者惜之竊不自揆纂輯前書芻收博採以補未備每代各為一傳紀年敘事必有總綱因朱夫子本文唯晉及南北朝因文中子

元經其傳注依倣左氏義例故實與辭令共貫病症與醫方並列即未經義斷而補其詳稍涉奇袤而紀其變亦期於屬厭而止其敘述欲其敷演條暢始終具備如小說諸傳令讀者厭飫雋永第皆採輯先賢敘述成言補綴成章不敢階綴一語其間雖前賢論議非出於本代亦不敢贅入蓋綱有褒貶文有是非讀者具有陽秋自能辨其涇渭諸公評論欲採輯另為一編如左傳胡傳各分之意綱

歷年子傳序

仍朱王舊文傳採前人舊筆與天下後世君子開卷與古人對面以相與於無窮不尤太快愉哉

萬曆癸卯十月之望新安後學程元初書於清藜閣中

敘傳源流

義例總綱

宋朱文公通鑑綱目

公新安人諱熹字元晦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併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曆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櫟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敘傳源流

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隋王文中子元經

公河東人諱通字仲淹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

商文毅續通鑑綱目

明憲宗皇帝勅商輅諸賢編輯御序曰宋元二代之史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採擇不精是非頗繆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閣之載

籍叅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

編年紀略

後漢荀悅漢紀

獻帝詔悅依左傳體以爲漢紀詔尚方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自司馬子長創改春秋記事體爲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學者甚重其書

晉袁宏後漢紀

宏字伯彥在晉爲一時文宗以東京史藉不倫謝敘傳源流

承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繡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此諸家號爲精密

唐杜延業晉春秋略

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爲此書

唐柳芳唐曆

初肅宗詔芳綴緝吳兢書其敘天寶後事不倫上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識其本末時舊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作此書芳善敘事司馬公

修資治通鑑採取幾盡然異聞嘉話尚多遺漏

唐崔龜從續唐曆二十三篇

起大曆十三年盡元和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

唐陳岳大唐統紀

用荀袁體起武德盡長慶

宋陳彭年唐紀

彭年在真宗時以博學稱凡朝廷大制作大議論多出其手所撰唐紀益用編年法

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初公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敘傳源流

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云

宋李燾續通鑑長編

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

宋熊克九朝通略

宋熊克中興小曆

宋李丙丁未錄

自治平丁未王安石初召用迄於靖建童貫之誅故以丁未名篇

宣明宗宋王公應旂薛公續資治通鑑

王公自序曰通鑑之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沿革易於考証簡緝全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携宋受命三百二十年元一天下八十八年合遼金夏三姓其存亡治亂有足紀者編而次之以備全史之要略云 薛公旁搜博采詞藻煒然尤得左氏遺意

叙傳源流

四

諸史

春秋左氏國語

左丘明既撰左傳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漢劉向戰國策

自序曰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策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

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漢司馬公史記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玄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統繫迄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藉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叙傳源流

五

漢班固前漢書

續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于王莽之誅

宋范曄後漢書

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沉袁山松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數次齊整用律精深

晉陳壽三國志

撰魏四紀二十六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傳採羣說分入書中

其多過本書數倍宋陳氏曰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曰資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

唐房喬晉書

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至唐始用衆手晉

叙傳源流

六

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梁沈約宋書

以何承天書爲本旁採徐爰之說叙事精詳

梁蕭子顯齊書

江淹始作十志沈約繼纂帝紀二十篇而此書則蕭子顯自表武帝別爲之

唐姚思廉梁書陳書

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爲之以卒父業

北齊魏收後魏書

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收百家譜牒搜采遺軼包舉一代終始頗爲詳悉

敘傳源流

七

唐李百藥北齊書

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

初周柳蚪隋牛洪各有樸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

唐魏徵等隋書

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魏徵總其事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

唐李延壽南北史

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建周隋分隔南北南書北
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
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
司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爲
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

後晉劉昫唐書

宋曾公亮等新唐書

仁宗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

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

敘傳源流

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盧多遜扈蒙張洎李

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梁唐晉漢周書

陸游南唐書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

公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求叔

沒後朝廷聞之取付國子監刊行

元脫脫達金宋史

初世祖命王鶚修遼今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二

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

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

嚴歐陽玄曰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詔達金
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

元史

太祖高皇帝命李善長宋濂王禕等修後命宋濂等
重修

他如孔叢子鹽鐵論潛夫論申鑒陸賈新書唐鑑
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歷代名臣奏議名臣言行錄
之類散見于百家者間多補入名目多不具載

敘傳源流

九

凡例

一纂述備載前代善惡爲後世法戒文章固非所論然當其時賢人君子目擊時艱區畫措置雖有用不用而後日應驗其言毫髮不爽此乃天地間氣山川精英蔚爲人文裁減大略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無以快心明目左氏有全載詞令者今將詔令奏疏議論啟劄或直掇其全或略裁煩冗與紀事錯綜並列

一君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得已而爲文非有意於華藻有一

李周傳 凡例

代風氣自有一代人文不必尊古不必卑今譬諸火化已修何必茹毛飲血禮樂既制何必儷皮土鼓故毋論四六駢麗文采煥燁苟切于事實當於機宜類多彙入

一左氏傳經其敘事與經錯綜相間經緯相生雖一事而始末備載或見於經前或見於經後經斷其大綱傳於細微節目毫不敢忽略蓋重之也今綱中提掇一事必詳其始終或見於本文前後或見於本文下有原委庶不突然有歸結庶知收場一經與綱主於義斷不關名義者或在所略傳主紀

載類多彙入依經與綱紀年紀月錯綜迭見庶一代實錄得觀其全云

一名公巨卿之經國政事固在所重而儒術之廢興忠臣之剛烈清士之節義雖名位不顯而所關實大類多彙入

一論者謂左氏失之誣以其有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類耳第陰陽錯陳常變間值世間何所不有豈必故爲裁削是編卽不敢以無稽之語一家之言摻入有事雖奇異言多出於正史事有關於世道間亦彙入

李周傳 凡例

一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乃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苟托意神化以博古爲糟粕事至於前輒以胸臆當之非神聖通靈真與天地合德者安能一一中機宜哉醫家有經驗方書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使業其術者常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不至於悞劑殺人者幾希此編兼備其中或易於考索云

一歷世雖多而興衰治亂措置機宜大抵多同杜預特精熟左氏及臨戎蒞官往往有治効功業與其泛覽數千年失之疏略孰若精熟一代盡得其精

蘊之爲愈哉故此編自季周以至金元分爲各代
如二十一史各爲簿冊聽其嗜好爲便云
一人有一言一事見於綱因詳其一生始末考鏡詳
審庶知其人有所仰止云

凡例

凡例

三

歷年季周傳卷之一

新安 程元初全書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戊寅威烈王二十三年盡壬子烈王七年

初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
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子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
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神中而奏之於
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簡子使尹鐸爲
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

季周傳 卷一

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
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智宣子
卒知伯爲政與趙魏韓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晉
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
出公奔齊道次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公是爲
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衰公不得有所
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知伯與韓康子魏
桓子宴於藍臺知伯戲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
諫曰主不備難以至矣知伯曰難由我作我不爲
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德

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
王一案而取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
不可乎螭蟻蜂蟻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知
伯爲室美士齒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
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
不肥今土木勝臣恐其不安人也知伯請地於
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
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
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
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
趙請蘭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
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
爲人陽親而陰跡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則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

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
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
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
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
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
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
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節路之勁不能過也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
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
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
晉水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產龜民無叛意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
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晉
郤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
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
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
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

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都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趙而出都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晉陽城中巢居而處懸金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倉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

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

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張孟談旣固，趙宗廟封彊，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于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謀我，爲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舍臣于廟，授更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初，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

器，豫讓逃遁于山，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知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讐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

獨何爲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

季周傳 卷一

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戊寅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初，魏桓子卒，孫魏斯嗣，是爲文侯。時周威烈王之二年也。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可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諱於已也。皆朝魏。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

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受卜子夏經藝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

季周傳 卷一

九

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聲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聲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聲之發也。今君之所聞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祲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歟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楊壎虡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芋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硤硤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箏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矍矍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柱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也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上無侵下也食我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詢已者三十餘人

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

李周傳

卷一

十二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歿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以李悝爲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勝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居一爲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地方百萬之增減輒爲粟百二十八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萊茹有畦瓜匏果蒺蒺殖於疆場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熟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諸囚捕二篇

李周傳

卷一

十三

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文侯以鄴爲憂任西門豹爲鄴令豹辭乎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

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砒砒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守鄴而河內穉治。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妻。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婢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官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治牛酒飯食行

李周傳

卷一

十四

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久因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

李周傳

卷一

十五

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

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呵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幾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文侯斯二十二年是歲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也初命魏斯爲諸侯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之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以中山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

李周傳

卷十

十六

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

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命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屨而去安往而不得貧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亡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子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

李周傳

卷一

十七

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克之言子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禍也其所

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獻侯卒子烈侯藉立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知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轍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以待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迺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治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連曰歌者

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永二襲 韓虔者康子之孫是爲景侯蓋自三家之滅知伯至是五十一年矣 已卯二十四年 燕傳公 王崩子驕立是爲安王 盜殺楚君當 楚聲王當簡王子也立六年爲盜所殺子類嗣是爲悼王 庚辰安王元年 楚悼王 秦伐魏至陽瓜 辛巳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 鄭圍韓陽翟 初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緡公韓伐鄭取雍丘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至是又圍韓之陽翟 壬午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 虢山崩墜河 癸未四年楚圍鄭 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十五年日食

盜殺韓相俠累

韓景侯卒。子取立。烈侯取三年。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于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養癯之費。以交足下之歡。其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

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朝。臣之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雖耻之意。而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死。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魏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嫪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終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
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
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
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
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
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其姊
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嚴氏為賊而陽豎
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
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
人和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
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
之也

乙酉六年鄭弑其君駟

駟子陽之黨弑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丙戌七年

丁亥八年齊伐魯

戊戌九年魏伐鄭

己巳十年晉葬公頃元年

庚申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齊曰和遷其君賁於海上食一城

初田常弑齊簡公于徐州立簡公弟驁是為宣公
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
田氏封邑平公立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
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
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辛卯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

齊伐魏

魯敗齊師于平陸

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晉是以有辭陳
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

李廣傳

卷十

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
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國中雖欲弗哭安得
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
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
之廟於是哭諸縣氏

壬辰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

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于王及諸侯王許
之

己巳十四年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魏侯斯卒

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曰謂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畱心則必受之無畱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

季周傳

卷一

十五

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諸侯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壞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

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及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非忍行也

魏襄趙邯鄲不克

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初躁公立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黽與

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

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十三年卒子獻

公名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

公昭之弟而懷公子也立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

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

李周傳 卷一

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

韓伐鄭遂伐宋

丁酉十八年秦獻公齊桓

戊戌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

己亥二十年日食晝晦

庚子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

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計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辛丑二十二年楚肅王齊伐燕

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名大臣而謀曰蚤救

之孰與晚救之駟忌曰不若弗救段干朋曰不救

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忌曰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

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

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

兵襲燕國取桑丘

魏韓趙伐齊

至桑丘

至桑丘

壬寅二十三年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趙襲衛不克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李周傳 卷一

癸卯二十四年齊威王因狄敗魏師于澮

魏韓趙伐齊

至靈丘

甲辰二十五年晉靖公俱蜀伐楚

乙巳二十六年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王崩子喜

立

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元年日食

晉平陽翟徒郤之

初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地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二年趙成侯

申三年燕敗齊師于林狐

魯魏伐齊

巳四年燕桓公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季周傳卷一

魏敗趙師于北蘭

戊辰五年魏伐楚

韓嚴遂弑其君

哀侯以韓廩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廩於

朝而并中哀侯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鑿與公仲緩爭立國內亂

辛六年魏惠王鑿韓齊侯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

威王

趙伐齊

魏敗趙師于懷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野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使數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楚太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

季周傳

卷一

二十九

于先生天大笑冠纓絕王曰先生少之乎先生曰
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先生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
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
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挾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
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
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先生曰賜

李周傳

卷一

三十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鞞鞠脰侍
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
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
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
女稚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
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令尊促坐男女同席屢舄
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
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一石故曰

治亂樂極則悲事盡則哀言不可極極之
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
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騶忌子以鼓琴見
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
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劔曰夫子
見客不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醲之
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
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

李周傳

卷一

三十一

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
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
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
者相也攫之深而醲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
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
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聲音者王
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
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
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毋離前淳于髡曰狝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離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餽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

李周傳

卷一

三十一

曰成矣

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口食王崩弟扁立

是爲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公孫頡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

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李周傳

卷一

三十一

歷年季周傳卷之二

新安程元初全史纂輯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起癸丑顯王元年盡戊子顯王三十六年

癸顯王元年齊伐魏

趙侵齊

甲寅二年

三年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季周傳卷之二

斬首六萬

戊午六年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於滄

惠王使公叔座為將與趙韓戰滄北擒樂祚惠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曰夫

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吳起餘教

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

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變襄之力也縣賞罰於

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

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

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秦敗魏師於少梁

秦伯卒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

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

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橫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

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初孝公生十

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五

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季周傳卷之二

庚申八年秦孝公燕彗星見西方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有岐雍之間修德行

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

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屬蹀

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辱

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

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

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

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固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淳于髡遊梁梁相悅之見之魏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王怪之讓相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相以謂髡髡曰固也髡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相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

至一語連三日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遂謝去

西九年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孝公既用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乃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已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名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之爲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陽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居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

變法之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賞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值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甲子十二年

韓昭侯元年

秦敗韓師于西山

李周傳

卷之二

五

乙丑十三年

魏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魯衛宋鄭君來朝魏王觴之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侯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以高臺陂池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

李周傳

卷之二

六

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王稱善相屬

丙寅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李周傳

卷之二

七

卯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梁惠王伐邯鄲而徵師于宋宋君使使者請于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于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

其日以候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悅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怒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知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異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援楚取駐蹠之間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

李周傳

卷之二

八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欲惡昭奚恤於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江乙惡昭奚恤，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聞之。

季周傳

卷之二

九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威王從其計。騶忌子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鄒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

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比，而命在公矣。」於是騶忌言於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為將。臏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撾。此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

季周傳

卷之二

十

數期往來。章子爲變。其微。以執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楚將伐齊。魯親之。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

勝後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齊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狀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也。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矣。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而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詢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周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

已十四年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庚午十八年秦伐魏

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爲相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

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

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昭侯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也昭侯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

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

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

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昭

侯以事申子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於昭侯昭侯

大悅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

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

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

敘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

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敬袴

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

笑今敝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

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斛權衡丈尺

申壬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甲戌二十二年

李周傳卷之十一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

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

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梧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

卯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

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

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

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

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君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

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

季周傳

卷之二

十五

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鳥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公又嘗問子思曰吾聞龍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聞

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公又嘗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

丙子二十四年

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己卯二十七年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

季周傳

卷之二

十六

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郡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

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五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道暮當至馬陵馬陵道慙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

李周傳

卷之二

七

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國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初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

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公孫閱謂鄒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

李周傳

卷之二

大

不勝而奔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爲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辛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爲商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

并秦卽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
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
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
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
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
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
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
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

季周傳

卷之二

十九

去安邑徙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
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壬午三十年 楚威王商元年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
從先君支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
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
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
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貪其身以憂社稷
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季周傳

卷之二

二十

瞋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
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
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
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貪其身以憂社稷者令
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
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
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
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
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
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瞋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
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蹙
穿膝累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施不知人秦

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關

季周傳

卷之二

王

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癸

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殉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

季周傳

卷之二

王

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專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甲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韓申不害卒

乙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東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輝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

晉斃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然上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九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宋太丘社亡

患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魏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

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孟軻至魏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甲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丁三十五年魏惠王一年

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

楚滅越

初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兵接刃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昌地以聚常鄆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

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霸復離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敗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子戌
三
十六
年
楚
伐
齊

初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當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知反

變服抑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關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代罷齊則必爲楚擒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韓疾卒

大敗齊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初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待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勝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廢者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

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王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一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季周傳

卷之五

三

鴈門之饒北有聚粟之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季周傳

卷之六

三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存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計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與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季周傳卷之二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觀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拊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

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人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攻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則秦

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穿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

李周傳

卷之二

三十三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說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郢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潁水，無繚，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鞴鞿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計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士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

李周傳

卷之二

三十四

效實故兵未用而國以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有泰山、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遮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僑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闔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秦雖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宗，齊何而欲西鄉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辟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弱則楚彊，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蚤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勵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

實外廩故從合。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土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制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得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却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自料以

李周傳

卷之二

三

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施而無所終。得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拜力焉。蘇秦爲從約長。拜相六國。蘇子言於楚威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

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而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王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李周傳

卷之二

三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二

倚也 棟撓 撓折也 喻敵 黔 音 櫟 音 什伍 五家為保
也 收司 發也 連坐 一家有罪九家連舉發若 僇力 并
也 復其身 除其賦 收孥 收錄其妻子 十金 金方寸重
金 黥 渠京反 墨 噉 苦切反 煎 乾有汁而 熬 乾煎燔肉 焚
炙 近火 不控拳 謂事之難亂紛糾也 解之者當善
不搏 械 謂收關者當善揭解之 批亢 批自戒反 言關
使解 擣虛 擣擊也 衡 形格勢禁 排其相亢擊擣彼虛
也 自禁 交和 軍門 徽 幟也 以絳帛著 棧 為棚以 跌 音 逸
止也 有光 頰 愁戚 冀 闕 官門 變 蹶 上將 蹶 猶 軍半至 謂
趣利前後不相屬 胆 項 表 薄 言其初賤也 財 與 材
恢 大 揜 覆取 不廉 言四封無事 吟 井田間 夫 指千夫
也 扑 擊也 反 梓 髮 蹶 足下 暴 傷 病 彈 氣 絕 旄 同
也 無目 新造 盤 楚官 雞次之典 楚國 馮 依 好 廢 天也 決
拾 决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絃 五 殺 音 幾
古 壯 羊也 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 謬 塞 音 直 三 置
為人養牛後為相秦人謂之五版大夫 謬 塞 音 直 三 置

晉君 立惠公懷 一救荆禍 晉敗楚於城濮 穆公便 相
杵 助相也 左建 以左道建 外易 在外革易 駢 音 駢
田 關 與 銀 灘 滂 流 稱 此 言彼此均等 謂士衆 大丘
反 丘 之 西 有 太 阜 者 為 大 丘 宋 時 詘 舉 羸 難 而 勢 詘
社 依 丘 作 社 于 時 亡 去 咎 徵 也 時 詘 舉 羸 難 而 勢 詘
而 舉 事 倉 猝 反 衡 人 衡 音 橫 恐 惕 相 恐 惕 也 谿 子 谿 子
若 有 贏 餘 也 衡 人 衡 音 橫 恐 惕 相 恐 惕 也 谿 子 谿 子
時 力 距 來 二 種 弩 名 皆 超 足 舉 足 踏 弩 材 手 引 操
機 發 棠 谿 墨 陽 合 聘 鄧 師 死 馮 龍 淵 太 阿 劍 名 韓 之 寶
鐵 論 有 棠 谿 之 劍 淮 南 子 墨 陽 之 劍 鄧 國 有
工 鑄 劍 因 名 鄧 師 死 人 於 馮 池 鑄 劍 故 號 宛 馮
千 將 歐 冶 作 劍 一 曰 龍 淵 二 曰 太 阿 汝 南 西 平 鐵
有 龍 泉 水 可 淬 刀 劍 特 堅 利 故 有 龍 泉 水 之 劍 鐵
幕 以 鐵 為 臂 韋 扶 以 韋 為 射 矢 吸 肉 即 指 也 苒 繁 諸
之 綬 雞 口 牛 後 言 雞 口 雖 小 猶 進 食 主 君 禮 卿 大 夫
也 矣 之 稱 郎 音 郎 應 音 應 休 音 休 蒼 頭 以 青 巾 廝 徒 供 養 雜
曰 主 君 郎 應 音 郎 應 音 應 休 音 休 蒼 頭 以 青 巾 廝 徒 供 養 雜
五 家 之 兵 於 五 家 為 兵 始 卒 似 笙 三 六 博 局 戲 也 各 投
故 曰 六 博 用 十 二 棊 六 棊 白 六 棊 黑 所 擲 頭 謂 之 環
環 有 五 采 刻 為 一 畫 者 謂 之 塞 刻 為 兩 畫 者 謂 之 白
刻 為 三 畫 者 謂 之 黑 一 邊 不 關 鞠 之 實 之 以 毛 毳 毳
而 戲 虛 喝 虛 作 恐 喝 之 意 虛 喝 辭 以 骨 人 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三

新安

程元初全史補遺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已丑顯王三十七年盡辛丑慎親王六年

卅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
齊宣王辟疆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

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秦王謂處士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

李周傳

卷三

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泉子曰不可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王曰敬受命張儀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至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則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矜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

李周傳

卷三

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告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女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者以爲雖偷克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

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如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頻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齊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淳于髡一

日而見七人於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于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秦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王欲伐魏淳于髡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后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勩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數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王懼謝將休士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者惟先生也敝已有寶璧二雙文馬二請致之先生髡曰諾入說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魏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顏觸齊之賢人也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皆爲殺處辨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徙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

季周傳

卷三

六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至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且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

季周傳

卷三

七

大半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自正。以自虞。制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庚寅三十八年

辛卯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壬辰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

季周傳卷三

宋公弟偃其君剔成而自立

初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于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散。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已癸四十四年楚懷王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儀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

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

可以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

歸而相秦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

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

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

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

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

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

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

其長者長者詈之詘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李周傳卷三

九

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

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

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

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

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為然遂善待

之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

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其愛之

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

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宣言於楚

楚魏戰于廼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
勝楚敗于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
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秦人以地。今戰敗。王
皆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趙魏畏秦楚之合。必與
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
人。秦之往楚者。多資矣。魏病若不出地。則王攻其
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
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魏聞楚喪
伐楚。取陘山。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
兵而攻齊。陳軫爲齊工使。凡昭陽再拜賀戰勝。起
季周傳 卷三 十
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
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
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
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
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
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

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
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甲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
初。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
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
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
今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
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
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
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於李帛之下。
秦歸焦曲沃於魏。
乙 四十三年趙侯卒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子武靈王立。置傳
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
其秩。
丙 四十四年 趙武靈王夏四月秦初稱王
丁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

蘇秦自燕奔齊

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秦說王高官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散齊而爲燕。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李周傳

卷三

五

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皆養千鍾徒百人

李周傳

卷三

六

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而不得屨而君驚驚有餘食下官採羅純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成四十六年

秦齊楚會于臨淄

秦使張儀與齊楚之相會臨淄東

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

季周傳

卷二

七

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

韓燕稱王

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紀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爲慎靚王

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

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齊封嬰于薛楚懷王聞之大怒將欲伐齊齊王有轍志公孫閒往

季周傳

卷三

八

說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齊乃封之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湯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猶之

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初，靖郭官善齊貌辨，齊貌辨，齊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諫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遇爾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昧，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辯對曰：

李周傳

卷三

九

敬諾。靖郭君衣先王之衣冠，舞其劍，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爲何？曰：「不能知也。」又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家必有相，今君后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

李周傳

卷三

二十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侍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常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勁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自以爲孟嘗君親已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于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機之顛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監君之中豈用強力哉孟嘗君奉夏侯章

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懼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善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方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也君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言也孟嘗君謙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滿其衽田胥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滕轍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辛慎親王元年燕王噲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秦張儀相魏楚王使魏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壬二年魏君錡卒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

李周傳

卷三

五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孟軻去魏適齊

孟軻自魏至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於是反覆以王道告之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因述晏子荅齊景公遊

觀之事以告之

卯三年魏王元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衍曰王與臣百金請敗之王爲約車載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

李周傳

卷三

五

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之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欲食而無事犀首曰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土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

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

李周傳

五

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儀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彊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讐吾國矣遂不聽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

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

李周傳

五

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載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史舉非犀首爲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

儀說因今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
不辭而去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
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
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
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
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
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
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
季周傳

宋稱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開關不通中山之使
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倖名
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
愚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君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

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
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
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
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
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
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
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
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
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
季周傳

天

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
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
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
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
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
之辭云即使王必通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
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
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
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
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于燕趙

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示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甲辰四年秦大敗韓師于修魚虜其將鯁申差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

李周傳 卷三

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倣西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厲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

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李周傳 卷三

齊大夫殺蘇秦

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初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因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辨士不用乃東之趙趙奉陽君弗說之去遊燕說六國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

季周傳

卷三

三

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笑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湯水之上方是時我因故望子深是以後

子子今亦得矣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友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季周傳

卷三

三

乙五年秦伐蜀取之

秦惠王時蜀亂欲伐之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族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

名者于幹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夫今王之國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盛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攻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文獻劫

李周傳 卷之三

三

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竊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矣。

燕君嘗以國讓其相子之

蘇秦之在燕也。與燕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之交。

李周傳 卷之三

三

及蘇秦死於齊。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王問之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王大信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禹。禹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國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决子之。

丙午 六年王朋子延立

是爲報王

燕年季周傳卷之三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三

鳥喙即鳥頭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桓公本以蔡姬

不共王而伐楚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楚伐鄭許之平

楚服而名尊欲還臧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臧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後獻子將下軍孟獻

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比肩而立言士難得千里有

功戰于鄢陵楚敗績比肩而立

畢黍山與却同言多獲柳下季魯展禽字季据與

同堯九佐九官舜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禹五丞

益稷皋陶垂契太牢牛羊豕具謁東不皆秦不虛靈甫也

毛嬙越王穀綳紗皆與資五官司徒司空司馬疵病

剗剪也慊與慊過順人也承視視也信反始信後

牛目駕車用牛故以樂音鸞漏和棺兩頭

歷年季周傳卷之四

新安 程元初全 江起鵬羽徒甫編次

起丁未赧王元年盡甲寅赧王八年

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秦伐魏取曲沃又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

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

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

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

者而還之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

謀攻子之諸將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

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

廢私而立公勸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

因累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官攻子之不克將軍

市被及百姓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

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秦憫燕百姓之難齊王因令

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人大勝燕趙武王召公子
職于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齊破燕趙欲
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
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齊
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
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
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
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孟軻去齊

李周傳 卷之四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及卒門
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騶衍賁者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
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闕大不繼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
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
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

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
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
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
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李周傳 卷之四

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
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
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
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伐紂而王伯夷
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
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

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
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
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
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
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
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剗儒墨雖
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

李周傳

卷之四

四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
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
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
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戊申二年齊湣王
地元年秦伐趙

楚屈匄伐秦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
秦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交懼子為

李周傳

卷之四

五

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並幣臣請
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
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
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
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
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
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秦臣請使秦王獻
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
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
利也且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于
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間見者畢
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
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
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賀王曰何也
對曰夫秦之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
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
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
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悅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因吾事秦矣子其

郢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及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攻齊，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李周傳

卷之四

六

配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和于秦，故楚之士壞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也。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

李周傳

卷之四

七

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素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今軫將爲王吳。吳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聽無失本末者難。」燕人立太子平爲君。

燕昭王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誡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

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馬几據杖。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咄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至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王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秦燕。

韓君卒

庚四年燕昭王平韓蜀相殺蜀侯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

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空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襄稟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實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於是襄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群羊而

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切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山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破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安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空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損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周兵，軍於滎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蕃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臯，滎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
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
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
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
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
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
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固周室之別也其稱
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
爲攻衛釋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
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

李周傳

卷之四

十二

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國
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
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
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公用
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張儀欲假秦兵
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與之魏不反秦兵張
子不及秦魏若友秦兵張子得志于魏不敢反於
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張儀之讐樗里
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
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

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
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
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
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
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宐之財則傷今漢中
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
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和楚楚必將叛天下
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
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

李周傳

卷之四

十二

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臣
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辛亥

五年

秦武王 秦張儀復出相魏

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奈何曰
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今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
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

曰善乃具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于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李周傳

卷之四

十四

秦誅蜀相莊

秦魏會于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

寡人死不朽乎甘茂謝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收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誥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

李周傳

卷之四

十五

空陽之役，楚叛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壓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李周傳

卷之四

十六

八年秦拔空陽

甘茂攻空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空陽。甘茂攻空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空陽餌王。今攻空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空陽之郭爲基，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空陽拔。」秦攻空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如

李周傳

卷之四

十七

何對曰：「空陽必拔也。」君曰：「空陽城方八里，材士千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空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空陽。空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空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空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秦伐空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空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空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空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

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
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
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
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秦使
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知伯之
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由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

三月傳

卷之四

十八

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
王。楚王乃悅。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
委國於楚楚。楚王弗聽。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
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
尾生之時也。武王既拔宜陽而驕。或上書諫曰。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齊韓也。臣聞王兵勝
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
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
於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

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
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秦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
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徒兩周
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
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季周傳

卷之四

十九

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
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
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樂韓氏。樂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
氏。樂魏氏。樂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秦武王嘗與中期爭

論不勝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其臣有言於武王者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中期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

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人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魏冉者其先楚人秦武王卒無子立其

李周傳

卷之四

三十一

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芊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是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解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

之危日費千金獨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圍雍氏韓令令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二

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以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三

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楚攻雍氏東周振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宜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秦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四

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于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臏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臏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主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臏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五

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修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臏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果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然吾其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適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臏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臏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臏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臏由此怨讒甘茂甘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故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大江北之處如乎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地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與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子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散塞豁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贊厚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六

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函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爲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秦攻衛之蒲胡衍謂穰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王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強魏強之日河西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穰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穰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穰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穰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

李周傳

卷之四

二十七

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王大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叱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跋林人于往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

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而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

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安，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便，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秦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

季康傳

卷之四

三十一

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玉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中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

季康傳

卷之四

三十一

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汙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用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始也。濫耳。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濫初也。謂鄒瞿行之言可以為後代之本。故曰濫耳。瞿然顧化。言行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瞿然。然駐思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徹席。徹足結反。拂也。拂席為敬也。擁壁先驅。壁帶也。為之掃地以衣袂拂席為敬也。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方枘納圓鑿。枘，方柄也。圓鑿，圓孔也。方枘不可入圓鑿，喻其不相容也。牛門。牛氏春秋曰：牛之門不可以烹雞，言可入也。稷下先生。稷，齊之術士。大倚若大用之，是有牛馬之意。也。稷下先生。稷，齊之術士。大倚若大用之，是有牛馬之意。書屬音離辭。力折其詞也。剽，攻擊也。晉，音利。句，音利。句，音利。從六里。橫度為廣。知覆逆，覆謂事之未露，逆謂事之未至。詘指，詘屈也。折節。先趨後息，彼而趨後，恣睢暴怒，阿也。藉也。先趨後息。彼而趨後，恣睢暴怒，阿也。藉也。也。出都活。涓人，涓潔也。言其在中主期年，期與督過也。涓人。知絮清灑掃之事也。期年。期與督過也。督者正其事。番音番。張子不去秦，雖為魏猶有得而責之也。番音番。張子不去秦，雖為魏猶有得而責之也。秦之。大宰。楚官名。何壽，武王所親幸，茂欲壽告王勿攻。故曰事成。不諭兵。言茂急於攻城而不伐戰功曰不諭兵。不諭兵。言茂急於攻城而不伐戰功曰不諭兵。立功也。廢還走胃人。蒙犯即人韓楚相御，御猶制也。韓楚相御。御猶制也。而相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投其石，足為五十里耳。投其石。足為五十里耳。

也所以唇揭揭猶反也髀股也司馬康秦人其言收璽璽軍符也
病者揚言止楚錯質猶委質也遺俗之累言不與俗通錯臂以
攻韓也骨相錯而立黑齒以草染齒為黑色雕蹄刻以丹青鯁冠鯁大
言無體容也計反以大結林縫林時補反茶鍼也不塞晉陽志在
也魚皮為冠也林縫言文工之拙也不塞晉陽志在
也郭呼各反地高陽常山

李周傳言韓人秦之四

二

歷年李周傳卷之五

程元初全書集卷之五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起乙卯赧王九年盡乙丑赧王十九年

乙卯九年趙君畧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

致胡兵

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

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

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齊韓合從

李周傳卷之五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
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
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
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
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
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滄其衣。如此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句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

李周傳

卷之五

二

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丙辰十年彗星見

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趙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

軍，王并將之。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

秦魏冉殺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

李周傳

卷之五

三

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

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戊午十二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魏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爲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十三年秦魏韓會於臨晉，秦復與魏蒲阪。

韓太子質秦而歸

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秦取韓穰

蜀守叛秦秦誅之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

四國攻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秦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動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

李周傳

卷之五

四

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於與楚相敵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遊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阪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

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太悅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今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辛酉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

穰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穰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穰里故俗謂之穰里子穰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

李周傳

卷之五

五

力則任鄙智則穰里

秦辛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睢為景翠曰

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

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

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

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趙王立周紹爲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而上者皆稱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義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

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三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

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藉，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齊魏會於韓。

立韓咎爲太子。齊魏皆主咎，而排幾瑟，故相率而立之。初，韓太子嬰死，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

李周傳

卷之五

八

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

王老與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角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

李周傳

卷之五

九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於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

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畱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利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時楚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具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

季周傳 卷之五

許赴於齊。太子奔於齊，王而歸，齊王臨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與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令皆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友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請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季周傳 卷之五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拂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銳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主，是常矯也。」

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大臨。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土復金。初。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圖議。輔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譏諛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諂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懷王死於秦。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幸萇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

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自沉

周傳

卷之五

十四

秦初誘楚王入關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

季周傳

卷之五

十五

梁東闕於周室甚危寐忘之今南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懷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秦以齊四文爲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爲相。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也；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

李周傳 卷之五
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

癸亥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田文自秦逃歸

齊湣王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座有能爲狗盜者，曰：「臣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

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門，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座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民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君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居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李周傳 卷之五

十七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說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立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

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
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之也古之五
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
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
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
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
之海南面而攻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
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
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

李周傳

卷之五

九

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
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
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
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
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
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
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
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

李周傳

卷之五

九

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
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
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薛公以齊
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爲西周謂
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爲
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
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
時竊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爲秦而君無
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
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
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王出楚王以
爲和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
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
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
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
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趙王封孟嘗君以
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
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之曰有之
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

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遊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

其三丈之劍，而操鋌，與農人居墮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人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敎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

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客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

李周傳

卷之五

五

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约车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

李周傳

卷之五

五

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傳賁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生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李周傳

卷之五

二十四

趙君封弟勝爲平原君

勝喜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甍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甍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諸甍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甍者以君爲愛妾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甍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甍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論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滅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王以爲何如對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公子高辨事也其人理

李周傳

卷之五

二十五

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反其意若此害大道失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於秦

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傳

卷之五

二十六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五

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句章地名屬唐昧唐昧冥而

反弱主郡守郡也為郡則士踐石謂能騎隱中情實

也傳命僕官傳附同比也具帶帶飾之黃金師比胡

之鉤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猶阻左徒拾遺之類

嫺間淖音蛻皮也鱗音若反疎泄音浚洽去三閭

大夫三姓之職掌王族汶汶音門門猶昏溫蠖蠖烏

猶昏三姓之職掌王族桃梗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

憤也季周傳音釋卷之五來上有二神曰茶與鬱壘主

稱壓壓亦錯木置也錯木錯舍也鉞七遙反鐸呼高反所以立

教首言後人以草具草菜也言鉞劍把揭舉計會會

外反計最之簿昔月收責責與債憤亂憚當作矯命

矯托也托言下陳下陳躡音壁罷音隆隆音隆矯命

也堅白異同之辨公孫龍著守白論堅守其說辯者

以爲臧三耳臧獲奴婢也三耳即莊子雞三足之

同也三三名雖立辨析分別甚實無定體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六

新安 程元初全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丙寅報王二十年盡丙子報王三十年

丙寅二十年 魏昭王韓釐

初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放酺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丘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

子何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母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霧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日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後王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于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而輟
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官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
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
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
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官公子章死公
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令官中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
丘宮

秦以魏冉爲丞相

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
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
樓緩也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母急秦秦
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丁卯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戊辰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韓魏伐秦魏冉爲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殺
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爲國尉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
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
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
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不必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
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
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
以講于秦爲實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
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開內侯而令之趙
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實屢已
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實屢奉陽君之
與實屢實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實屢也制割者奉
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實屢也而欲敗之必以火
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已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與士卒得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庚午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君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

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人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

李周傳

卷之六

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

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

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

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

魏而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主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

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

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

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

下兵東擊齊擣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

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

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

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

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

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

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

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暇下兵也今

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

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壬申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帝已而皆去之

帝已而皆去之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

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

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

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

李周傳

卷之六

七

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

秦攻趙拔梗陽

甲戌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

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友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或嘗獻書燕王

李周傳

卷之六

八

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爲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爲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輔助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土以士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

秦傳 卷之六

九

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

乙亥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秦敗韓師於夏山。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今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

秦傳

卷之六

十

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于秦，或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譬者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于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離，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譬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議。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顯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擯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

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無令天下驚之以合于秦是免國于患者之計也臣何啻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讐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讐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

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也必如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後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令衍交兩王王貴韓佗之徒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鑠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

季周傳

卷之六

十三

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挾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齊滅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

之衆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躬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義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

季周傳

卷之六

十四

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初宋有雀生鵲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

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東閭蘇子上書諫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籍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鈹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籍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籍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

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獨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趙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譙靜而寡信諸侯譙靜則四鄰不及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

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哀也，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駕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李周傳

卷之六

十七

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踞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

李周傳

卷之六

十八

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車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賢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鏑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冗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

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
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
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
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
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
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
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
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
鵠的李鼎傳非咎罪于人也便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害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
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
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
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
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
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繼後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也

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
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
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
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
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
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侯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
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
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
陽李鼎傳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爲戰具竟爲
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
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
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
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
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
之所以鞭笞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
燕東伐齊則趙必從也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

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
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
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
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
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
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
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
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

秦傳 卷之六

王

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子兩三十年秦會楚於宛會趙於中陽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
爲相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
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
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
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
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
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

原缺第二十二、二十三葉

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
其西爲趙敵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是趙與
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
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
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
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
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
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
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
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
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
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
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
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
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
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
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
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
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周傳

秦之六

三四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蒙武齊人父驚自齊歸秦故爲秦將恬其子也

齊殺狐咼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齊負郭之民有狐咼者正議閔王訢之擅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彊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囑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初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

李周傳

卷之六

三十五

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

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

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

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

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

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

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

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

李周傳

卷之六

三十六

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

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數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善待之。與謀伐齊。蘇代北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數竊釋鞶帶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主自慮此。則過計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

季周傳

卷之六

二十七

妻自組甲。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十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齊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齊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

季周傳

卷之六

二十八

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治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謠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衛，敵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謠者耳。王曰：善矣。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而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般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龜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

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戰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王父，則殺吾王。

父以此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者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玉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人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算臣

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臣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汝無不爲也以汝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于虛北地行其兵令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驛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

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鑕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王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

季周傳

卷之六

三

季周傳卷之六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六

穀居侯反鳥子生而乘勝而留於境言因秦勝留而
去則無詳講與國詳與不與秦而生以殘秦而必死
及也詳講與國詳與不與秦而生以殘秦而必死
以殘秦而生粉撫吻反并大良造大上造秦十六爵
之良雄飛雄者衆鷁所從騎音倚言有合負親之交
言天下當親秦已而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懷之善秦者
因使與倍秦益秦猶鞭笞御諸國頓齊兵頓齊兵之也區
路與同同似鷁青黃色燕領句啄向風取古
也提乃因風飛急擊鳩鳩燕雀食之取古
反隅萬物之率率與帥同于將莫邪于將陽龍文莫
也劔吳王使于將作越人劔音穢利銛利車舍人主車
莫邪其妻亦善作劔劔音穢利銛利車舍人主車
不休傳言其警急衛八門土以土塞門底與砥同鷁
也罷與疲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矯去亮反操
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爲君翳釀醴於中以酺大飲銀
也刀鏐禱蔽于上以攻城也衝車也櫓高巢家雜總全
也併作身窟火中謂地音各城郭露外無居人鵠的栖
也日鷁的即鷁五兵刀劔矛非師者師衆也言宿憂夕
也所謂侯中五兵刀劔矛非師者師衆也言宿憂夕

之憂也堞城上女簷馬策也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也旂旗也旗旗也鳥為旗次過信紫敗素素白繒染為紫敗惡也躡所綺及施沈則負床之孫背倚床立不能行也將有口事言有人獻御書侍御者以重卯猶累卵謂處危也

年季周傳卷之七

新安程元初金華縣人江起鵬羽徒甫編次

起丁丑赧王三十一年盡乙酉赧王三十九年

丁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

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

以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

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

李周傳卷七

北刺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

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

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

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諂諛改令戾害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

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

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

亂潒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

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徇齊城

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

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
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
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
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齒博之間地圻及泉
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
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
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
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
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
吾退耕於野國破軍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
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
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說乃遣
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東至海畧琅邪右
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芻北海而撫千
乘以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于郊封
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時
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
墨大夫戰死初燕攻安平臨淄市椽田單使其宗

人以鐵籠傳車轉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斷折被
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至是卽墨人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
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
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
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于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
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
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逐南面而王耳昭王于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議之
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
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
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
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
廟報塞先讐齊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有也汝何
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
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
莫敢復有謀者

秦魏韓會于京師

戊寅

三十二年

齊襄王法

秦趙會於穰

秦召燕昭王昭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

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積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五日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

李周傳

卷七

四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悉我下軹道。南陽。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榮水。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阬。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楚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阬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魏不爲計。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燕則兼欺舅與母。謫燕者曰。以膠東謫趙者曰。

李周傳

卷七

五

以濟西謫魏者曰。以葉蔡謫楚者曰。以塞郢阬謫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孫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子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穰侯攻大梁，乘郢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之攻大梁，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淖齒之亂，閔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殷家傭。殷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閔王從者王孫賈事王出走，失王處而歸。其母謂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季周傳 卷七

六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

季周傳 卷七

七

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俟斧，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相如曰：「秦人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而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鈞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

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

李周傳

卷七

八

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庭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壁

李周傳

卷七

九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旣而名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嗣君

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挈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縹錯挈薄之徒皆逐之也

卯三十三
年秦伐趙拔兩城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

李周傳

卷七

十一

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狹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

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于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庚三十四
年秦伐趙拔石城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殺犀武北取趙閭離石

李周傳

卷七

十一

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國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楫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訕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發矢鉤一發不中者前功盡矣今破韓魏殺犀武北取趙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

公不如稱病而無出也

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

李周傳

卷七

十二

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

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

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

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二

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

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輟不行

已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

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郢西陵

秦趙會于澠池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

李周傳

卷七

十三

欲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

道入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

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於澠池秦王與趙

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

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王不憚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

于趙趙人亦盛爲之雋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

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功聞相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我羞不忍爲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子視蘭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故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李周傳

卷七

十四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殺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吾

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慘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人皆呼萬歲田單乃收民金得千

李周傳

卷七

十五

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大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下燕而歸齊田單兵

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燕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曰田單號曰安平君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放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名貂勃曰單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

李周傳 卷七

十六

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殺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人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天下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

李周傳 卷七

十七

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猶曰單且自天也。聞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于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水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得及。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簣。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

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立之心。故傲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

泉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
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
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
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且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
命發兵擊齊以天之命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齊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
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
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憐于志
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
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助餘教
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氓隸

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若善成者若
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閭閻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審先
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
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
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
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
昌國君毅往來復通燕

薛公田文卒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襄
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畏孟嘗
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王嘗絕嗣無後也 初孟嘗君相
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
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

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
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
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
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孟
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
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
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
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
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
為言

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
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

莊辛謂楚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王
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辛曰臣誠見

其必死也非敢以為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于趙齊留以觀之莊辛
去之趙秦白起拔郢燒夷陵王流涕於成陽徙
都陳王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辛至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
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
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喙啄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
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之童子方將
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
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千仞之上以其類
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于公
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
淹乎大沼俯嚼鱉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青
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

上被盟確引微緣於淮風而抐矣故畫洋乎江
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
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
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
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王聞

李周傳

卷七

二十四

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
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甲申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

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繳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
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
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
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
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魯邾邳

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是鳥六雙以王何
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
此六雙者可得而囊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
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
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
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鄴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
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
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濬新繳射鴈鳥于

李周傳

卷七

二十五

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苜夕發淇丘夜加
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
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弋則從不待約
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索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攻韓以爲長憂得列
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
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
出寶弓濬新繳涉龜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
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

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郢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旂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王故對以此言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蹕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爲郡以距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蟻釣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千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揚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頡之委縱收歛與魚沉浮及其解施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釣非鍼其餌非蟻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

李周傳

卷七

王六

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釣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道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釣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罾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樹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鰕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于瀆視之于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李周傳

卷七

二十七

峰言趙冠至且入界魏王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冠也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冠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夷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車往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

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避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非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七

鐵龍傳車轉音衛車軸頭也傳者載其軸與轂

塞女戟韓氏大原言不通此適與謫胥靡隨也謂

有罪連繫相隨支左屈左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

而服役之也道弓撥也矢鈞也

俗因而用之其形如射魚器反鍾蓋繒慈陵反諫

也攫持也腓脛端也喘喘憂懼也

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也亡日尚矣尚久寧臺元

英磨室元英磨室皆燕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齊鍾名篁竹田

也嫌苦簞墜許規不佞猶不也流渰流奔走渰覆也調飴

膠絲以藥消米取汁而煎之噉音屬以翅強羽衡

也香草落石可蹠盧也監利也碯以石着也拓音闕

也

歷年季周傳卷之八

新安程元初奎之弟江起鵬羽律甫編次

起丙戌赧王四十年盡丙申赧王五十年

丙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

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

趙戰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

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

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

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

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

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罽子割八縣

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

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

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

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火割而有

實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畢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疲，陰必亡，則功必棄矣。今魏有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

李周傳

卷之八

一

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完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蓋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而魏割溫以和。四十四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爲得魏三縣，穰侯益封。秦穰侯與白起胡

李周傳

卷八

三

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兵四萬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自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離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四十四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

以和

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兵于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明年魏段干榮請割南陽與秦以和孫臣諫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

季周傳

卷之八

四

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用智之不若

梟也

丑四十二年

韓桓惠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爲辦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乘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燕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臣

季周傳

卷之八

五

恐有後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

李開傳 卷之八

六

予忖度之，躍躍幾免，遇大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

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李開傳 卷之八

七

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不更。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

趙也然後危動燕趙。齊楚此四國者不待言而服矣。王從之。使使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秦魏楚伐燕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關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馬服君。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之。趙以公子卬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于秦趙背秦。

李周傳

卷之八

九

不與焦黎牛狐。秦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使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于趙而近于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乃使衛胡易伐趙。攻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奢軍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

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

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李周傳

卷之八

九

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法。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公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燕封宋人樂全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

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北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也不然使平安君愚固不能當榮室使平安君智又不肯

李周傳 卷之八

十

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秦伐齊取綱壽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

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

李周傳 卷之八

十一

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讐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塗於中國南與陶爲隣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伐齊取綱壽以廣其陶邑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爲客卿

范雎魏人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

李周傳

卷之八

十二

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以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

李周傳

卷之八

十三

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日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范雎乃上書曰吾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實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計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不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

三秦王跪曰先生幸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取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乎箕

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爲狂無恙於殷楚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歿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晚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

李周傳

卷之八

十六

愚先生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矣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羣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

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也哉形勢不能也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

李周傳

卷之八

十七

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

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王四十六年秦攻趙，閼與不拔。

趙惠文王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悅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匿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

李周傳

卷之八

五

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也。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甲午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李周傳

卷之八

五

范雎說昭王曰：秦之有韓，心腹之病也。天下有變，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秦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駮。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羊戎公子市公子慄。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李周傳

卷之八

三

范雎曰。益親用事。因說王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有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敵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

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技。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懼。謂雎曰。昔者桓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仲父。范雎謂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

李周傳

卷之八

三

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乃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開閱其實。

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魏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之矣獨無以教之乎公子牟曰且微君之命之也臣國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榮期而榮至榮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一

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公君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

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公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且不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

李周傳 卷之八

三十一

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交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
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
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
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
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
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四

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
非其納臣之意也昭王名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
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
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
之怨必報

趙以公子勝爲相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
爲從主而違者范涇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
戶之都請殺范涇於魏范涇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涇於魏魏
王許諾使司徒執范涇而未殺也范涇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涇之身夫殺無罪
范涇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
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
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信陵君書
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
王輕爲之殺無罪之涇涇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
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
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涇之
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
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五

申五十年

趙孝成王

秦君母羊氏以憂卒

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
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
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
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
之死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將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

趙孝成王初立秦攻之拔三城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日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六

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族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高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而況人臣乎是年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拔之齊王使使者問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七

有衣者亦衣無衣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荃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氏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諸侯此率民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人李伯見趙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八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初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

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議與諸侯信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李周傳

卷之八

二十九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八

又為陰啓陰穰侯別邑言得地兩機蓋一得陰安邑

遺筭也宋衛効尤憚秦兵言魏出趙小如不可革革

博用梟梟者當食好不便則不食也雲翔散狐濡

其尾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大武遠宅不涉武

之犬者速安定之躍躍兔遇犬獲之躍躍兔遇犬獲之躍躍走也兔

善走或時遇犬重世累世暴骨日晒詳事不更不更不當

言詳其事以下於注地注地注瀉也言使失候候吏匿與

李周傳音釋卷之八同隘金符分羽毛箭柳即梨陶為隣恤言近於大折

脅捐齒捐力答反謂打折其實蕭欽之薄用內音棋

質棋陟林反莖棋也質對刃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

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砥厄結綠懸黎和璞皆美

言為反覆則以其罪罪之成荆士孟貴衛王慶

閑然猶昏灑然敬肅蹠長晚成荆古勇孟貴衛王慶

忌吳王夏宵衛人恩戶困反涖病足之匱器

也薄柱上鈞劍頭竿柄鐔徐心反蒙須劍繩不

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無諱無忌神叢木

中有神靈綈袍綈音啼厚絹莖十則反晏駕崩

托之也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三年不上計賢勤功決訟檢

官車當駕而晚出也害吏案訊問諸內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

計黑衣衛士之媼媼音模婦老

李周傳音釋卷之八

二

史 18—668

歷年季周傳卷之九

新安 程元初全之東漢書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丁酉赧王五十一年盡乙巳赧王五十九年
丁五十一一年齊王建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魏王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諫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

季周傳 卷之九

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疆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

季周傳 卷之九

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敵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鄴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矣

季周傳 卷之九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崑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比至平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

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譁韓，誠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厲行，頓亦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成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天下之士合從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入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王。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殺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

開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次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卽位以歇爲相封之淮北

紀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元年楚納州於秦是時楚益弱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秦昭王謂公子他曰昔歲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李周傳

卷之九

五

戰不勝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三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

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生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秦而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

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馬亭垂涕而免曰是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以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訖以兵遇趙於長平初趙王夢衣偏裃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王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裃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

李開傳 卷之九 七

庚子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秦王訖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王訖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訖遂攻趙趙軍數敗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

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

李開傳 卷之九 八

教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蘭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

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即知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齎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趙軍後又一軍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

餘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不勝趙王能令秦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

又割地以和

王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齎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

斌字子順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齎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父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二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

李周傳 卷之九

十一

政日新雖不及賢庸免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麋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麋裘投之無鄙及三月政化旣成民又誦之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繇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

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

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

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

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

初燕人宋母忌美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

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

蓬萊方丈瀛洲魏王亦好之魏王謂子順曰吾聞

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子順對曰古無

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

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也若聞之

李周傳 卷之九

十二

於傳聞者傳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

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也子順

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

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

祿是尸利倖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

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

國將併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

衍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

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而無良醫今

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寧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必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初秦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爲秦伐趙于魏便子順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有良將何敝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

李周傳

卷之九

十三

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室子母相哺啣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顧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信陵君問子高曰古之善治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子高對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信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

李周傳

卷之九

十四

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同乎子高對曰駑騾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卞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王又嘗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逮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智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遇微倖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王嘗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對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于臣臣不隱于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共各有得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于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以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

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
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
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諫而已也
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
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
于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于桀紂也且夫爲
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李周傳

卷之九

十五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
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誼願與
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
之飲平原君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
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
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
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
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
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
家王使人疾持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
王之弟於關趙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
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
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
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
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
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
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
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

李周傳

卷之九

十六

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者厚矣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饋餽以靡其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
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
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
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
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焉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
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
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
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
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
徙而不敵西向韓魏相率與共甚衆君所將之卒
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
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
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
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
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定王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

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
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
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
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
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三軍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
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
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
其軍戰必不肯出圖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
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
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勉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

復益發軍更使王鮪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待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

季周傳

卷之九

十九

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

兵去平原公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

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

季周傳

卷之九

二十

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圯，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乎？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不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欲，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 諸侯之救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
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盡行爲不
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而君之后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燭
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矢而君
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
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
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
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

李同傳

卷之九

二十三

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

李同戰死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
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
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
質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歲也

若錦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二
年於此矣左右未有稱謂勝亦未有所聞是光
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
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
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
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拔劍歷
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
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
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
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拔劍而前曰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
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
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
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
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

李同傳

卷之九

二十四

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

李周傳

卷之九

二十五

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晉鄙帥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秦圍趙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賁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

李周傳

卷之九

二十六

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攻邯鄴，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

李周傳

卷之九

三十七

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曰：「某夕某孺子，內其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且君親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操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甲辰五十八年，秦殺白起。王乾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疆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鄴下。

李周傳

卷之九

三十八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鄴。下王訖解圍走邯鄲。安平以二萬人降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至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

李開傳

卷之九

二十九

李開傳

卷之九

三十

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聞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善也。

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說開通幣，秦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趙郝之言告虞卿，虞卿曰：趙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趙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

李周傳

卷之九

三十一

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就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趙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新從秦。

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則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

李周傳

卷之九

三十二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君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

王且入朝於秦周詠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爲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詠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

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以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初，秦欲伐趙，蘇子諫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彰。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

不罷趙，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饑而不休，文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勤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歇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強矣。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歇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秦取魏寧邑諸侯

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有諒毅者辯士也王使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人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對曰趙豹平原君親寡人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廉於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剝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昭王太子柱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不禮之困不得意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處於扁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珠珍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回引領西望而願

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王后。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已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

李周傳

卷之九

三十九

斬首九萬赧王恐倍奉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其國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無子，無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彼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昭王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李周傳

卷之九

四十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九

奉飯奉讀音羊 麋裘麋鹿子也 芾分物反大夫

軒罪與尤同 章甫孔子曰丘長居 躋草履也 登登有

五校大夫校以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 漂園殺人多而流 多倍城邑信與背同兵深入 發梁焚舟

不旋踵走也 紹介紹繼也禮至

鮑焦周時隱士飾行非世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

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

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魯連言世人也

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耻居濁

世憂及世道非自為一身也

以斬首多為上功故謂為下席言居喪寢新斬一級

下席言居喪寢新斬一級 噫不

噫不 設北面

天子南面言主人在南 倍殯棺設北面

聘祿貨財曰聘衣服曰祿言當時君弱臣強未必

之禮穎能盡禮事君而猶知拒人之辱其君以天子

如姬資之三年資畜也謂欲為父報讎

某夕某孺子內某士令何夜嫁

某夕某孺子內某士於某士此

心不有心不欲孺子之 欲教之者人心固有

教告也言心中不欲賣欲音蘭盛 從東階上曲禮

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古罪字秦始皇以 湯沐邑

謂以其賦稅供朝生木槿也朝

湯沐之具也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朝生木槿也朝

歷年季周傳卷之十

新安

程元初
江起鵬羽健父編次

應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盡甲寅莊襄王三年
丙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二十二年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
秦丞相范雎免

初鄭安平為趙所圍急降趙趙席彙請罪秦之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罪罪當
收三族昭王恐傷雎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
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

李周傳
卷之十

益厚以順適其意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
誅而雎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雎進曰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
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
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
吾是以憂欲以激勵雎而雎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
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

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魁顏廢顴膝掌吾

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問之唐舉曰先

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

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

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於塗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侯乃

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

李周傳
卷之十

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

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

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

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

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慕之皆願以

爲君玉豈不難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平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

李開傳

卷之十

三

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像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閱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

李開傳

卷之十

四

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
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
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
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
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
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
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
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
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
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
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
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儼叱呼駭三軍然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
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

李周傳

卷之十

五

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
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
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
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
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
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
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
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
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
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
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墜草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

李周傳

卷之十

六

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

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是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楚以荀况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

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荀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

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異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平散則成列

李周傳

卷之十

九

延則莫若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圉居而正方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堙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樹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安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可行而可荀卿曰凡在太王將卒皆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

李周傳

卷之十

十

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樸不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倒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也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鞬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漸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遇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繹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功拙強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教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飲

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

李周傳

卷之十

十三

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葬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雖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

李周傳

卷之十

十四

君曰善 秦昭王嘗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東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錫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

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關黨之子弟罔咎分有親者
多取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
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
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
愛利刑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
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
懷之是何也則貴德也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
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
李周傳 卷之十 十五

爲人上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單心狐之聚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丁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秦伐魏取吳城
未十三趙十三韓十九齊十一年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令於秦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王曰
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

然乃逸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
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
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
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
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
無任矣秦王喟然感悟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
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
戊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申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
李周傳 卷之十 十六

楚遷于鉅陽

已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十
酉五趙十四韓二十一齊十三魏人殺衛君而立
其弟

弟魏罅也

庚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
戌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秋秦王稷薨太子
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喜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
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間對曰趙四戰之國其

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
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
而攻鄒卿秦攻代以北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
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
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
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釐之以足將
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
頗將擊破栗腹于鄒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
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
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
李周傳 卷之十 十七

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
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
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
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
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
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
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
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
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
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
李周傳 卷之十 十八

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
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
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
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
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
而議寡人者過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
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輕也輕絕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惡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平原君欲攻燕。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

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趙公子勝卒。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墟。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駟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辛泰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冬十月秦王薨
亥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
子楚立

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謝城中遺燕將曰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

李周傳

卷之十

二十一

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

李周傳

卷之十

二十二

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先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

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殺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轡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田單歸言仲連周傳卷之十

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避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半

壬秦莊襄王楚元王十四燕六魏二
子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秦伐韓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癸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
丑趙十八韓二十五齊十七年
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于玉門卒斬紂

李周傳卷之十

十四

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秦攻趙鼓鐸之音聞于北堂希早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入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建信君輕韓肥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肥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于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

南園鄢蔡郡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焉
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于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于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于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墟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於

李周傳

卷之十

五

西藥堂藏板

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楚黃歇徙封於吳

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盛初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甲泰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
黃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六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

李周傳

卷之十

五
西藥堂藏板

大原郡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初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匿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

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皆主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又使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襲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固于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死罪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說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

又恐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齊韓秦乃止增

五月秦王薨于政立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

李周傳

卷之十

二十九

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人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紱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今庫具車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郊外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土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李周傳

卷之十

三十

歷年季周傳卷之十一

新安

程元初
江起鵬羽捷甫編次

起乙卯秦王政元年盡已卯秦王政二十五年

乙卯秦王政元十七年秦鑿涇水為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閼於秦鑿

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

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

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溉畝鹵之地四萬

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李月傳 卷之十一

丙秦二楚十八年趙王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

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

王復思之使視頗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

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

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

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秦三楚十九年魏三十三趙悼 秦大饑

秦伐韓取十二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

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

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

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

王復請李牧收牧稱病不出王疆起之牧曰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

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

之士五萬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

人民滿野匈奴小入徠北不勝單于聞之大喜率

眾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單于奔走十餘年不敢近邊 先是時天下

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

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

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

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

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敗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之

戊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十三春秦伐魏取暘有說
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已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
未增元趙三韓三十一齊二十三年秦伐魏取二十
城置東郡

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參母詐為宦者進

之生二子封毒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毒秦攻

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四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戊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魏韓衛合從以
申趙四韓二十二齊二十四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
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大因詔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

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
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
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
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
人噍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諸侯患
秦攻伐無已于是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之楚項
襄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趙魏加見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
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
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
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
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
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
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損也今臨武君嘗
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取壽陵至函谷秦師
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五

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也其
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
踰兵於鄢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
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
梧割以予秦相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閼
之日近已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汗明見
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
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
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
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
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
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
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脂潰漉汁灑地自汗交流外
阪還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
解紵衣以幕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
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六

肖阨于州部。掘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滌滌僕。使得爲君高鳴。屈于梁乎。史疾爲韓使。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禦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何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禦盜乎。曰。可。曰。以正禦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七

秦拔衛迫東郡。衛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齊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

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辛未七。楚二十三年。燕十五。魏三。秦伐魏。取汲。
壬申八。楚二十四。燕十六。魏四。秦伐魏。取汲。
戊辰六。韓三十四。齊二十六。魏四。魏與趙鄆。

秦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鶒反。戮其屍。秦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秦嫪毐封爲長信君。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官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八

癸亥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秦伐魏。取垣。蒲
亥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秦伐魏。取垣。蒲

慧星見或竟天

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秦王冠帶劍

秦伐魏。取衍氏。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有告嫪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嫪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嫪毐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黃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嫪毐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

李斯傳卷之十一

九

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可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秦王欲見頗弱頗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頗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頗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商人也是也無把鉞挂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種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悻然而怒頗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頗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

李斯傳卷之十一

十

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頗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頗子之說也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獻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末也桀剛平衛無東野芻牧新採莫敢闕

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乎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擲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十一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能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多失禮于君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

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之。玉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亦貴，寵用事，荀卿以春申君欲專楚權，立太子，不正，知其不終，爲書以諫之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林，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十二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渚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溝雖難，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至是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

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事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

李園傳 卷之十一

十三

先入。臣請為君剗其冑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于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秦二世元年十月 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秦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李園傳 卷之十一

十四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食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其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如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王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乃拜斯爲客卿已而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

李斯傳

卷之十一

十五

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子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國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采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

李斯傳

卷之十一

十六

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六擊蹇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其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蹇扣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

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書上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諸侯合從翕而出而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
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
抗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
鷩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
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
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
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
事

齊趙入秦置酒

乙秦十一趙二燕十九魏七
丑趙九韓三齊二十九
取九城
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
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之
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
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
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
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
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
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爲秦北下曲陽爲燕
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
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
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
以爲然起兵而救燕王剪桓齮楊端和攻鄴取
九城王剪攻闕與橈陽皆并爲一軍剪將十八日
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趙王偃薨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
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丙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
趙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
為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
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竊
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
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
國事不道如繆毒不韋者藉其門視此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秦助魏伐楚

丁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
卯九趙二韓五齊三十一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李周傳

卷之十一

十九

戊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
辰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
城

秦司空馬亡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之趙司
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
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
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
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
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
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

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

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之半秦必說內惡趙

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

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

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

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

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

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

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長官而守小吏未嘗為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

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

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吏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

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

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于趙王其

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

言武安君必死

韓遺使稱藩於秦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說難曰凡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說之難非吾知之難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人所惡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

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辭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說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劔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四

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尚焉用賈

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
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
桀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
而王管仲其鄰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
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
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
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
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
其用哉故明王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
庸傳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萬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
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
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
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
者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
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知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樂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

人救之非已死矣

已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 秦伐趙取狼孟番君
已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 遇李牧而還

燕太子丹自秦亡歸

初丹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少時與秦王善
及秦王卽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庚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
于秦

代地震圯

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西北三十步

辛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一 韓秦內史勝
未九齊三十五 是歲韓亡北六國

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趙大饑

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十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
申十四趙七齊三十六 年

殺其大將軍李牧

本三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

使言牧欲反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片至
韓倉散之以將軍戰勝王鵠將軍將軍爲壽於

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綴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綴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網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官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

癸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
西齊三十七年 是歲趙亡凡五國 秦滅趙虜王

遷秦王如邯鄲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二七

趙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趙故與秦王母家有仇者皆殺之

秦軍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秦王遷從太原上郡歸秦王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軍軍上谷

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春申君進李園妹爲楚考烈王后太子悍立

爲幽王幽王本春申子也高熊之妃陰絕十年而幽王死同母弟立是爲哀王哀王名郝此真考烈子在位三月庶兄負芻弑而代之

甲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
戊十八年 伐王喜元年 萬國五 卅國一 凡六 燕

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

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常游過榆次與蓋聶論

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三八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檀巴蜀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闕轂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効於此也。大樊將軍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秦。而棄所恃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

主周傳

卷之十一

二十九

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時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

主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
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
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
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
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日先生以死明不言豈
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
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
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
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剪
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
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
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
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
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切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
相疑以共圖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
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
國之大事也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荆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
子日造門下供太牢且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
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
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
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
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
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
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
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
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
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
皆為戮沒今開闢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
臣計不知所出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
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然則將軍之讎報
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立乎樊於期偏袒
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

荆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二

款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縵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卷之十一

三十三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使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卷之十一

三十四

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膏亢之地圖由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樂囊提荆軻也

乙秦二十一楚二十九
亥魏二齊三十九代二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

秦王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翦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

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者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李傳 卷之十一 三十五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益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詹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秦李信伐楚

秦玉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虔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潁陽

李傳 卷之十一 三十六

丙秦二十二楚三十魏三齊四
子十代三年 是歲魏亡凡五國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秦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措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荅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再還秦王翦代之

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再還王怒自至潁陽謝王翦疆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七

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郢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厚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

丁秦二十三年楚四燕三十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八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畧定城邑

戊秦二十四年楚五燕三十二齊四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秦王遊至郢陳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

于淮南

已秦二十五年楚三十三齊四十三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

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翦遂

五月天下大誦

歷年李周傳卷之十一

李周傳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歷年李周傳音釋卷之十一

注填闕水

溉易鹵地

之水既鹹鹵之遺矢也

田更令肥美也

莫府

中庭共面哭不拜

以同敵觀

讓

其變動也

射者

檣檻

也

反振猶反也

墨墨之化

冠艾

冠艾

害而懲創也

噬

噬

食貌

牟

牟

取

京臺

京臺

京高

為秦

為秦

無所

反

反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也

報報之

也

食之 胥人者去其幾

微之 騷 昆 山 玉 北 四 百 里 也 玉 隨 印 之 寶 昔 隋 帝 行 會 也 大 蛇 中 斷 使 人 以 藥 封 之 蛇 乃 死 後 餘 蛇 街 明 珠 徑 寸 絕 白 而 有 光 因 號 隨 珠 大 如 聖 始 皇 以 爲 傳 國 靈 龜 鼓 鼉 皮 可 馱 騃 三 日 而 起 其 名 生 傳 璣 之 寶 珥 珥 珥 也 幾 珠 之 不 圓 者 阿 縞 錦 也 出 錐 反 瓦 珥 傳 者 以 珥 附 着 於 珥 也 阿 縞 錦 也 出 錐 反 瓦 也 黔 首 黔 也 以 願 於 因 計 也 刀 筆 制 其 不 當 者 也 黔 首 其 頭 黑 也 願 於 因 計 也 刀 筆 制 其 不 當 者 也 醜 以 其 羽 畫 酒 中 飲 之 立 死 刑 名 法 術 之 學 申 子 言 人 主 當 執 術 以 督 責 臣 下 其 責 深 刻 故 號 曰 術 商 鞅 所 爲 書 號 曰 法 皆 曰 刑 名 故 號 曰 刑 名 法 術 之 書 李 儔 音 釋 卷 之 十 一

介 甲 內 外 儲 說 內 儲 言 明 君 執 術 以 制 臣 下 利 之 在 也 外 儲 言 明 君 觀 聽 臣 下 之 言 行 以 斷 其 實 罰 賞 罰 在 彼 故 周 澤 未 渥 也 言 人 日 外 也 儲 積 二 事 所 謂 明 君 也 周 澤 未 渥 也 言 人 臣 事 臣 其 道 未 洽 周 至 之 飾 未 沾 渥 不 可 輕 說 也 飾 所 說 之 所 敬 人 主 之 所 敬 也 戒 其 所 醜 人 主 有 所 避 諱 而 醜 之 自 知 其 計 無 以 其 失 窮 之 彼 自 知 失 誤 無 以 規 異 事 同 計 譽 異 人 同 行 飾 之 無 傷 貴 人 與 甲 同 計 與 乙 同 行 與 同 失 則 明 飾 其 無 失 人 主 與 甲 同 失 說 者 大 忠 無 拂 辭 必 欲 轉 移 君 心 從 容 梁 監 門 子 姚 賈 其 子 棘 津 之 讎 不 用 婉 曲 不 拂 逆 也

雖 與 舊 同 太 公 嘗 求 售 緇 子 活 反 綢 音 揮 門 縮 劍 油 與 人 爲 庸 不 見 用 也 綢 子 救 名 綢 也 意 諂 門 別 門 目 攝 因 怒 視 以 攝 整 之 也 寒 心 凡 人 則 心 戰 恐 搯 腕 先 以 左 手 抱 右 腕 也 淬 劍 燒 而 入 懼 亦 戰 搯 腕 先 以 左 手 抱 右 腕 也 淬 劍 燒 而 入 毒 藥 桑 錫 變 徵 變 徵 爲 商 惛 惛 也 劍 室 劍 上 長 而 淬 之 也 變 徵 蓋 哀 音 惛 惛 也 劍 室 劍 上 長 振 之 不 出 室 欲 王 負 撻 與 撻 同 薊 音 庸 保 庸 可 保 信 故 之 於 荷 今 前 短 易 拔 撻 與 撻 同 薊 音 庸 保 庸 可 保 信 故 曰 庸 矐 其 目 矐 海 名 反 以 馬 朴 擊 要 離 殺 吳 王 閭 閭 欲 要 離 詐 以 罪 亡 令 吳 王 焚 其 恒 中 恒 音 投 石 范 蠡 兵 妻 子 走 見 慶 忌 以 劍 刺 之 恒 中 恒 音 投 石 范 蠡 兵 重 十 二 斤 爲 機 發 行 二 百 超 距 跳 躍 步 延 壽 有 力 能 以 手 投 之 超 距 跳 躍 李 周 傳 音 釋 卷 之 十 一

新安 程元初全之甫彙輯
江起鵬羽健甫編次

起庚辰始皇帝二十六年盡壬辰二世元年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齊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

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

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

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秦兵擊齊后

勝勸王降方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

王者爲社稷耶王曰然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卽墨大夫聞之見

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今三晉大夫不

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

衆使收晉故地則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鄆大夫不

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

衆使收楚故地則武關可入矣知此則齊威可立

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又不聽與其相

后勝發兵守其四界不通秦使秦使王賁自燕南

攻齊齊入臨淄莫敢格者齊王建降秦遷之共處

之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

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於邪栢那住建者

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秦初并天下號皇帝

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已

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

人以爲喜庶幾息兵車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

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

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遂誅

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

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

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

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

之身與兵誅暴亂賴祖宗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

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

號丞相綰等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

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

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除謚法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之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秦本紀卷之七

三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黑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從豪傑於咸陽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置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諫曰臣文武所封子弟

秦本紀

卷之七

四

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八十二重各千石置庭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克入之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倡侏儒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

作信官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作信官渭南已更命信官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壬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遺徐市入海求神仙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魯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菹楫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

唐書

卷之十二

五

遂絀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嶺立石頌德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摯心辨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無與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細大

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事務肅莊端直教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等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

唐書

卷之十二

六

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則于金石以爲表經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仙皆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方丈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錢童男女數千人求

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
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湖山祠逢大風
幾不能渡上問山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
此始皇大怒伐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
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

韓人張良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
良家僮三百人余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廉秦傳 卷之十三

七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
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
東遊至陽武良與客俱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
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
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
十九年時在中秦陽和力是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臨于海從臣嘉觀願念休烈之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舉不廢元施文惠明以
義理六國四辟貪戾熱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
發計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殫旁達莫不賓服

惠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

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
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

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遠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
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

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
并天下雷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

覽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械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

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
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廉秦傳 卷之十三

八

甲申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乙酉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大原茅盈曾祖父蒙傳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

日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
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

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
石米二羊 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

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斗千六百

戊辰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

秦本傳卷之十二

九

聖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丁未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蒙恬取河南海地築長城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彗星見

明星出西方明星彗星也

戊辰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

秦本傳卷之十二

十

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助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

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焚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秦傳

卷之十一

十一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毀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子八世孫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營朝官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之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已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秦傳

卷之十二

十二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閣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官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官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爲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虛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主之則害

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
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憺願上所居官母令人
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
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官觀
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
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
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
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
事者悉於咸陽宮

秦本紀

卷之十二

十三

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滅
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
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
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
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
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
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
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食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獨

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
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
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
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
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
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
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

秦本紀

卷之十二

十四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北監蒙
恬軍於上郡

庚辰三十六年隕石東郡

災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
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
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誦絃之秋使者從
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
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
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

曰山鬼國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遊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

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行至雲夢望祀舜帝於九疑山

蘇秦傳

卷之十二

十五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切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僭貪戾傲猛率衆自置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欺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字彙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絮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漚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却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使蒙毅禱祠山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丑

蘇秦傳

卷之十二

十六

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

秦傳

卷之十二

十七

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困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藏體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

秦傳

卷之十二

十八

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悖遺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后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及位而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乎斯曰斯上蔡間卷布衣也上幸相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

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幾孝子不斲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高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高曰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此世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乃曰臣奉太子之明令以執丞相丞相欲殺臣臣是乃相與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將祠名山川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得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惡蒙氏復貴而事怨之蒙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馬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

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請侯故曰用

龐參傳

卷之十二

十一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忒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殺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固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

龐參傳

卷之十二

十一

軍官問於上也蒙恬喟然歎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道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初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臣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官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今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趙高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請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者久之二世口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

秦本紀卷之十二

王三

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

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王二世皇帝元年冬十月大赦

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神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

秦本紀卷之十二

王四

廟皇帝復自稱朕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盛德成功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李斯等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制曰

可遂至遼東而還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立乃專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

秦本紀卷之十二

五十五

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官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聞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聞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劒自

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

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復作阿房宮

秦本紀卷之十三

五十六

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造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蕘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新陽曰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秦陽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陵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相恨久之曰苟

實貴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實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二
世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也太澤鄉陳勝吳廣
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
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
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
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
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
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吳廣以爲
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
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
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
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涉
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
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
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
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者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
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
而攻斬斷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
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
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
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一號爲張楚當
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疆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
陳王誅殺葛嬰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
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
謂文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
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
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以
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遊張耳游客數月秦
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
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
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
陳餘怒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
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
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
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
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
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
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
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爲樹黨爲秦盜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其

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
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
王涉讀國語至申生事顧博士孔鮒曰始吾信聖
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曰王何
謂哉王曰晉獻公惑于聽讒而晉書又載驪姬夜
泣之事夫以人之夫婦處於幽室之中莫能知其
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
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
並疑於聖人也博士對曰不然古者人君外朝則
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
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床第之私房中之
事不得掩焉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
命寡人無過焉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
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陳涉既立爲王陳餘說之曰大王舉義楚而西務
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
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人

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疲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殫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殺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少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怨父

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

卷之十三

三十二

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開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秦法不施然則怨父

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文軍涉既遣周文有輕陳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孔鮒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文非其敵也今王使章肅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持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

平傳

卷之十二

三十三

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持一人善射百矢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對曰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乃積怒妻坐于床笄焉左手建杖右手掣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肯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地氣絕而不能興隣人聞其匈匈也窺而見之

而救之妻愈慙忿莫忍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張耳陳餘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髮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南以自廣趙南

傳

卷之十二

三十四

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

喀上黨

歷年季周傳音釋卷之十二

陛下言階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秦官掌博士我者也古者上下通共稱之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制曰可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鍾鐻鍾與虞同

地爲
傳

卷之十二

歷年二十一傳殘本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有律古詞曲賦叶韻已著錄是
書畧仿資治通鑑綱目之例以二十一史各編年
爲傳故曰二十一傳然非傳體也此本惟存季周
傳十一卷羸秦傳一卷其爲刊刻未竟抑傳本缺
佚均不可知據所存者觀之大抵疎漏百出漫無
體例其佚亦不足惜也

皇王史訂四卷

〔清〕李學孔撰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順治思補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皇王史訂
四卷》提要

皇王史訂序

邃古無載久則益湮荒畧
遠而逾漫周禮外史及漢
孔安國序書皇說王論紛
紛聚攷無異乎讀史者苦
其舛而謬也得

瞻黃李先生所訂皇王集
而讀之上始盤古下訖周
幽彙厥編年核厥次序俾
疑以傳疑者咸信而可考

其足爲諸史功臣誠有藉於

先生不小也先生關西濂洛考亭也與余訂通盟誼萍聚上谷日日徐行後步奉之爲

卷序二

人宗矣略叙數言識之

順治庚子歲仲夏月之吉

通家社弟古燕桑開

運頓首拜書於尊

經閣



卷序三

皇王史訂序

孔子繫易止言包犧神農黃帝之治而刪書則斷自唐虞蓋言近而可稽也而宋儒羅氏則著爲太古之言新人聽瞻其視劉恕之外紀履祥之前編異矣憶

皇王史訂序

明季午未之會學士家靡不景節竹書崇尚路史如畫家憚於傳真好爲地獄變相此非路史之罪乃讀路史者未遑訂正耳我瞻黃李先生莖仕上谷輒取外紀嚴爲筆削迄於所訂條例

辯別帝王因仍歲祀抑女皇以別北代之嫌正西伯以表純臣之節紫陽復興瞻黃其趙師淵矣晉李處言謂晉宋元三史爲必修之書宿學碩儒舍瞻黃其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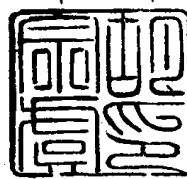
皇王史訂序

二

順治歲次辛丑榴月南蘭寅弟

胡宗虞漫書于李署之綠

天館



皇王史序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馬遷史記不錄夏
惟治史紀自經古法曆數未造史載莫微
故其文多荒邈重賴後儒襲其舊說
莫能務正讀者苦之

張序一

瞻黃季先生賦性穎悟潛心史學于天久
地理之書無不操其精要著為一家言
因政益大寧新事不傍得聆終始備見其
更治嚴明人莫能欺遇事敢言無少諱
忌胸中了了擲之不亂滴之弥清使得

當路行其此學其事業未可量也公係

手不釋卷以三古事蹟渺茫的據因取

群書參互考訂野者刪之謬者闕之

有闕於忠孝之大倫紀之重者即數千年

難刻之疑必闕而幽微而改正之其卓識

張序二

宏識諸族子以此未發即起在望而面訂

之六當心悅首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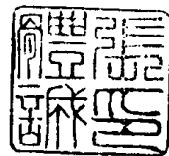
先生為知己亦有功于史學大笑於余喜

先生嚴正之氣不愧之伐之遺直遂不撓

固陋而為之叙

順治戊戌春王正月之望通家弟

保陽張體誠題于五竹居



張序三

皇王史訂序

蓋余讀陳子桂通鑑續編末編
宋亡乃傳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以
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宇而歸職
方國號曰元年蹄曰元室此世後

黃序一

為元之數乎未嘗不歎其妄謬率
合而得其初之誣也一日瞻黃李
先生視余史訂一卷則取劉道原
所作外紀以論正之紀上溯脩荒
下訖周幽至平王而至于春秋則

置不復道丘明有以自節以
無機也通原之作意在斯乎雖然
君子論古或傳疑而不敢鑿或
傳信而不敢高一斷以大義則年
代雖若滅沒而必取春秋之法以

黃序二

治之先生請訂大義數十皆足
以幹乾坤而炳星日余尤偉其少
康在仍一議其微旨乃真與春
秋合宣尼秉筆不遇如是而子桓
當以輕死然後知先生之保藏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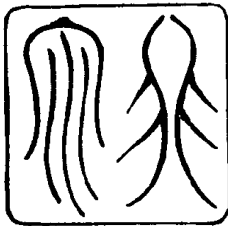
論蓋不僅為通原即公已也至若
遠人無目意水無波疑以傳疑莫
三古甲子為甚而手指口畫以觀
掌墨在先生必自有見斷非誣者
顧係也竊啓寧聞之民也何足

黃序三

知之哉

通家治弟黃雲師頓首

書于廬山硯北堂



皇王史訂小引

孔自舞勺之年喜讀史嘗病管
贊外記義類未確頭緒難清欲
訂正之而未遑也至順治癸巳
冬備貢上谷斷事既乏錢穀之
司又無民社之寄局閑席令積
自序一

月無事因取外紀訂正之上自
盤古下訖周幽刪繁補闕剖疑
闢謬正其倫紀疏其條理其文
則史其義則予小子之竊擬也
極知狂僭然而於世道人心不
無少補罪戾奚遑恤書成顏曰

皇王史訂若夫東遷而後則有
尼父之麟經在麟經絕筆而後
則有文公之綱目在無庸復贅
訂矣

順治甲午桂月上丁古洽李學

孔誤於斷事司之退思堂

自序二



史訂條例

伏讀以前未有文字無可聚攷故纂輯獨畧伏羲以後文始著列聖之道統百王之治法具見故纂輯如可

唐虞書帝夏商周皆書王而夏后啓至履癸皆書帝今俱遵經傳改正曰后

一編年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書年皆從其實一帝王未即位皆名即位以後不名

史訂條例

一將相有開治亂者始命及罷及薨皆書以考治亂

一天下亂一爲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統世雖分裂亦

大書之具非正統則分註細書之雖一統而君非

正系或女王當陽亦細書焉一遵朱子之正例變

例也

一綱目書法昉于春秋綱猶春秋之經目猶春秋之

傳大書其綱分註其目此舊例也然細書易至糺

糊不便觀覽是編槩用大書目則止低一字以別

之開網則得其大旨閱目則得其端末一展本而瞭如指掌真史牘之鏡也

纂輯如前始分綱目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畧節者而不失本旨有原文未倫散見他書者已補入而不改其舊

一史貴約而後簡則覽易徧該則事弗遺今刪繁補

闕一事必究其末一人必詳出處而忠孝廉節之

士有開風教者其出處雖末尤加詳焉所以勵世

史訂條例

維風也

一緊要節目及策冊綱目有開後場者悉錄眉上

一事有怪異未經見者雖無開治道間亦附錄

以資聞見惟庸庸凡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而尾

蹄馬恐汚策冊弗敢傳矣

一字難認者有音釋句難曉者有訓詁大都考諸先

儒註疏及群史釋義或有未當者間附已見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關係治亂者或全錄或畧取各

必先儒姓字欲令讀者知所尊也

事有關係重大而隱義未明疑義未剖者借爲論說而以孔字別之并收自表欲令讀者知其爲特記而字有以發之也

論所有本之先儒而稍加改正者以訂字別之固不敢勸先正之說以爲已說亦不敢以狂特之說混月先正之名恐體認未精欲令讀者更詳也

讀史法

問看史朱子曰亦章卒不得須看人物是何如治體是何如國勢是何如明道先生看史透行看過一字不差

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觀其寬大長看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八閹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其偽造雲夢則知諸侯王

讀史法

次第而攷觀其繁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讀史先看統體一代有一代之統體一君復有一君之統體皆當深究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正所以邪子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其間機括如漢文帝之留侯因恭儉而致武帝之虛耗山舍傳而然又如唐之藩鎮由節度跋扈而始五胡亂華自

前代從夷狄者其地而剪其地可類推
讀史如過歷代官制兵制賦役刑法之類有緊要
關於治體者指出及隱義難明僻事難記者指出
或讀史而偶有獨見便當筆之以備參酌是即致
知之要也

訂史臆說摘要

按從來人壽未有以千計者况萬餘哉今史載人
皇凡一百五十世則天皇地皇歷傳可知特以世
代未詳故作史者以若干年歲統計於一皇之下
以是其數猶云夏時四百商六百周八百六爾豈
真有若而歷年一萬八百歲之理哉學者不可
以不察

一按八皇之後凡一百五十六氏而後巢燧與焉乃

訂史臆說摘要

胡氏皇王大紀以巢燧繼人皇將置此一百五十
六氏于何代乎今以五龍繼人皇以有巢繼燧
相傳之歷數不素矣

一按女媧氏為太昊女弟太昊不聞有後則兄終而
女弟嗣立理或然也乃禪通紀正史次女皇于大
昊十五世之後夫女皇為太昊同母弟其壽幾何
而乃歷年若此之永乎且太昊命官拓皇大庭巢
陸昆建混沌赫胥葛天吳英朱襄陰康皆預焉則

是皆太吳之臣也。或者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
國。非繼世以有天下者也。荒史云太吳氏沒女弟
女皇氏作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于理為確今
證之

炎上當陽天地反覆即女皇聖神如天無日照而
月代明非不有補世道然君子猶病其志嫌似亦
宜分註甲子以嚴內外之防

一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者僅

詩史應說摘要

二

十六世帝柱帝慶甲帝臨帝承帝魁帝明帝宜帝
來帝釐帝居帝節堯帝克帝戲帝器帝小帝帝榆
門而篇籍又多錯誤通系外紀俱以臨為臨魁夫
臨在承前而魁在承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
謂炎帝傳八世無臨魁名春秋命曆敘諸書亦謂
炎帝八世而帝臨帝魁互為存殘或合臨魁為一
或以帝魁即神農或以神農為魁魁氏嗚呼炎帝
八世尚錯誤難稽若此況名號不有者乎予傷世

本論帝世
第六

炎之史實未敢臆列焉姑依正史叙八世

一按炎帝傳因不絕祖武以致黃尤借號黃尤史云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謂其無常號之黃尤
也史氏以黃尤為炎帝而後世遂以炎帝為論因
所以蒙千古不白之冤夫論因業已確位有熊氏
而有熊氏乃後與之戰乎此其為誤無疑予特表
而改正之于天理順乎人心安矣

通貫通曰黃帝與炎帝戰于涿鹿之野太史公曰

詩史應說摘要

三

黃帝徵師諸侯與黃尤戰于涿鹿之野大戴禮曰
黃帝與黃尤戰于阪泉之野孔安國曰阪泉之
地黃尤姜姓亦炎帝之裔豈異謂所謂炎帝者指
黃尤乎不然何史遷大戴俱謂與黃尤戰于阪泉
之野耶

帝擊既立雖荒淫無度依然天子也乃舊史竟以
尤繼帝將書此九年甲子于何帝之紀乎今以擊
續帝統系明矣

改元之自或謂當以甲申或謂當以丙戌迄
不紛紛未有定論孔氏思之甲申乙酉二載雖
位非居然而天命人心已歸之是即受命之年
如必以即位之年為元則甲申乙酉二載于
帝之紀年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又曰
五十載陟方乃死于甲申改元之數適符考之
於心可以無疑矣夏禹倣此

后相乙亥元歲拜雖繁然后相猶在商征故紀

史記說略

四

相者尊正統也至壬寅二十有八祀寒浞殺后
相于商丘則夏統中絕矣至壬午少康中興中間
浞其竊位三十九年而舊史猶片夏紀特謂此三
十九年奉柯王之正朔乎雖君子不察然試而記
事不可不實今自癸卯至辛巳細書浞年于甲子
之下而別以偽句一字之誅渾渾然斧鉞庶乎無誣
史之說而亦不悖春秋之義矣狂僭矣道極
繁亂中絕天地大變故少康雖在禪起之中而必

早表在後者猶取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以見天人
不忍夏統之絕而王已出惟恐其不得一日而速
崩天命也

湯之十八祀乙未桀猶在商後三年而始死于
亭山其年即人書改元者夏之元年已絕也

古史以文王冠周紀武王庚子之文王純臣也生

前率紂之叛國以服事殷後十三年猶是殷之

天下及武王克殷為天子周公始追諡曰文王曾

訂史說略

五

謂有殷已死之忠臣而可以冠周紀乎今以文王

歷行善政詳載紂史中至武王踐祚始改號為周

極知狂僭罪大然而文武在天之靈或以我為知

已也

一從未踐祚必改元而武王獨不改元何也蓋以湯

侯而王非武王志也乃聖人之不幸也故仍西伯

之年而不忍改其常耳此聖人仁孝之至意常情

愚是以知之

歷代建都記

伏羲都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於陳遷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少昊都曲阜顓頊初都衛遷高陽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學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阪即今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

歷代建都記

冀州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仲丁遷囂在開封府河陰縣河亶甲遷相今彰德府且乙遷桀今河津縣後復遷即今順德府盤庚復遷於亳改商曰殷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武乙復遷河北即朝歌今爲衛輝府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是謂關中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

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

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

營洛邑建明堂創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

曰京師

歷代建都記

皇王史詩目次

皇紀 卷之一

盤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五龍紀 攝提紀 合雜紀 連通紀

叙命紀 自五龍至叙命相傳以爲
十七君然而不可考矣

循黃紀 有跡而無世
九十二氏

鉦靈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狽神氏 黎靈氏

皇王史詩

目錄

人驪氏 鬼驪氏 余茲氏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盤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垂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氏氏

猗帝氏 次氏氏

因提紀 有號有世凡
一十三氏

辰攸氏 蜀山氏 應傀氏 渾池氏

東戶氏 皇單氏 啓統氏 吉夷氏

几蘧氏 稀韋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唐成氏

連通紀 連通紀始於天皇終於
十八姓至太武天皇爲帝紀故止載十六氏

史皇氏 柏皇氏 中皇氏 大庭氏

栗門氏 昆連氏 軒轅氏 赫胥氏

易天氏 尊盧氏 祝融氏 吳黃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皇紀
終

五帝紀 卷之二
太昊伏羲氏 女媧氏

皇王史詩

目錄

炎帝神農氏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宣 帝來 帝襄 帝榆剛

黃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皞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紀
終

三王紀
夏紀 卷之三

大禹 后啓 后大康 后仲康

后相

僞說附

后少康 后杼 后槐 后芒

后泄 后不降 后崩 后厘

后孔甲 后皋 后發 履癸

商紀 卷之二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大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皇王史訂

目錄

三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周紀 卷之四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王紀

皇王史訂卷之一

古洽李學孔瞻黃甫若

南陽胡宗虞鹿游市

古蘇余開運雨嵐市

三皇紀

朱儒云人君以道治則稱皇以德化則稱帝唐陸贄上尊號表曰德合天謂之

皇德也地謂之帝皆至尊之號記者記也上其書而記之故日本紀帝王書稱

紀若言為後代之紀也

雙峰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其次則見於

泰誓上泰去古未遠三皇之號或庶幾焉漢孔

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高

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孔子亦語自伏

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

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

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

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為大傳以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胡氏不信傳而信經

盤古氏 又曰渾

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造建除陽之變

為三才首居

天皇氏 天皇氏者謂其人也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天

皇氏者謂其人也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天

下此

天皇氏號天靈繼盤古氏以治濬泊無為而信自化

始創支干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干有十甲曰闕

史記

逢乙日施榮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著雍

巳日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

昭陽支曰子日曰敦丑日亦念若寅日攝提

格卯日單陽辰日維餘巳日大荒落午日敦頤

未日協洽申日建滿酉日作噩戌日閏茂

亥日大淵獻

按御子經世書自有天地至於唐虞之一元

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

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開物而清人亥

會則清天而清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百靈無

窮矣天皇果子會生則八千之千當作百其為

聖賢也

天皇氏 天皇氏生於熊耳山以其能明地而治

第八千歲

天皇氏號地靈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三辰日星

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史記

天皇氏 天皇氏生於荆山以其能明人道故稱

各四萬五

天皇氏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為九區兄弟各

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

女所自始

按經世書寅會生人自寅會第一度至午會星

一度該四萬五千六百年正唐光起甲辰之時

也作史者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錄於唐光之

前而置於人皇之下蓋亦誤矣

又按從來人壽未有以千計者況萬餘哉全史

載人皇九一百五十世則天皇地皇歷傳可知

特以世代未詳故竹史者以若干年歲統註於

三皇之下以足其數猶云夏祚四百商六百周

八百云爾豈真有一君而歷年一萬八百歲之

理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徐庭桂曰有天地即生萬物生萬物即生聖人

聖人實爲天地萬物之主是故混沌未開盤古

氏出而後天地剖天道未著天皇氏出而後天

道明地道未闢地皇氏出而後地道辟人道未

分人皇氏出而後人道著一代初生一君一君

肇舉一政此所以有天地人皇之號也信如曲

士之說則是子丑二會只有天地直至冥會方

始生人史所謂盤古首出御世者果御何人並

天皇地皇兄弟各十餘人者果何所指耶

三代不列
唐虞

公義通稱
之月

崑山方鵬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有陰

陽即生萬物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不

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開又一萬餘年陰陽始

交而萬物生乎六自堯舜至今纔三千餘年耳

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

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之後四

萬年風氣尚未開人天尚未著水土尚未平

生民尚未粒食直待羲農黃帝堯舜迭興而後

治耶

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魯哀公十四年

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

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

維紀五曰建通紀六曰叙命紀七曰循蜚紀八

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阼化紀

則自堯帝以迄於周也其世

孔按九頭即人皇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凡

法家

第九人故也業紀人皇矣而復紀九頭不其西
 凡乎則九頭紀可刪也禪通紀凡十九世十
 七世為太昊太昊作而人文至著自帝而後百
 王之世系千聖之治法燦然明脩而胡為復紀
 畧於此乎則自太昊以下俱可刪也但不脩述
 其世則源流未明而垂列於紀又恐頭緒難清
 有十紀之系而刪其首尾之重複庶幾相傳之
 世次井然不紊而刪者之眼界一清矣
 又按人皇之後凡一百五十三氏而後巢燧興
 焉多胡氏皇王大紀以巢燧繼人皇將置此一
 百五十三氏一胡氏乎今以五龍繼人皇以有
 巢燧歸帝相傳之歷數孰如矣
 五龍紀兄弟五人口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
 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今天下而
 合諸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教民災異者也
 通紀六姓繼合諸氏以治

如五皇
 傳五十四
 太山川

叙命紀	四姓繼連通氏以治自人皇至叙命
猶蜚紀	猶蜚者人猶其化連若蜚也有驛而無
鉅靈氏	出於汾陽鉅大靈其化權樞五丁之士擊陰
句疆氏	出於汾陽鉅大靈其化權樞五丁之士擊陰
譙明氏	
沐光氏	
鉤陣氏	
貴神氏	
巨神氏	巨神氏
黎靈氏	
大騃氏	記京師
鬼騃氏	
介茲氏	介茲氏
泰達氏	
內相氏	
孟詵氏	

大敦氏

陽氏

坐常氏

秦宣氏

空桑氏

神氏

猗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久歲終矣

皇王史訂

卷之二

1

因提紀四世者其世有帝作竹後人可因以

辰放氏傳四世

古聘之人青服蔽體展放氏作敎民捧木茹皮以

禦風霜紉髮閉首以去靈兩命之曰永皮之民

也絢紵之也閏音窟阮也去徐之也重而者行

也耶

劉山氏

罰國華自人皇其後乃有鯨叢拍淺魚鳧鱉叢治

性結大正

瞿上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推結左衽不知衣

随想录 第六卷

渾沌氏 第七世

其爲治也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

而同懷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

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禁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陰

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

聖王史記

卷之一

九

東戶氏傳十七世

東尸之熙載也。紹荒屯造美，好畀精拱，然而九

寒水瀉當是時禽獸咸辟竹木遂長道上頗行行早

而不拾遺排者餘餽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誰

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

鄭氏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

吉夷氏傳四世

几蓮氏

猶居巖穴

加民之民

几蓮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
好而不知父鵠君鰥飲而不求不譽則旅行夜
則類廢及其死也葉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
氏天下蓋不足治也鵠居巖穴如鵠鳥之居無
常處而飲食如鵠之待哺而

有巢氏傳四世

有巢氏傳三世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

上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妒
妬也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氏

牙齒毒藥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藉木為巢故

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木有大

化依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

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幾人氏傳四世

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幾人氏作觀

教民主恒

結繩

始為日中

之市

逐鹿四佐

曰徐中規

樓榭龍首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一

星辰而察五行至於南嶺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
出知空有大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
飪而民利之故號幾人氏未有文字始作結繩之
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
遂故文號遂皇有四佐曰明由必育成憚閔丘
庸成氏舜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微中經庸成氏之所
守先王之冊府也
是時結繩為政其民僮儻莫知東西摩蜎摩食而
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樓榭龍首虎豹可尾龍
蛇
可張而人無相妬之心
禪通紀言禪讓之德通乎天地也凡一十九世
十八姓此本野史與正史異
史皇氏

龍顏四目

黃字之風

漁采

指而翔文字文字成天為雨巢鬼為夜哭居陽

而榮利卿

桓皇氏

其治世也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居於皇人之山

中皇氏 傳四世 一曰中央氏都於皇人山之西

大庭氏

其曆錄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故魯有

大庭氏庫

栗陸氏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二

帝傲懷自用其臣東里子諫而蔽殺天下戮之果

陸遂六

昆連氏 傳十一世

軒轅氏

都於空桑之北和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積木

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

赫胥氏

其為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

今謂鼓腹

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合哺而嬉盡窮身之樂

葛天氏 傳四世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

信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號曰廣樂

作廣樂

尊盧氏 傳五世

祝融氏 傳五世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三

時天下洽和萬民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為

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

世火官因以為號都於鄆莖衡山之陽

昊英氏 傳九世

有巢氏 此非同提記有巢氏以其率

上古人多禽獸之患聖人教之巢居及其久也木

處魚風生燂魚傷燂妖聖人教民編槿而處緝藿

而巢填塗茨翳以達其禍蓋屋廬之始也

什瑟以未
陰風

制舞以和
關節

生死不知
齊未

權音動如今之杜蘅葵也有
刺空上壁也莢芽也弱蔽也

朱襄氏 傳三世

其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
瑟以來陰氣定群生而天下治

陰康氏 傳二世

其時水漬不疏陰凝陽閉人鬱於內腠理滯著而
多重厚康思所以和其關節乃制舞焉

無懷氏 傳六世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四

其撫世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
懷上而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鵠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按碑通紀凡一十九世十七世為太昊十八世

為女帝炎帝其尾也後皆詳載帝紀故茲不述

呂東萊曰洪荒之世人文未著書契未立天生

出類之才為之創制立法即仰戴之為君何有

於世數名號乎此三皇之稱不必求其實也

有遺不錄
三皇

諸祁子元會運世之說亦不過祭論其繼事
真可以世數限哉馬遷不錄三皇亦以茫昧無

據歟

皇紀終

皇王史記

卷之一

十五

皇王史訂卷之二

五帝紀自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

按黃帝堯舜間有少昊顓頊帝嚳五峰胡氏直以

義農黃帝堯舜為五帝者蓋伏羲神農既開物而

成務黃帝堯舜又通變而宜民則天下後世養生

送死舉無遺恨矣是五聖人者有先天地覆載之

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顓頊帝嚳所可

及也

皇王史訂卷之二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始於華胥之渚華胥地名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小渭口渚

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

成紀今鞏昌府秦州是以木德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

之明故曰太昊也吳明都宛丘今河南府陳州是

言德會臣民之所也

癸酉元年伏羲氏即位三皇之世茫昧無據此後始編年

始畫八卦



萬世文字之祖
蘭物成務之學
造化之秘
泄於此

始造書契

皇王史訂卷之二

上古結繩以記事帝命朱襄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

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理義必歸文字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

類一宇兩用也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

人在一下為下各指其事以為言也會意謂武信

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轉註謂考

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轉註謂考

以水為形以

上可為聲也

以龍紀官

因龍馬山河之瑞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

始立二相

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

始作甲曆

始作甲曆定歲時起於甲寅于支相配為十二辰

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三

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

紀而方不惑

始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止姓氏

通姙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噴儷音麗偶儷也古者衣皮

儷以雙皮為禮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此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男曰姁女曰姁謀而二件以合

配謂

始教佃漁畜牧

民處草野逐捕禽獸以為食帝教之為網罟以佃

以漁又教之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為養牲享

神祇故又曰庖羲氏佃音田獵也六畜馬牛羊雞豕狗也

始造琴瑟

新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組

之和而音樂自此興焉音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葬於陳

天子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

皇王史記

卷之二

陳今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女媧氏是謂女皇都于中皇之山

孔按女媧氏為太昊女弟太昊不聞有後則兄終

而女弟嗣立理或然也乃禪通紀正史次女皇於

太昊十五世之後夫女皇為太昊同母弟其壽幾

何而歷年若斯之永乎且太昊命官栢皇太庭栗

陸昆連渾沌赫胥葛天昊英朱襄陰康皆預焉則

是皆太昊之臣也或者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

國非繼世以有天下者也蓋史云太昊氏沒女弟
女皇氏作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于理為噤今
從之

又按女主當陽天地反覆即女皇聖神如天無日
照而月代明非不有補世道然君子猶病其忘嫌
似亦宜分註甲子以嚴內外之防

太昊女弟女媧氏嗣立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

卷之二

之別是謂神媒太昊氏沒諸侯共工氏曰康問者

魁身赤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傲氏竹父始也窮天第五帝也

保巢方壑防百川驟高堙卑壑也振滔洪水以

害天下女媧氏與較而卒戮之地平天成不改舊

物

按外紀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頌

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

天恩謂非真有是事也蓋共工敗亂天常肆天下

土天柱折地維缺矣女媧戮之以除害本紀謂其

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厥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

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豈

可旋轉天日豈可補浴乎此共工氏不在十五氏之內此祝融亦非神道

記所

命臣隨作笙篳以通殊風命娥陵氏制都良堯以一

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佑神聽之

極惠乃更為二十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洽

皇王史記

卷之二

六

在位一百三十六年崩

炎帝神農氏

炎帝姓姜名石年父少典氏母有嬌氏女名安登

生二子長曰石年次曰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

石年育於姜水故姓姜初國伊繼國者故又號伊

耆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

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故

又號神農氏都於陳遷曲阜

姜水在魯州府寶縣縣南陳今開井府也

州曲阜魯邑名今
為山東兗州府

癸未元年神農氏即位

以火紀官

四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

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藝五穀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帝

時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耨木為耒始教民藝五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七

穀而農事興焉治麻為布亦始於此○民有疾病

未知藥石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

辨其君臣佐使之宜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

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

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無天札之患

天元
日札

始為廛市

列廛于國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精細報章

作蜡祭以藉鞭鞭草木

易而退各得其所貿易之所口

蜡之為言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八神

以報功○蜡音者赤色也故大德王故蜡祭用赤

作法黎之樂制豐年之誅土鼓篳篥而葦籥土鼓

也篳篥音博土為鼓也

風沙氏來歸

諸侯風沙氏拔煮海為鹽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

皇王史記

卷之二

八

校注臣之

始

而破殺帝益修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由

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

從其化漢南夷人其是西相安故曰交趾由都

名今屬陝西

在位一百四十年崩于長沙帝之茶鄉茶鄉即今

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後世德之祀以

為稷○帝八代孫襄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藏生

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

記注為後

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
後世祀以為社。勾龍生番番為堯共工實生伯
夷封於呂為舜四岳其後呂尚佐周封於齊
傳八帝至榆罔而亡

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今可考者僅
十六世帝柱帝慶甲帝臨帝承帝魁帝明帝宜帝
來帝釐帝居帝節帝蓋帝克帝戲帝嚳帝小帝帝榆
罔而篇籍又多錯誤通系外紀俱以臨為臨魁夫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九

臨在承前而魁在承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
謂炎帝傳八世無臨魁名春秋命曆叙諸書亦謂
炎帝八世而帝臨帝魁互為存殘或合臨魁為一
或以帝魁即神農或以神農為魁傀氏嗚呼炎帝
八世尚錯誤難稽若此况名號不存者乎予傷世
次之莫覈未敢臆列焉姑依正史叙八世

帝臨魁神農子
位八十年

帝八神農子
位六十年

帝明承子
位四十九年

帝宜明子
位四十五年

帝來宜子
位四十八年

帝衷來子
位四十二年
克及殷皆不在帝位
克生于榆罔立

帝榆罔

榆罔帝衷之曾孫也居於空桑為政末急務乘人
而開其捷諸侯携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遜居于涿
鹿時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十

帝遂禪位有熊氏有熊氏于是膺天曆代炎輝是
為黃帝乃降封帝於潞而崇炎帝之祀于陳空桑
地名

在開封府陳留縣涿鹿今順
天涿州潞今潞州隸山西

蚩尤姓姜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
暴虐於天下榆罔弗能制命居少顓以臨西方蚩
尤益肆其惡出泮水登九淖以攻榆罔於空桑榆
罔遜居涿鹿軒轅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

方遂禽字倫蚩尤戮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響之

野於是諸侯推軒轅為天子

龍魚河圖云黃帝時有九黎國君號蚩尤者兄弟

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龍五其仗刀

戟人等威振天下黃帝不能止仰天而嘆天遣玄

女授帝兵符帝乃命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

師以從風雨大作帝命玄女降魃以止雨雨止遂

禽蚩尤按此說無稽
錄之以資異聞

皇王史記卷之二 十一

蚩尤按炎帝榆罔不絕祖武以致蚩尤借號借炎
帝號

史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謂其征借號之

蚩尤也史氏以蚩尤為炎帝而後世遂以炎帝為

榆罔所以蒙千古不自之冤夫榆罔業已禪位有

熊氏而有熊氏乃復與之戰乎此其為誤無疑于

特表而改正之于天理順于人心安矣

通賈誼曰黃帝與炎帝戰于涿鹿之野太史公曰

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大戴禮曰

雲紀官

以雲紀官

癸亥元年有熊即位

黃帝有熊氏

之野耶

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之野孔按阪泉即涿鹿澤
地蚩尤姜姓亦炎帝之裔豈賈誼所謂炎帝者指
蚩尤乎不然何史遷大戴俱謂與蚩尤戰于阪泉

因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
皇王史記卷之二 十二

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舉六相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

之弩擊千鈞萬群霧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

垢去而後有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

之弩異力者也擊千鈞萬群能收民為善者也天

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

符六相
天地治
黃帝曰
世將相

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收於大澤進以為將國
著占夢經十有二卷

始立史官制文字

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見鳥獸蹄跡體類

象形而制字字有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註諧聲

凡六義註解見前

孔按古之造字者有三聖一史皇倉頡一太昊伏

羲一史官蒼頡史皇初文字以代結繩矣而龍書

史記卷之二

十三

則自伏羲始也伏羲作龍書以同文矣而缺畧則

至蒼頡而始備也閔者切勿混過

始制陣法

帝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旂麾天

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

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熏鬻合符于釜山

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崆峒山名在陝西平涼府固原縣西熏鬻句水

禹治天下平水土而後安

黃帝受河圖

始立占天官作調曆

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鬼史占星車占風

帝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有大魚沂

流而上負圖上獻帝跪受之圖見蔡氏書傳

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大撓

子後歷同時見谷子王謂加金木水火土謂之

命容成作蓋天天儀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

氣運氣運經也六術者羲和占日尚儀占月史占

命鬼史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

是歲已酉朔旦日南至即冬而獲神策即著得實

則冕侯問於鬼史鬼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乃迎日推策迎也推也推也言得著草以推算

造十六神曆積和和音分以置閏三月一閏五年

配甲子而設節造律呂起于甲子至朔月日謂

之章同直日有謂之節節終六

而辰從矣

於廩穀之谷以生空空厚均者斯

十二篇以聽縣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六

應以三宮爲第一。但得之者。治歷數。六十年。自以

史則中氣射戊謂之六律屬陽大呂丑亥鍾卯

律之名也出黃鍾字說

卷之二

1

命榮錫鏞十二鍾協月箏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

位焉笛吹同鑄黃銅片呂卦十二卦十二律每月氣至則葭管飛灰以應之

命隸首作筭數美法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

量衡由是而成

作內經

由北成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溫

之於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齒札君民代有乃察

五氣燥濕也立五運丁壬木戊癸火容于

堂宛脉息巫彭柎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敬民齋

命元妃而隆其奉具于堂以紓其憂

王叔手足中寒瘡

成也集

命太容作承雲之樂命曰咸池蓋深贊帝德也

史記
卷之二

十六

如制衣裳

帝作冕旒充續也旒墜王以蔽目續充綈以塞

在玄水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彖程

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如作宮室

上古穴居木棲，帝立宮室，棟宇之制，遂作合宮。

祀上帝棲萬靈布政教焉復營城築邑重門鑿

析以禦暴客

始作器用

命睿封為陶正亦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作杵臼而

穀粟始鑿作釜竈而民始習作饅而民始飯以烹

以魚以為醴洛津有橋梁行有履屐死有棺槨而

天下利矣後木為之
後皮為之

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鈃角靈

輶神鉦以揚德建武鼓吹馬上之聲鉦似鈴無舌
角吹器也輶馬也鼓鉦銅鉦也

命共鼓化狐二臣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

皇王史記

卷之二

十七

邑夷法丰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携龍角作大輅天子

以行四方山是車制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而天下利矣

始制貨幣

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利國用范以模鑄金也
貨實於

金刀金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于民也
五幣珠玉為上黃金為中刀布為下

並野分州

並野分州待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

地著而數

詳

屈軼生旋

此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

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

十為州分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著直累
切猶言

上著也謂著土地而有常

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有草生
于庭安

名曰屈軼

帝採首山之銅首山在開封
府襄城縣鑄三甬於荆山之陽在

荆山在開封
府襄城縣八月既望甬成帝甬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

皇王史記

卷之二

十八

歲生橋山在延安府
中部縣北其臣左微感思取衣冠几杖而

廟祀之紳諸侯群臣歲時朝焉子玄靈立是為少昊

金天氏

外紀謂帝得仙術帝陟王屋受丹經登崆峒訪

廣成以道陞鴻隄而茹神芝

又曰黃帝鑄甬甬成有龍垂尾下迎帝騎龍上

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

龍尾按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

親德克

曰曲湖子曰鳥號

帝四妃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

意文鸞龍苗二妃方紫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

妃彤魚氏女生輝及夷彭四妃曰嫫毋貌惡德

尤生蒼林焉陽其衆妾子十六人共二十有五

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曰所已滕箴任

荀嬉妓懷依二姬二西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

後爲侯伯者十九人焉○後蒼林生始均是爲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十九

比狄之祖

胡雙湖曰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

也其風猶爲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

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汗尊杯

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

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

諸制器利川難以枚舉駁駁乎非復前日朴野

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爲要曆以斗柄建寅春

六術律曆
爲要

文明之漸

比狄之祖

三律之本
三名合律
然後指之
天
律者萬事
之根本

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伏爲十

二律之本度量權衡之所由出三者指度量權衡而言合

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

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

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

氣氤氳生安樂鳳凰巢阿麒麟遊郊盛矣五帝

之世也

火吳金天氏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二十

名華姓已黃帝之次子玄囂也毋曰嫫祖感大

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初國於青陽因

號青陽氏以金德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

法故曰火吳神曲阜昌意行秀不似蓬居若水故立玄囂

癸卯元年火吳即位

以鳥紀官

適厚風至因以鳥紀官祝鳩氏爲司徒睢鳩氏爲

司馬鳴鳩氏爲司空爽鳩氏爲司寇鵲鳩氏爲司

事

作大淵樂

作大淵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日九淵

九黎亂德

黎氏九人皆少昊諸侯

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

怪家為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薦至

周靜軒曰此異端簞惑之始雖天道小變亦人

君失德致之也

皇王史記

卷之二

帝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崩葬於雲陽故後世又

曰雲陽氏

雲陽山名在宛

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

為顓頊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

姓姬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

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

在四川

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王

初都衛遷高陽今保定府故又號高陽氏

顓頊即位

今意家治神人

自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氏神離棟謂帝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

南正重司天謂治曆明時北

正黎司地以屬民

北正黎司地謂度地居

絕地通天無相侵瀆

神不侵民華九黎之亂神

人不離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始以民事紀官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

為水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叔修熙相代為水

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為土正曰句龍而帝之

子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

始作曆象以建寅月為元

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施于外周旋無端其

體渾渾帝始為儀制驗其盈虛升降制曆以正氣

為元故後世稱帝為曆宗

又作承雲之樂謂帝作承雲之樂故曰又作

建九州建九州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載行

行四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神以爲徒也治氣以教

化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人民也索誠以祭祀北至幽陵南至交

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東海中布山名度索上日月

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方皆平而砥屬

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七歲塋濮陽在東少昊之

皇王史訂卷之二二

孫譽立帝聚鄒屠氏女生駱明蒼舒贗音構

戴音大偏麗降庭堅仲容叔達自蒼舒至叔達

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

○駱明姁姓生伯鯨伯鯨生禹是爲夏后氏○

又聚勝潰氏女生卷章廢子曰窮蟬其不才子

曰憊枕卷章生黎及回代爲祝融於高辛之世

回生陸終終生子六曰樊曰惠連曰發篳曰會

人口曹姓曰季連樊封於昆吾發篳封於彭是

爲彭祖自堯歷夏商周壽八百喪四十九妻生

五十四子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承韋昆吾承

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爲楚○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音牛蟠牛

生瞽瞍瞽瞍生舜是爲有虞氏○帝之裔孫曰

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

有功舜賜姓嬴氏其長子曰大禹其後爲秦爲

趙自少昊至周皆出黃帝

皇王史訂卷之二二

帝譽高辛氏音音谷白虎通曰譽者極也言其能勞極道德也

帝名發音乙史記作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蟠極

蟠極少昊冢子不在帝位帝生而神靈年十五

佐顓帝受封於辛故號高辛氏年三十代顓帝

爲天子以木德王色尚黑都于亳今河南

乙酉元年帝即位

作六英樂

命咸黑典樂備作鞀鼓鍾磬吹琴管簫篪名曰六

英言天地門時六

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類天之

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

郁郁郁鬱也其德幾幾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執

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

帝在位七十年崩壽一百五歲葬頌丘在大名府清豐縣

帝四妃元妃有卽妃女曰姜源與帝禋祀上帝

而生稷為周始祖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

皇主史記 卷之二 二五

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為唐帝有娥氏女曰簡狄

祈于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為商始祖姬訖氏女

曰帝儀生子摯摯最長嗣帝位

胡五峯曰姜源禋祀上帝帝飲其祀而錫以嗣

此猶理之可信者也至謂慶都受龍精而生堯

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此特指祥兆耳非實有其

事也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撝腹之祥而生文帝

遂將謂薄太后與龍交乎

八元

廢之始

帝庶子十人曰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緄所謂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

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廢帝摯與少昊同名帝

乙未元年帝嗣立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至癸卯年

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史曰此人君廢立之始也諸侯群會而行之則

大公至止矣知此義者其惟伊尹乎

皇主史記 卷之二 二六

孔曰帝堯既立雖荒淫無度儼然天子也乃舊

史竟以光繼摯將書此九年甲子于何帝之紀

乎今以摯續帝統系明矣

五帝紀

帝堯陶唐氏堯帝名堯謂法翼善傳聖曰堯非是周時始有堯前此未嘗有也

堯本姬姓皐之子皐之弟也母陳豐氏女名慶

郁孕十有四月至高辛丁亥歲生堯于丹陵初

生時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福之家故從母

所居姓伊後徙神故又以神為姓謂之伊神氏

年十三佐摯封於陶年十五改封唐故又

號陶唐氏年十八代摯為天子以大德王邑尚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二七

白柳于平陽之安邑晉今安邑縣

甲辰元載帝即位唐虞日歲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歲取萬物更始也歲取萬行一次也配取勝祭一說也

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也聖

治曆象所記數之書

命羲氏和氏治曆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

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

曆象所記數之書

曆象

曆象

曆象

脉谷理西皮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

冬至以問月定四時成歲時有草生千鹿口莖莢

音異十五以前日生一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月

小盡則一葉厭也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

名曆草

詔諫鼓立謗木

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謗之木使天

下得攻其過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二八

戊申五載南夷越蒙氏朕神龜越蒙在交趾南

南夷有越蒙氏重譯來朝朕神龜蓋千歲方三尺

餘皆有瑞祥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

庚戌七歲麒麟遊於郊藪鳴久逃於絕域

乙卯十二載巡狩方嶽方嶽謂五方之嶽東泰山南霍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帝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俄曰我俄之一

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罹之故民戴之如

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怒而治

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

甲申四十一載黃帝之後瞽瞍生子舜於諸馮後居

嬌汭

按舜生姚墟因生為姓故姓姚居嬌汭後世或

因居嬌而為嬌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嬌汭皆

在河中府河東縣嬌水源自首山入西河孟子

以舜生諸馮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

猶言東方西方爾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二九

自河申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

濮之雷夏則舜側微耕漁之地蓋因孟子之言

而附會之也

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觀於華

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

載已歟不願戴已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

仕野不知乃微服遊于康衢問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用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語人有老人舍

華封三祝

華封三祝

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樂道之辭蓋相

與之又觀於華即西嶽在西安府華陰縣華封人名曰嘻清祝

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

言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

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閭千

茂厥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三十

此甚愛之辭

徐廷柱曰人君舉動係宗社安危本不可不慎

而帝堯亦微服出遊母乃大撓威重且問後世

微行之漸乎唐李太白曰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

制萬乘慎出入相人以為識漢高祖嘗遭此一

蹶矣有天下者尚三復之

戊戌五十五載六月六日顓頊子崇伯鯀生子禹于

契此道石紐鄉

晉書卷六十一載虞舜以孝聞

舜母死繼母生象皆瞽瞍感於後妻並少子當欲殺

舜舜盡孝悌之道曰益篤謹二十以孝聞耕於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歷山在河東漁於雷澤雷澤之人

皆讓居雷澤在濟南府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苦粗也

亦尚有陶正今作什器於壽丘什器人家用之

此就時於負夏就時猶漢時也負夏所居成聚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三一

舜嘗遊歷山見鳥飛思親歌曰陟彼歷山兮崔

嵬有鳥翔兮高飛瞻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

清泠深谷鳥鳴兮鶯設設冒張且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父母遠兮將安歸

舜嘗遷負夏至鄒之墟有秀士十人曰雄陶方

回續矛伯陽東不訛泰宇靈甫皆不辟而至謂

之七友既受禪七人逃去

陳明卿曰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也

金縢治水甲辰六十二載命鯀治水

時洪水為災十年九潦懷山襄陵黎民昏墊帝問

群臣舉能治水者四岳舉崇伯鯀帝曰鯀方命圯

族力逆也也也命也鯀不可用也鯀曰試可也乃已帝川

之成曰欽哉鯀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

之成曰欽哉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

蘇頌頌曰舊謂四岳薦鯀于堯堯知鯀不可用

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有九年後世疑之知其

皇王史訂

卷之二

三二

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屬于四岳不能伸不智夫

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

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能自治得禹而

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

鯀而不試是不仁也斯堯所以用鯀歟

金仁山曰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其才無

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

其剛悻違衆易于敗事乃戒其所短用其所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以欽哉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

以餘之才加以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

輕視愼言訖潰於成然則帝曰將全餘之才而

餘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

謹祇以取敗者寧獨餘哉

又曰經稱鯀堙洪水傳謂鯀障洪水經稱禹決

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

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後之治水

者可以鑒矣

繳風射口

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猋輪

猋古八

謂也謂也封歸脩蛇封大也謂象也皆為民害帝使羿

繳大風于青丘之澤大風發指天神也龍象人屋

繳大風若以繳上射十曰下枝猋猋斷脩蛇于

洞庭擒封禪于桑林萬民悅服

趙雪航曰帝德之光蔽四表而格上下舉天地

問畫在春風和氣中不豈有十日俱承之煥乎

至若射口之說尤為謬甚夫日在天本無窮際

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三五百步豈能及

之且日大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

天扶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

日而射之是德下若言宗惡與桀紂同也此豈

荒唐之言斷非實事學者可不察乎

癸丑七十載微舜登庸

皇王史記

帝聚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九男二女長子丹朱

不肖乃求賢自代群臣咸舉舜帝亦聞之於是微

舜得舜於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

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

口奚事曰事天曰奚任曰任地曰奚務曰務人曰

人之情奈何曰妻其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

衰於安人之情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

響也帝將遜以位先察其才能以二女娥皇女英

舜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帝賢之歷試諸難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乙卯七十二載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

舜承帝命命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於

四方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三五

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贊敦音桴音戢音大

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

鯀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堯未及

舉舜于是舉之

流四凶族

帝鴻氏音有不才子號曰渾沌音不音通音觀音少昊

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音其音行音勞音其音好音顓頊氏有不

才子號曰檮杌音惡音也音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饕

餮音貪音財音日音饕音貪音食音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于

四裔音其音工音于音幽音州音北音齊音冀音三音苗音于音三音危音前音裔

程明道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

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

知其不善也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

之及帝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其四人

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囚其

迹而誅之也

皇王史記

卷之二

三六

命禹治水

鯀既治水無功殛之於羽山乃命其子禹為司空

使治水禹傷父功不成受殛勞身焦思首自帝都

冀方次充次青次徐次楊次荊豫梁雍居外十三

年三過其門不入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焚烈山

澤驅龍蛇鳥獸奏庶鮮食以救民饑暨稷播種奏

庶艱食懋遷有無以利民用音其音日音載音謂音陸音行音乘音車音
水行乘船泥行乘輶

三過其門
不入

山行乘擇也直出利水通障蔽開道路也飯食日
鮮諸神之物民尚艱難故日艱食慙免其民徒有
于無以濟困乏故日慙遷有無○補註機音殿板
音如真行行況上擇音窮缺為似銀長半寸施慶
下上山不
臨也

丙辰七十三載舜攝政之元載帝老正月上日薦舜於天舜

受終於文祖克之以攝位告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在察也心日在是也璿美璣

天體之運轉也以王為衡衡而設之所以窺璿璣
則七政之運行也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也日月

五行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居之有
政事也天有不齊之運歲久自差為一定之運

皇王史記卷之二

無時相左故不考者而考焉齊者使在天與在
合而不差也容而齊之俱為歲差非走時有遲廢

而齊始整頓也齊初攝位昔察璣
機蓋以曆象授時為政所當先也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編于群神

宗尊也六宗日月星時寒暑水旱也六者皆天神
故次于上帝○受終觀象之發即祭祀上下神祇

以攝位告使知承
天統地有歸也

輯五瑞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輯歟也舜徵象之

侯信圭伯躬圭子綬璧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
符于天子天子徵之以司其主而解其真偽也辨

偽在詢察之前非即為詢察也既見之後審知非
偽則又班還其瑞以與群后正代打之始也○上

節是臣受命于天此
節是臣受命于君

丁巳七十四載舜巡狩方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器即五禮之器禮必

不平其度也○五載之內天
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巳未七十六載制五刑

庚申七十七載作樂名曰大章

辛酉七十八載神龜負文出於洛水名在河

皇王史記卷之二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功成

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于是水害

皆息四隤可居帝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

甲子八十一載分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中古地止

水之後舜始分十二州分冀東恒山之北為并
州東北為幽州又按青州之北遼東半屬為營州

而冀止有河南每州封表一山為之鎮以辨疆域
陽會稽荆南衡山豫華山青沂山交岱山廩山南

醫無閭莫霍山并恒山又深
導十二州之川以防水患

封禹於夏賜姓姒氏夏今平陽府

封契於商賜姓子氏商今西安府商州是為商始祖

封棄於卽號曰后稷賜姓姬氏卽今西安府武功縣是為周始祖

封四岳於呂共工命為侯伯總四方諸侯之事賜姓

曰姜別氏曰呂呂故城在商陽府城西

加賜伯益賜姓嬴氏此秦趙之祖

癸未一百載舜攝政二十八載帝崩壽一百十七載因遊陽

皇王史訂卷之二三九

城而死葬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

與天下終帝三年之喪避帝子丹朱於河南之南天

下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不已即帝位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

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蕪乎其有成功煥

乎其有文章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胡雙湖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

允恭克讓帝之身法也欽存于中恭見于外

聖學始終之要

聖德明德

大學八條

此

中庸九經

亦始於此

問世里

聖之源

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

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

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

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典發之大學八條目亦

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物物

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

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

舜之中庸九經亦始于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

之源堯之功不鉅乎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于

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爾

堯立百年除舜攝政二十八載作七十二年

皇王史訂卷之二

帝舜有虞氏 舜帝名

舜姓姚氏 黃帝八代孫也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

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

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生而醇篤二十以

孝聞三十登庸堯使攝行天子事自丙辰攝政危

二十八又自癸未服堯喪三年避位河南而天

下歸之乃踐位號有虞氏 晉服姓姚氏曰推登見

大紅意感而生舜于姚

墟故舜姓姚氏其父有日不能分別好惡

故時人謂之瞽瞍字曰瞽非真無目也

按史紀帝王世次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

舜高祖則舜為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堯以二

女妻之是舜以曾祖姑為妻也已若可疑禹與堯

亦四從兄弟舜亦禹四世從孫乃先受堯之天下

而後授之禹禹遂郊堯而宗舜倫叙不幾顛倒乎

又契十四世為湯棄十五世為文王湯與文王隔

六百年為叔侄萬無是理然則太史公帝王世紀

未足為據也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四一

命九官

甲申元載 即攝政之二十九年 舜猶攝政君帝喪

乙酉二載 即攝政之三十年 舜猶攝政君帝喪

丙戌三載春正月元日舜格於文廟即位以土德王

色尚赤都蒲坂 即今蒲州

按舜改元之年或謂當以甲申或謂當以丙戌迄

今紛紛未有定論孔無思之甲申乙酉二載舜雖

遜位弗居然而天命人心已歸之是即受命之年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四二

也如必以即位之年為元將置甲申乙酉二載于

何帝之紀乎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又曰

舜五十載陟方乃死于甲申改元之數適符考之

古揆之心可以無疑矣要禹做此

帝圖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於四岳咨十二牧

禹為司空宅百揆棄為后稷敎稼穡契為司徒敷

五敎皋陶為士明五刑雷為共工理百工益為虞

江山伯夷為秩宗典三禮樂典樂啟子能作

納言出納帝命

封堯子朱于丹淵

丹水在南陽府內縣

初堯讓天下於舜虞子朱於丹淵為諸侯至是封

朱以奉祀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於有庠

即今陝西道州一曰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

建學

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祀先聖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先師皇而祭

庠者養也養弟子使成德也皇冠名

始養老

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俱舉燕禮服深衣

燕名一燕畢皆坐飲酒醉以具勝也

丁亥四載彈琴而天下治

帝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

初制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為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帝九招

康寅七載作九招樂

招音部

帝以樂為樂正命作九招之樂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重黎欲益求人帝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變

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

三載考績

乙未十二載立考績法

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

帝德撫及四夷

帝德撫及

皇王史訂

卷之二

是時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

西戎折枝渠瘦氏羌一北山戎發息慎一東長

島夷一四海之內咸戴舜之功

索隱曰此言帝德撫及四夷故先以

地名北戶北發是北方國名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

國誤也此文省界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

字山戎下水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按大戴禮

有云鮮枝渠瘦則此折枝即是鮮枝蓋折音相

延而誤傳耳息慎或謂滿慎東北夷也一云夷狄

之名古書不必皆同息字宜讀如字又大戴禮有云

長夷則長是夷號蓋長夷也島夷也當是兩種

人○今考定當云南撫交趾北戶西戎鮮

枝渠瘦氏羌北山戎北發息慎東長夷島夷

已亥十六載帝作歌

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之曰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

進稽首曰明明在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

人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卿雲即慶雲天文志曰

也

命禹攝位

丁巳三十四載命禹攝位禹攝政之元載

帝之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禹讓於皋陶帝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四六

曰毋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

胡一桂曰此十六字實萬世心學之要

戊午三十五載禹攝政之二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宗

也禹攝率百官若帝之勅

金仁山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

左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禘而宗舜此說非也

當是禹郊禘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

命禹叙洪範九疇

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大謬矣

命禹叙洪範九疇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

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智用五福威用六極

皇王史訂

卷之二

四六

辛酉三十八載禹攝政之五年有苗格

有苗昏悖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

於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

癸酉五十載帝崩於鳴條壽一百有十歲禹率群臣

百姓終帝三年之喪避舜子均於陽城天下不歸均

而歸禹禹不得已乃即位

世傳帝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

疑此說可疑夫舜既禪位於禹命攝天子事矣
胡爲又自遠巡南裔即有此行而崩于彼禹既
宗舜矣胡爲聽其遠葬而不遷葬于北都也揆
之情理俱非矣孟子不云乎舜卒於鳴條此一
大証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
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葬
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
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

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耳書或遺岳
字是說足破千古之惑

帝攝政二十八年居堯喪暨在位又五十年共
治天下七十八年除禹攝政十七年作六十一
年筭

按舜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抵在攝政時以帝堯
尚在故繫於堯世若禹之事業多在堯舜之世

王史訂卷之三

三王紀

夏后氏

夏禹所封國因以爲有天
言后者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帝也

大禹

甲戌登祚
在位十年

禹字高密姓姒氏黃帝之玄孫崇伯鯀之子也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堯

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

使續父業禹敏給克勤傷父功不成受殛乃勞

身焦思首自帝都冀方災沓次青次徐次楊次

荆豫梁雍乘四載居外十三年三過其門不入

左准繩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

九州之道
八道也 陂九

澤陂障

度九山于是水患皆息九州攸同四隤

可居堯乃錫禹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卽位使禹

爲司空宅百揆舜子商均不肖命禹攝政十七

年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天下歸之不得已乃

踐位

<p>甲辰九月<small>齊廢之十八年</small>禹籍攝政居帝喪</p>	<p>乙亥<small>齊廢之十九年</small>禹籍攝政居帝喪</p>	<p>丙子<small>齊廢之二十年</small>禹即位攻帝稱王改載稱虞</p>	<p>仍以建寅月為歲首以金德王色尚黑都安邑</p>	<p>之百五王崩立之主祀之廟</p>	<p>封丹朱於唐商均於虞</p>	<p>命諸侯於金山</p>	<p>作易曰連山以艮為首</p>	<p>立貢法</p>	<p>夫受田五十畝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p>	<p>建學</p>	<p>國學曰學大學為東序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鄉學曰校祀先聖先師收而祭</p>
---	---------------------------------------	---	---------------------------	--------------------	------------------	---------------	------------------	------------	------------------------	-----------	---

<p>作大夏樂<small>夏大也言能大</small></p>	<p>揭鐘鼓磬鞀以求諫</p>	<p>王以五音聽治為銘于箕箒曰教以道者擊鼓</p>	<p>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常曰吾不忍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恐其</p>	<p>惡旨咽</p>	<p>古有醴酪<small>酒一宿成者曰醴酪也</small>時儀狄作酒王飲而甘</p>	<p>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p>	<p>任皋陶益以國政</p>	<p>丁丑四歲皋陶處薦益于天</p>	<p>已卯六歲時九鼎</p>	<p>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制以示文達</p>	<p>准辰七歲巡狩</p>
----------------------------------	-----------------	---------------------------	---	------------	--	---------------------------	----------------	--------------------	----------------	--	---------------

平準記

黃龍負舟

視龍猶蝦
蟹

魏防風氏

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

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

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王

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恨王仰天嘆曰吾受命于

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于龍

龍猶蝦蟹須臾龍倏首低尾而去蝦音晏蟹音走

在岸上蝦蟹

癸未十歲會諸侯于會稽

皇上史訂 卷之三

上巡狩江南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

山者其山本名茅山王寔特登山會諸侯計功因

名焉今浙江會稽縣是防風氏今湖州府是防

風氏身橫九畝其骨節專車按國語吳伐越墮會

治獲骨為節專車吳子使來聘發幣于大夫及仲

丘問之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王崩于會稽壽一百歲塋會稽唐初棺槨壞七尺

柯立堂曰余聞往牒見先儒胡氏論禹曰禘

而郊鯀心竊惑之及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堯乃發一臂曰胡氏之論其有據

與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鯀固夏后氏之父也

夏后氏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

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登之

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

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

皇上史訂 卷之三 五

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

舜之殛鯀非也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

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

聖人也而敢為是戕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

于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祀之而已何必郊

于鯀初禹葬鯀于天七年亦若鯀之葬禹而禹子

不歸蓋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

甲申元歲王即對臺以享諸侯今湖州陽翟

丙戌三歲伐有扈扈國在今西

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王召

六卿和之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王曰不可

吾地非茂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

善也何以伐為于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

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期月而有扈服

滅之

初雙湖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氏之

變也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是以不服

今觀其誓聲罪之辭不過口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夫子定書而

存此篇想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不臣

之罪而帝王升降之機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以商均為賓

帝堯王歲獻犧牲祠之

千九百五年前

王太康唐于癸巳嗣立

辛亥十九歲王居陽夏今開封府

王嘆于洛表洛水出西十旬弗歸昇罪于河王

居陽夏厥第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名曰五子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于臨兆民寧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王史訂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會荒其酒嗜音淫

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開不和鈞王府則有荒隆厥緒發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于懷之悲萬姓仇予予特嘴依

戀問予予心頗厚有強悞弗慎厥德雖悔何追

命胤侯掌六師

仲康大康弟王戊嗣立在位十三歲

壬戌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癸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羲和沉亂于酒至于日食大變尚罔聞知王命胤侯征之

林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首命胤侯收其兵權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八

羲和雖沉湎于酒其罪尤在黨惡于羿故胤侯

承命以剪羿羽翼所以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

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

耶

王相仲康子乙亥嗣立為羿所逐居商丘二十八歲設泥秋

乙亥元歲王居商丘今歸德府

時叔歸后升王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

灌斟郭氏羿因篡夏自立斟灌故城在曹州府舊光縣斟郭故址在萊州

寒浞殺羿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

海潮

初羿遷于窮石號有嘉氏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罔熊羆龍罔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娛羿于田乃殺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惡詐偽而不德于民

夏遺臣靡奔有鬲氏

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

壬寅二十八歲寒浞弑王于商丘后緝歸于有仍氏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九

浞使澆城斟灌斟郭氏弑王后緝有仍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浞遂篡夏自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而夏絕為寒

孔曰后相乙亥元歲羿雖篡夏自立然后相猶

在商丘故紀后相者專正統也至壬寅二十有

八祀寒浞弑后相于商丘則夏統中絕矣至壬

午少康中興中間浞共竊位三十九年而舊史

猶曰夏紀特謂此三十九年奉何王之正朔乎

少康奔虞

少康奔虞

少康奔虞

不谷不谷而紀事不可不實今自於
至辛巳分註泥年于甲子之下而別以偽
字之誅藥然斧鉞庶手無誣史之譏而亦不倍
春秋之義矣

偽泥陷自癸卯至辛巳泥
共劫位三十九年

癸卯偽泥相后絳生少康于有仍

孔曰纂爾中絕天地大變故少康甫生而即
表在仍者竊取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以見天人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

不忍夏統之絕與主一出惟恐不得一日而速

膺天命也

甲子偽泥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時少康為仍牧正澆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為

虞庖正虞君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戊有

粟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謀中興焉

二姚虞君二女給即今平陽府榮

河縣方十里曰成五百人為旅
少康后相遺腹子也

士午元歲少康四夏遣臣靡與師討泥伏誅奉王踐
天子位王命臣女艾滅澆于過命太子杼滅豷于戈
夏道復興諸侯來朝

張南軒曰靡與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

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

欲速則身且不免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

之蛟龍故其發也若陽春之振動惟其時而已

胡五峰曰少康靡爾其人臣子哉志在討賊伸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一

大義于天下非圖富貴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漢

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

元兇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

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魁歷代中

興之臣以靡爾為魁

李榮曰少康之興勲臣有五靡一有仍氏一有

仍氏一虞思一女艾一或協力助謀或保主籍

皆皆勲臣也

其殺之氣
可想見
封能帥禹
之道

禹子無餘于越

禹葬會稽少康恐禹墓絕祀乃封無餘於越以祀

禹墓

王杼少康子甲辰嗣
在位十七歲

王能帥禹之道

信金由曰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

之功功信為中興之令王后杼遭家不競與先王

共歷艱險計其用師之年纔弱冠而已英毅之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二

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之道杼亦英

王也哉

王槐少康子辛酉嗣立
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少康子乙巳嗣立
在位十八歲

王泄少康子辛酉嗣立
在位十九歲

王不降少康子辛酉嗣立
在位十九歲

王扈少康子辛酉嗣立
在位十九歲

王廛少康子辛酉嗣立
在位十九歲

劉累秦趙

王孔甲不降子履諸昆弟壬寅
嗣立 在位三十一歲

王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時天降二龍有雌雄王

不能食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音龍于秦龍

氏能飲食之王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王王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惧而遷于魯今汝

縣山

熊勿軒曰四靈之物莫靈于龍飛騰變化莫可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三

測量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孰敢近之

若可擾秦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或者有異物

肖龍狀故得秦之若以為真龍則吾不信也

戊辰二十七歲商王癸生子履是為成湯

王皐孔甲子癸酉嗣立
在位十一歲

王發皐子甲申嗣立
在位十九歲

王履癸發子即桀也癸卯嗣立 在位五十二歲乙未湯放于南巢後三年丁酉死于亭山

癸卯元歲趙良教王無道

履歷

趙良教王

王自亮元從武傷有姓有良者教王無道勸以

貪泉入下音忽而患之

甲子二十二歲公劉遷于幽今西安府鄠州

初舜封后稷于郃稷之子孫實世稷官以服事虞

夏傳至不雷備夏道衰失其官寃于戎狄之間再

世至公劉乃徙都于幽後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

自此始

乙亥三十三歲代蒙山有施氏進妹喜蒙山在青州府蒙陰縣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四

時王政日非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有施

氏進女妹喜王嬖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床行淫

縱樂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一鼓而牛飲者

十人妹喜笑以為劇戲

戊寅三十六歲商主癸慶于履嗣立始居亳自契以來凡八

遷湯始居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己卯三十七歲商湯進伊尹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之尹乃就湯湯尊于

王自亮凡五適夏告以克緯之道王終不聽尹復

歸亮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陳留縣南空桑城後

春秋言尹伊化為空桑尹生

甲申四十二歲湯德及禽獸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

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五

者四十餘國

癸巳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奔商

王鑿池為夜宮男女裸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

泣諫不聽遂奔商

夏賢臣費昌歸湯昌先伯翳次子若木也其後為非子秦國

甲午五十二歲殺諫臣關龍逢囚商湯于夏臺

王不道愈甚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

愛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

昔不勝民惟恐君之從也矣蓋少懷乎王曰吾
天下如天之有日月亡吾乃亡耳不聽龍逢立而
不去王殺之商湯問之嘆息使人哭之王怒囚湯
于夏臺已而釋之夏臺獄名夏曰夏臺殷曰
美里周曰囿丘秦曰囿圉
伊洛竭泰山崩

民厭夏德因其自比天日怨曰時日何喪予及茲
偕亡是故伊洛竭泰山崩

乙未五十三歲商湯放桀于南巢

皇正史訂

卷之三

十六

桀荼毒百姓伊尹說湯伐夏救民桀奔于三陵之
兖州府定陶縣有三陵亭湯從而伐之放于南巢今蘆州府巢縣後
三年丁酉死于亭山

右夏始禹甲戌終桀甲午十四世十七主通來
從共四百四十一年

紀終

成湯王即位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七年
在王位十三年通計之則三十年矣

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初帝嚳次妃
簡狄祈于高禪有玄鳥之祥而生契契事唐虞為

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
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

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
丙生壬壬生壬生壬癸王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

皇正史訂

卷之三

十七

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為成湯湯事夏為方伯伊尹
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于桀桀不能
用尹復歸湯因說湯以伐夏救民費昌為御與桀
戰于鳴條今安邑縣桀師敗績遂放桀于南巢諸侯大
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
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湯三讓諸侯皆辭湯
于是即天子位以水德王色尚白都于亳今歸德府
帝嚳都亳湯自囿丘遷
焉故史記曰從死王居

乙未十八祀
即夏祭五
春大諦天下反祭之事
改建丑月
為歲首

乙未十八祀即夏祭五春大諦天下反祭之事
丑月為歲首歲曰祀

按湯之十八祀乙未祭猶在南巢後三年而始
死于亭山是年即大書改元者夏祭天命已絕
也

金仁山曰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
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
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八

經緯十二次也湯之建丑豈無據哉

作歸藏 作易曰歸藏以坤為首

封夏后氏之後于杞今河南杞縣

置二相 初置二相

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

事宗

王問尹曰古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對曰三
公通天道參五事九卿通地理參三公大夫通人

三公通天

大旱

立助法

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是祀大旱

以六百三十畝畫為井田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
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
復稅其私畝

建學

皇王史訂 卷之三 十九

國學曰學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
中鄉學曰序祀先聖先師畔而祭

養老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俱以食禮服綈衣

制官制 制官制

制官制祭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
直違者德比而童時謂亂風茲三風十愆卿士

三風十愆

作諸麗之錄以自警

一丁身國必下臣下不匡其刑暴烈

始作罔取會歌以奉宗廟

丙申十九祀大旱祀棄為稷

祀棄

丁酉二十祀大旱夏祭死于亭山

戊戌二十一祀大旱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二十

時天大旱伊尹言于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

于四方以賑救民命民是以不困

時大旱七年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王日吾所為

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剪髮

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

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

六事自責

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正史全編曰大旱而以人禱必無之理也聞有

殺不辜而致常賜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

禱也史特設為是詞欲以著湯責躬之實耳其

實湯之責已與天之鑒湯者在平日而不在禱

雨之時也特以七年之後理與數相值而雨焉

耳後世人主不察一遇水旱徒紛紛于巫史則

斯言作偏矣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二十一

作大變

作大變樂

時大雨歲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麻之樂名曰大

變

丁未三十祀王崩壽百歲葬濟陰廟號烈祖王不遇

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立賢無方建中

于民克寬克仁兆民允懷

太子太丁早卒太子外丙

太子太甲

太子太甲

桐宮居憂

戊申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兄厥祖百官
總已以聽于冢宰尹引烈祖之德以訓王

王徂桐宮居憂陽所本今平

王不明厥德敗度敗禮顛覆湯之典刑伊尹奉王

居桐宮日密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乃自攝政當

罔以嚮詰侯

已酉二祀王居桐宮

伊尹奉王
歸亳

庚戌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亳

皇王史訂 卷之三

王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

奉王復歸于亳

胡安國曰商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冬

十有二月其書奉王歸亳曰三祀冬十有二月

朔則因未嘗改月也

成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將告歸恐王德不一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

明湯尹一德訓王

太宗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

沃丁 太甲子辛巳嗣立
在位二十九祀

辛巳元祀以咎單為相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

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伊尹薨百有餘歲大霧三日

以大半薨于亳去湯家七

里咎單述伊尹事以訓王

大康 沃丁弟庚戌嗣立 在位二十五

小甲 大康子乙亥嗣立 在位十七祀

雍巳 小甲弟壬辰嗣立 商道浸衰
諸侯或不朝在位十二祀

大戊 雍巳弟甲辰嗣立
在位七十五祀

甲辰元祀以伊陟臣扈為相巫咸佐之大修成湯之

政尚道復與伊陟之子也扈

桑穀生于朝

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也桑穀二木名二木合生

不恭之

王懼問于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

有闕與王于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

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

<p>丙午三祀諸侯畢朝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戊午七十五祀王崩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廟號中宗</p>	<p>仲丁 大戊子巳未嗣 仲丁 立位十三祀</p>	<p>仲丁 遷都于囂 時有河決之害故遷囂 外壬 仲丁弟壬申嗣 外壬 立位十五祀</p>	<p>河亶甲 外壬弟丁亥嗣 河亶甲 立位九祀</p>	<p>丁亥元祀遷都于相 今彰德府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二四</p>	<p>祖乙 河亶甲子丙申嗣 祖乙 立位十九年</p>	<p>丙申元祀遷都于耿 今平陽府 甲辰九祀徙都于邢 今順德府時耿都為水所圯故徙邢</p>	<p>以王賢為相諸侯賓服商道復興賢威 祖辛 祖乙子乙卯嗣 祖辛 立位十六祀</p>	<p>沃甲 祖辛弟辛未嗣立 沃甲 立位二十五祀 祖丁 祖辛子丙申嗣立 祖丁 立位三十二祀 高庚 沃甲子戊辰嗣 高庚 立位二十祀</p>
--	-------------------------------	---	--------------------------------	--------------------------------------	--------------------------------	--	---	---

<p>陽甲 諸弟于紂已嗣立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 陽甲 諸弟于紂已嗣立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 陽甲 諸弟于紂已嗣立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p>	<p>盤庚 陽甲弟庚子嗣立 盤庚 在位二十八年祀</p>	<p>庚子元祀徙都于毫改國號曰房 時邢都又有河決之患王欲遷都臣民皆安土重遷王作書以諭告臣民復遷于毫殷商日殷行湯之政諸侯來朝商道復興</p>	<p>小辛 盤庚弟戊辰嗣立 小辛 在位二十一年祀</p>	<p>皇王史訂 卷之三 二五 小乙 小辛弟巳丑嗣立 小乙 在位二十八年祀</p>	<p>王未為天子時備知民艱及即位使太子武丁居民間與民出入同事使知稼穡艱難</p>	<p>甲寅二十六祀幽庶父遷于岐 今鳳翔府 庶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幽居岐周三月成城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p>	<p>武丁 小乙子丁巳嗣立 武丁 在位五十九祀</p>
--	----------------------------------	---	----------------------------------	--	--	--	---------------------------------

恭默思道

帝養是嗣

居臣道合

丁巳元祀王宅憂以并盤為相

王居喪三祀不言恭默思道以并盤為相百官總

已以聽于家宰

已未三祀舉傳說為相

王既免喪亦不言憂上帝養以良弼乃使人以形

旁求于天下得傳說于版築之間命以為相進諫

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武丁夜夢得望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皆

皇主史記

卷之三

二六

非也于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岩是特

說為作靡

行靡時緊相從

築于傅岩

傅岩在陝州虞城之

間時謂水原通當從晉唐第

見于武丁武丁曰

是也與之語果聖人命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

傳姓之號曰傳說

壬戌六祀雉鼎耳祖已作彤日訓王

王祭成湯及彤日有雉雉非鼎耳而雉

音構鳴也形明日又

祭之名益祭何所也敬祭豐祀此祖已作彤日訓

道祖本耳

皇主史記

卷之三

二七

宗之觀厚狀觀于厚亦過也

庚辰二十四祀二月十五日卯時老子李耳生字伯

陽是謂道祖

戊子三十二祀伐鬼方

北胡名

鬼方恃罔而擾諸夏王伐之三祀乃克天下咸驩

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燕翟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口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

元曰蒙古明曰韃靼

丁酉四十一祀周宣父生子季歷

于王祖已訓王之意蓋謂高宗當因雉鼎以自右不可謂過然而自怨敘祭豐鼎敬稱于神不若德王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祀變夷編髮重譯

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為章服

呂東萊曰災異有二無道之君精神與天地隔

絕行政失道其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

地合為一體性情之間少有差失災異立應高

宗恭默思道精神與天地相通故祭祀稍厚

雉隨而應之書彤日曰祭典無豐于昵此雖高

高宗

乙卯五十九祀王崩廟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丙辰嗣立

祖甲祖庚弟癸亥嗣立

初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為意逃于民間其後祖庚崩國人卒立之故王知小人之依能保

祖甲武丁子丙申嗣立

祖辛祖甲次子壬寅嗣立

祖丁祖甲次子壬寅嗣立

皇土史訂

殷昌生

於五二十一祀周姬昌生子發舊史謂發生于帝乙之壬辰二十有三祀

武乙武丁子癸亥嗣立

甲子二祀復去亳遷都河北即朝歌今為衛輝府

丙寅四祀王出畋暴雷震死

王無道為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即打令人為

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殺代神博者示罰也為革典盛血仰

射之命口射天獫于河謂之開暴雷震死以其死

命周公季歷為牧師

故不

大丁武乙子丁卯嗣立

帝乙大丁子庚午嗣立

庚午元祀命周公季歷為牧師

初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

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

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荆楚也蠻隅也以其在文楚隅之界故名荆蠻

身斷髮以讓季歷季歷立是為公季篤于行義諸

侯順之王嘗命伐西落鬼方至是復命伐余無始

呼窮徒之戎皆克之于是命為牧師有圭瓚和鳴

之賜

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命為西伯伯長大之義乃侯之

也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敬老

慈幼禮下賢者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居北海

之濱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大顛問天散宜生

于辛甲之徒皆歸焉

人物考伯夷叔齊姓墨伯者君長之稱名允字

公信謚曰夷叔其弟也名智字公達謚曰齊孤

竹君二子也孤竹君愛叔齊欲立為嗣叔齊不

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叔齊曰天倫也亦

去之國人立中子為君

殷書

辛卯二十有二祀屋風鳴于岐山

西伯伯也

壬辰二十有三祀伯任旦以政事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十

初西伯娶于有莘曰太姒太姒不如忌生子十長

曰伯邑考次曰發曰鮮曰旦旦師于號叔仁聖多

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獯狁以衛

中國

受辛生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受辛立帝乙有三子長曰

紂曰受辛即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

太子太史按法平之曰有妻之

庶均立賢

呂氏曰史云川法若此不如無法予謂太史乃
亂也何法之有法無有妾而妻者紂以罔妾也
何嫡庶之分古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
庶均立賢賢均立長以長以賢孰啓之踰帝乙
不可謂不知子也卒奪于匹夫之咻立惡而覆

宗辯言

亂正其太史之謂也

紂帝乙子丁未嗣立
在位三十二祀

丁未元祀王卽位以為天下皆出已下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一

王資辨捷疾才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以為天下皆出已下

始為象箸

王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嘆曰今為象箸

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

茅茨之下特食熊蹯豹胎衣錦九重高臺廣室稱

此以求天下不足矣吾畏其卒也

紀已

甲寅八祀寵姬已

泗水南林

吳王

吳王

絕之刑

詞字

文王

王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如已女焉如已有寵惟言

足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作奇技淫巧以悅

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厚賦稅以

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

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鹿臺臺名鉅橋舍名俱在魏郡

朝歌北距邯鄲諸侯有畔者如已以為誅薄故威

皇王史訂卷之三三

不立乃為銅柱以膏塗之嘉于炭火上使有罪者

錄之足滑墜火中以取如已笑名曰炮烙之刑

丁巳十一祀四西伯于美里美里城故址在

上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于王女

不喜淫王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又剖

孕婦而視其胎斷音作斬也朝涉之脰而視其髓西伯

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王王囚西伯于美里

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辭志云西伯長子伯

為美賜西伯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美西伯食

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美尚不知也

沈長卿曰九侯有女以為美也而進之紂紂以

為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然九侯無故而

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第之驩豈非自作

之孽乎千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

與剖心斮脛剝孕等并舉更無罪九侯者失臧

否之衡矣予特開而揭之

又拘美里作操曰殷道彌濶浸濁煩兮朱紫相

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

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遶我四人憂痛勤

兮

帝退之拘幽操曰日撝撝兮其凝其有耳蕭蕭

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

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大王聖

明程伊川曰此退之善誦文王也末二句道文

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

文王之心

西伯得專
狂伐

一物足跡
釋西伯

西伯除
炮烙之刑

歸者

徐仲平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曰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重自責也

已未十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鐵鉞使專征伐

西伯之臣散宜生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

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

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指有莘女曰此一物足以

釋西伯况其多乎乃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三四

除炮烙之刑王許之賜弓矢鐵鉞使專征伐

康十有四祀虞芮質成虞今平陸縣芮今芮城縣俱屬平陽府

西伯化行江漢汝墳四方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二

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

上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顧君子之庭

何引爲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

西伯得專

西伯得專
尚於渭陽

侯歸者四十國

辛酉十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在鳳翔府寶雞縣

尚姜姓呂氏四岳裔也時年八十餘嘗釣渭水西

伯特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彭非熊非羆所獲王勗

之輔果遇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

公望于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

之師尚父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三五

壬戌十六祀西伯伐密須今平涼府靈臺縣

初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有共若

強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

伐易遂自阮祖共及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歸

國都從一
日師畢節

乙丑十九祀西伯伐崇都豐邑在西安府郿縣

西伯伐崇崇虎令無殺入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

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句不降于是攻滅之

知豐邑

遂作豐邑徙都焉

西伯葬

西伯澤及枯骨

西伯立靈臺

高二丈周圍一百二十步所以侯繫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曰靈臺

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

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

主寡人固其主矣以棺衾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

伯澤及枯骨况于人乎于是歸者三十國

西伯葬

丙寅二十祀西伯薨

薨于畢壽九十七歲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六

時生勿城

西伯寢疾病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

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乃

薨于發嗣為西伯

丁卯二十祀發即西伯位

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

皆左右伯率修父之業

西伯葬

癸酉二十七祀

西伯發生于謂女已姜氏立

當生未嘗偶然水皆

是平生訓後為成王

西伯

臨梅伯賞雷聞

紂蓋淫肆棄者舊貴戚用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

利又用蜚廉惡來蜚廉惡來善讒諂有梅伯者性

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並醢其身有雷聞者性

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又賞以夏田或諫曰非

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

之

西伯葬

西伯戡黎

今黎城縣

皇王史記

卷之三

三七

黎侯近于王幾不恭王命西伯戡黎殷人大震祖

伊奔告于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

史曰湯征葛武王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祖伊

故家遺族事迫情急危言以告紂以利口禦之

牧野之誅豈能已哉

西伯東觀

丁丑三十一祀

西伯十一年

西伯東觀兵

西伯東觀兵至于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

西伯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伯也

此事問不
能矣

其深武
王之心不
能及此

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
師歸者幾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白魚
歸者命歸周之兆焉有孝德武王繼父
之正色魄安定之意

按書傳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

兵是以臣勝君也程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

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犬豈有

觀兵而後伐之理哉司馬遷作周本紀亦謂觀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三八

兵而後伐紂訛謬相承後世遂謂實然使武王

蒙千百年勝君之惡罵呼惜哉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知武王之心

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存名教

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城其

不存名教其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

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

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

北下

為聖人矣

戊寅三十二祀

西伯十

王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

微子王庶兄箕子比干皆諸父比干見王益淫肆

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

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王大怒曰比干自為聖

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乃解衣披髮狎狂為奴王囚之微子數

諫不聽遂去之以存宗祀

皇王史訂

卷之三

三九

箕子後隱鼓琴自悲世傳有箕子操詞曰嗟嗟

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

披髮以狎狂今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

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諸侯大會
於孟津

已卯三十三祀

即武王

春西伯伐紂諸侯大會于孟

津

夷齊扣馬
諫武王

夷齊扣馬諫武王

初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扣馬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執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曰國火齊扣馬諫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
 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諸侯于孟津信史則聖
 人無十三年不葬父之理信書則夷齊義士必不
 虛言以誣武王抑尚有別說與或曰扣馬諫王事
 常在丁卯觀兵之時去文王之崩甫一年故云父
 死不葬也然武王純臣斷無觀兵勝君之事程子
 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
 命絕則為獨大豈有觀兵而復臣十三年之理哉
 愚謂夷齊之諫必在已卯伐紂之時而父死不葬
 或史氏之訛傳也觀其伐紂時載文王木主以行
 豈有未葬而先立之主者乎高明以為何如
 周師陳于殷郊紂率其族若林會于牧野兵敗自焚
 死牧野在商都南紂敗走入登于
 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墻于火而死
 史記謂武王至紂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

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謬妄甚矣賈子言紂
 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此為近實
 右商二十八君起湯乙未止紂戊寅共六百四
 十四年
 商紀終

周紀

孔曰古史以文王冠周紀武王濟之天文王紀

臣也生前幸殷之疾國以服事殷沒後十三年

前是殷之天下及武王克殷為天子周公始追

諡曰文王曾謂有殷已死之忠臣而可以冠周

紀乎今以文王歷行善政詳載紂史中至武王

踐祚始改號為周極知狂僭罪大然而文武在

皇王史記卷之四

天之靈或以我為知己也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武王即已未嘗改元前在侯位十二年王位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公劉復脩

翼獲之姜源以為神遂收長養之初欲棄之因名

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道咸好種樹麻

救及成人遂好耕稼相地之宜種植焉民皆則之

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邵

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及夏

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咸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

公劉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

之多從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當夏桀二十

一年甲子始遷于豳公劉卒子慶節立國焉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騫

踰立騫踰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

于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于古公

豷父立古公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

皆感之薰鬻侵之事以皮幣大馬珠玉不得免古

公遂去豳渡漆沮在沂踰梁山在岐止于岐山之

下國人舉國扶老攜幼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

呂有聖端

李季伯古
以道通

慈和石生
德

諸侯咸尊
為天子

日問古公賢亦多歸之三月成城

成抑而民五倍其功古公元妃曰太姜有邑而莫

順生三千長日泰伯次日虞仲次日季歷季歷娶

太任太任之性端一誠莊穆德之行生了呂有聖

諸公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虞仲知之乃亡如

荆蠻即今文身斷髮以謀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

為王季脩古公遺道為于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

子昌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初為世子時朝于王

皇王史訂

卷之四

三

季日三問安視服孝敬甚篤刑於太姬比於諸弟

及即西伯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

宴朝不食以述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

於閭大誨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問召畢榮以

億寧百神而系和萬民及堯子發立發性慈和有

聖德于紂之丁卯二十有一祀即西伯位遂以是

年紀元至己卯十三年即紂之二十代紂西歸諸侯

咸尊為天子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為正月定祀日

後湯敗

紂問封墓

殷人咸喜

殷人咸喜

皇王史訂

卷之四

四

年以大德王色尚赤服以冕抑於錫即今陝西

已卯十三年春正月後湯舊政即今陝西

王既克殷乃支紂之政取山湯舊命召公釋箕子

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即今陝西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史

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即今陝西

比干之墓即今陝西命宗祝饗祠千軍殷人咸喜曰王之

於仁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

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

之况復肯藉乎

孔曰從來踐祚必改元而武王獨不改元何也

蓋以湯侯而王非武王志也乃聖人之不幸也

故仍西伯之年而不忍改其常耳此聖人仁孝

之至意常情惡足以知之

夏四月大封建諸侯於天下

王自商至豐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三格 二王之後 封功臣 三監 大封同姓 祭賜宗廟 王季文王 定諡法 藏約行持 尚文陳子 禮

西商曰殷也。殷武脩文，追思先聖，象月神農之
 後於焦。今河南府黃帝之後於祝。今濟南府唐虞
 之後於商。今河南府虞帝之後於陳。今開封府周
 之於魯。今山東府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今開封府紂子武庚
 於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是為二王之後。又封
 功臣師尚父於齊。今山東府周公旦於魯。今山東府
 召公奭於燕。今順天府畢公高於畢。今山西府
 昔聞相王室，又封弟叔鮮於管。今開封府叔
 度於蔡。今汝寧府叔皮於霍。今平陽府以監殷，是為
 三監。凡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餘人。
 班賜宗彜。秦亦曰也。有王三品上。
 祀於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諡法。
 王受冊書於師，尚父為銘以自警。
 王召士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
 為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昔有之，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亡。藏之約

訪道於箕子

為銘以自

行之約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子問之，博
 若恐懼退而為或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盥
 挾帶履鴈豆戶牖刀劍弓矛各為銘焉。
 銘於席之四端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父一側
 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
 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六
 櫛銘曰：「母曰朝，發其禍將然。母曰朝，害其禍將太。」
 毋曰朝，傷其禍將長。
 璫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角銘曰：「上在七，今止。」
 夏六月，訪道於箕子。
 先是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書出於洛，禹因別為九
 疇，箕子推衍增益以成其篇，實治天下之大法也。

王訪大通子以見陳之後不談世周亡於朝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在蒲山

伯夷叔齊雖食周粟厚微有陽山歌曰登彼西山

兮採其薇實以謀易暴方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呻吟兮命之衰矣遂餓

而死古史考曰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我

遷抑於鎬

皇王史訂 卷之四 七

勅諸侯各之國惟周公周佐王王謂周公曰自

洛汭在河南府華陰縣建於伊汭在河南府盧

河之居易無固其有妻之居我南望在河南府

焉北望豫都之邑在河南府有河在河南府洛在河南府

洛在河南府伊在河南府之室在河南府將營周於洛在河南府

武王克商定於于郊即此武王營在河南府乃遷

王城至平王自鎬京遷居焉在河南府乃遷

都於鎬而文王之廟仍在在河南府武王自豐遷鎬

謂之宗周即今西安府長安縣

立徵法

立徵法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即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

建學

國中竝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

殷學是為大學又建虞庠于西郊夏序于州殷校

于黨皆鄉學是為小學祀先聖先師冕而祭自王

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十五歲自天

皇王史訂 卷之四 八

子之元子黎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及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大樂正論民之俊秀升諸司

馬口進士司馬復論其賢以告於王而官之

養老

養國老於東膠庠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禮玄衣

而素裳憲而乞言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音

作大武樂

肅慎氏貢楮矢石弩

肅慎氏貢楮矢石弩

肅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貢楮矢石弩

長尺有咫楮木名可以為矢石弩王欲昭令德

之致達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使永

監焉

西旅貢獒

西旅貢獒

西旅西夷之國犬高四尺口

西旅貢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不

皇王史記

卷之四

九

可以示諸侯乃作書曰旅獒用訓於王

庚辰十四年王有疾周公告於祖考翼日瘳

王有疾周公為壇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

史錄其冊祝之文藏於金滕櫃中王翼日疾瘳

于繼敘之以全敬日全

箕子朝周壬午十六年夏箕子來朝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傷宮室毀壞禾黍生焉故作

麥秀之賦曰麥秀薿薿兮音失多禾黍油油油油

之彼彼童兮指紂不我好仇殷民聞之皆流涕

乙酉十九年在王位七年冬十二月王崩

王丕承文烈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壽九十有三

葬信明義

葬信明義

成王名滿武王子在位三十七

丙戌元年

王諒陰周公位冢宰總百官攝政

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官與詩所謂攝政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十

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

不過位冢宰之位非真而而負宸原在依即

朝諸侯也三年之喪畢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

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特周公行之哉此皆尚論

周公者所當知也

封伯禽為魯侯

周公留周輔王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謂禽曰吾

孫吳吐哺

得三士以

三叔流言

周公若水
作驚群

天大雷風

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

下下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吾得三士焉以正

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

是乎其難也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丁亥二年周公居東

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十一

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

遂若東取於三百八十四又各繫以辭愛武庚必

畔王室必摧乃作鳴鵲詩以貽王

戊子三年秋大風雷王迎周公於東

流言之助王亦疑周公是年秋大熱未獲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事執書泣曰昔公勤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降威以彰公之德

予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公歸天乃雨反風禾盡

管叔以殷

有微子而
不臣

越裳氏重
越裳氏重

中國有聖
人

越裳氏重
指南車

起歲則大熱

管叔以殷呼王命周公討之

管叔及蔡叔度霍叔處挾武庚以反王命周公

宋征發武庚誅鮮四度降處為庶人

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國號宋用殷之禮樂

作賓於周而不臣

辛卯六年越裳氏來朝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十二

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

君子不享其贊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

國之黃耆曰老人髮白發黃面天無然風淫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周

公歸德先王致薦於宗廟

使者還遂其歸路周公賜以軒車五乘

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

軒轅刻和人未羽於車

上車雖四時手常指南

洛邑天下之中

洛邑

周公治東都

洛邑

七年營東都鎬京為西都謂之宗周以王業營之也洛邑為東都謂之成周

山武也

洛武王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

九鼎於洛邑有宅洛之志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

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於郊郊音

洛地也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文十灋水東為

下都曰成周以處殷遺民作洛誥召誥洛按東都

以定營下都於灋東而廢民之頑以化

卷之四

癸巳八年命周公治東都

周公仲於祭

初周公既囚蔡叔於郭鄰地名在郭仲克庸祇

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公奉王命復封焉

甲子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唐本堯之故墟後改為唐

原

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汝史佚請

曰曰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周公

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於唐

丙申十一年周公薨謚曰文

時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不敢離東

都既薨成王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

以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

程頤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

卷之四

周公治東都

周公仲於祭

命君陳治東都鳳凰未儀

周公既沒命君陳代之分正東郊成周鳳凰未儀

作歌歸德於先王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于何德以

咸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戊戌十三年作九府圜法

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

錢圓兩方輕重以銖通九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

作假器

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王所出府外屬大邑是府職
掌財帛之官

壬戌三十有七年王作領命

四月甲子王不憚作領命命太保與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音昭○成王在位二十六年次日王

崩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今亥嗣立在此位二十六年按諸法溫桑好善曰康

作康誥

癸亥元年諸侯來朝王作康誥宣示文武之功由是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十五

諸侯率服

畢公保釐

甲戌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保釐之也

成周

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奭之也說曰康

勅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謂召民公曰不勞一

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

思此懷棠

聽斷于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

非棠之詩歌詠之自朕以西召公主之故曰治西

王崩

前指四十

年

秋召魯國

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年不川指五也

政甚矣

已卯五十一年王巡狩濟漢溺死漢水在漢陽府比

漢入進膠

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濟漢漢濱人夏膠膠王船

中流膠液船解王溺死按列國傳楚男張棠之計昭王初濟漢即溺死而史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十六

云漢漢王元從末

穆王昭王之子名滿漢辰嗣立在此位五十五年按諸法布德也

壬午三十五年命君才為太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甲寅三十五年征大戊

上將征大戊祭音公謀父泰微內之封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其字也

先王權德

諫曰不可先王權德不觀其昭明也夫其戕而時

勅動則威視則坑坑則無震故先王之制甲內甸

服甲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

若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今夫成氏以
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其無乃廢先王之訓
而王幾頃乎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白狼白鹿
大氏所共自是荒服不至

已五十年命呂侯作呂刑

金母曰穆王肆心巡遊財田民窮無以為計乃

作呂刑以損大辟以歛民財以濟荒亡之歎不

史訂 卷之四 十七

仁甚矣大辟而可贖則凡有千錢之費者無所

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不啓後世之亂哉但盡

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猶存三代之遺

風焉聖人刪書而存呂刑亦以見世之變法之

變非以贖刑之可取也

徐夷作亂 徐今厲陽
府泗州

徐夷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王畏其逼乃分東方

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為天瑞

王以趙城
封造父

趙氏 趙城縣名
屬平陽府

甲戌五十五年王崩於祫宮

初王得八駿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

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

之情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

史訂 卷之四 十八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於祫宮情失
和說金

王取其堅重刑用

其王 其音基名 昭王之子 乙亥嗣位 在
位十二年 按諸法 昭王改日庚

懿王 諸縣其王 子丁亥嗣立 在位
十五年 按諸法 溫季賢善 日懿

丁亥元年徙都柁里 今西安府
與平縣

孝王 名辟方 懿王弟 壬子嗣立 在位
十五年 按諸法 慈惠愛親 日孝

甲子十三年封非子於秦為附庸 今鞏昌
府秦州 江漢水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居大丘 今興
平縣 好馬善養息之

封非子於
秦

懿王徙都
柁里

祭公作祈
招以止王
心

天造倚伏
可畏

王始下堂
是諸侯

楚之王子
爲王

王命主馬於汧音渭之間馬大養息乃封爲附庸
之國邑於秦曰昔伯益爲舜主畜多息故有上賜
姓曰嬴今其後亦爲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
曰嬴秦是時天大雹牛馬凍死江漢水
胡一桂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
若茲後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
也

丙寅十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

星王史訂 卷之四 十九

夷王名熒懿王子丁卯嗣立在位十

丁卯元年製禮廢王始下堂見諸侯夷王不立下堂見諸侯

手故王加禮下堂見之自
此王室愈衰木爲例矣

已巳三年荒服不朝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郢立三子爲王

熊渠之先曰鬻熊事周文王有勤勞成王封其孫

熊繹於楚姓羊音氏夷王時王室微諸侯相伐熊

渠甚得江漢民和乃與兵西伐庸今御陽府東侵

項公首
坤主制

一事異王
不能問

榮夷公爲
卿士

監謗

揚粵揚今揚州至於郢郢今武昌日我室夷也不

與中國之號諡乃立長子康爲勾亶王中子江爲

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衛庶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坤坤今衛地

其地北爲地南爲地東

胡雙峰曰下堂見侯綱常自此紊矣楚立三子

爲王衛并坤卿斯二者皆凌遲解紐之事何夷

王不能問也可爲三太息矣

星王史訂 卷之四 二十

厲王名胡夷王子癸未嗣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

厲和十四年共五十二年按諸法殺戮無辜日

癸未元年楚熊渠自去王號王初立強楚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芮良夫諫曰王人者將

專利而布之上下也今王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

月必敗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享獻

乙卯十三年使衛巫監謗

道以日
防口甚
防川

屬注卷

成六下
六下

王莽害無道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夫召公曰足障之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知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也為民者宣之使言

今主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

已未三十七年王出奔於燕今平陽府霍州

王暴虐滋甚國人叛襲王王奔於燕太子靜匿召

公家國人困老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

脫

丁南陽言獲嬰兒曰以他兒代趙朔孤兒之死

而竟立嬰兒遂為千古義士之最况召公以已

子代太子而訓誨於其家乎愚嘗謂嬰兒死天

下車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揚威

天下事難雖然嬰兒既能立承則亦成事者也

但嬰兒為一因而召公為天下其功有大小之

別
中三十八年

王在燕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

以太子尚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

祭西五十一年共和十主崩於燕周公召公奉太子

靜即位

宣王名靜厲王子甲戌嗣立任位四十六年

甲戌元年召公周公輔王脩文武成康之政海內翁

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命大夫秦仲征西戎

王室衰弱西戎久叛王命大夫秦仲討之於是右

無衣之詩

命尹吉甫北征獫狁

先是厲王出居於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

吉甫北伐逐出太原而不窮追詩人作六月詩以

美之

大原或曰非山西太原府乃陝西慶陽之

乙亥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

時荆蠻叛王命方叔征之荆蠻來服詩人作采芣

以美之

命召虎征淮南之夷

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

且闢疆至於南海詩人作江漢以美之

王自伐淮北之夷

時淮北徐夷亦叛王自將伐之徐方來庭詩人作

皇王史記

卷之四

二三

常武以美之

已卯六年大旱

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仍

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辛巳八年巡狩東都因以畋獵講武詩人作車攻吉

日以美之

癸未十年安集流民詩人作鴻雁以美之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

西戎大去

不籍千畝

民之大
在農

樂府賦
詩

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長曰莊王召莊凡第五

人與與七十復討之大破西戎於是下其先大駱

大立之地命為西番大夫西戎王成年三十六年西戎反戎大駱大立之族

今並公破西戎宣王復躬耕以勸農也

乙酉十二年王不籍千畝天下籍田千畝

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棄盛於是乎

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故程

皇王史記

卷之四

四

賁神乏祀困民之財特何以求福周民王弗聽

乙未二十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未

卷使其傳毋通言於王曰姜不才至使君王樂色

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與白婢子始敢請罪王

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齊桓公之傳本卷

也傳婦人
之師傳也

山前補案

封第友於鄭友屬工少子王庶弟也是為

問又其遺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

槃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地分力弱歷幽平

桓三世交賀交惡而射王中肩衰自此始

壬子三十九年伐莒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莒即莒地高平廣可千畝故名其

王伐莒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

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民

也孤幼也終老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

其姓司徒協旅協旅司寇協姦以知死刑

名也司徒協旅協旅司寇協姦以知死刑

出原人掌九谷而治農於籍籍即下蒐於農際

春耕之後稍隙也農隙謂藉獲亦於籍籍考課之

籍於既烝也月谷當籍農隙也狩於畢時冬田

畢時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料民

人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丙辰四十二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王將殺其大夫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

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

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其伯之無罪王

殺杜伯左儒死之

已未四十六年王崩

丁南湖曰姜后諫王樂色忘德公觀王之於后

既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親公之諫

不籍千畝仲山甫之諫料民則執慢以拒之左

儒之諫殺杜伯則曲法以殺之所謂樂色忘德

不即此而彌彰乎故宣王若無周召之相未必

其中興也

幽王

名宮涅宣王于庫申嗣立即位十一年殺於大戎西周遂亡按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庚申元年趙叔帶如晉

王無道趙奄父月大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

氏於晉

壬戌三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時涇渭洛三川皆震震動也地動伯陽父曰父言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

皇史記

卷之四

二

丁卯八年以卿伯父為司徒

六月丙辰戊辰九年夏六月隕霜

張南軒曰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是陰盛陽

衰之變也褒姒之戒周於斯見矣

壬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

曰奔申申即名褒姒即今商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褒人即名今漢化為二龍以

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而

褒姒

其諫諫言也所由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

末發而觀之諫流於庭化為玄龜玄龜也入於王

府之童女遭之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一女子不夫

而有懼而棄之時童謠曰褒姒服褒姒服也

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所棄妖女子夫婦哀

其夜號而取之逃逃於褒至是褒人有似而入是

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嬖愛之生子伯服褒

褒姒

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嬖愛之生子伯服褒

皇史記

卷之四

二

奴與疏石父比諸廢申后太子立褒姒為后子伯

服為太子宜曰出奔申

太子宜

服為太子宜曰出奔申

初褒姒不好笑王悅之為不笑則罰為笑則

冠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

無故舉烽火諸侯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悅之由

是數舉烽火諸侯不信是火曰烽火有急則於商

卒夜舉火

甲日燧

袁姁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庚午十一年申侯與犬戎殺王於驪山下驪山在西安府臨潼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

申侯與鄆人召西犬戎伐王王舉烽入徵其兵莫

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姁姁伯死於戰秦

襄公力戰破戎晉侯仇偁伏和合諸侯師逐戎黜

皇王史記 卷之四 二九

伯服鄭世子掘突叔父散其從諸侯東迎太子宜

臼立之是為平王而西周遂亡

雙湖胡氏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好美

婦之間糾常戚矣欲不亡得乎

蘇東坡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歟

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

孫者田宅而已不幸家敗即乞假以生可也終

不肯議鬻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基業而

平王舉文武成康之基業而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一旦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失計甚矣使

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

勢東臨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又何自

霸哉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之賊

平王與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

而不知有父知立己之為有德而不知殺父之

為可怨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甚矣

皇王史記 卷之四 三

按周自武王己卯至幽王庚午共十一世十二

主三百五十二年考上係諸王弟故十一世十二主

皇王史訂跋

此書嘉以儷中庸心印來獻亦
瞻黃李先生所著者書祇三卷
條例凡十五摘要凡十六始於盤
古迄於周幽激言大義炳若列

梁跋一

星正譯剽特多出猷見謂女
當陽天地反覆則於女皇之嗣
立分注甲子以嚴內外之防謂
篡亂中絕天地大變則於少康
甫生先書在仍以見天人不忍夏

統之絕謂文王為有商之諸侯
故於周紀不以文王冠而以武王冠
凡文王歷行之善政悉載紂史
中以表文王之忠節歐陽之辨
文王受命稱王之証詳矣而於

梁跋二

武王可以不改元之故猶未推究
先生謂易侯而王能武王志殷
仍西伯之年而不忍改其常此
為聖人仁孝之至斯直等於宣
尼麟經之筆削足以植綱常而

扶名教以先生之才之識之學
後當年處閭閻之鄉有知之者
薦入史館為

天子提筆司紀載將必顯忠懷
直黜佞貶姦深得大理之寔人情

梁跋三

之今即未能上追班馬而簡質
精要當與昌黎廬陵不相上
下而乃沉淪上而不獲大展其懷
抱今

上敕修諸史之多有上先生之

書以備採擇詎不惜哉顧念先

吏治史才有名於時序是書者

黃雲師張體誠桑開運胡宗虞四

先輩極口推許知此書流傳必

廣于將寶氣燭牛斗而耀寰

梁跋四

區視夫徒以官肥家不踰時而漸

滅殆盡者相懸奚啻霄壤有志

之士寧為此勿為彼也昔

乾隆三十年春正月朔越四日

順德梁善長崇一書



皇王史訂四卷

陝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李學孔撰學孔字瞻黃渭州人順治中嘗官大
寧衛斷事是編以劉恕外紀義類未確端緒難明
因訂正其文上自盤古氏下訖周幽王東遷而後
春秋既作則不復錄焉大抵撝拾羅泌路史之說
加以臆斷耳